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32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沃纳特的黎明 ◆同人馆
——《植物大战僵尸》同人
◆时光回廊
死亡空间
由狂信而引发的噩梦
由神迹而导致的无数惨剧
◆官方小说
最终幻想XIII官方小说
零章·承诺
这是一切的开端
《FF13》宏伟篇章自此启动
◆重磅出击
神秘海域2
纵横贼道
PS3有史以来的最杰出游戏
真正意义上超越好莱坞大片的杰作
战争机器前传 阿斯弗战役
一次改变钟摆战争结果的战役
游戏未告诉你的那些事情
光环 丰饶星战役 大结局
电子音像出版社


■永恒玛娜

再谈流感

· 2009年3月至4月，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有过千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导致106人死亡。
· 2009年4月23日，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首次在墨西哥得到广泛报道。
· 2009年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部分发病病例是由一种从未发现的H1N1变种病毒所引发。
· 2009年4月25日，墨西哥城市长宣布所有公众活动暂停10日，所有学校均需要停课。
· 2009年4月28日，H1N1流感肆虐亚太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把疫情警告提升至第4级。
· 2009年4月29日，在美国发现首宗在境内人传人的病例，并且在同一天发现第一宗死亡病例。同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将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
· 2009年4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为免误导，将正在扩散的流感名称从“猪流感”改称为甲型H1N1流感。
· 2009年5月1日，香港确诊第一宗甲型H1N1流感病例，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宗病例。
· 2009年5月11日，中国四川发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 2009年5月15日，马来西亚发现第一宗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
· 2009年5月17日，日本新型流感感染人数扩大至21人，大阪府出现9位确诊病例。
· 2009年5月20日，台湾省确认第一宗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 2009年5月28日，中国大陆报告首例甲型H1N1流感二代病例。
· 2009年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至最高等级第6级。
……
· 2009年11月20日，美国、英国、挪威三国卫生部门同时宣布发现甲型H1N1流感病毒基因变异状况。

在即将写下这篇卷首时，我看到了一篇有关“《生化危机》系列”的年表，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找出了“甲型H1N1流感”的时间表。仅在半年前，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归纳出一篇有关这一病毒的时间表来，当时还以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普通的流感爆发而已……而随着各种负面消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介铺天盖地般袭来时，我才蓦然发现人类在病毒面前，或者说在自然界中仍然是如此渺小。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20世纪一共发生了3次流感大流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以及1968年的“香港流感”。纵观历史，人类毫无疑问地将会再次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最近正是季节更替的时期，我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本意只是想提醒各位读者，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一定要做好以下预防流感的各项措施：

一、加强锻炼，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二、做好保暖，不去人多的场所；
三、勤洗手，并时刻保持个人卫生；
四、如体温持续超过38度，要及时就诊；

最后，祝各位读者能够健康快乐每一天。

……夜蓝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32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用图：第三幻想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89476-262-7

郑重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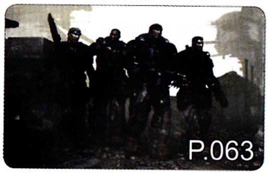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神秘海域2 纵横贼道 …… 003



■官方小说
战争机器·阿斯弗战役 …… 063



最终幻想XIII 零章 …… 105



光环 丰饶星战役 …… 203

■时光回廊
死亡空间 …… 165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41

■游戏议会
生化危机4 …… 270
神秘海域2 纵横贼道 …… 272

■游书苑 …… 274

■四格漫赏 …… 276

■神魔乱舞 …… 278

■同人馆
沃纳特的黎明 ——《植物大战僵尸》同人 …… 282



■名场面 ……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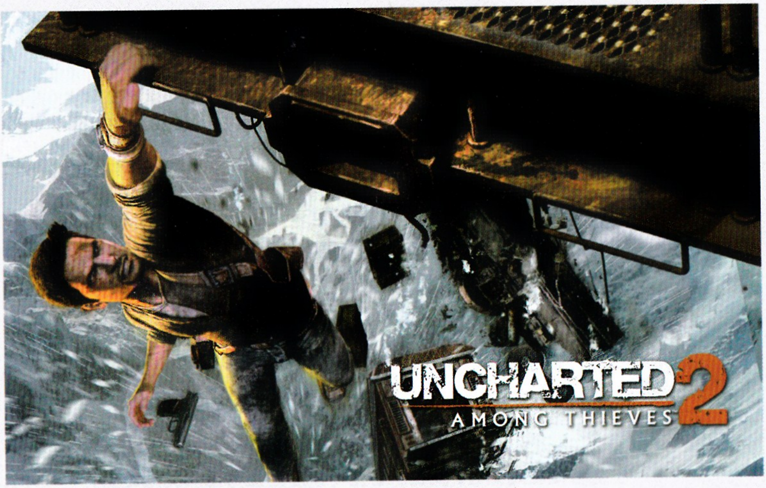
■名人堂 …… 297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神秘海域2 纵横贼道

文／菜菜子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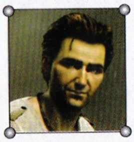
主要人物介绍

内森·德雷克(Nathan Drake)：



昵称内特，游戏男主人公，寻宝猎人兼探险家，或许是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后人。生性幽默，博学广闻，但总是为自己的好奇心和职业病所累，从而被人利用。

哈利·弗林 (Harry Fly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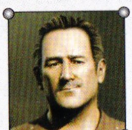
英国人，内森的朋友兼搭档，有点半吊子的寻宝猎人。道德感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有时会为利益而出卖别人。

爱琳娜·费雪 (Elena F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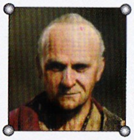
游戏女主人公，职业是记者，曾经与内森共事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某种感情上的原因拆伙。头脑聪明，意志坚定，不在乎为了有价值的新闻出入危险境地，和内森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吵架。

维克托·苏利文 (Victor Sullivan)：



昵称苏利，内森的老师兼拍档，老牌寻宝猎人，经验丰富，但没有徒弟那么严重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非常讨厌弗林。

卡尔·夏弗（Karl Schäf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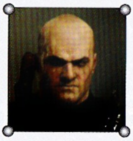
内森等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吉祥天寺庙里遇到的德国老人，但却是个密宗僧侣。他自己解释说六十多年前曾经随一只欧洲探险队到喜马拉雅山来，结果同伴全都在事故中遇难，只有他被当地人救了，从此就一直隐居此地。

丹增（Tenzin）：



游戏中为藏族大叔，小说里是藏族小正太（汗），夏弗的养子（孙？）。不会说英文，与主角们沟通有困难，但是个灵巧勇敢的少年，有一只小藏獒名叫普八。

佐朗·雷扎维奇（Zoran Lazarevic）：



大反派，国际通缉的一级战犯和军火走私商，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面部有一块烧伤的伤痕，因此绰号叫“秃鹫”。头脑很好，却冷酷无情，野心勃勃，是个非常可怕的敌人。

保罗·达·皮萨（Polo da Pisa）：



小说原创人物，意大利人，著名富豪，是为马可·波罗代笔写作《马可·波罗游记》的鲁斯蒂伽罗·达·皮萨的后人，八百多年来这个家族一直保管着马可·波罗的亲笔日记。

“……于是将他驱逐出去，又在伊甸园之东安置基路伯和火焰之剑，

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

——《圣经·旧约·创世纪》

尼泊尔 喜马拉雅山麓

一个成功的寻宝猎人需要什么？

无边的黑暗中，内森·德雷克脑袋里竟然只想着这个。

如果维克托·苏利文在，肯定会用带着德州口音的排比句说：“铁人三项冠军的体力、体操王子的运动神经、对枪械武器的了解胜过绿色贝雷帽，还有——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管用的大脑。”

是的，就算前面几项不达标，但如果感觉敏锐、生性好学、随机应变，再加上几个不错的拍档，还是能够干成一番事业的。毕竟这个世上肌肉发达的蛮牛要多少有多少，机灵鬼可是稀缺物种。而内森用自己颇有斩获的十年寻宝生涯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眼下，他觉得自己只需要一样东西……

——杜冷丁，很多很多的杜冷丁。

把他唤醒的是阵阵剧痛，以小腹为中心扩散开去。内森痛得像个虾子一样蜷曲起来，冷汗湿透了衣服。他瞟了一眼按住腹部的双手——全是血，鲜红的、温热的、从他自己体内流出来的鲜血。

“……真要命，真要命……”他喃喃地重复着自己的口头禅。仿佛痛觉也需要苏醒一样，随着他的意识渐渐清晰，内森感到头也似乎要裂开，双耳嗡嗡作响，肩胛、双臂、大腿……一直到脚尖，全身没有一处不疼的。更糟糕的是，大脑中此刻是一片空白，除了自己

的名字和维克托·苏利文美妙的德州口音，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发现自己正仰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竖直、朝上方延伸的长方形空间的底部，头顶上是一排排包着棕色皮革的座椅，所有这些都在缓缓地左右摇摆，像喝醉了酒一样。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头晕，后来发现“地面”似乎真的在不断晃动，还伴随着一阵阵刺耳、不祥的金属摩擦声。

低头往下看的那一眼几乎让内森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本能地想一跃而起——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正“悬浮”在深不见底、寒气缭绕的嶙峋峭壁上……！等等，不是“悬浮”，他的身下是一块玻璃，镶嵌在一扇门上的玻璃，看起来并不太可靠，而且上面已经布满了蛛网状的裂纹……

——要冷静，不能乱动，慢慢来……

他攥紧拳头，拼命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座椅……行李架……这是个车厢，是的，这是个该死的竖起来的火车车厢！而我正坐在它另一头的车门上……或者说，快要碎掉的车门玻璃上……

比起恐惧，疼痛立刻就不算什么了。他大口呼吸着凛冽的空气，努力让自己的脑子转动起来。

——不能站起来，一定不能加大压强，我他妈的能听到裂痕扩大的声音！

内森·德雷克轻轻蠕动四肢，爬向裂痕较少的玻璃边缘。在那个角落里有一个放置灭火器的铁架，他小心翼翼地踩住它，把身体的重心尽量挪到上面去。

——希望下面的伙计能再支撑一会，就一会，我只要站起来够着那个座椅……

他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双手往下一撑，飞快地爬上了灭火器架。终于远离了达摩克利斯之剑，他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但在一个上下倒置、摇来晃去的车厢里，这似乎仍不怎么能叫人放心。

事已至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火车出轨，这截车厢连同他一起被甩出了悬崖，但和前一列车厢的连接处侥幸没有完全断裂，现在正岌岌可危地在万丈深渊之上打摆子。他大概是被事故发生时的力道抛到了车厢尽头，只是因为命大才没有直接摔出去。

再也没耽搁一秒钟，他顾不得火烧火燎的腹部伤口，开始手足并用，在垂直的车厢里向上攀登。车厢另一侧的门早已不知去向，透过敞开的门洞可以看见一小片灰沉沉的天空。就在他爬上行李架的同时，左脚一下踢落了灭火器，正好砸在那扇车门上。玻璃应声而碎，呼啸的狂风夹裹着零星雪片冲进车厢，顿时吹得他睁不开双眼。低头，只见红色的灭火器已经急遽消失在脚下凶险的万丈深渊之中……

——你可以做到，内森·德雷克，你一定可以……

努力遏制住四肢的颤抖，内森决定再也不往下看。可能是因为山风，车厢晃动得更厉害了，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不绝于耳。他感到晕眩、视野模糊，好在寒冷的空气有助于血管收缩，不然可能早已因为失血而再次昏厥。

——你还遇到过比这个更糟糕的情况吗？

答案是没有。

五分钟后，他站在最高一排座椅的靠背上用力一跳，扒住门框探出了头和肩膀。眼前所

见叫人心跳都要停了——连接两个车厢的支架和挂钩已经扭曲成了麻花，一部分铆钉不知去向，剩下的正在呻吟中垂死挣扎。但这不是最可怕的，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前一列车厢也有一半都悬空在外，正在雪地上滑动着，被这一列的重量缓缓拖向死亡深渊。

求生的渴望压倒一切。内森爬出车厢，攀附在变形的连接处，试图打开前一列车厢卡住的车门。暴露在风雪中令他浑身僵冷，而下方的万丈悬崖像一张饥饿的嘴等待着吞吃他的那一刻。

——妈的，豁出去了！

他用拳头猛地打碎了车门上的玻璃，同时感到一些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不用看也知道，即便用衣袖裹住了手，也还是被划破了。好在双手冻得僵直，丝毫不觉得疼。

这个车厢并非垂直，但已经极度倾斜。内森挣扎着从打破的车门中钻了进去，掉在地板上，随即立刻爬起来往另一端跑。

他感觉到车厢在移动，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双腿软弱无力，但内森觉得自己从没有这么拼命地跑过。就像大学橄榄球教练常半开玩笑地说的那样："跑啊，好像地狱中所有的魔鬼都在追你一样地跑啊！"

——我现在就是在被地狱追着呢！！

两节车厢发出拉长的、凄厉的声音，像个支点在悬崖边缘的跷跷板似的，慢慢失去了脆弱的平衡。如果你在一旁观看，会觉得这一过程迟缓而漫长，车厢仿佛也在和地心引力做着殊死搏斗，不愿意就这么哀哉归去。但对于一个正在里面逃命的人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短暂却也最难熬的一个瞬间——随着车厢倾斜度的迅速增加，内森感到另一端的车门距离自己愈来愈远。他摔倒了，索性四肢着地、又刨又挠地用手帮着跑，好像电视里的竞技节目"攀登滑梯"一样。哦，那是个能叫观众捧腹大笑的节目，但眼下内森的动作尽管滑稽，却没什么好乐的。如果车厢倾斜超过一定角度，就再也不可能跑出去。他会往下滑，掉出方才自己砸破的那扇门，再和这两节车厢一同落进某个山谷之中，永远、永远都不会再被找到。当然，这里指的是被人找到，野狼和熊肯定知道他在那儿躺着，它们还会开心地啃噬他的尸体……

"……该死的啊啊啊啊啊！！！！"内森·德雷克咆哮着，额角的青筋爆出。只要再有两秒……不，一秒，神啊，再多给我一秒……！

神决定不给。他感到脚下猛然一空，死亡的爪子好像已经捏紧了他，可是距离目标只剩一米之遥了！

内森趁着失去平衡前的最后一刻，飞身向前跃出。但他不知道这一跳是否足够远，是否不会被什么东西挡住、挂住，更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他……

车厢在临界点上停留了刹那，接着义无反顾地落了下去。即便此刻，两列车厢依旧没有完全断开，它们在风雪中下坠的样子好像一个巨兽在摆动肢体，发出绝望的嘶吼。接着，从目所不及的谷底穿来沉闷的一声，在白雪皑皑的群山间回荡不止……

内森完全不曾注意到这些。事实上他脑袋中又是一片空白，只是本能地、死死抓住一块凸出地面的岩石不放，半个身体还悬挂在空中。就这样保持了整整一分钟，然后才梦游般地慢慢爬上地面，几乎感觉大地也会随时倾斜，把他给摔下去。

"哈哈……"他跌坐在地，木然笑了起来，却无丝毫兴奋快乐之意。眼前一片狼藉：零



散的爆炸痕迹、断裂的铁轨和枕木、横七竖八的车厢残骸躺在半人深的雪地里。他其实希望还能看到一些燃烧的地方，因为火虽然意味着可能继续爆炸，但也同样意味着温暖，但视野之中只有几处黑烟。摔死的死神走开了，冻僵的死神又追了上来。内森不明白自己身上为什么会只有一件夹克和一条牛仔裤——我竟然只穿这个就到雪山上来了？但他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伸手摸了摸腹部，血已经凝固了，变成了黑色，好像还结了冰。他跌跌撞撞地连爬带走，挪到最近的一列躺倒的车厢边。那儿有几具尸体，大多残缺不全，被烧得面目全非。内森动手剥下他们的衣裤，都穿在自己身上。他太冷了，嘴唇都变成了紫色。他也太累了，失血和方才的一番折腾令人精疲力竭。那车厢内浓烟滚滚，他却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略微感受到一丝暖意——从焦黑的座椅和四壁上传来的温热。

他瘫倒在地，忽然发现一个长椅下还蜷缩着一具尸体，仍然保持着死前最后一刻抬起双臂试图保护自己的姿势。

可怜的家伙。他想，随即发现那人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手枪和一个模样古怪的金属棍棒。他对后者毫无兴趣，却把那支手枪“抢”了过来。

——我要它干嘛？

他自己也不知道。防身？一入夜肯定会有饥饿的野兽被尸体的气味吸引来大快朵颐。但是他还能撑到夜里吗？等到余温散尽，车厢冷却，零下几十度的酷寒和黑暗只消一小时就能耗尽他的生命力。或许可以走到铁轨上去，找人求救。已经不觉得伤口痛了，但他也已经快要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了。

——搞了半天，还是难逃一死。

内森看看手中武器黑黝黝的枪管，他明白自己为何会本能地想要它。

只要照脑袋上来一下，一切就结束了。

维克托·苏利文的德州腔又在耳边飘过：“一个管用的大脑，除了智商，还包括持之以恒的努力和知道见好就收的判断力……嗨，小子，想吃这碗饭，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或许这就是决定该‘持之以恒’还是‘见好就收’的时刻了……”

内森举起手枪比划了半天，最终还是将其丢下，一头躺倒，大声苦笑起来。

长椅下的那个死人嘴巴大张，似乎是在惊叫，但最后却变成一个扭曲怪异的表情，仿佛也在大笑。

“嗨，伙计，瞧瞧咱们俩，我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搞成这样的了！大概是脑震荡，得了什么所谓的短期记忆缺失吧。你觉得会有人来救咱们么……？哦，对你来说可能太迟了，不过对我来说或许也……你拿的那是啥？”他自言自语地唠叨着，忽然被那根金属棍棒吸引了注意力——说是“棍棒”，其实更像一把匕首。刀刃部分虽然尖锐，却并不锋利，而且很短，三片刀刃组成了一个类似奔驰车标志的形状。相对来说“刀柄”倒很长，是前者的两倍多，基本上由三个椭圆球体构成，布满了繁复精美的篆刻和装饰物，顶端的那个是一个面目狰狞、额生三目的人首，嘴里衔着一块晶光璀璨的蓝宝石。

“……黄金的……”内森一拿到手里就知道这东西的分量。而且他还发现自己对其并不陌生，就在不久前，似乎还像现在这样将它攥在手中，翻来覆去地查看呢，“难道我是因为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么？呃，好像很有可能……”

天色更加昏暗了，狂风呼号，他爬进车厢最深的角落，还是浑身发抖。沉重的睡意袭来，但内森知道那是死亡的先兆——一旦阖眼，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他哆嗦着举起手枪，几次瞄准太阳穴却又放下。最后一咬牙，瞄准前方一口气连开数枪，把膛内的子弹全部打空。

“……这样就只剩下冻死一条路了，哈哈，如果被报道出来，可能比‘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要能搏人同情一点。”内森丢下手枪，抱住那个奇怪的金匕首缩成一团，“就算要死，老子也要和稀世奇珍死在一起！”

昏沉的光线中，“匕首”发出幽幽的光芒，蓝宝石深邃的色泽如同凝固的海水一般。那个怒目而视的人首仿佛也少了几分恶意，三只细长的凤眼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是幻觉吗？内森觉得它好像渐渐在对自己露出微笑。远远的，有悠长凄凉的号角声飘来，如喇嘛寺里吹响的法螺。

他撑不住了，沉重的眼皮不受控制地耷拉下来。就这么着算了，内森·德雷克长叹一声暗暗想道。他的精神迅速滑入一个温暖柔和的地方，更像是胎儿在子宫之内。一些飘忽不定的幻象在脑海中像气泡一样此消彼长，他断定那号角声也是这梦幻的一部分，间或还伴随着深沉的梵唱。他仿佛追随这厚重的乐声，推开了两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有一个人矗立在门后悠远的黑暗中凝视着他。白衣黑发，长身玉立，绛红色腰带像血一样耀眼，身后有无数双兽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法国 戛纳 蔚蓝海岸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跟那小子混在一处！”维克托·苏利文事后常这么数落他，“那家伙是个没脑子的白痴，害人的绊脚石。”

可内森一开始觉得哈利·弗林人挺好，热情慷慨，带着一点别致的英式幽默，喜欢用

伦敦腔讲色情笑话。SAS（英国特种部队）出身，身手非凡，还是个武器专家。惟一的缺点是不够聪明，也不大好学，以为阿提拉就是成吉思汗，企鹅生活在北极。这个致命的软肋决定了他永远不可能独自胜任工作，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内森和他变成了经常黏在一起的"拍档"。但是德雷克很快发现他的迟钝不仅限于专业知识，也理解了为什么苏利文如此讨厌他，还说他是害人精。

"你疯了吗，哈利·弗林？我们是寻宝者，不是小偷！"在他刚独自从吴哥窟回到欧洲不久，打算在戛纳好好享受几天阳光、沙滩、鸡尾酒和比基尼美女时，哈利便兴冲冲地带着一个"好消息"来找他，德雷克还没听完就恼了。

"嗨，嗨，哥们儿，别想成是偷，当做'借用'不就好了么？"弗林陪着笑脸，拿着冰啤酒瓶躲到吧台另一侧，不叫内森逮住他，"要是那死脑筋的老头大方点儿，给人瞧瞧他的那些破纸片，也犯不着走这一步。"

"'死脑筋的老头'？！哈利，你要去偷的可是保罗·达·皮萨，欧洲最富裕也最有势力的阔佬之一，他的家比五角大楼还难进！"

弗林抬起他那副时髦的Police墨镜，冲他摆摆食指："纠正：是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大房子，原先是前王室的行宫，也是保罗拥有的最大一处房产。因为太大，所以安保措施也不可能做得百分百严密，咱们还是有机会的……"

"我知道！他把绝大多数古董珍藏都存放在那里，你以为之前没人打过那儿的主意？就外界流传的已经有三次未遂的盗窃。前两个贼都失踪了，据说是被装进麻袋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第三个被关在土耳其监狱里整整5年才能出来——不管你的客户给多少钱，老子也不打算赌上名誉和性命冒这种险！"

但是弗林却面露神秘的微笑，凑上前来，对他摊开手掌，掌心上用签字笔写着一串数字："先看看这个再说，内特（内森的昵称）。"

"什么玩意儿？"



“对方的开价啊。”

内森怔了片刻，他大约用了5秒钟才数清那许多个零。

“看到没有？”弗林有些得意洋洋，“搞几张纸片，就够三辈子花的了。你，还有你那位老恩师苏利文，不是一直梦寐以求想深海寻宝，到百慕大无人区去找飞碟么？还有吴哥窟的保护工程和马丘比丘古道的修复——虽然我总觉得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事情，跟寻宝没关系，但是……”

“我们想找的不是飞碟……咳，跟你说也没用。”内森摇摇头坐下来，“不管多少钱也不行，或许你不介意，但是我有原则。”

“别这样啊，内特！”弗林有些急了，“就像我说的，只是有人想看看某些古代文献上的东西，无奈达·皮萨死活不肯才只好出此下策。你要是不同意偷出来，我们可以现场拍照嘛。再说，那老头儿像只储存冬粮的松鼠一样把自己的仓库里塞满了好东西，却丝毫不知道那些宝贝的真实价值。如果就这么任凭那些文件在他的仓库里发霉长毛，还不如叫它们发挥作用，或许能给世界带来些真正的宝藏啊！”

这番话倒是的确说动了内森，他那份足够杀死猫的好奇心开始蠢蠢欲动了。

“你的客户到底是谁？那文献上有什么好东西？”

“哈！你同意了！好伙计！”弗林扑上来猛击他的肩膀。

“胡扯，谁说的？”

“哼哼，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同意了。”

“除非你告诉我对方的真实目的，这么藏着掖着的我可不喜欢。”

“好好好，知道大帅哥脾气大，”哈利微笑着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你的十三世纪拉丁文造诣怎么样？”

内森接过照片，上面是半张古旧发黄的羊皮纸，清秀的斜体字迹已经略为褪色。他一行行扫视着，脸色渐渐变了。

“你从哪儿得到这个的？”

“趁那个阔佬不注意从他的文件夹里拍到的。嗨，别这么看着我，我可能没你那么多规矩，但也一样想弄清楚究竟在为谁作嫁衣裳。”

“这个不简单！”内森兴奋得眼睛都亮了，“如果这是我们要找的东西，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哪！”

还不等弗林发问，他直接翻译起来：“……怀着最沉重的心情，我、父亲和玛菲欧叔父将我们的船员和那可怕的货物留下，踏上仅余的最后一条船驶向故乡……这是马可·波罗写的！”

“是的，这个我知道。”弗林懒洋洋地笑道，“还有呢？”

“你知道？光这一项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考古发现——大家都知道《游记》是鲁斯蒂伽罗给他代笔的，但以前从未有记载表明他还有自己的旅途日记……等等，原来达·皮萨手里的就是这个吗？”

“你开窍了，亲爱的，”弗林冲他一个飞吻，“据说保罗·达·皮萨是鲁斯蒂伽罗的后人，马可·波罗在《游记》成书后，把自己的手稿和日记送给了他的狱友兼代笔人鲁斯蒂伽罗。这份文件在他们家传承了800多年，但从未示人。”

内森眼望半空沉默良久，才说："1324年在他临终之际，马可·波罗留下一句让很多人梦萦魂牵的话：'我们之所见所闻，半数都未写出，皆因世人根本不会采信。'大家都在猜测他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奇遇未曾公布，或许这些全都……"

"……全都记载在那份文件中，对吗？"弗林接过话头，"也有人说是鲁斯蒂伽罗出于商业考虑，私自删改《游记》内容，煽动读者的好奇心。以至于书中许多细节与考古证据不符，因此不断有人质疑《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想想看，内特，这一切都会在我们找到那份文件的时候真相大白……"

"别给我灌迷魂汤，哈利，"这一次内森却及时踩了刹车，"肯花如此价钱在几张羊皮纸上的人，绝不会仅仅出于对历史之谜的狂热吧？你那位神秘客户到底想要找到什么？"

"哈哈，挺难忽悠的，"弗林冲他单眨一眼，"或许你该继续看下去。"

内森满腹狐疑地瞟了他一眼："……在崔比桑我们不幸又遭遇海盗，被洗劫一空，连最重要的东西也没能幸免……失去了真陀摩尼，已无法向世人证明天国的存在，我们与那些令人畏惧的守门人的搏斗和牺牲，也都白白浪费……这他妈的都是些什么胡言乱语？"

"很难理解，对吧？我毫无头绪，似乎伟大的冒险家也有神志不清的时候。"弗林一摊手，"我前后还看到了几页，只来得及给这玩意儿又拍了一张……"

他又递过来一张照片，内森接过一看，上面是个素描，用潦草的笔法画着一只形状奇异的匕首：刀刃很短，刀柄相对较长，由三个椭圆体构成，第一个画得最认真，是个表情凶恶、长着三只眼睛的人首，嘴里似乎衔着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弗林问道。

内森端详良久还是摇了摇头："有一点像藏传佛教里的一种法器，但又不完全一样，很难讲这确切是什么。你还看到了什么？"

"那个人也是到处搜集到一些零七碎八的资料，并不齐全，所以才渴望得到日记原本。我已经把知道的事情都合盘托出了，帅哥，该是我对面这颗睿智的大脑出马的时候了。"弗林笑着往躺椅上一倒。

内森没有注意到他语气中的嘲讽之意，又认真研读了好几遍那段简短的文字，终于皱着眉头说："这里说'最后一条船'……哈利，你听说过马可·波罗失踪的船队吗？"

"嗯……好像知道：他离开中国时有十四条船，装满了忽必烈送他的财宝，但是抵达欧洲时只剩一条船和十八名水手，其余的都在风暴中沉没了——至少书里是这么说的。"

"是的，但是历来对此有很多猜测，因为他对这场海难语焉不详，寥寥带过。很多人认为风暴只是一个谎言，他出于某种原因，把财宝和船只都藏在途中某地……"

弗林的眼睛放出兴奋的光，腾地一下从躺椅上坐了起来："而你认为想得到日记的人实际目的是那十三条满载财宝的船！"

"大有可能。只是这儿还有很多我没法理解的东西——既然是大汗的赏赐，为什么称其为'可怕的货物'？他的船员们又到哪里去了？从他的语气来看，他们凶多吉少……什么是'真陀摩尼'？什么是'天国'？似乎'真陀摩尼'是他从那里带回来的某种纪念品，可以向旁人证明自己的奇遇……我头都疼了，哈利，这问题越想越复杂！"

"你想得太多了，内特，"弗林带着他固有的那种满不在乎的表情笑道，"只要去伊斯坦布尔走一遭，一切不就都有答案了？还可以赚很多很多钱，一举两得嘛，可别辜负我一番

好意哦！”

内森心想：根本就是你一个人不敢去。但他不会这么说出来。事已至此，满脑子都是马可·波罗的日记，想不去都不行了，可是内心深处，他对整件事还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排斥感。伟大的冒险家所写的那些简略却弥漫着不祥气息的文字，他那种欲言又止的行文方式，以及那只匕首上神情狰狞的人首，都叫内森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

他一面安慰自己，只要诸事当心，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一面提醒自己一定要考虑周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而事实上，接下去发生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而最坏的情况比他所能想像的还要糟糕很多很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一阵脚步声，接着是钥匙碰撞的哗啦声，锈迹斑斑的铁门被打开了，光线倾泻进这间逼仄的囚室内。狱卒站在门口用土耳其语粗鲁地吆喝了一声，但里面并无人应答。他不耐烦地挥动警棍敲打着墙壁，搞得开裂的石灰不断梭梭落下，囚室深处的阴暗角落里这才传来一点动静。内森·德雷克慢慢地从那儿爬了出来，夏日橙色的阳光照得他双目难睁，只能勉强看清门口的几条黑影。

“圣母玛莉亚啊，内森，你怎么搞成了这样？！”

熟悉而悦耳的德州口音飘进他的耳朵，维克托·苏利文来了。内森三个月来头一次有想大笑的冲动，但是他干裂的喉咙却只能发出一些变了调的笑声，像一只狗在哀鸣，接着便一头栽下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的瞬间，他还以为自己躺在那间暗无天日、连腿脚都伸展不开的牢房里，便桶在身旁散发着恶臭，耗子在腿间跑来跑去肆无忌惮。但出现在眼前的是洁白的天花板和美丽的吊灯，手伸出去没有摸到粗糙的土墙，只有柔软干净的床单，他这才确信噩梦真的过去了。

“别这么看着我，苏利（苏利文的昵称），我被人陷害了！”

他在凉台上狼吞虎咽一块牛扒的时候，五短身材、古铜色皮肤、脑袋半秃的维克托·苏利文满脸责备地出现在面前。

“我以前怎么告诉你的？怎么跟你说那常年戴墨镜、以为自己在演《黑客帝国》的小子的？”

“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内森长叹一声，“但怎么样也没想到他能下此毒手。谢谢你，苏利，又帮我收拾烂摊子——还以为要死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地方了呢。”

苏利文掏出雪茄，点火，慢慢地抽着：“哼，花光了你的钱不说，把我养老的棺材本都给赔进去了。饶是如此，没有某个大人物出手，你还是出不来。”

“谁又欠过你人情？还是年轻时和警察局长夫人有过一段罗曼史？”

“少油嘴滑舌，看来你还没受够罪！”

“哦哦，要不就是勾搭上了达·皮萨的女儿……”

“很遗憾，我没有女儿。”

内森正在调侃生气的苏利文，一个沙哑而威严的声音忽然从背后响起。回头一看，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瘦削老人正拄着拐杖，站在那里端详着他。内森愣住了，片刻之后他认出了那个老人，脸顿时涨得通红，推开盘子立起身来。

“达·皮萨先生……那个，我想说我很抱歉，非常非常……”

“抱歉不顶什么事，德雷克先生。”老人身材细长，比内森还略高半分，白发朝后梳理得一丝不苟，一双湛蓝的眼睛即使到了这个年纪，也清澈见底，丝毫没有老年人的浑浊昏聩。

“是，我也知道……不过对天发誓，我以为只是去偷拍几张照片……”他羞愧不已，又想起三个月前傻乎乎地跟哈利·弗林一道摸进达·皮萨的仓库，翻找马可·波罗的日记。事成之时，他那多年的好朋友、“老拍档”却突然翻脸，故意触发警报令他身陷囹圄，自己却带着那珍贵的日记逃得无影无踪。“如果能补偿您的损失，我愿意做任何事——我一定会找到哈利·弗林，把属于您的东西拿回来，我……”

达·皮萨竖起一根食指，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是的，你得把它找回来，这是决定放你一马的条件之一。只不过那东西不‘属于’我，我只是代人保管，以确保它不会落入不该拥有它的人之手。”

“您是说……马可·波罗日记？”内森装出茫然的样子，其实心里早就转过了千百个念头。

“是的，是的，马可·波罗日记，别装傻了，德雷克先生。”老人一点也不糊涂，冷笑道，“在马可·波罗把自己的日记托付给我的先人时，就告诫过后者绝不可将其外泄。鲁斯蒂伽罗对着《圣经》发过誓要守口如瓶，而达·皮萨家又将这个秘密保守了将近八个世纪。因为你，一个年轻小贼的一时贪念，我眼看就要失信于上帝。”

“贼”一词深深刺痛了内森，他紧紧咬住了下嘴唇。

“我听说过你，德雷克先生，你是你这一行中的翘楚。年轻、聪明、博学、又是美国人，大概以为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不过你错了，你所做的，不仅仅是令我丢失了一部珍贵的文献，更令这个记载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秘密的东西落入一个疯子之手……”

“恕我没有明白，达·皮萨先生……”

苏利文插嘴解释道：“雇佣哈利的是雷扎维奇——那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加军火贩子。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马可·波罗的船队，在婆罗洲的热带雨林里。”

“这么说，已经太迟了？”

“你没听懂吗——只有船队的残骸，没有想像中的财宝。”

“那不可能，”内森嗤鼻冷笑道，“没有发现只是因为他雇了哈利·弗林，一个不学无术的傻瓜。”

“很高兴你如此自信，德雷克先生，”达·皮萨冷静的语调又插了进来，“也很高兴那个臭名昭著的通缉犯选择了你的朋友而不是你。这样看来，如果你们及时出发，可能还来得及。”

老人的冷嘲热讽令内森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但他仍遏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可是……那日记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秘密？在我最初看到的只字片语中，马可·波罗提到了‘真陀摩尼’，还说到‘天国’……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去了伊甸园？”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情，内特！”苏利文急忙喝住了他，“当务之急是找到哈利和雷扎维奇，把日记拿回来。”

“可他们已经根据日记找到了船队呀，宝藏被发现只是迟早的事，除非那里根本没有什么财宝。”

“是的，那里的确没有财宝。”达·皮萨忽然开口，一言惊人，“或者说，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财宝’。如果运气好，他们只是冲着沉船宝藏去的，那事情倒很简单。但我觉得雷扎维奇如此大费周折，并不全是为了钱。”

他费力地拄着拐杖站起身来：“你还有机会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但是也没剩多少时间了，上帝保佑你，年轻人。如果失败了，那你无疑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谁知道呢，这或许是命运。”

内森刚想开口，却不知该说什么。达·皮萨缓步走到门口，又忽然站住，抛下一句令人脊背生凉的话来：“另外，你说对了，马可·波罗的确曾到过伊甸园。”

印度尼西亚 婆罗洲 雨林上空

“天哪，哈利，这些手稿是无价之宝！”借着额头上佩戴的手电的光亮，内森小心翼翼地翻动着手中那卷古老的羊皮纸，忍不住低声发出惊叹，“好像有很多内容是《马可·波罗游记》里根本看不到的……等等，这是什么？”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幅画上，一个占据了整页纸的素描，画的是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人，背对观众，但头部微微后倾，侧面轮廓在被风吹起的长发间隐约可见。笔法虽然随意，但画得却很生动，尤其是画家还给那个人的腰带涂上了一抹夺目的红色。虽然经历如许岁月，色泽早已黯淡，但内森却觉得那片红就像火焰般随时可以夺纸而出，灼痛他的双目。他忍不住掏出微型相机拍了一张，刚想叫弗林来看，身后却传来喀嚓一声。

内森愕然回首，看见的是黑洞洞的枪口和哈利·弗林冷漠的面孔。

“伙计，你干……”

“把日记给我！”弗林干脆利落地命令道。

“什么？别这样，别开这种玩笑！”

“我看上去像在看玩笑吗？”他冷笑一声，猛地扣动扳机，一旁存放瓷器的玻璃柜轰然碎裂，一件件古董从架子上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撕裂般的警报声顿时响起，震动了宁静的夜空。

“哈利，你疯了吗？！”

“把·日·记·给·我！！”哈利·弗林一字一顿，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不然我会立即杀了你，把东西抢走——相信我，内特，已经走到这一步，我不会犹豫的！”

“你干嘛要这样？我们本来就是为它来的，我并没有……”内森发现弗林的双眼像狼一样在警报灯忽明忽灭的红光下死死盯着自己，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只好把手中的纸卷递给

了他。弗林上前一把夺去。

“哼，‘原则’……！我的客户要的不是些漂亮的照片，是原件——只有原件才是有价值的。再说，我受够你了，德雷克船长（内森·德雷克貌似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著名私掠船长、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后人），你的傲慢自大、不可一世，好像自己是个该死的探险之王，而我却只是你愚蠢的跟屁虫和小弟！听着，探险之王，你玩完了。等你从土耳其监狱里出来时——如果还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已经站在伊甸园的土地上了！拜拜，希望你喜欢本地的牢房！”

弗林按动腰间钢索发射器的回收钮，立刻被小型马达拉起，升入天井——十分钟前，两人正是用这个从上面进入达·皮萨的库房的。他一边大笑，一边还举枪向下方的内森射击，但是故意不打中，只打在近旁，叫对方无法靠近自己，也无法逃走。

“不好意思，你务必得被逮住，老子才好带着东西安全离境，谢谢啦！”

“弗林，你这狗娘养的！”内森气得破口大骂，“我会找到你的，听见没有？我一定会……”

——对天发誓我一定……

——喂，喂！内特，醒醒！

“什么……？”怒吼的下半句被硬生生咽回肚子里，内森·德雷克一个翻身爬起，眼前没有哈利·弗林那张大笑的可恶面孔，却是苏利文叼着雪茄的不耐烦的脸。

“你又梦到那小子了？”

“唉……”

“别哀声叹气的，准备一下，我们快到了。”他帅气地把雪茄在舌头上掐灭，内森每次看都觉得好痛，“雷扎维奇本人就在发掘现场，带着一百多个全副武装的手下，逼当地人帮他们做事，把森林变得像个军事基地。直升机只能把我们放在距离他的营地2英里半的地方，剩下的路得自己走——而且不会太容易的！所以，要是那么有精神，不如留着点。”

“都到了？这么快？！”内森拉开手提包，开始整理装备，“你说要飞2个小时的。”

“是啊，你一上来倒头就睡，一边睡一边把弗林骂骂咧咧了一路。螺旋桨的声音这么吵，亏你也能睡得着！”他一边嘲笑内森，一边还用印尼语对身边的直升机驾驶员说了几句什么，结果后者也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太可恶了……”内森无可奈何地嘟囔道，探头看着下方飞速掠过、一望无际的林海，在曙色初现的天空下现出一种青黛的奇异色调，不时有某种动物悠长哀伤的鸣叫声随风飘起，更添神秘色彩。

机身缓缓倾斜，开始在空中盘旋。视野下方此时豁然开朗，一条溪流将山谷一分为二，穿过一片足球场大小的草地，两岸皆有被伐倒的树桩——非法砍伐原始森林向来是当地极为头痛的问题，但却不其然地为他们提供了着陆的便利。天已完全亮了，但太阳仍隐藏在灰白色的云层后，空气湿热，仿佛酝酿着一场暴雨。

内森低头看看下方，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被螺旋桨带起的狂风吹得像波浪一样起伏，穿过那轰隆作响的噪音，他的耳朵突然捕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声音——一阵高分贝的尖啸，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急速破空而来。

直升机驾驶员猛然大叫起来，苏利文和内森同时扭头，都看见了低沉的天空下一个梭

子状的物体拖着白烟疾速飞来。

飞弹！有人向他们发射了飞弹！！

驾驶员用力扳动操纵杆，试图提升高度，机身骤然倾斜，把舱内二人都摔倒在地。内森忽然听到苏利文在自己耳畔高声叫道："跳，内森，跳！"

——你想死么，我们离地有将近50米呢！！

他想这么回答，可是本能告诉他这是惟一的逃生之路——直升机躲不开飞弹的，绝对……！

飞弹撕裂长空，呼啸而至，速度快得惊人。内森听到苏利文用印尼语对驾驶员高喊着什么，后者固执地死死捉住操纵杆不肯放手。

内森使劲儿咽了一口吐沫，捉住身边那只登山包，纵身跃出机舱！苏利文也紧随其后跳了出去。他们觉得飞弹似乎就擦着自己的头皮飞过，接着身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爆炸的气流把两人像羽毛似的掀飞了出去！

内森晕头转向，大地和天空在他眼前颠来倒去地旋转。

——不行，我还是会摔死的！

他直挺挺地朝着茂密的树冠层摔落，那些平时看起来很普通的树枝眼下显得凶险无比。

——或者被穿个透心凉！上帝啊，我可不想这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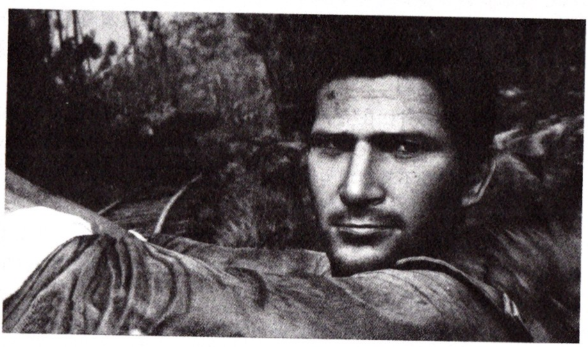
他恐惧地闭上双眼，将手臂横在胸前试图保护自己。可是背后陡地一紧，一股巨大的力道减慢了他的下落速度。

回头——或者说抬头——看去，内森竟然在一身冷汗中笑出了声："什么？跳伞？苏利，在这个高度？！"

"闭嘴，白痴，救了你一命不是吗？"苏利文情急之下打开了伞包，在半空中捉住了下坠的内森。可是乱流之中，加上高度严重不足，用脚趾头也知道伞不可能完全打开，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地撞上了树冠，降落伞软绵绵地塌了下来，像面饼把两个一层一层往下掉的人裹得不亦乐乎，直到最终伞绳挂住树枝，他们俩像扯线木偶似地吊在半空中直晃荡。

"呼，安全了……"苏利文满意地叹了口气，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瑞士军刀割断绳索，跳下地去，"喂，内森，你在干吗？"



"祈祷！"仍在树上那个没好气地答道，"得感谢上帝还不肯收留我！"



“你再磨磨蹭蹭，雷扎维奇和弗林就会来收留你了。”他把刀扔向内森。

“你觉得是他们？！”

“还能有谁？”

“或许他们以为我们已经死了。”

“别做梦了。弗林在考古方面可能很白痴，但他是特种部队出身，看到伞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是赶紧跑路吧。”苏利文拿出防水地图和GPS扫了一眼，“运气不错，居然还往正确的方向掉了半英里，这下我们只剩2英里要走了。”

“哈·哈！”内森撇撇嘴，最后一根绳索割断了，他轻盈地跳下树来，却扑通掉进齐腰深的烂泥中，“见鬼了！！”

苏利文已经开步走了，连头都没回：“哦，那个，我忘了告诉你往旁边跳点儿。”

“去死吧，你是故意的，苏利！”

印度尼西亚 婆罗洲 营地

世人给佐朗·雷扎维奇起绰号叫“秃鹫”是有道理的：一方面，那块覆盖他整个头部和面颊一半以上的红色烧伤疤痕触目惊心，令他看起来活像一只非洲秃鹰；另一方面，他可怕的个性也像那种总是与死亡相伴的猛禽一样，能让所有待在他身边的人觉得压抑阴森，不寒而栗。从某种程度上说，必须要有一定的勇气才能同这个人为伍，而哈里·弗林现在有一点后悔自己的选择了。

“你说什么？他们跑了？”身着迷彩服的雷扎维奇缓缓地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踱步，木板被他的靴子踩得喀嚓作响，每一下都在刺着弗林的神经，“十五个人搞不定两个人？！”

“他们会自己送上门的，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我保证，佐朗……”弗林陪着笑脸解释道，但对方却突然箭步冲到他面前一把捉住了他的衣襟。

“‘佐朗’不是给你叫的，小子。”雷扎维奇身材高大魁梧，比弗林高出一个头以上，过于发达的僧帽肌令他的脖颈看上去好似消失了一般。如此近距离下，弗林觉得自己能听到对方肌肉扭紧的声音，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胸前那只青筋暴露的大手，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雷扎维奇看在眼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推开了他：“那么，你的本职工作呢？你说找到的那玩意儿是通往伊甸园的‘钥匙’，可是三个月了我们却还是在这个发霉长毛的森林里原地踏步！”

“那个……”弗林摘下一刻不肯离身的墨镜，狼狈地用袖子擦着淌到面颊上的冷汗，“我还不知道……”

一声闷住的咆哮从雷扎维奇咬紧的牙缝间迸发出来，弗林吓得腿也软了，觉得自己恐

怕就要玩完。这时两个实枪荷弹的士兵的到来暂时救了他一命。

“报告……”

“什么事？！”雷扎维奇令人胆寒地怒吼道，吓得那两个也倒退了几步。

“在……在营地外围发现了两个美国人！”

弗林的眼睛亮了起来：“我就说他们会自投罗网的！”

雷扎维奇一挥手：“宰了他们。”

“不，等等！”弗林急忙拦住他，“或许他们……”

雷扎维奇皱着眉头扫视着他，后者在他的目光下不由自主地发虚了：“或许他们可以帮忙……”

“看来我雇错了人！”雷扎维奇冷笑起来，笑声像把锉刀折磨着人的听觉。弗林缩成一团，好像生怕他会抬手给自己一枪。但最后他用俄语对两个士兵吆喝了一声，他们俩转身疾步而去，片刻之后推搡着两个人回来了。一看之下，弗林大失所望——只是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和一个扛摄影机的男人。

“嗨！嗨！你们不能这样，我们是美国人，受本地法律保……”摄影师模样的男人愤怒地在两个士兵的挟持下挣扎着，其中一个举拳将其打倒，女人惊叫了一声扑上去扶起他。

“啊哟，原来又是你，爱琳娜·费雪小姐，”雷扎维奇扫了他们两眼，露出那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在柬埔寨我们失之交臂，结果你居然一直追到了这里。真是我平生所见最敬业的记者——难道普利策奖比性命还重要？”

被称为“费雪”的女人对他怒目而视。

“要杀了他们吗？”士兵问道。

雷扎维奇还没回答，年轻女人抢在他前面说：“我们已经把拍到你行踪的录像发送回去了，就算杀了我们，NATO也会知道你并没死在南斯拉夫，你仍然是个被国际通缉的战犯！”

雷扎维奇一步向前，扬手一个耳光把她打翻在地，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准她的额头，咬牙切齿道：“美国人，是不是？”



爱琳娜·费雪使劲攥紧双手，指甲在掌心快掐出血了——被捉住时她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当对方按下保险的声音真的在耳边响起时，她发觉自己很不争气地在浑身发抖。

——会很快的，会很快的，会很快的……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惊得四下的飞鸟凌空而起，一片嘈杂。爱琳娜起初以为自己已经去见了上帝，但随即发现那并非枪声——棚屋外面，营地里乱成一团，雷扎维奇第一个冲了出去，正在用俄语高声咆哮。不远处可以看到熊熊火光，黑烟滚滚而起。

——爆炸？

有那么一会儿，屋里的人跑得一个不剩，她正想找机会脱身，方才一直站在旁边的那个英国人却又回来了。

“不好意思，不是我不尊重女性，可是你们如果跑了，那个怪物会找出气筒的。”弗林用枪逼他们席地而坐，又用手铐把二人背对背铐在了柱子上，便又匆匆跑了出去。

“真倒霉啊……”摄影师苦笑着嘟哝道。

“别着急，杰夫，我口袋里有发卡，快点帮我拿出来！”

外面响起了枪声，噼噼啪啪很是热闹。爱琳娜在杰夫的协助下好不容易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从口袋里倒出来的发卡，正想摸索着插进手铐的钥匙孔里去，一个从棚屋后面突然闯进来的人影吓了她一大跳，手一抖，发卡又掉了。

“嗨，居然还有人……爱琳娜？！”

“内森？内森·德雷克！！”

两人同时叫起来，一个比一个更加震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又怎么会在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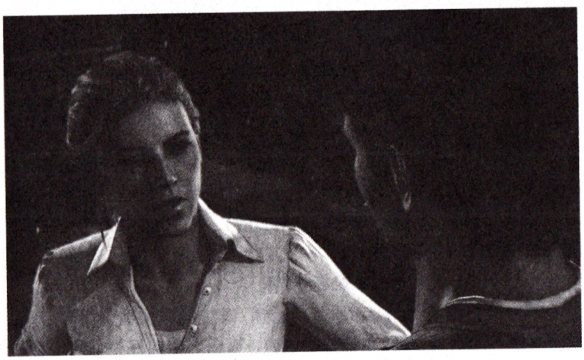
最后还是杰夫喊道：“别管那么多了，先放开我们好吗？”

内森嘟嘟囔囔地走上前来看了一眼：“啧，手铐！”

“我有发卡，不过掉在地上了，帮忙……啊！！”内森没有理睬爱琳娜的指点，退后两步，将柱子一脚猛踹成两截，木片四溅，猝不及防的她尖叫起来。

“你至少该告诉我一声！”

“对·不·起！”内森毫无诚意地说。他紧张地走到窗前窥探了一眼，便匆匆在摊放在桌子上的文件中翻找起来。



“我们不是该快点逃走吗？”爱琳娜不合时宜地催促道。

“很抱歉啊，公主殿下，但在下到这儿来的本意并非是打算营救您呢——谁能料到有这个荣幸！”

“那你想干什么……等一下，你不会和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吧？”她狐疑地扫视着内森，令后者大为不爽。

“关你什么事！何况，你对于雷扎维奇想干什么也一无所知吧？”

“我是搞不清楚，所以才一直跟着他的——这么说你肯定知道！”

这个女人的职业嗅觉比猎犬还厉害，我怎么给忘了！内森一时口误，心中后悔不迭：“啊……我、我也不太清楚……”

嘴上忙着应付她，内森的手可一刻没停。爱琳娜也贴上去凑热闹，跟着他乱翻一通之后，她忽然从一旁半开的保险柜里拎出一张羊皮纸，“这是什么？”

内森抬头一看，喜出望外：“里面还有么？”

“有啊，一大堆呢，你要找的是这个？”

“对对，就是它，快点都拿出来，我们闪人！”

两个人四只手正忙不迭地往内森的背包里装货，他腰间的步话机突然传来苏利文的声音：“内特老弟，要是你还没出来，快点离开那儿！”

“再给我一分钟！”

“你连一秒钟都没有了！！”

前后两扇门被同时踢开，雷扎维奇与弗林一左一右，出现在他们面前，身后还跟着一大堆手下，个个严阵以待。

“哈、哈！”雷扎维奇发出冷酷的干笑，“果然是，耗子就冲着奶酪去。德雷克先生，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

内森抓起背包，拔枪在手：“听着，雷扎维奇先生，你已经找到船队了，不是吗？所以这部手稿对你们来说已经没用了——我只想拿回它，还自己一个清白，并不想干涉你的寻宝之旅。”

“找到船队并非我的最终目的，你很清楚这一点，德雷克先生。而我又不幸地雇佣了一个白痴，掌握着所有资料却得不出有用的结论！”他朝弗林那边一扬下巴，后者顿时矮了几寸。

“我并不清楚你要找什么，也不感兴趣……”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弥漫，内森拼命思考着脱身之计——要是苏利文能再来上一次爆炸该多好！

“别这样，德雷克先生，寻宝不是你的职业吗？我们来做个交易吧，你现在被邀请参加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寻宝行动，如果成功，我不会亏待你的。事实上，到那时，你或许对钱都早已不感兴趣了。”雷扎维奇像条不怀好意的蟒蛇，完全无视内森的手枪，慢慢向他逼近。

“什么？你在说什么？不要再靠近了，不然的话……”内森从背包里掏出交替闪烁着红绿两色小灯的引爆器，“我只好把这个地方炸上天了！”

“哦，是吗……”这一次对方站住了，但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你绝不敢引爆，事实上，我甚至怀疑有没有炸弹”。

——妈的，我倒是希望能有炸弹！

但是弗林倒是一副非常紧张的表情，急忙从旁插嘴道：“嗨，伙计，别这样，听着，那手稿里有些东西我搞不懂，也许你可以……事成之后的好处你肯定都想像不到！”

“好处你个头！混账王八蛋，叫我蹲了三个月大牢，亏老子以前还当你是……”

爱琳娜一声惊叫打断了内森的破口大骂，雷扎维奇以难以想像的快速一把将她擒了过来，用手枪指着她的右太阳穴：“现在你大概要改变主意了吧，德雷克先生？”

“我……为什么？我又不认识她！”

“内森？！”爱琳娜气急败坏地大喊起来。

雷扎维奇放声大笑，笑声仿佛要把简陋的棚屋都掀翻，接着他猛然转身，一枪射中了一旁的摄影师的额头，热血夹杂着脑浆呈放射状飞溅开去，喷了爱琳娜一身一脸。她愣了片刻，仿佛无法相信般瞪大了双眼，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叫：

“杰夫！！！！！！”

内森感到自己浑身僵直，四肢都无法挪动，雷扎维奇随后说出的话更像是一些遥远的呓语——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从这个怪物手中逃脱了。

“怎么样，内森·德雷克？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我可以立刻毙了这女人，你一样得乖乖为我做事——我雷扎维奇想得到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内森举着引爆器的手臂慢慢垂下来了，房间里此刻只听到爱琳娜悲恸欲绝的抽泣声和他的低语：“好吧，带我去看看你们发现的东西……”

印度尼西亚 婆罗洲 洞窟

“马可·波罗在日记里提到一次海啸，他和他的船队是为了躲避海啸才来到这里的。”雷扎维奇将爱琳娜扣留在营地，只叫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押着内森前往发掘现场。弗林自然同行，他蹭到内森身边，一路走一路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下边的森林里只找到船只的残骸。后来我想起你曾经说过要设身处地，于是就想‘当海啸来时人们会做什么呢？’结果当然他们会躲到高处去，所以，哈哈！”

他得意洋洋地冲着前方的山峰打了个响指：“果然在那里有所斩获！”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是吗？三个月了，这就是你全部的进展？”内森毫不客气地冷笑道，“这些事情到达的第一天不就该知道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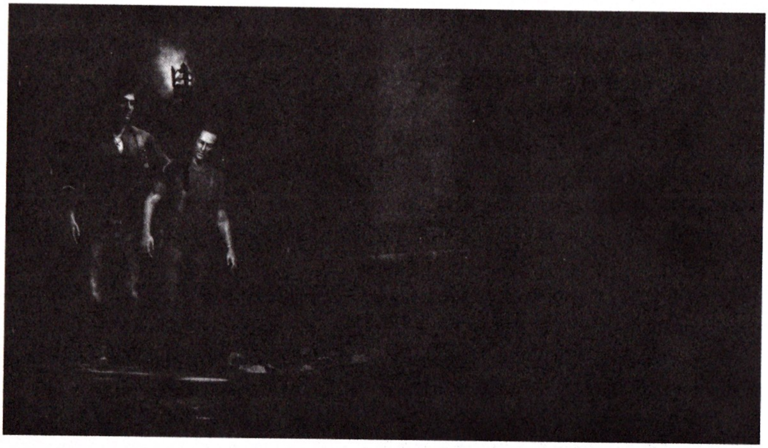
弗林吃了个没趣，悻悻然道：“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像苏利文训练你一样好好教我！”

“你知道吗，哈利，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一定会许愿，希望你夜里带着那该死的墨镜掉进下水道淹死！”

他们顺着兽道攀上那座低矮的山峰，队伍在林间蜿蜒穿行了一阵，接着停在了一个石窟的洞口。四下堆满了经过雕琢的石块，仔细看可以发现是类似吴哥窟那样的寺庙遗迹，巨大的佛像残缺不全，面带静谧的笑容，藏身于长势旺盛的藤萝缝隙中凝视着他们。

“你和他一起进去。”为首的士兵冲弗林点点头，后者推搡着内森走进洞口。他回头看看，没有一个人跟上来的。

“怎么，就我们俩？单独审问？”



“除了雷扎维奇，其他人自从发现的第一天进来过一次以后，就能不进来则不进来——这些斯拉夫人，迷信得很！”

“不怕我半途开溜？”

“论拳脚功夫，你我半斤八两，探险之王。而且，别忘了你的金发女友还在别人手里！”

“她才不是我‘女友’！”内森莫名其妙地被这句话激怒了，“她只是个讨厌的、专爱惹麻烦的、多管闲事的记者！”

“我太同意你的话了——随便当个狗仔队、拍拍明星走光照多好，偏要满世界跟着雷扎维奇这种魔鬼筋肉人跑，搞到这个地步，啧啧！”

“闭嘴，你自己还不是和‘魔鬼筋肉人’混在一起？财迷心窍的白痴。”

“哼，事到如今，是不是为财，那还真说不准了。老兄，我可告诉你，马可·波罗果然是找到了了不起的东西……”

“嗯嗯，‘伊甸园’，对不对？你还真信哪？”

“相信天国就在地上的人又不是只有我——大把的这个那个教的神学家想证明这个呢。而且从他所写的东西来看，他的确到达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还带回了一些神奇的‘货物’。只是他写得模棱两可，我一直没弄明白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难道不是金银财宝？传说中十三船的大汗的御赐宝贝？”内森的职业病又犯了，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开始逐渐被这场对话所吸引。他恨自己，但却无法控制，讨厌的弗林这个时候总是很精明，懂得利用这一点。

“不、不、绝对不是，就像你当时说的，大汗御赐的东西，怎么会用‘可怕的’来形容？在这个洞窟里发生过极其恐怖的事情，所以连雷扎维奇都不愿意走进来！”

正说话间，内森忽然觉得脚下不对，低头一看才悚然发觉，自己正踩在一堆人类骸骨之上。转身瞧瞧，四下里到处都是横七竖八、散落满地的人骨。有些的肋间还插着兵器，有些头骨嘴巴大张，似乎死前正在竭力惨叫，有的好几具尸骨纠缠一处，仿佛是在搏斗中咽气。最诡异的是，所有这些人骨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增生或凹陷，并全部呈现出异

样的黑色，不是被烧焦后烟熏火燎的黑，而是一种泛着油光的黑色，像打磨光滑的黑色大理石般……简直难以想像他们活着时会是什么样的畸形人类——难道马可·波罗的船员都是怪物吗？

“简直就是个屠宰场……”内森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反胃，“要我说，这些人好像都是自相残杀而死……”

“哈，别着急，大帅哥，你还没看到最精彩的部分。”弗林一边说一边弯腰从地上拣起一块蓝莹莹的石头，用打火机“嗤”地点燃，石头顿时冒出一种与自身色泽相近的紫蓝色火焰。在这种光芒的映照下，洞壁上顿时显现出大块大块发光的痕迹，仿佛是喷溅、泼洒上去的液体。而所有这些黑色的尸骨也一起发出诡异的紫蓝色微光，好像它们被什么东西从内到外地点亮了一般。

“上帝啊……！！！”再坚强的神经也难以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内森感到双脚发软，汗毛倒竖。那些保持着扭曲表情的骷髅似乎仍然在发出痛苦的惨叫，从洞穴的最深处一直钻进他的大脑里。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这儿了。”弗林一脚踩灭了火焰，梦魇般的异象刹那间消失了。内森忍不住哇地一下吐了出来。

“嗨，别害臊，每个人都吐过。”

“那……那上面，是血迹！”他指着石壁对弗林说。

“是的，没错，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些人就是在这儿自相残杀到底的。至于为什么……”弗林一耸肩膀。

内森感到头晕，只好弯下腰去。弗林刚刚点燃过的那块古怪的蓝色石头就在他脚边，摸上去还有点烫手，而且……居然是黏黏的，形状也改变了，好像融化过一样。

“这个……”内森拾起它仔细端详着，“这是树脂呀！”

“好像是，可是什么树能搞出这样的东西？”弗林抬手一指，“洞里还堆着很多空木桶，想必以前是装着所谓的‘货物’的，但是除了少量的这玩意儿，我们没发现别的东西——钱币、珠宝，什么也没有。惟一的发现，是这个。”

他硬拉着内森走过那一地狼藉，来到洞穴最深处。那儿，靠着石壁的凹陷处，一缕阳光从洞顶的岩石罅隙间倾泻进来，照亮了那方寸之地，在这阴森可怖的洞穴中，仿佛是一个光明的祭坛般。上面斜倚着一具尸体，骨骼上还残留着少许织物，身旁散落着不少那种蓝色的树脂块。在骷髅交叉抱在前胸的双臂间，横插着一个泛着黯淡金属光泽的棍棒状物体。

“嗨，这个死人不是黑色的！”内森惊讶地说。

“哈哈，或许是个没被魔鬼诱惑的圣徒呢！”弗林大喇喇伸手把那个金属棒抽了出来，递给内森。

“你们发现了这个，却一直把它留在这儿？”

“我说了，那些斯拉夫人，有时候迷信得要命！”弗林撇撇嘴不屑地回答，“我想你或许会记得这东西……”

内森的确记得它，几个月以前，弗林给他看过的那一张素描照片，画的就是这个：短小的、对称的三片刀刃，三个椭圆球体组成的刀柄，顶端那个被塑造成人首的样子，额生三目，嘴里还衔着一枚宝石……

那幅素描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看到实物则更加令人惊叹——精美的做工、繁复的铭文和装饰，人首表情的生动和细腻，还有那颗硕大的蓝宝石通透的质感……

"这东西是纯金的，本身就是个无价之宝，你看不出来吗？跟找到一整船的财宝也差不多了！"他对一旁的弗林赞叹道，但后者毫不在意。

"当然知道，不然马可·波罗也不会在日记里特意将它画下来，还注明'钥匙'。"

"钥匙？"

"是啊，奇怪吧？鉴于他文中老是说什么'天国'，什么'伊甸园'，我在想会不会是打开天国之门的钥匙呢？哈哈哈……"

内森翻来覆去地端详着手中的黄金匕首，眉头渐渐拧在了一起。

"到底是什么东西？短刀？干嘛用的？"弗林不耐烦地催问道。

"藏语叫'普八'，梵语叫'伐日罗'，是一种佛教法器，象征真如佛性，也叫'金刚杵'……"

"哈哈哈，很好玩，别跟我背书！"

"中国、日本都可以见到这东西，但是这种独特的匕首形状的却只可能来自藏传密宗佛教……弗林，马可·波罗在日记里对他所去的地方都有哪些描述？"

"呃……直接写到的非常少，貌似说那里位于"青色的地方"，是个'被神注视的国度'，还曾经提到'成百上千的圣坛中，只有一个隐藏着开启伊甸园之门的秘密"，总之都是些语焉不详的东西……咦，等等……？"

"天哪，弗林，来自密宗的仪器和'为神注视的国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是啊，是啊，我忽然想起我在哪儿听说过……呃啊！"

突然一个黑影从天而降，弗林发出一声闷叫，被击倒在地。内森一紧张，本能地抓住那匕首对准来人。

"是我，别跟个受惊的鹌鹑似的！"苏利文的德州腔令他长舒一口气。

"好家伙，你简直像蝙蝠侠一样。"

"谁叫你们这么会找地方说话？"他抬手一指头顶上的那个窟窿，"这里什么情况？还有另一个出口吗？"

"有，被几个人守着，不过很容易就能搞定。但是苏利，爱琳娜·费雪还在山下的营地里呢！"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引爆了炸弹之后，她和那个摄影师比你摸进去得还快。只是那丫头太急躁，一下就被发现了——我在高处都看得一清二楚。"

"摄影师已经完蛋了，可是不能丢下她不管……"

"就知道你多愁善感，放心吧，上来找你之前我已经又制造了一场混乱，她逃出来了。我把GPS给了她，叫她在山谷另一侧同咱们汇合。"苏利文看见内森手中的金刚杵，"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说来话长了，先离开……"内森话音未落，被打晕在地的弗林突然呻吟起来，伸手拽住了他的裤腿，"啧，再睡一会儿吧，王八蛋！"

他一脚踢在对方脑袋上，弗林白眼一翻，又昏了过去。内森注视了他一会儿，突然拣起

他丢下的手枪瞄准了他。但僵持许久，也扣不下扳机。内森无奈地看看苏利文，后者对他一摊手："我理解你想这么做的心情，内特。"

"不光因为他是个吃里扒外的人渣……我估计他过不久就会开窍，知道马可·波罗笔下伊甸园的所在了！"

"还当真有伊甸园啊？"

"是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民族传说中叫不同的名字——对希伯来人来说是伊甸，对古希腊人来说是圣域，对藏族人来说……"

"天哪，内特，马可·波罗找到了香格里拉？！"

"或者叫香巴拉——地上的天国。弗林说他在日记里写'被神注视的国度'和'成百上千的圣坛'……"

"那不就是指尼泊尔么？"苏利文飞快地接嘴道，还用手在空中划出一个想像的尼泊尔神眼的形状。

"没错，如果这个金刚杵是打开伊甸园之门的钥匙，而后者位于尼泊尔附近的话，除了香巴拉，还能有哪里？也只有弗林这种弱智才会花了三个月都搞不清这种简单的问题！"

"你担心他会琢磨过劲儿来，带着雷扎维奇杀过去？那就在这里解决问题吧。"

内森长叹一口气："不行，我还是下不了手，祈祷上帝叫他被雷扎维奇好好教训一番吧！我们走。"

两人正待转身，忽然地上一个东西发出金属碰撞的叮铛声滚了过来。苏利文低头一看，遽然变色，大喊道："趴下！"

内森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扑倒。在面颊重重地撞到地面的刹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伴随着强大的冲击力把两人一起轰飞出去！

尘埃飞扬，洞顶上的岩石噼啪落下，呛得他们直咳嗽。弗林的声音穿过烟尘传了过来："内特，想要我，没那么容易！"

"该死的，哈利，朝我们扔手雷？！我真后悔刚才没扣扳机！"



“后悔着去吧——将来值得你后悔的事还多着呢！尼泊尔见，我一定会拿回‘钥匙’的！”

“去死吧，狗娘养的，我才不去尼泊尔呢——老子对上天国一点兴趣也没有！”

弗林没有再回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飞快地远去，他已经跑了。远远的似乎有隐约的枪声从山下传来，夹杂着许多人高喊的嘈杂。

“他们发现爱琳娜逃了——我们真的该离开这儿了，内特。”

“就来！”内森刚想走，又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树脂，掂了掂塞进了衣袋。

他们顺着苏利文事先绑好的绳索爬上去，钻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下方波涛奔腾——那条溪流到这里变成了深达数十米的峡谷间湍急的大河。苏利文引路，两人正打算沿古代人在峭壁上开凿出的栈道盘旋而下，从身后的洞窟中传来了俄语的吼叫和杂乱的脚步声，间或还能听见哈利·弗林在喊“快点！他们不会逃得太远！”

“混蛋东西，回来得还真快！”内森咬牙切齿道。他将金刚杵插进腰带，低头往下瞧瞧，“准备好了吗，苏利？”

“……什么？！哦，内特，我这把年纪已经不适合玩蹦极了！”苏利文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你还能怎么办？被雷扎维奇捉到，炖汤喝？”内森冲他笑笑，后者也回报一赧，但比哭还难看，“下面见，苏利！”

“喂……！”说时迟那时快，他纵身一跃，向悬崖下坠去。苏利文急忙探头去看时，只见到水面上升起一朵白色涟漪，片刻之后内森·德雷克凫上水面，双臂交替地开始游泳，还抬手冲上面做了个胜利的V字。

追兵发出的嘈杂声越来越近了，领头的已经钻出了石缝，发现了站在那儿踌躇的苏利文，拔枪用极不标准的英语叫道“站住！”。

“哦，见鬼！”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内特，你早晚要害死我。”

瞄准他的人见其没有投降的意思，便扣动了扳机，结果却只射中一丛杂草——维克托·苏利文也跳了下去，片刻之后，有隐约的入水声传来。

弗林又过了几分钟才赶到，士兵们比比划划地向他说明情况，可是这时河里已经看不到那两个人的踪影了。他表情阴郁地盯着下方混浊的激流看了一会，自言自语道：“我会在尼泊尔等你的，探险之王！”

尼泊尔 加德满都 酒店

内森坐在位于贝格玛提（Bagmati，加德满都市内一条河的名字）酒店顶层的泳池边，啜饮着手中的冰啤酒。这个七层的楼房是全城最高的建筑物了，这一点被醒目地印在酒店的宣传册的封面，还特别搭配了一张从楼顶拍摄的风光照，旁边略带浮夸地用英文写着“大观景台俨然已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地标，最适合国际游人俯瞰全市美景的场所”。不过实际

效果没叫人失望，从这儿看下去，鳞次栉比的居民区、市场、寺院和佛塔错落有致、一览无遗。天气极好，远处雪山在晴朗的碧空下闪闪发光，他抬头迎着喜马拉雅的微风伤感地长叹了一声。

“所以说，你在逃出雷扎维奇营地的时候就已经把手稿全都带出来了，但是你依然让我以为手稿还在他们手里，再一路追到尼泊尔来？”

坐在同一顶阳伞下的爱琳娜·费雪毫不脸红地点点头，还送来嫣然一笑。

——这女人把灵魂卖给魔鬼了，而我居然还想救她！

不过内森心情很好，没劲和她生气。真是奇怪，被卷进如此麻烦的事务中，此时他居然感到怡然自得，十分舒畅。

“又是为了你的报道？”

“嘛，你们俩都不肯老实告诉我事情真相，只好自己想办法搞清楚喽。”她拿起内森的望远镜四下乱看，“你又在找什么？”

——嗤，结果还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一路黏着我到这里！

这句话差一点便冲口而出，但他及时地管住了嘴巴——和爱琳娜吵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记者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

“我难道就没权利忙里偷闲地上来放松放松么？”他戴上墨镜，将双臂枕在脑袋下面。

“少装蒜了，喝酒还需要带着双筒望远镜和笔记本吗？我问你，你难道仅仅为了马可·波罗日记才到这儿来的？”

“当然是！事关男人的名誉，你怎么会懂！”

“那么我已经把日记都还给你了，为什么还不走？”

一句话把内森噎得半个字都答不上来，只好拼命借喝啤酒掩饰尴尬的神情。爱琳娜看在眼里，像只斗胜的公鸡般得意洋洋。

“我……我是个有责任感的人，现在雷扎维奇也知道香巴拉的事情了，如果我不出现，天知道他们会在这城市里干什么？”他好不容易想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女人听了只是轻蔑地撇撇嘴。

“祖先遗留给你的海盗的血统，叫你从骨头里就喜欢掺和这种事情——连弗林都知道，不然你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利用。”

“嗨，德雷克爵士不是海盗，他是私掠船长——两者是不一样的！”内森故作愠色道，“倒是你，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干嘛一直跟着我们？那个摄影师的下场还没叫你学聪明点？”

一句话顿时激怒了她，猛地拍案而起：“听着，内森·德雷克，你或许以自己那和盗墓差不多的职业为荣，我也一样——雷扎维奇是当今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狡诈阴险的罪犯，他设计让联合国和北约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放弃通缉已经有一年半之久。我不知道真相便罢，现在我已经如此接近他，怎么会轻易叫这个混蛋再逃走？！”

“放松点，小姐，我没有批评你的工作，我只是说……”

“你知道他杀过多少人吗？恐怕比欧洲一个小城市的人口还多！”她还在继续发飙。内森心想，简直和当初认识她的时候没两样，而自己还一度真的为她心动过。

“可是你说你已经拍到他的画面，发回去了！”

“我那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你们没有干扰……”

内森这回也真的生气了：“哦？现在变成我们‘干扰’你？别忘了，公主殿下，没有苏利制造的爆炸，你们根本不可能接近他的营地！还有，没有我们救你，你早就和那个摄影师一样……”

突然一声脆响，他的墨镜被爱琳娜一个耳光打掉，眼前金星直冒。耳旁只听见她带着哭腔怒吼道：“他叫杰夫！”

还没等内森回过神来，她已经蹬蹬蹬地跑了，只留下自己的左颊火烧火燎。泳池边其余几桌游客都在偷偷摸摸地朝这边看，一遇到内森的目光就急忙扭开头去。

“看你们个头……”他弯腰拣起墨镜，低声骂道，原本很好的心情被完全毁了，“我前世造了什么孽，总是和这女人纠缠不清，连分手三年后都可以在万里之外的热带雨林里重逢……？！”

“你不能太责怪她，内特。”苏利文却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杯纯威士忌，“唔，没想到这儿还能有此等佳酿。”

“‘不能’责怪她？为什么，苏利？她给我们惹了……”

“杰夫是她未婚夫，内特，他们刚订婚不久。”

内森顿时语塞，难堪的沉默在空气中弥漫着，最后还是苏利文开口了：“瞧，你们俩就是脾气太像，谁也不肯示弱，所以碰着了就要斗。”

“她告诉你，却不肯告诉我？！”

苏利文耸耸肩，朝他做了个敬酒的动作：“别对那姑娘太凶，内特，她有时候还是挺有用的——日记不就是她拿回来的吗？事实上，那东西到手后，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真的可以收手了，除非你根本不想。”

“换了你你会就此罢休？在香巴拉的门前止步，转身回家去？苏利，这他妈的有违寻宝者的职业道德！”

苏利文哈哈大笑起来：“我可没教过你任何职业道德。”

内森不再说话，抓起望远镜气鼓鼓地看着远处。

“在找什么？”

“寺庙。”

“日记里的‘圣坛’指的是寺庙，唔，聪明……”

“傻子也能想到！”内森没好气地说，“但是这城里的寺院虽然不至于上千，上百座却是有的，照马可·波罗的记载，只有一座隐藏着如何去香巴拉的线索。”

“我们可以筛选，挑出十三世纪时便已建成的那些。”

“是的，这样便能剔除至少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十多所中，‘被神注视的’有几座？”

苏利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内森抬手指指距离酒店最近的一座佛塔顶部，白色的方形塔壁上，四面都绘着巨眼——那是尼泊尔的象征，法身佛毗卢遮那的慧目。

“啊哈，让我来数数……”

“我早就数完了，古老的、又建有高塔，塔上画了‘神眼’的寺庙，一共八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市内地图，上面用红笔打了好几个圈圈，“瞧，苏利，我敢肯定

这不是巧合。”

“你把那八所寺院都标出来了啊，咦？”

“正好在八个航海方位上（指东南西北以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夹角方向）各有一处，哈·哈·哈！”

“可是日记里没有提到任何方位……”

“是没有，但是这里的人讲到方位用的不是‘东南西北’，是颜色。北是黑色，东是白色，南是红色，”内森指着西方说道，“香巴拉在‘青色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西边。”

“唔，似乎有道理，佛教中也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可是能算做‘在西边’的也有三座呢，需要逐一察看吗？”

“你没发现这两天街上说俄语的壮汉突然多起来了？雷扎维奇肯定到了，也正在四处找线索呢。我不打算出门乱转，暴露行藏。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尽在掌握中，只看你有没有心去发掘它们。”内森一边说一边打开从酒店大堂拿到的市内导游手册，“这三座寺院中一座是印度教寺庙，一座供奉大日如来，最后的，也是正西面的那一个，只供奉一位女神——吉祥天母。”

“这可不太寻常，她通常只是作为陪奉神出现，还没听说密宗有专门一支以她为崇拜对象的。”

“没错，苏利，而且她的名字我之前就见过了。”

“在马可·波罗的日记里？”

“还有黄金金刚杵上的铭文中——那个样子很吓人的雕塑，就是忿怒相的吉祥天。东方人貌似常常崇拜可怕的东西，她与其说是女神，不如说是女魔，密宗传说里是被佛祖降服的妖怪，后来才成为护法。”他从笔记本夹层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唐卡（藏传佛教中用绸缎裱装的彩色宗教卷轴画），“昨天夜里我在附近的市场闲逛，顺手买了张这个。”

“这就是她？”苏利文看着上面那个张牙舞爪、瞪目怒视的人像咋舌而叹，“乖乖，果然是妖怪！”

“但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却和这个不尽相同，”内森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正是他在达·皮萨库房中拍下的那张人物素描，“这幅画旁边，写着‘班达拉穆’。藏语里的班达拉穆就是吉祥天。”

“哦，我刚才翻看手稿时也注意到这个了，画得真好，不是吗？好像就是对照着真人画出来的。”

“苏利，我觉得马可·波罗的确就是对着真人画的……”

苏利文一下笑出了声。

“我去翻了书才知道，原来在当地传说里，吉祥天母是极乐世界的守护神。嗨，说不定马可·波罗笔下的‘天国守门人’就是她呢？”对于他不以为然的态度，内森大为不满。

“别逗了，他画的一点也不像妖怪。”

“吉祥天有静怒两重性的，静态时是个头戴花冠的美女，与恶人作战时才会现出恐怖的明王相……”

“好了，大帅哥，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那一座寺院的嫌疑最大。打算怎么办？”

“当然要实地调查，今晚就去。”

“她呢？”

“谁，吉祥天？”

“我的上帝，你太入迷了，内特！我说的是在楼下房间里生闷气的费雪小姐！”

内森忽然想起方才自己口不择言说出的话，不禁对爱琳娜心生愧疚：“带她一起去吧。”

可是爱琳娜的房间里空无一人，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客房，又立即发觉行李被人翻过了。

“金刚杵不见了！”内森检查一番以后叫道，“该死！”

“喂，内特，我觉得你更加不会喜欢这个。”苏利文拿起一张用烟灰缸压在床头的便笺纸，扫了一眼之后便叹起气来。

内森抢去一看，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只有你才配找到香巴拉，对吧，内特？

“哦、哦、不、不！”他抱着头呻吟起来，“你觉得她会这么干？你觉得她能找到那个地方？！”

苏利文走到吧台边，给自己满满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内特，你才是和她谈过一年恋爱的人，你比我更了解她。我只确信一件事——她比那个哈利·弗林聪明多了！”

尼泊尔 加德满都 寺庙

尽管门口挂着用英语写的“不对外开放”的牌子。爱琳娜还是大胆走进那所寺庙的院子里。这儿似乎疏于管理，梁柱上油漆剥落，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长得超过了小腿。

四下里一个人也没看见，她走上前，试探地伸手推了推正殿的大门——锁住了。她把眼睛贴近门缝朝里面张望着，光线幽暗，看不清什么。

“有人吗？”她高声喊道，居然在这个地方激起一阵短暂的回音。在熙熙攘攘的加德满都市中心，竟然顿生孤寂荒凉之感。

无人应答。爱琳娜只好端起相机对着屋檐廊柱随便拍了几张，就在她想绕到侧面去瞧瞧时，殿门后忽然传来一阵门闩抽动的声音。她急忙又回头，正好看到一个矮小的人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

“啊，你好，我是……等等，别害怕，我不会……！”那人一见到她，就像受惊的兔子似的缩了回去。爱琳娜急忙赶上去，他已经又把门紧紧关上了。

“听着，我没有恶意，如果不让拍照，我可以把相机给你。请让我进去看看，好吗，好吗？”她尽量放低语调，用不太流利的藏语说。虽然看不见，但她能听到里面的人在紧张地呼吸着。

忽然间，门哗啦一下打开，一道黑影从里面向她扑了上来。爱琳娜吃惊不下，一下跌坐在地上。那东西绕着她直转圈，拼命地吠叫着，声音却尚稚嫩——原来是一只纯黑色的藏獒，虽然还小，模样却很神气，颇有威风了。只是那尖细的幼犬叫声与它试图威吓对手的样

子不太搭配，显得略有些滑稽。爱琳娜最初一惊过后，觉得它很可爱，不禁笑了起来。

“嗨，小家伙，别这么凶，喜欢奶糖吗？”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瑞士糖，剥去糖纸递给小狗。后者满腹狐疑地嗅了嗅，并没接受，但也不再叫了。正当爱琳娜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时，方才那个矮小的人也冲了出来，对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嘴里飞快地说着一些语气激烈的话。

“等……等一下，我没太听懂……”爱琳娜这才发现那人是个孩子——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少年，平头，穿着破旧的喇嘛袍，像个小沙弥，黝黑的脸因为恼火涨得通红。他说的藏语中夹杂着当地土话，十分难懂，但明显没有什么欢迎的意思。

“我知道这里不开放……但是我只是……慢一点，我……可恶，你见过这个吗？！”她失去了耐心，从背包里拿出金刚杵，抓住少年的肩膀给他看，“我是为这个来的！”

这招果然管用，男孩一下惊呆了，猛地挣脱了爱琳娜的手，拔脚就朝殿内跑去，一面还高声呼唤着那只小狗，后者以为在做游戏，欢快地跟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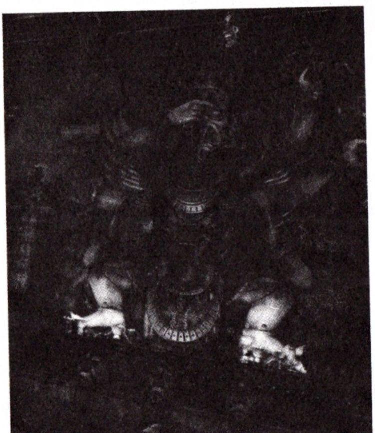
“……搞什么鬼？”爱琳娜皱着眉头走了进去。尽管外面破破烂烂，但她注意到殿堂里却打扫得十分洁净，显然有人常驻维护。

这是个典型的藏地佛寺，深红色墙壁，窗框和栋梁部分涂成黑色。屋顶高深，窗牖低矮，光线昏沉，点点酥油灯光在高大的鎏金佛像上跳跃。虽然陈旧却依然五彩斑斓的经幡、唐卡与帷幔低垂于地，将偌大的空间分割成许多部分，显得幽深莫测。室内弥漫着一种陈腐而滞重的香味，十分奇特。

她穿过层层经幡，来到殿堂中央，惊叹地注视着那尊神像——足有两层楼高的吉祥天母，双目圆睁，红发贲张，六臂舒展，獠牙横生，头戴骷髅冠，手持颅杯（用人类头骨制成的酒杯）、莲花和金刚杵，呈现典型的“大忿怒相”，鬼斧神工，栩栩如生。

“太美了……”她忍不住赞叹着举起了相机。

“您不能拍照。”忽然有人用不标准但非常清晰的英语高声说道，爱琳娜手一抖，差点把相机掉在地上。



来者是个清矍的老人，也穿着喇嘛袍，没戴帽子，手里拨动着一串蜜蜡佛珠。那个少年和小狗紧紧跟在他身后，警惕地盯着爱琳娜。但最令人吃惊的不是这种奇怪的组合，而是那老人的长相——即使像当地人一样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下变得黝黑粗糙，也能看出他是个高鼻深目的白种人。

“我……呃……对不起！”爱琳娜一时间手足无措。

对方陷在皱纹中的双目炯炯有神，缓缓地扫视了一眼她别在腰间的金刚杵：“你想要什么，小姐？”

最初的震惊过去后，爱琳娜反而镇定下来：“香巴拉。”

这出人意料的直白似乎令老人略为吃惊，接着他就笑了起来："为什么？"

她语塞了，回答"只是因为好奇和跟人赌气"一定会显得很蠢。

少年忽然急促地说起话来，语气尖利，爱琳娜只听懂了"贼"这个单词。他还不断重复着类似"切特拉尼"一类的东西，但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老人回头威严而简短地说了几个字，男孩便顺从地低下头不再出声了。

"请原谅丹增，他还小，有些莽撞。"老人继续用英语说，"既然你得到了开启香巴拉之门的钥匙，又找到了这里，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办。"

爱琳娜茫然地看着他："……什么？"

"线索就在这儿，只看你有没有缘分……"

"爱琳娜！！"内森·德雷克的一声怒吼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和苏利文气喘吁吁地冲进来，似乎想要破口大骂，但眼前的景象让他把不雅的词句给硬吞了回去。

少年和狗又都紧张起来，后者甚至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但老人依旧平静如水："这二位是……？"

"……朋友。"爱琳娜半天憋出来一句。

"朋友？朋友才不会偷对方的东西！"

"偷？！"

"好了好了，这儿不是吵架的地方。"苏利文赶紧打圆场，"这三位又是……？"

他突然注意到了那老人的欧洲面孔，不禁吃了一惊。后者微微一笑道："寄居在这寺庙中的人罢了。来吧，丹增，要做晚饭了。"

最后一句是用藏语说的。少年跟着他转身离去，还不安地回头朝在殿堂内发呆的三个人投来怀疑的目光。

"对了，如果三位还想找到想找的东西，最好赶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

当那一老一少的身影快要消失在堂后时，他们又听到了这么一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内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是谁？"

"不知道。"爱琳娜耸耸肩膀。

"他知道我们来干嘛的？"

"知道。"

"没给提示？"

"只有刚才那句——为什么太阳下山了就找不到了？"

"你问我？我才刚踏进这儿五分钟！"内森上前一把将金刚杵从她腰间拔出，"这个还是我来保管比较放心！"

"……小人之心！对了，什么是'切特拉尼'？"

"没听说过！"

"那孩子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词……我依稀记得在马可·波罗的日记里看到过类似的……"

"你是说'真陀摩尼'吧，爱琳娜？"苏利文忽然插嘴道。

"对，就是这个发音——真陀摩尼！苏利，那是什么？"

“是梵语‘如意宝珠’的意思，佛教的七宝之一，出自龙王的脑中，可以治百病，去邪祟，长生不老……马可·波罗在日记里提到过这个？”

“是的，是的，我记得，他写到海难的时候说‘失去了真陀摩尼……’”

“‘……已无法向世人证明天国的存在’！”内森接道，“我也想起来了。这么说，马可·波罗在香巴拉找到了可以长生不老的‘如意宝珠’。”

“而且还将其带上了船，但最后还是在海难中丢失了。”爱琳娜一边思索一边说，“刚才那孩子说的话我现在大致懂了——他叫我是‘偷宝珠的贼’，这样看来香巴拉里有不止一个‘真陀摩尼’啊，他以为我们是为了那个去的。”

“说到这个……”内森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倒是解释了弗林曾说过的一些话——他说‘等到了那里，你都不会在意钱了’。”

“开玩笑吧？！雷扎维奇原来想找的不仅仅是香巴拉，还有‘如意宝珠’吗？”爱琳娜低声叫道，“这也太疯狂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啊，长生不老？！”

两人同时看着苏利文，后者一摊手：“走一步看一步吧，同志们，‘寻找天国’本身就是个疯狂的活儿啊，还是专心于眼下的问题吧——线索藏在哪儿呢？”

“你看过那些唐卡没有？”内森走过去摸索起来。

“或许墙壁里有夹层？”

“这块地板看上去很‘可疑’……”

两个男人四下里又摸又找时，爱琳娜却一直站在原地盯着那尊神像。内森想叫她来帮忙时，她却自顾自地喃喃道：“她的眼睛是闭着的……”

“什么？”

“她的眼睛！”爱琳娜指着吉祥天母说，“在所有的画像上都是睁开的，这里却是闭上的！”

“你在说什么啊，爱琳娜，她不是睁着……嗯？”

“内特你个白痴，第三只眼睛啊！”

果然，神像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是闭合的。内森和苏利文互相交换了一个颜色，前者立刻爬上了神坛。

“这样会不会太不尊重？”爱琳娜紧张地问，一面做贼心虚地四下张望。

“你要是看看弗林和雷扎维奇的手法，就会觉得我是个地道的绅士。”内森灵巧地顺着吉祥天母的六条手臂攀了上去，“我的天，好大的嘴，好厉害的尖牙！”

只消五分钟他就爬上了神像的头部，伸手去触摸那只闭着的眼睛：“这上面有条缝……”

“有什么能活动的部件吗，内特？”苏利文在下面喊道。

“等等……钥匙……”他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从腰带上取下金刚杵，把匕首的部分插了进去，“呃，有点卡住了！”

下面两个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以奇怪的姿势趴在女神的额头上，左右转动着金刚杵，忽然，从屋子某处传来一阵细微的摩擦声，一缕灰尘从房顶上飘落下来，正好掉在爱琳娜肩上，她忍不住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

“哇哦……”两个男人突然都眼定定地看着她，搞得她不知所措。

“怎么了，怎么了？！”

苏利文没有回答，只是用手一指正上方。她抬头一看，这才发现天花板不知何时打开了一个细小的孔隙，一束耀眼的阳光从中射进室内，正好照射在她站立的位置上。

内森此时也已经从神像上跳了下来，不停地叫着：“地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

爱琳娜急忙跳开，三双眼睛一齐在光点所在处的地面搜寻着，然而那里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板，什么也没有。苏利文上去又敲又打，还舔湿了手指在石板边缘试了试，沮丧地说：“不行，没有空气流动，下面是实心的，不像是能打开的样子……”

他回头发现内森也跪在地上，顺着另一块石板缝摸索，脸上却浮现出笑容来。

“有什么发现，内特？”

“瞧！”他冲其他二人摊开手，他们凑近去看，他的掌心里只有一些非常细小的蓝色碎屑。

“这股味儿……”爱琳娜凑上去嗅了嗅，“原来这里的味道是它发出来的！这是什么？”

“是树脂！”忽然身后一个熟悉的伦敦腔高声说道，接着她立刻感到后脑勺被冰冷的金属顶住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好几个男人端着枪冲进了大殿，四面围住了他们。

“……弗林！！”苏利文伸手去摸腰间的枪，却冷不防被一个大汉一拳打倒。

“少玩花样，都给老子乖乖的！！”哈利·弗林摇晃着手枪，扫视着对他怒目而视的三人，“哎哟，内特，别这么看着我，你真的认为我们在这个弹丸之地找不到你？”

他吆喝一声，两个手下冲进后堂，片刻之后推搡着那个老者和少年回来了。弗林轻蔑地扫了一眼他们粗糙的衣衫，刚想问话，那少年猛然向他啐了一口吐沫，用藏语咒骂起来。

“你个……！！”他气得脸都白了，拔枪就对准了少年的眉心。爱琳娜浑身一抖，捂住了脸。

“嗨、嗨，弗林，别这样！我才是你要找的人，对吗？和别人没有关系，不要滥杀无辜！”内森连忙横挡在他和那一老一少之间，“你想要这个吗？拿去，不要伤害我们。”

他把金刚杵递给弗林，后者一把从他手中抢去：“该死的，内特，这是我找到的！还发现了什么，乖乖说出来！”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在观光啊。”苏利文冷笑着顶他，弗林上去就抽了他一个耳光，打得后者鼻血流个不停。

“臭老头，少多嘴，真以为我不会杀人么？德雷克！”他恶狠狠地瞪着内森。

“好好好，我明白，你想的没错，这里就是‘那间’寺庙。”内森一边安抚他，一边飞快地思考着脱身之术——加上弗林，大殿中一共五个人，但是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援兵，要是贸然冲出去却正好撞在枪口上……

“是么？”弗林冷笑道，“那么聪明绝顶的探险之王一定已经找出去往香巴拉的方法喽？”

“还没有，不过……”

弗林抬手朝老人开了一枪，枪声在室内久久回荡，震耳欲聋。爱琳娜惊叫起来，但随即便发现后者毫发无伤，也似乎根本没受惊吓，闭着双眼站在那儿拈动念珠，嘴里念念有词，脚边的地板上多了一个冒着青烟的弹孔。

“我不信，内特！”

“他妈的，弗林，我还没说完哪！！”内森从对手的脸上觉察到一丝焦躁的神情，暗想雷扎维奇一定没叫他好过，“你要是再用这种手法威胁人，我就打死也不说，见鬼去吧！”

“哈哈，我知道你办不到的。咱们谁也别激动，做个交易吧，告诉我你们的发现，就在这儿放你们走——反正雷扎维奇的最终目的只是香巴拉。我们大路朝天，两不相欠。”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内特……”爱琳娜小声说，“你如果知道，别告诉他，他会杀了我们的！”

内森却将左手藏在身后，暗暗对她摆了一个“OK”的手势。

“哈利，过来，把手伸进我外衣里。”他对弗林说。

后者嗤鼻而笑：“哦，老天，内特，这儿真不是调情的好地方……”

“闭嘴，白痴，叫你来拿一样东西——要是我自己去掏，你们会以为我在拔枪，把我打成筛子的！”

“这话不假。”弗林走上前，从内森的外衣暗袋中摸出一小块半透明的蓝色树脂来，“哟，你还没忘记带上纪念品。”

“把它点燃。”

“你确定？上一次你可是吐得一塌糊涂呢。”

“少废话，快点！”

弗林把树脂丢进旁边的一盏酥油灯里，鬼火般的青紫色光芒腾空而起，笼罩了四周。在场的所有人，除了老人和少年，都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气。

“天哪，内特，快看啊！”爱琳娜低声叫道。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他们看到神像上出现了许多闪闪发光的线条——原先凶神恶煞的吉祥天母退居暗处，一个完全不同的女神浮现在人们的面前：头戴花冠，三目低垂，似笑非笑，左手手心向上置于小腹前，右手拇指与无名指相接放在胸口，双腿盘曲端坐在莲座之上。而那些垂挂下来的唐卡与经幡上，更多若隐若现的绘画在青色火焰的映照下明灭不定，如梦似幻，仿佛灵魂刹那间钻出躯壳，去到了另一个空间。

内森的注意力却被地面上的图画吸引住了——那明显是一幅地图，用古拙的手法画出起伏的山峦与蜿蜒的河道，某些山峰旁还用藏文注上了名称。而那一缕从房顶上射进来的阳光，恰恰照在地图中央一片卵形的空白处。只有那里什么也没画，什么也没写，但他们都明白那是何处。

“香巴拉……”弗林狂喜地喃喃道，不由自主地凑近了去看。他带来的其他人也都在好奇地四下张望。内森心知机不可失，急忙对苏利文使一个眼色。后者会意，悄悄地离开了原地，摸到离他最近的一个家伙身边，只一下，就把后者击倒在地，夺了他的枪。

“搞什……呃啊！！”响声惊动了弗林，他刚想起身，却被一旁的内森飞起一脚踢翻，枪也脱手而出，爱琳娜眼明手快地扑上去将其拣起。

“都别动！！”她瞄准倒在地上的弗林，对他的其余手下喝道。那三个人紧张地端着枪与这边对峙着，双方僵持了片刻，忽然弗林腰间的步话机响了，雷扎维奇沙哑粗硬的嗓音从中传来：“喂，你在哪儿？找到他们了吗？”

没人应答。他的声音开始不耐烦了：“为什么不说话？发生了什么事？”

那三个人当中的一个突然用俄语大叫起来。爱琳娜一惊，本能地向他开了一枪，却没打中。这一来，屋里的人仿佛得了号令般一起开始互相攻击。一时间子弹横飞，三个男人藏身在柱子后面朝他们乱开枪，爱琳娜被一旁的内森一把按到在地，苏利文急忙找掩护还击。忙乱中忽然有人从背后拉扯爱琳娜的衣服，她回头一看，是那个名叫“丹增”的少年，正向她示意，叫她跟他走。

“内特，苏利，他们好像知道怎么脱身！”

“那就跟上去！”

三人且战且走，退入后堂，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可以从另一边出去！”

他们胡乱用几件家具抵住门，跟着老人匆匆穿过年久失修的走廊和空荡荡的僧房，来到寺庙的后院。他指引他们搬开院子一角的几捆柴火，露出一个小门来。然而一行人正要钻出去时，爱琳娜忽然发现不对：“丹增呢？”

众人面面相觑，大家都没注意那少年去了哪里。老人皱眉一想说：“普八，丹增一定是回去找普八——那些人闯进来的时候，他担心他们伤害小狗，把它拴在阁楼上了。”

“什么？！他又回去了？！”

内森二话没说，一边往回跑，一边催促其余的人：“你们先走，到老市场会合！”

就在此时，他们都听到寺院另一侧传来汽车马达声和鼎沸的人声，仿佛一下来了很多人，期间不时有人用俄语大喊大叫。

“该死的，雷扎维奇……”内森低声咒骂道。他加快脚步穿过僧房，想赶在对方发现那孩子之前找到他，可是前脚刚迈出通往走廊的门，右侧太阳穴就被冰凉的枪口指住了。与此同时，弗林咬牙切齿的声音在脑后响起：“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吧，大帅哥！”

他隐约听到不远处传来少年发出的尖叫和小狗被踢打了的哀鸣：“你得到想要的东西了，哈利，别伤害我们！”

“哈·哈！”对方冷酷地笑道，“没错啊，可是这样一来，你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没了，不是吗，探险之王？”

一个大汉一手揪着不断挣扎的丹增，一手粗暴地倒提着小狗——防止它咬人——走了过来，把那两个怒不可遏的小伙伴一齐扔到内森身旁。

“都找到了，弗林先生。另外，老板已经到大门口啦！”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对弗林说。后者冷笑道：“交给你了！”接着转身便走。

“哦，地图加上钥匙对吗，哈利？你觉得这两样便足够找到香巴拉了？！”内森对着他的背影大喊道。

弗林继续走着，好像没听见一样。他的手下挡在内森面前，拉开了枪栓。

“你看到地图了——那是方圆至少十英里的一片谷地，你能找到通往那儿的路吗，你能找到香巴拉的大门吗？还有马可·波罗说的‘可怕的守门人’呢？不是我瞧不起你，不过雷扎维奇对你似乎没有什么信心……”

起先弗林的脚步只是越来越慢，听到最后一句他终于忍不住了，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来，一把将正想开枪的男人推到一旁，恼羞成怒地揪住内森的衣领：“该死的，马可·波罗才没有写什么‘守门人’呢，你在胡扯蛋，吓唬人！”

“哦，是吗，你确定？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找香巴拉？又有几个人找到了？”内森知道心

理战术奏效了，更加不慌不忙，"想像一下，如果你们浩浩荡荡开进了喜马拉雅，却又是三个月没有任何进展……"

"你想怎么样？！"哈利·弗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他气得青筋都从脑门上爆出来了，方才被内森踢到的地方破了皮，细细的血珠顺着眉角淌下来，更显得凶恶。

"你可以现在一枪崩了我，"内森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不过你知道怎样更好些，对吗，哈利宝贝？"

"以我老妈的坟墓起誓，内森·德雷克，"弗林用最仇恨的目光盯着他的双眼，"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干掉你——别以为你还能笑多久！"

他放开了内森，转身刚走了几步，又突然回头，一枪托狠狠地砸在后者的太阳穴上。内森连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挺挺地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喜马拉雅山麓 火车

当内森终于清醒过来时，从摇晃的地板和车轮与轨道撞击的轰隆声能判断出，他已经被扔进了一辆行驶中的火车的货仓里。睁开眼睛的刹那，视野里只有少年丹增好奇的面孔，贴得很近地端详着他，连呼吸都吹到了他脸上。却不料内森忽然醒来，彼此都吓了一跳，少年急忙退到了车厢另一侧。

"嗨，小家伙，你还好吧？"内森发现他嘴角青肿着，估计是挨了打。可是随即才醒悟过来，自己也未能幸免——额角肿起老高，嘴里好像被打掉了两颗牙，满嘴的血腥味，左手的小指软绵绵的，也断了。

"该死的哈利·弗林！"他低声骂道，几乎能想像出昏倒后他发泄般地对自己拳打脚踢的景象。

他们还搜刮走了他身上所有的什物，连皮带都不见了，但是却没有捆住他的手脚，估计是觉得他插翅难飞。摸索了好一会儿，他在一个裤子口袋里找到一小截铅笔，又咬断自己的靴带，把铅笔绑在手指断骨处进行固定。在内森忙着这些的时候，丹增就蹲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小狗普八在他脚边打瞌睡。

"别担心，比这严重得多的伤我都受过。"内森一边绑紧铅笔一边对丹增说，也不管后者听得懂听不懂，"三年前在非洲草原上，我的司机兼向导被偷猎的打死了，越野车也报废，只好徒步走了三百多英里去求救。当时是旱季，路上找不到水喝，还不小心被狮子抓伤了后背——你知道狮子吗？啊呜～！（他做出饿虎扑食状，男孩惊奇地后退了一点，然后咯咯地笑了）那一下可是不得了，就跟被刀子划开一样，流了好多好多血，更加渴得要命，真以为要挂掉了……不过最后却还是活着走出了那地方……"

处理了断骨，他爬起身走到又小又高的车窗边探头看了看，车厢左侧是几乎垂直的山体，另一侧则是悬崖，远处银装素裹的崇山峻岭，不断在眼前飞驰而过——火车明显已经

深入喜马拉雅山麓，看来是正在驶向那片未标注的神秘区域。

——不知道爱琳娜和苏利在哪儿，有没有被抓住……

"你叫丹增，是吗？"他回头指着男孩慢慢地说，后者听了点点头，于是他又指着自己，"我叫内特，内·特！"

"内……特……"丹增清晰地重复道，然后指着小狗对内森说，"普八！"

"是的，我知道……你好，普八。"内森过去摸了摸那只小藏獒，后者并没有流露出反感的样子，反倒冲他摇摇尾巴。

内森的藏语很有限，他想问问丹增他们在火车的什么位置，有几个人看守，可是连比带划，后者还是一脸茫然。就在他为如何脱身而烦恼时，车厢门突然被粗暴地踢开，几个士兵簇拥着雷扎维奇走了进来。

气氛顿时改变，男孩和狗一改方才放松的样子，全身都绷紧了。雷扎维奇冷冷地环顾一周，朝后面做了个手势，立刻有两名手下冲上来揪住他们俩就走。

"喂喂喂！不要伤害他们！！"内森一着急追了上去，却被雷扎维奇一把捉住受伤的左手，断骨处发出一声"喀嚓"，铅笔被捏断了，剧痛令他几乎迸出眼泪。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闲心管别人的死活吗，德雷克先生？"雷扎维奇在他耳边讥讽地说。

"那你不如把我也一并杀了——因为如果你们伤害他们俩，我不会帮你们做任何事！"他使劲忍住疼痛，冷汗慢慢从额头渗出来。

"哼，幸亏我用人不淑，雇了哈利·弗林那个蠢货，你才有这张牌好打。"看到内森痛得脸色煞白，雷扎维奇冷笑着放开了手，"也罢，或许是我们有这个缘分。其实，德雷克先生，你的头脑和身手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世界上强壮的人有很多，强大的却没有几个，因为神不曾把'智慧'和'意志'赐给每一个芸芸众生。"

他气宇轩昂地在车厢里踱着步，皮靴踏得地板噔噔作响："你和那个蠢货不一样，你一定喜欢读书，不是吗，德雷克先生？你知不知道，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与统治者，都曾经寻找过香巴拉吗？秦始皇、成吉思汗、帖木儿、希特勒……"

"首先，雷扎维奇先生，"内森又是不屑，又是好笑，"这些人与其冠上'伟大'之名，不如说是'武力至上的暴君'。其次，难道和他们一样去找香巴拉，就能使你和他们平起平坐了吗？再之，远的不谈，希特勒的下场可不怎么光彩。"

"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香巴拉。"雷扎维奇吃了他这一番嘲讽，倒似乎没显得有多生气，"我不打算和你讨论得天下之道，更不打算向一个美国人解释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事实上，你们的政府就是滥用武力的最好榜样。但是我必须请你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意志的力量无坚不摧。虽然这些伟人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敢做平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遇到我之前，香巴拉和伊甸园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传说、一段神话，你从未思考过它可能真实存在。而对我来说，它是个目标，一个我已经为之奋斗了二十年的目标，而现在它已经近在眼前……话说到这儿，你该明白和我讨价还价是件多么不明智的事情了吧？"

他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冷酷地瞟了丹增和小狗一眼，好像一只狮子在琢磨何时下口品



尝它的猎物。

“我明白了。”内森决心服个软，见机行事，“我不会逃走，也不会尝试帮他们逃走。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会尽力解答，绝不有所保留。”

雷扎维奇的脸色有所缓和：“很好。我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可怕的人，因为人们一旦感到恐惧，就不会心生二念，同你作对。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愉快，德雷克先生，到最后受益的人也不会少了你。”

“但是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要找香巴拉？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你看上去并不像得为钱费如此周章的人。”

这个马屁拍得很巧妙，雷扎维奇甚至面露得色，连那块烧伤的伤疤都更红了：“钱？哼，当然不是！”

“那么就是‘真陀摩尼’吗？”虽然完全没有把握，但内森决定瞎猫死耗子地试他一试，结果不出所料，雷扎维奇流露出惊讶的神情：“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德雷克，你的白痴同行跟我在一起那么久，都还闹不清‘真陀摩尼’是什么呢。”

——我也闹不清那是什么！

内森暗想道。但他见雷扎维奇颇有谈兴，便摆出洗耳恭听的样子来，免得露馅。

“传说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等人，都曾经得到过‘真陀摩尼’，正是凭借了它的神奇力量，他们的军队才得以百战百胜，攻无不克。希特勒也相信这个传说，在二战期间，他曾经委派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由党卫军成员组成的探险队，前往喜马拉雅山地区，名义上是为了搜集资料，印证元首的‘种族优越’理论，但实际目的是寻找香巴拉和‘真陀摩尼’。第一支队伍于1938年抵达西藏，但不久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第二支队伍4年后出发，根据一些流落民间的绝密通讯资料显示，他们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但最终却也遭到了和第一支探险队同样的下场——下落不明，所有的成员都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此后战事对希特勒来说每况愈下，他已无暇顾及此事。但按照‘祖先遗传学会’（一个由第三帝国资助，致力于

研究种族优越论，以及黑魔法、占星术等超自然学说的组织）某些成员的观点，没有如期获得‘真陀摩尼’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

“有趣……只是种族优越不是只针对雅利安人吗？为什么要跑到西藏来搜集资料？”内森其实知道这些，但他故意装傻，引雷扎维奇继续说下去。

“你听说过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吧，德雷克先生？柏拉图在自己的《对话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曾经无比灿烂的远古文明，最后却因为地震而毁于一旦。在悠久的历史中，有零星的传说和记载依稀表明，幸存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躲进一艘巨大方舟，被海啸带到了喜马拉雅山地区，并最终在这里隐居起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重现了当年母大陆上的辉煌景象，令偶然误入其间的普通人叹为观止，视这些人为从天而降的神明。有人说这就是香巴拉的来源。据说这些神人的血统流散在外，便成了后来雅利安人的祖先。而他们自己，却在不知名的时代离开了地球，或许有一天会回归，或许再也不会出现。”

“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喜马拉雅山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不知道吗，德雷克先生，没有听说过犹太教所言的‘大地之心’？”

“……不是吧，你是说‘生命树’？我还以为那只是犹太密教喀巴拉的一种学说呢……”

“生命之树肯定存在，德雷克先生，”雷扎维奇昂然道，“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宗教和传说都在彼此印证——《圣经》里记载亚当和夏娃吃了生命树的果实，有了智慧，于是被逐出伊甸园，为了不让他们再度回来，神还命天使基路伯把守天国之门，护卫生命树……这和亚特兰蒂斯人的传说何等相似！”

“等一下，”内森摆摆手，“你搞错了——亚当和夏娃吃的是‘智慧之树’上的果实，不是生命树，《圣经》里说伊甸园中一共有两棵……”

雷扎维奇哈哈大笑，这一次却不是他经常发出的冷笑。此时的他显得不那么冰冷严峻，甚至有点高兴的神色。这场面真是怪异，明明是挟持与被挟持的关系，这两个人居然聊得十分起劲。丹增在一旁惊讶地看着他们，甚至觉得有些滑稽。

“要是你读过喀巴拉经典，就会知道两棵树原本就是一棵，深深植根于地心的巨大神木。只不过智慧树朝下长，而生命树朝上长……”

“世间万物以至宇宙间的定律本无善恶，人类在获得智慧后，有了‘自我’的概念，这一切才有了黑白泾渭之分，这也是堕落的开始……”内森立即接口道，他貌似忘了自己的处境，陷入某种超脱俗世的幻想当中。

“是的，”被贸然打断令雷扎维奇略有些不快，他的语气又冷淡下来，“只是这个部分，宗教的意味太重了，我不认为和现实会有什么联系。但归根结底，生命树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香巴拉！”

“你觉得希特勒的探险队为什么会失败？自然灾难？还是人为因素？”内森觉察到了自身的失态。糟糕，职业病又犯了！他赶紧刹住话头，小心翼翼地将主题引向更加现实的问题，希望能引起这家伙的注意。

果然雷扎维奇沉吟了半晌：“不知道，这是片具有魔力的土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所以我才强调意志力——没有坚强的心智，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你这神经病！我不是想测试你的决心！

“但是那日记里的确有一些困扰我的文字，比如说‘守门人’，马可·波罗用了一个近似‘警卫’和‘守护神’的拉丁单词，而且还是复数，他似乎和他们战斗过……”

——对，对！就是这个，想想马可·波罗的船员的遭遇！

“你指的是‘基路伯’吗？”内森故意用调侃的口气说。

“哼，管它是天使，还是什么吉祥天母，他胜利了，不是吗？他胜利了所以才能进入香巴拉！因此那些守卫也不是刀枪不入的。”

内森失望地叹口气，疯子的决心不是三言两语能动摇得了的。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远远地飘来，一种类似喇嘛唱经时吹动的法螺声，但是要高亢得多，尾音带着呼啸，久久在山谷间回荡不止。

车厢里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被这种不寻常的动静吸引了注意力，都竖起耳朵听着。丹增的脸色微微变了，是一种兴奋混杂着惊疑的表情，然而却没人注意到他。

那种悠扬激昂的叫声要间隔很长时间才会传来一声，但所有的人都能听得出，声源越来越近了，似乎正是朝着火车来的！

雷扎维奇本能地感到不对，冲到窗口朝外探视。内森也正在向外看，车外不知何时飘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遮人视线，能见度很不好。是错觉吗？他觉得自己隐约看到三两个黑影在悬崖峭壁间穿梭，速度快得惊人，几乎是转瞬即逝，丝毫看不清轮廓。

雷扎维奇铁青着脸对手下用俄语说了几句话，他们顿时紧张起来，匆匆跑走了。他自己最后一个走出车厢，又用那种可怕的眼神瞪了内森一眼，似乎在警告他不许趁乱添乱。内森做出服从的样子低下头，不与他对视。可是后者前脚刚踏出门，他就像弹簧似的跳起来，扑向一块松动的地板——这老旧的车厢都是用木板加上铁条的构造，那个地方似乎掉了几个铆钉，随着车厢的颠簸不时扇动着。还是方才雷扎维奇的靴子用力踩上去时他才发现的，但一直声色不动。

一旁的丹增看到内森的动作，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也积极地上来帮忙。他们又扳又踢，终于将那块地板拦腰折断，往下看，铁轨枕木和粗粝、积雪的地面在眼前飞速掠过，快得有些叫人心惊胆颤。

内森想爬下去，可是太窄，只能伸出两条腿就卡住了。丹增见状，把普八往他身边一送，开始自己往下钻。

“喂喂喂喂！不行不行，这对孩子来说太危险了！！”内森想去阻止他，谁知道后者就像被“孩子”一词冒犯了似地，忽然抬头瞪了他一眼，眸子清澈有神，又大又黑，两道粗硬的眉毛皱起来，嘴唇抿得紧紧的，丝毫没有想让步的样子，好像在质问“那你说怎么办？”。内森忽然从这个半大孩子脸上看到一些久经历练的胆量和与年龄不相符的坚定，不由自主地放他去了。

丹增灵巧却小心地倒着爬出那个长方形裂口，然后攀住车底横向移动。内森提心吊胆地看着他表演这种高难度动作，一面祈祷火车不要突然剧烈颠簸，把他甩下来轧死。然而貌似一切顺利，少年消失在地板下，过了一会儿内森看到车窗外飘过他的衣角，原来已经在往车顶上爬了。

“了不起的小鬼！美国小孩在这个年纪只会吃垃圾食……！”内森略为放心，不禁笑着自语道。然而他话未说完，车外就忽然传来几声枪响，还有那些士兵互相间声嘶力竭的叫喊，语调中充满了惊恐。

就在他趴在窗口徒劳地想看个究竟时，突然被一声响亮的咆哮震痛了鼓膜——声源似乎近在咫尺，就在车厢左边斜上方！仔细听，他仿佛还能从火车行驶的噪音和呼啸的风声里辨别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碎石块从上面滚下来的响动……

——有东西在跟着火车移动，就在左边的山上！

可那一侧是几乎与地面垂直的陡峭岩壁，内森根本想像不出什么人或者动物能以如此高速在那上面奔跑如飞！

枪声变得益发密集，噼噼啪啪如炒豆一般，似乎雷扎维奇的手下也发现了什么，正在朝它开火。就在他惊疑不定时，车门砰地一声打开，丹增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外，对他挥动手臂，短促地叫了一句“内特！”。

“好小子，你做到了！”内森尾随他跑出关押自己的车厢，“丹增，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装置……”

他做出扳动的动作：“可以让车厢之间彼此分开——我才不要跟那些人再待在一处了！”

少年貌似听懂了，点点头，指着前方说了句什么。

“你知道在哪？太好了，快带我去！”

就在两人跑上第一个车厢连接处的时候，后面传来轰隆一声巨响，似乎是什么沉重的东西落在他们刚刚离开的车厢顶上。内森急忙抬头，只来得及看见一道粗壮的黑影像鹰一样从他头顶飞速掠过，继续朝前方奔去，利爪挠过铁皮车顶，发出令人牙酸的高频噪音。

“我的天，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丹增却没有理睬他的震惊，径自往前跑去，此时已经超过他半个多车厢。内森只得跟上，但同时也听到了前方轻机枪疯狂地扫射、奔跑的脚步、和人摔下悬崖时拖长的惨叫。那东西——且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已经和雷扎维奇的人展开搏斗了。

丹增已进入了下一列车厢，回身发现内森还没跟上来，便不耐烦地朝他喊叫催促。

“我来了、我来了！”内森答道，却发现少年忽然停止了叫喊，瞪圆了双眼看着他——不，不是他，是他背后的某个地方！

内森下意识地回头，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他顿生置身梦境之感。

一个颀长的白衣身影静静地站在车门边，黑发与绯红色腰带一同飞舞不定，姿态的美丽更加衬托出他形容的可怖——面色死灰，宛如行尸，尖利的獠牙呲出唇外，上面仿佛还在滴落着温热的鲜血……

只有那双眼睛表明他是活的——一双极其奇特、像狮子般的金黄色眼睛，目光锐利，仿佛能洞察人心。有那么一瞬，内森感到自己好像还能从那双眸子中觉察到一丝悲哀的神色……

丹增在他身后尖叫起来，头顶上方响起那种熟悉的利爪抓挠声，内森陡地感到不对，但他的身心依旧沉浸在震撼中无法恢复，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高大黑影穿破车顶轰

然坠落在面前，野兽的腥膻扑面袭来，那玩意儿以泰山压顶般的气势和力道将他一下扑倒在地，锐利的指爪划过他的腹部，撕裂般的剧痛令内森顿时想起在非洲被雄狮抓伤的往事。

手无寸铁，他本能而徒劳地用双臂护在胸前，似乎这样就能抵挡对方的攻击。对方将他死死摁在爪下，鼻孔直冲着他的面孔喷出道道热气，似乎在嗅闻猎物的气味。内森眼前晃动着它滴着唾液的嘴，犬牙足有人类的拇指般大小，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是墨汁般的乌黑。再往上，也是一双金色的眼睛，像水晶一样折射出奇异的色彩……突然间它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朝内森高高扬起一只利爪，上面还凝结着干枯发黑的血迹……

知道挣扎也无济于事，内森紧紧闭住双眼，等待着最后一击的到来。

那一刻他脑海中一片空白，既无恐惧，亦无痛苦，只有一种解脱般的轻松。

…………

…………

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般的漫长时光，死亡却久久没有降临。激烈的枪声把内森的神志带回了这个世界。

剧烈的冲击从野兽传导到他的身上，按住他的双爪猛地放松了，它的喉头传出一声呜咽，似乎感受到了难忍的痛苦。但随即那只可怕的兽便怒吼起来，一跃跳过躺在地上的内森，朝另一个方向扑去。

内森飞快地翻身爬起，正好来得及看见雷扎维奇将射空了的轻机枪抛下，提起斜挂在背后的火箭筒，半跪在地上摆出射击姿势。野兽直冲着他飞奔而去，二者之间的距离以惊人的速度缩小，然而雷扎维奇丝毫没有露出惊恐之色，甚至连端着武器的手都没有抖一下。

炮筒发出喷气声，炮弹轰然射出，拖着白色气流与野兽正面撞击在一起，爆炸几乎把这截车厢拦腰斩成两段，巨大的冲击将后面的内森都掀翻在地！

然而咆哮声却再度响起，从弥漫的尘埃和烟雾中，那个巨大的身躯一蹿而出，凌空扑来。内森清晰地听到雷扎维奇的咒骂声——他试图再装填炮弹，但却已没有时间，野兽剧烈的撞击令他仿佛失却了重量般，像个布偶一样朝后飞出！

内森正呆若木鸡地目睹这一幕，丹增从不知何处钻了出来，拽着他的衣服，拼命想把他拉走，一面还向他大喊着什么。无奈他的耳朵被爆炸震得嗡嗡乱响，什么也听不见。幸好触感未曾丧失，内森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震动通过车厢传导到过来，不是火车本身的颠簸，也不是爆炸的余波，是来自大地本身的撼动——由远至近，由弱而强，仿佛成千上万的奔马如潮水般涌来一样！

——这个不妙，这个太不妙了！！

他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但逐渐恢复的听觉却接收到一种剧烈的崩塌声……

内森顿时明白了。

“天杀的，雷扎维奇，你居然在雪山上放炮！！！”

丹增指着窗外惊叫起来，内森一回头，只见铺天盖地的青白色雪浪如海啸般袭来，汽车大小的岩石在其中像树叶似的乱转！

另一侧就是悬崖峭壁，雪崩无疑会将他们抛出轨道，推进深渊！



可是他无计可施，也不知该向哪里逃才对。任何人为的努力，在愤怒的自然力面前都立刻显得如此苍白。

在车厢倾覆的刹那，他只来得及把丹增护在身下，而那少年依旧紧紧地抱着他的小狗。

他能听到车窗玻璃碎裂、车厢被亿万顿冰雪挤压发出的变形扭曲声，他们在车轮般不断翻滚的车厢里被抛来甩去，四处乱撞。内森听到自己的脑袋在什么坚硬的东西上碰得砰砰作响，温热咸腥的血在脸上流淌，这事实上是他最后的知觉。

在黑暗中飞快下坠的瞬间，内森·德雷克恍惚感觉有一双金色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目光锐利、清澈、略带哀伤……

喜马拉雅山 雅恰克村

从长时间的昏睡中醒过来时，意识就好像一个潜水者那样急切地浮上水面，第一口甘美的空气流遍全身每一个细胞，那种满足感无法言传。内森模糊觉得自己似乎经历了很多纷杂的变故，但到头来一件也想不起来。身体灌了铅一样沉重，肌肉酸痛，几乎难以动弹，但头脑却迅速地明晰起来，他挣扎着坐起来，腹部伤口一阵疼痛，倒反而唤醒了几分记忆。

他看到自己已经被包扎好的左手小指，慢慢想起了雪崩、出轨、从挂在悬崖上的车厢里爬上来，也想起了寺庙中被弗林打晕、火车上和雷扎维奇的谈话、突如其来的袭击、巨大的野兽、以及……

那个白衣黑发、金色眼睛的奇人。

多像马克·波罗的画！当然他没有画出那张令人胆寒的脸，但是内森本能地觉得就是同一个。他还记得自己在加德满都的酒店露台上戏谑地对苏利文说："或许他就是对着真人画出来的……"

——这可能吗？已经八百多年了……对了，苏利，他怎么样了？哦，天哪，我这是在哪儿？

爱琳娜·费雪的出现打断了内森的思绪——穿着一身藏族长袍的她站在房门口盯着他愣了片刻，接着以一种从未见过的热情朝床上的内森扑过来，用力之大几乎将他推倒，腹部的伤又是一阵灼痛。

内森故意"哎哟"得很大声，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粗暴，怪不好意思地放开他。是看错了吗？内森隐约觉得她眼眶发红，语调也有了点鼻音。

"哦，上帝啊，你哭了吗？"一阵温暖涌上心头，是一种长久以来都不曾有过的幸福感。内森忽然有一种想去触摸她发丝的冲动，那一头金发看起来就像阳光般……

但是爱琳娜略为尴尬地抽身走开了，一边还偷偷抽吸着鼻子，原来是苏利文也进来了，和她一样裹着厚厚的皮袍，嘴里仍叼着雪茄，看到内森醒了便眉开眼笑。

"我睡了多久？"内森一连串地问他们，"这里是哪儿？你们又是怎么来的？"

"三四天吧——那么严重的事故，你居然只受这些轻伤，简直是有如神护！连夏弗都说不可思议呢。"爱琳娜回答道，"不过你可要好好感谢丹增，没有他先跑出来求救，在我们找到你之前，你就冻死了。"

"……夏弗是谁？"

"你之前在加德满都的寺庙里见过他——那个老人。原来他是德国人！60多年前跟随一支探险队到喜马拉雅来，谁知道后来出了事故，他是惟一生还的，被这儿的村民救了，再也没离开，还到山下出了家，成了……"

她爆豆般的语速叫内森如堕入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苏利文看在眼里，呵呵笑起来："慢点吧，爱琳娜，他跟不上你。"

他把内森从床上搀扶下来，两人一同走出房门，高原独有的清冽空气迎面而来，不禁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他简洁地向内森讲了讲分开之后发生的事情：夏弗领他们来到这个村庄。根据地图，雷扎维奇想进山必定会经过这里，他们打算那时再设法营救他和丹增。过了一天，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长啸，接着又有爆炸声传来，很快就有外出的人回来说发生雪崩了，把一列火车给冲下了山谷。他们立刻想到内森，急忙朝出事处赶去。还没到地方，就碰到了正沿着铁轨步行的丹增。他和小狗一起被甩出了车厢，也是奇迹般地只受了一点皮外伤。他醒过来以后立刻去找内森，发现后者晕倒在一列快要掉下悬崖的车厢底部，叫也叫不醒，只好自己先跑出来求救。

"等我们跟着他回到那里，车厢已经掉下去了。一开始大家心都凉了，但是那孩子在悬崖边发现两行新脚印，我们才能找到你这家伙藏起来的地方。"苏利文绘声绘色地说，"当时你是没看到爱琳娜的样子，以为你挂了，脸色煞白，差一点就要抱头痛哭呢！"

"苏利！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她恼火地叫道，"别添油加醋了——你自己还不是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

苏利文却哈哈大笑起来："那不是很正常么？内特是我的关门弟子，又是我十年来的拍

档，他死了我还不能伤心一下？”

一句话把爱琳娜堵得满脸通红，气冲冲地说：“我到夏弗那里等你们！”然后就忙不迭地跑了。

“夏弗？”

“对啊，他昨晚就对我们说你今天可能会醒，务必带你去见他。伙计，那老头儿有几分来历，就像爱琳娜告诉你的——他是德国人，很久以前参加的探险队出了事，只有他一个幸存。获救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这里。三十年前出了家，成了僧侣，有时会去加德满都的寺庙里居住。丹增叫他阿爷，但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是被他收养的一个弃儿。”

苏利文带着他慢慢地沿着夯实的土路走着，身旁大多数两层的房屋，平顶，呈现出泥土本身的红棕色，粗糙的外墙被高原穿透力极强的阳光晒得颇有暖意，在远处黑白分明的雪山衬托下益发显得古朴敦实、生机盎然。村民们偶尔会对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但并不过分，也绝不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孩子们活泼得多，见到生人更加人来疯地起劲，居然还把一只足球踢到了内森脚下，后者反应敏捷地一脚踢回，他们咯咯大笑着跑去追。看见他们，内森不禁想念起丹增来。

苏利文还在继续介绍情况：这里叫雅恰克啦，是理论上最接近地图上那片空白区的村庄啦，这里的人很友善啦，当年也是他们救了夏弗啦……

“对了，苏利，我记得昏倒前还拿着那金刚杵的，现在到哪儿去了？” 内森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道。

“那个啊，夏弗拿走了，说想看看。估计一会儿见面就会还给我们了。”

“翻车以后，其他的人呢？我是说，雷扎维奇和弗林……”

苏利文的两道浓眉簇起来了：“你不知道那里是个什么景象——除了摔死的和被雪埋掉的，貌似翻车时他们的一部分炸药还爆炸了，把不少尸体烧得面目全非。加上我们一心想快些找到你，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检查那些人到哪里去了！”

见内森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又安慰道：“你能活下来是个奇迹，那些混蛋未必有这个运气……”

希望如此。内森暗想道。但是雷扎维奇在车上与他谈话时，那种近乎狂热的专注和执着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那个男人在可怕的对手全速朝自己扑来时，竟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夏弗站在自己的小屋前等候着他们，表情一如既往地平静。他有一张欧洲人的面孔，但气质和精神已经完全像一名佛教僧人。虽然至少有90岁，但行动依然很敏捷，面孔虽然静如止水，但目光中有一种犀利的神情，一种内森在那双金黄色的眸子里看到过的超然。

“进来吧，”见到他们，他简短地咕哝了一句。内森惊喜地发现除了早已到了的爱琳娜，丹增和普八都在房内，男孩只是脸上多了几道擦伤，腿有点跛，其他一切都好。小狗更是毫发无伤，见到他，亲热地贴上来摆尾撒欢。内森大笑着想拍打丹增的肩膀，但后者却突然羞怯起来，只朝他点个头就躲开了。到四人都落座后，他又拎着一大壶滚烫的酥油茶回来，为他们一一斟好。

老人呷着酥油茶，沉默了一阵之后，很郑重地用英语对内森说：“德雷克先生，你的伤

势看起来没大碍了。后天恐怕又会有风雪，你明天就下山吧。我会拜托村里的牲口贩子把你们捎上，带你们去最近的市集，从那儿会有车通往加德满都的。”

内森肚子里有一大堆的疑问，但再也料不到对方出口就是逐客令，惊讶之余完全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苏利文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那么金刚杵……”

“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几百年前被马可·波罗和他的船员盗走，一直下落不明。释迦保佑，宿命流转，它终于又回归此地了。我不日就将把它送回应该在的地方。”老人半闭双眼，拨动着念珠回答道。大家又吃了一惊，爱琳娜发现内森脸色不对，急忙给他使眼色，可是内森竟没有注意。

“送‘回去’？夏弗先生，这么说你知道香巴拉在哪里，你还去过？”

“存放‘钥匙’的地方只是村后的古寺，我知道它该放在哪儿，不代表我去过香巴拉——事实上，你们的冒险该就此结束了。香巴拉并非世人所想像的极乐天堂，那是一片受诅咒的土地，一个已逝去的文明，它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死亡和警训，再没有其他的东西。”

“别开玩笑了！”内森从凳子上一跳而起，苏利文急忙喝斥他，却没有效果，“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该接近这个传说，那么在加德满都的寺庙里，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们？又为什么要故意给我们提示？虽然我对什么无敌军队和‘真陀摩尼’的兴趣远没有雷扎维奇那么大，但我已经为这个传说跑了大半个地球，明明知道它就在附近，现在你却叫我们转头回去？！”

“真陀摩尼”一词令老人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仿佛被针刺中。他的脸色发白了，但语调依旧波澜不惊：“我是个卑微的僧侣，德雷克先生。当有人拿着‘钥匙’来到那间寺庙时，是命运而不是个人在起作用，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怎么可能阻止你们？但是与你们同来的那股力量太邪恶，已经惊动了‘守门人’——是的，你见识过他们了。如果你们执意前往，他们一定会在香巴拉的大门前等候，并将你们全部杀死。这是他们永恒的使命！”

苏利文和爱琳娜都大为惊异：“内特，什么‘守门人’啊？难道吉祥天母真的存在？你见过他们？在哪儿？！”

内森被他们追问地回答不及，眼前却又出现了那双奇特的金色眼睛，心里怦然一动。

“在火车上，一些不知名的野兽般的生物半路突然现身，袭击了雷扎维奇和他的手下。事实上，会发生雪崩也是因为这个……”他解释到这里，突然转向夏弗，“那个人……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人，是班达拉穆吗？她真的是香巴拉的守护神？是她带着那些野兽来的吗？”

老人手中的酥油茶差点泼洒出来。他不得不放下茶碗，花了很久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才答道：“是的，那个就是‘班达拉穆’，藏人称她‘奥萨鲁央’，意思是风雪女神。印度教中她叫‘拉克诗米’，犹太和基督教里她被唤作‘基路伯’。她不是‘人’，德雷克先生，因为她不老不死，永远担负着守护天国之门的重任。但她也不是世人所想的‘神’，因为她的力量极其有限……”

“可这些不该是神话吗……”苏利文半是对别人半是对自己地喃喃道。

“不……肯定不全是神话，你一定见过她，对不对，夏弗先生？”爱琳娜追问道。她以自己由性别和职业所带来的敏锐，发现夏弗一贯冷静客观的语调中突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



似乎说起这位神秘的女神，连带引出了老人无数难忘的回忆。

夏弗忧伤地看着他们三个，尤其是内森和爱琳娜，那么年轻、热切、散发出生命和希望的气息。忽然间他仿佛看到了这个年纪的自己，和他们一样，活力四射，无所畏惧，对未来充满憧憬。然而在明白了香巴拉与"真陀摩尼"的真相后，一切都改变了……难以想像已经快要七十年了，他再也不想回到自己出生的那个所谓"文明世界"中去，因为那里存在和变化着的事物，无一不令他想起那个已经毁灭了的世界，想起那些和班达拉穆一样，却最终归于尘土的生命。

长时间的缄默难免使其他人感到焦躁，但老人最终还是长叹了一口气，吃力地站起来向内室走去。留下三个人在原地不解地交换着眼色。过了片刻他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陈旧不堪、落满尘埃的公文包。他把皮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抽出一张张照片和文件，全都是已经发黄、有些蛀蚀的，最后竟然是一把老式手枪和一个珐琅胸针。爱琳娜好奇地拿起胸针擦了擦上面的尘埃，但只看了一眼就顿时变了脸色，急忙将其递给内森。后者看了也头皮一寒，原来那上面赫然镶嵌着一个纳粹黑色勾十字。

"你……你是……"内森猛然想起火车上与雷扎维奇的谈话，"难道你参加的探险队就是希特勒组织的那个……"

"是的，我年轻的时候曾是一名党卫军军官，"夏弗缓缓地回答，"1943年，我奉命参加第二次西藏探险，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寻找传说中的香巴拉和真陀摩尼。"

"这么说，你们确实找到了香巴拉，但是被守门人袭击，只有你一个活了下来？"爱琳娜震惊之余急忙问道，老人却摇摇头。

"我们找到了香巴拉的入口，但是直到最后也没能进去。事实上，无论成吉思汗还是马可·波罗，哪个都不曾真正'进入'过香巴拉。真陀摩尼放置在香巴拉的入口处而不是里面，谁也不知道那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遇到了那些可怕的野兽，因此损失了不少人，但仍然有机会带着真陀摩尼离开。最终，毁灭这次探险的不是他们，是我。"

屋外，孩子们戏耍的欢笑声不时传来。屋后，能听到丹增在劈柴、干活，和普八说话，但屋子里面此刻却是一片死寂。

“就在我的同伴们在香巴拉的入口前努力寻找进入的办法时，我用这把手枪一一击毙了他们。其实，当时连我在内统共也只剩四人，其余的全都死了。在这把枪里，我给自己留了一发子弹，本想一了百了，但是班达拉穆出现了……”他沟壑纵横的面孔上突然浮现出一种光彩，仿佛看到某种美妙的奇景，“……人类一定无法想像她的人生，因为那注定是跨越千万年漫长岁月的壮丽史诗，记载着无数生死聚散与悲欢离合。她如此之美，以至于你不敢相信那些曾经同她一样的生命会就此消逝无踪，可这却是现实——他们已经走了很久很久……或许是真的，或许只是我的幻觉，她对我说话，告诉我她自己也是一个卑微的罪人，被她的人民惩罚、放逐，只能永远与野兽相伴，永远忠于她的使命……德雷克先生，你知道吗，这里的人相信她每九百年就会死去一次，死于孤独，然后又会复活，周而复始，永无穷尽……”

“她说我命不该绝，于是我没有朝自己开枪，而是在风雪中走了出来，最后被一些善良的人救了。六十六年，我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段往事。这个包虽然留着，但这是从那时起头一次打开。我留着它，只是为了警示自己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曾经目睹和亲身参与的恶，不要忘记是班达拉穆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说到这里，夏弗已然泪流满面。这番话仿佛瞬间耗尽了他的生命力，他精疲力竭，苍老不堪，衰弱地蜷缩成一团。

爱琳娜拣起那些发黄的黑白照片，不费什么劲就找出了年轻的夏弗——身着笔挺的戎装，帅气英武，面孔还稍嫌稚嫩。与他同照的人都是一脸严肃，他也不例外，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反而显得可爱。她实在无法跨越时空，将照片上的青年和眼前的耄耋老人联系在一起，只有从这些迟暮的泪水中，才能依稀看出这个人当年炽热的情感。

不知不觉间，天色竟然已经昏沉。屋后传来食物的芬芳，丹增走进来宣布开饭，普八讨好地跟着他转来转去，希望能提前得到点吃的。

“一起吃晚餐吧。” 夏弗忽然叹了口气，一句话就将那三个还在心骛八极的人的元神给唤了回来。他们僵硬地坐下，看着丹增摆好餐具，端上食物。晚饭吃得很快，谁也不曾再开口。只有快要离开时，老人再度重复了一遍必须把金刚杵送回村后古寺的事情。

“我明天一早就去，”他用流泪之后仍有些浑浊的眼睛扫视着他们，“要是你们愿意……”

他们面面相觑。最后爱琳娜第一个说：“我会去的。”接着内森也点点头。惟独苏利文表示了相反的意向。

“所有这些……太多了，太他妈的沉重，我有点受不了了——内特，你了解我的，我不像你那么爱看书，爱钻研什么科学和历史，有时候会没勇气面对这些从很深的水底下翻上来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在回去的路上，苏利文苦恼地说。

内森无言地点点头。他发现苏利文好像也老了许多，眼角和额头的皱纹更深了，宽阔的脊背也有些佝偻。内森看到他忧郁的样子，突然想起了夏弗，并对那位老人感到不可遏制的愧疚——若不是他们的逼问，夏弗可能再也不会如此直接地面对他的往事。想起谈话之后老人泪流满面的脸，班达拉穆的金色眼睛的哀伤之情忽然间有了答案。

喜马拉雅山 古寺

第二天清晨，高原特有的黛青色天空略有些叆叇，空气中嗅得到一丝凛冽。

“暴风雪要来了。”夏弗抬头看看远方高耸入云的山峰说。从村庄出来，连续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处古老寺庙的入口前——说是“寺庙”，但殿阁倾圮、梁柱朽坏，几乎算是断壁残垣了。惟有从废墟的面积和某些残留下来的彩绘与浮雕上，才能依稀看出这里往日的气派。这里的细部装饰中，吉祥天母的形象无处不在。就连通常是雪狮子的左右门雕，都被女神所取代。虽然久经风霜，但左侧的恬静柔美，右侧的怒色贲张，依旧神态栩栩。夏弗在她们面前停住，双手合十深深一礼，可是他重新直起腰来时，却已神色大变，语调发颤地说：“有人在里面！”

爱琳娜和内森低头一看，发现右侧石像的基部染上了一块斑驳的血迹，然后又淅淅沥沥地朝殿内延伸。仿佛一个受伤的人一路向里面走去一般。

内森俯身摸了摸那块血迹，已经干了，微微发黑，但能看出依旧很新鲜，至多是一天前留下的。他们开始后悔没有随身带把枪。

“怎么办？我们应该回……”爱琳娜紧张地问道，可她话还没说完，夏弗却突然迈步走了进去。

“喂……！”内森急忙赶上，甫一踏进那座古寺的大殿，他便发现里面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一股似曾相识的膻气，同时还有断断续续的呜咽和呼吸声隐约传来，像一个垂死的人正在呻吟。

他还没反应过来，夏弗已经“当”地一下将手中用布包裹着的金刚杵丢在地上，向大殿最深处跑了过去——那儿的角落里，可以隐约看到一团黑影在微微起伏。

那股野兽的气息唤起了内森的记忆，火车上惊心动魄的一幕猛地在脑海中回放，仿佛又看见了那张滴着唾液的大嘴，和里面那尖利乌黑的犬齿……

“夏弗，别过去！！”无奈他们手无寸铁，内森只得随便抄起一根门闩。他紧张得脊背发凉，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但可怕的事情并未发生，夏弗跑近那只垂死的兽，在它身侧跪了下来，嘴里用藏语不知咕哝着什么，语调温柔低沉，像一个老父在安慰生病的孩子。野兽身上长长的毛被凝固的血纠结成团，一只前臂齐肘部折断了。它吃力地呼吸着，忽然发出长长一声沙哑的嚎叫，声调凄惨，仿佛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就快结束了，好孩子，很快就会结束的，班达拉穆会带你去香巴拉……”夏弗流着泪对它说，双手紧紧握住它血迹斑斑的足爪，“嗯……？你说什么？”

野兽金色的双目已因失血而变得呆滞无光，但突然又转动起来，直盯着夏弗，后者从中读出了强烈的警示。

——坏人在这里！！

那只兽在这样对他说。



——他们也想去香巴拉，阻止他们！！

说时迟那时快，夏弗还没来得及开口，几条黑影猛然从殿内不同的地方冒了出来，将他们三人团团围住。最高大的那个人用熟悉的语调说："你可以把那根愚蠢的门闩放下了，德雷克先生！"

雷扎维奇那张堪比秃鹫的面孔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冷笑着，他身旁是脸色苍白的哈利·弗林，居然仍戴着墨镜，还有三个手下，正端着AK-47对着他们。

"你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见了鬼一样的嘴脸，内特！"弗林对他冷嘲热讽，但是不知为何，他语调无力，显得很虚弱，"别忘了——反派和英雄一样，都没那么容易挂掉！"

内森回报给他一个中指："见你的鬼去，哈利！"

雷扎维奇没有理会他们俩，径直上前拾起夏弗扔在地上的金刚杵，冲着内森晃了晃："现在，德雷克先生，不用我多说，你自己该知道需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夏弗，告诉他们——香巴拉根本进不去，古往今来谁都没有到过那里！"

可是夏弗双目紧闭，双手合十，嘴里在喃喃自语。爱琳娜探头一看，那只兽的身体已经停止了起伏，眼珠也不再动了——它死了。她不知为何忽然一阵鼻酸。

"哼！"弗林咬牙切齿地上去踢了那巨大的尸体一脚，"蠢货，下地狱去吧！"

"你才应该下地狱！"爱琳娜勃然大怒，冲上去用力将他推开。弗林万没料到，狼狈地一屁股跌倒在地。按说摔得不重，但他却冷汗直冒，忍不住呻吟了出来。内森这才发觉他也受伤了，一直用力拿手按住小腹下侧，衣服上有一大块深色板结的血迹。

"你这婊子！"他又痛又怒，拔枪就射，却被雷扎维奇敏捷地一下打开，子弹"嗖"地一声打在一根柱子上，木屑四溅。

"待我找到香巴拉，你们这些白痴可以玩上一天，但是现在，少给我来事！"雷扎维奇低声怒吼起来，扭头一个耳光把爱琳娜打翻在地，鼻血淋漓而下，染红了衣领。内森恨得全身发抖，却也无计可施。

“这老头儿是谁？”他走到内森面前，指着夏弗问道，“他怎么知道香巴拉进不去？”

内森自觉失言，不知如何作答。夏弗自己却从容站起对他说：“和马克·波罗一样，我六十多年前曾经站在香巴拉的入口前，但是没有进入——如果到了那里，你自己也会明白，普通人类如你我之辈，根本无法踏入天国之门。放弃吧，回头是岸。”

雷扎维奇愣了片刻，随即放声大笑起来，仿佛听到什么匪夷所思的东西一样。

“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纳粹探险队里的一员！藏在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躲避战后的审判——很聪明嘛，老家伙！”

“夏弗先生不是……！！”爱琳娜想为老人辩解，被内森阻止了——雷扎维奇对那些不会感兴趣。

“德雷克先生，你一定很惊讶，我居然可以从那场雪崩中活下来，其实我发现你在大难不死时亦有同感。我带来的武器、部下，全都损失殆尽，只剩下眼前的这些，但我依然打败了那边那只动物，并尾随着它一路找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

“……冥顽不化？”内森咬着嘴唇忿忿地反问。

雷扎维奇冷笑一声：“我出生在东欧一个贫瘠小国的一个贫瘠山区，穷得只剩石头，地上连庄稼都种不活。父亲是个矿工，很早就在矿难中死了。母亲是个愚蠢的荡妇，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多得像兔子下崽一样！现在我不知道他们都在哪儿，也不感兴趣。那些人都是垃圾，一生浑浑噩噩，如同虫蚁。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离开了，但离开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偷渡到西欧或者美国去，被蛇头监禁在地下工厂，加工海洛英和大麻，生病也得不到治疗，酗酒、卖淫、最后横尸街头。只有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只有我有数千人追随，一呼百应，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里有数不清的钱，一天见到的东西比他们一辈子都多！这就是意志，德雷克先生，铁一样的意志让我成功。慈悲会使人软弱，手下留情叫人丧命，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带我去香巴拉之门，否则你们全都会和那只野兽下场一样！”

内森冷静地注视着雷扎维奇的双眼——他就是一只野兽，内森想，不，那个男人体内有某种比野兽更邪恶、更黑暗的东西。我必须阻止他，如果让他达到目的，一定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会尽力的。”他答道，“香巴拉之门理应据此不远，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些时间寻找线索。”

“没问题。”雷扎维奇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把金刚杵朝他丢了过来，“但是请记住，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只有一个小时，超过了时间，我就先杀了你漂亮的女朋友，再杀了那个老头。如果之后你还是没什么进展，我就会把那边背包里的炸药全都安在山上，叫雪崩把下面那个破烂村子夷为平地。”

他平静、甚至有些快活地吐出上面那些话，语气和“走，咱们去喝一杯吧”没有两样。夏弗喃喃用藏语说“贡帕……”，只有爱琳娜听懂了——那是密宗传说里一种在地狱吞噬灵魂的恶鬼。

内森握住金刚杵，沉甸甸的，仿佛直接压在他心上。就在他努力思索从哪儿开始时，雷扎维奇忽然说：“差点忘了一件事，德雷克先生，相信你也被婆罗洲洞窟中马可·波罗船队的遭遇震撼过——虽然我觉得那景象挺诱人的。从那家伙身上（他朝着兽的尸体略一点

头），我有些明白了事情经过，但起因还不清楚。”

他弯腰从地上拣起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朝内森抛过来，分量很重，后者差一点被砸得摔倒。定睛一看，竟然是一条从肘部斩下的粗壮前臂，因为空气的寒冷已经变得硬邦邦了，撕裂处血肉模糊，露出了骨骼……等等！

内森惊奇地瞪大的双眼——骨骼是乌黑的，就像那只兽的牙齿，就像马可·波罗的那些船员的遗骸一样！

他又想起了那些尸体上不自然的扭曲，想起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畸变处，一个叫人胆寒的想法从意识的深处慢慢浮上来了。

“他们……你是说他们……！”他震惊得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人类变成了……”

“照我的意思，这说不定就是真陀摩尼的力量，”雷扎维奇微笑道，“而这家伙……”

他用脚尖把“野兽”的尸体翻转过来，露出后者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来：“……仔细看，还依旧有几分人样呢！”

内森茫然捧着那只手臂，脑子一时转不过来。

“……香巴拉并非世人所想像的极乐天堂，那是一片受诅咒的土地……”

夏弗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还有昨晚当他们谈起“真陀摩尼”时他那坐立不安的神情。

“我猜想，德雷克先生，‘不败之兵’的真相就在眼前——马可·波罗也得到了一些真陀摩尼，不是吗？当他的队伍被海啸逼到一个孤岛上，走投无路时，那些人怎么会不打它的主意？只是结果嘛……你我都心知肚明。”

“你……你在它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的手臂斩下来了？你明明知道真陀摩尼会把人变成怪物，还想得到它？！”爱琳娜愤怒地质问道，那只半人半兽的生物死前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一想起来就浑身发冷。

“你激动什么！”这次却是弗林恼恨的声音，“就是你的‘小猫’把我伤成这样的。去看看被它杀死的人的样子，保管你把隔夜饭也吐出来！”

“好了，闲话说完，该工作了，德雷克先生，时间不等人！”雷扎维奇从他手中将那只断臂抽走，随意朝外一扔，“记住：一个小时！”

内森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四下乱看，试图找出些规律和可疑之处，但一无所获——这儿太杂乱了，就算有线索，也得先清理干净才能下手——可是又怎样说服雷扎维奇那个恶魔？就在这时，夏弗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那几个举枪监视他们的男人紧张地盯着他，但雷扎维奇却毫不在意地冲他们摆摆手，似乎在叫他们别过分紧张。

老人蹒跚走到内森身边，向他伸出手：“把‘钥匙’给我。”后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禁犹豫了一下：“可是……”

他却释然一笑：“别担心，一切自有定数。”

他从内森手中接过金刚杵，走去跪在大殿正中，拨开乱草与灰土，把匕首的尖端用力插入石板间。整个建筑剧烈地震动了一下，老朽的梁柱嘎嘎作响，摇下不少灰尘来。紧接着是一阵连续的机械转动声从地下传来，地面开始移动，浮灰从青石的缝隙间飘走，人们这才能够看出：整间殿堂的地面都是由呈同心圆排列的一圈圈石板构成的，上面还雕刻着精细的花纹。它们一面转动，一面以圆心为轴，呈螺旋状缓缓下沉。除了夏弗，其他人都不由自

主地向墙壁退去，仿佛害怕那地面会突然加速塌陷，把他们都掉下去。

当机械声最终停止时，大殿的地面已经变成了一个漏斗形的深坑，夏弗完全在他们眼前消失，只有声音从“漏斗”的底部传来：“想上天堂的，为什么还不下来？”

天国之门

“漏斗”底部的地面竟然是一整块圆形石板，似乎是一个“升降机”的平台。也不知用什么能源驱动，竟能载着这些人在一个垂直的圆柱形“阱”里缓缓下降。当“升降机”终于落实时，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宏伟的圆形石室中，四壁与地面都是灰白色的大块石板拼接而成，面积足有两个篮球场大小。方才夏弗插入金刚杵的那方地面不知何时已经与下面的圆形石板分离，升起许多，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石台。

石室的墙边，倒着三具人类尸体，都早已成了骨骸，但是厚厚的军大衣上的鹰徽和党卫军的勾十字徽章还完好无损，内森立刻明白了这些是什么人。他看看夏弗，后者目光渺然，似乎在注视着那些曾经的同伴，但思绪又似乎不知飘向了何处。

雷扎维奇对那些死人丝毫没有兴趣，他的注意力早就被这个石室的墙壁给吸引住了——十多块晶莹的蓝石半凸出在墙壁表面，发出幽幽的微光。大多都有人的拳头大小，但分布很不均匀，形状也未经打磨，作为装饰未免有些奇怪。

内森也在观察这房间的墙壁，远看是平整的石板，但走进了却忽然发现，上面刻满了纤细、平滑的线条，几乎和人的发丝差不多，不仔细看很难察觉。他用手指摸索着一路看去，又发现了更多的线条，有圆有直，纵横交错，布满了整座房间。



“这到底是什么……？”他顺着那些奇怪的“浮雕”抚摩下去，手指触到了一块嵌入墙壁的蓝石——仍然是那种在婆罗洲洞穴里见过的树脂般物质，表面很平滑，似乎还有一点融化过的痕迹……

——融化？！

内森猛地想起了加德满都寺庙里的情景。

“谁有打火机？”他扭头问道。弗林掏了一个出来给他，“嗨，你不是又想烧……”

“有人早就已经干过了，”内森敲敲蓝石的表面，“让我们瞧瞧这房间里有哪些隐藏的秘密！”

他点燃了那块树脂，紫青色火焰再度腾起，光芒笼罩了石室。立刻从房间各个角落传来好几声音调不同的惊叹——墙壁上细细的线条在蓝石火焰的映照下竟然也在发光！他们这时才能够看出，那些是图形、是绘画！无数蜿蜒的细线忽明忽暗，构成了极其繁复、精美无比的壁画，而那些嵌进墙中的蓝石，原来都是壁画的一部分。画中有各种不同的场景，可以分辨出城市、机械、人形的生物和各种不知名的奇异动物，所有的一切都是用一种超现实的独特手法表现出来的，不可能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见到。明灭不定的光线中，那些完全由几何线条构成的景色和生物仿佛在不断改变形态，随时会从石板中脱身而出。

内森惊喜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但他看得越久，脸上的表情就越阴沉。

“这些是……”

“亚特兰蒂斯人！”雷扎维奇的声音响起，“这儿就像博物馆的放映厅，建造香巴拉的亚特兰蒂斯人也给我们安排了一堂‘失落的历史课’——这是他们自己的形象，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工业文明，这个嘛，恐怕就是生命树了……”

他指着画中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说，代表后者枝条和根系的线条以飘逸的姿态延伸出去，几乎包裹了整幅壁画，树干部分还镶嵌着最大的一块蓝石。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亚特兰蒂斯人的文明根基，都来源于生命树，或者说，生命树的树脂……”内森皱着眉头说，他看上去很不高兴。

“什么？！”爱琳娜叫道，“那个蓝色的是……生命树的树脂？！”

“应该没错，瞧，这里代表它来自大树。在这里，他们的工厂中，机械在加工这种树脂，然后化为燃料和能源，供应整座城市……”他指着壁画向她解释道，“那种古代文明的繁荣全都依附在生命树上……”

“可是这里又是什么？”她指着其中一部分问道，那里有一只巨大的野兽形状的生物，形容狰狞，口中衔着一块蓝石——偏巧正是内森点燃的那一块，现在那只可怕的兽仿佛在吞吐地狱之火一般。

雷扎维奇却突然笑了起来，一种得意洋洋、不可一世的大笑声，内森没有回答爱琳娜，表情更沉重了。

“我们俩真是天才，不是吗，德雷克先生？”他竟然走上前拍内森的肩膀，好像他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所有的拼图都对上了：真陀摩尼有将人类变成怪物的能力，画里的野兽吃下了那种蓝色树脂，树脂来自生命树……还不明白吗？真相就在眼前——真陀摩尼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树的树脂，就是那种蓝石，就是马可·波罗笔下‘可怕的货物’，也是将他

的船员变成野兽，使他们疯狂地自相残杀的根源。”

他大步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欣喜若狂：“……而变异的方法——只要吃下去就可以了！”

爱琳娜恍然大悟的同时也打心底里一阵反胃：“‘不败之兵’……上帝啊，别告诉我那个疯子试图靠这玩意儿组建一支野兽军团……”

“这太异想天开了！”这一次连哈利·弗林都感到毛骨悚然，“你没看到那玩意儿是如何攻击我们的吗？你打算如何驾驭它们为你服务？！再说，光靠这里的几块树脂也不够……”

“这些，不是需要你来操心的事情！”雷扎维奇刺耳地对他咆哮道，“自己人”的质疑似乎令他更加不可忍受。弗林立刻噤若寒蝉，他看上去苍白而虚弱，突然缩小了好几圈。

“如果这里是你们所说的‘入口’，那么香巴拉在哪儿？”雷扎维奇已经急不可耐，一把揪住瘦小的夏弗质问道，几乎把老人从地面上拎了起来。

“你去不到那儿的，”夏弗以那种止水般的平静答道，“凡人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不信的话，自己看吧！”

他抬手一指生命树壁画正中那块最大的蓝石。

雷扎维奇不屑地将他丢下，大步走到墙壁前，伸手握住了那块蓝石，略一迟疑，然后便用力推了下去。

这一次，没有震动，也没有机械转动的噪音，就像魔术一般，墙壁上的线条幽幽的光突然变亮，变得无比刺目，而那些壁画上的人和动物的形象，则好像骤然被这股不知名的能量释放，从墙壁中飞升而出，直朝着在场的众人迎面扑来。他们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都掩面低头，想躲避那些愤怒的幽灵。只有雷扎维奇和夏弗两人一直保持原状，岿然不动。

内森的双眼还在乱冒金光，几乎看不清东西的时候，雷扎维奇的惊叹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里。那语调一改平日的不可一世，充满了敬畏与崇拜，难以让人相信是来自一个傲慢的军阀口中。

而当他自己终于恢复视力时，眼前之所见令他震惊得只能用瞠目结舌来形容。

——嗨，也终于能有让疯子吓一跳的东西了！

那时内森心中居然只有这么一个有些滑稽的念头。

原先那个圆形石室不知何时消失了——或者说那些刻有壁画的墙壁已经不见，面前豁然开朗，原来他们一直身处于一个无比深邃的地下洞穴中，除了上方大约数十米处隐约可见的岩顶，无论是往下、还是往四周看，其边际都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目力所及。方才只是因为视线被阻隔，才觉得自己是在一间“石室”里。

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这个仿佛只会出现在儒勒·凡尔纳书中的巨大地下世界，而是纵横期间的无数大大小小、粗细不等的“枝杈”。乍一看横七竖八，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规律——所有那些“枝杈”都由洞穴下方的某一点为轴心，向上发散开去，而彼此又有鹿角一样的分支，越往上走，似乎越接近末端，尺寸便越细小，最终全都没入上方的岩顶中，同喜马拉雅山的基座融为一体……说细小只是相对而言，即使最细的也有一条车道般宽阔，而粗壮的那些虽然大体上是圆柱形，但因为直径很大，表面几乎都失却了弧度，从上看去好像航拍的多层立交桥层般，在脚下纵横交错。

一个词在内森脑海中蹦出，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叫道：“……生命树！！”

他激动得有点哆嗦，俯下身摸了摸地面——他们自己正站在其中一条巨蛇般的枝干上——不是想像中常见的树木的树皮，虽然看得见纹理，但手感沁凉、光滑、坚硬，倒像是玉质的。

“这是硅化木！！”就在内森大惑不解时，业余喜欢摆弄矿物的爱琳娜却脱口而出，“树木的化石——老天啊，喜马拉雅山脉地下是一整棵这么大的化石树！！”

雷扎维奇已经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他的注意力已经被另外一些东西给吸引住了——在所有的那些巨型枝条上，都有不规则的蓝色斑块在凸起的节瘤处莹莹发光，乍一看仿佛是某些洞穴里丛生的天然水晶。事实上，没有这些星罗棋布的树脂块的微光，人们在这个地下洞穴中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然而那种梦幻般的青紫色光又是如此地不真实，更加增添了眼前奇境的深邃与宏伟。

对自然力的崇敬只在雷扎维奇的心里激起了极短暂的波澜，他很快就恢复了自己冷静的疯狂，开始为蓝石的数量之多而满意，找到香巴拉的愿望此刻反而被抛至脑后。弗林和那三个手下还在发呆，他已经快步走到背包前，从里面取出好几捆炸药，一一抛给他们。

“你，去这边，你们两个去那边，弗林，你负责后面那里！”

仿佛是为了回应他们，那种内森在火车上曾经听过的号角似的长鸣又响起来了。而这一次，因为是在地下封闭的空间里，叫声显得更加洪亮，将洞壁都震得梭梭作响。一波回音未平，另一波又起，此消彼长，惊心动魄。无论雷扎维奇怎么喝骂、催促，他那几个手下拿着炸药，连脚步也迈不动。

“快看啊！！”爱琳娜指着远处一个地方叫道。顺着她手指的方向，隐约可见几个小小的黑影在大树的枝杈间飞速穿梭，行动敏捷不逊于猿猴。回头看另一边，也是同样的情况——“守门人”来了，已经包围了他们。

“别管那些蓝石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走！！”内森对雷扎维奇喊道，后者理也不理，只



顾着逼着手下去安置炸药，尽管他拔出了枪，但其中一人还是筛糠似的丢下炸药就跑。雷扎维奇勃然大怒，一声雷鸣般的枪响过后，那人已经软绵绵地瘫倒在地。

“没用的懦夫、白痴！！”他咆哮道，“老子平日里花了那么多钱养你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派用场的！！给我把炸药安在这些树枝最细的地方，先把那里都炸断，叫那些混蛋过不来！！”

一句话提醒了剩下的人，死亡激起的恐惧也起了作用，他们分头拿着炸药包，跑上和大家所站的这一根枝条有连接的几根树枝。

“没用的，这样挡不住他们！”夏弗一直端坐在地上诵经，此时却抬头对他说，“回头是岸，自己的生命难道都不重要吗？”

“向你的菩萨们祈祷去吧——我才不会死在这里！！”他忿恨地冷笑道，从背包里取出两把工兵镐丢给内森和爱琳娜，“去挖那些树脂——越多越好，快去！不然我一枪轰了这老头儿的脑袋！”

这时，连弗林在内的三人已经把炸药安好，正打算撤回来，可是“守门人”的速度快得惊人，其中一个人偶一回头，悚然发觉黑乎乎的巨大兽影已在身后。他惊恐地叫起来，正连滚带爬地往回跑，被雷扎维奇远远看见，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起爆器的键钮。三处炸药同时起爆，轰响骤起，赤雨横飞，人体被撕得七零八落，硅化的树枝也被炸出一个大缺口，那只兽临时撤步不及，随残枝碎叶一起跌了下去，留下一声长嚎划破空气。另外一人虽然没被炸死，却因为树枝被炸断而被隔绝在另一侧，有两只兽一齐纵身向他扑来，那人绝望地举枪乱射，最后还是惨叫着被扯成了碎片。

弗林耍了个小滑头，他少走了几步，没把炸药安置在最细处，这样便可以提前撤身。但他受了伤，跑得较慢，炸药起爆时没有拉开距离，结果被强劲的冲击气流抛起，又重重地摔在地上。内森听到他的惨叫，丢下镐奔了过去，却只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形，浑身插满了尖利的硅化木屑，只有一双眼睛还能活动。

“哈利……”虽然这家伙害人不浅，但看到他这副模样，内森还是心中一颤。

弗林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咯咯一阵。他还在顽强地呼吸着，但明显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另一边，雷扎维奇自己正挥动工兵镐拼命往外挖一块树脂，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四足奔跑声。抬头一看——原来因为弗林没把炸药放好，那一根树枝还剩一点勉强连着没被炸断。一只野兽已经从爆炸后的硝烟里钻了出来，正朝这边飞速逼近。

“该死的！！”他用俄语咒骂道，丢下镐，从腰上一口气拽下三颗手雷，向对方掷去。

野兽敏捷地左右跳跃，前面两颗只炸飞了它几撮毛发，但雷扎维奇很狡猾地估算出它下一步的落脚点，把第三颗手雷丢在了它的正前方。它的足掌踩到手雷时才发现中计，大吃一惊之余急忙后跃，可惜已经晚了，爆炸的力道令它失去了平衡。野兽拼命挣扎，利爪在树枝上挠出十道深深的划痕，最后还是掉了下去，消失在脚下的无底深渊里。

雷扎维奇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仿佛打赢了一场千军万马地战役。可笑声未落，脑袋后面却猛地一痛，眼前顿时金星乱冒——内森趁他对付“守门人”时溜了过来，一镐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雷扎维奇跌跌撞撞，伸手去地上摸他丢下的枪，但因为视线模糊，怎么也找不到。内森咬牙再度举起镐，又给了他两三下，血浆四溅，雷扎维奇的头骨都被打得凹陷了下去，才最

终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呻吟，面朝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内森"当啷"一声将工兵镐丢下，茫然四顾——这儿还活着的只剩下他、爱琳娜、夏弗了。不，等等，哈利·弗林仍在吃力地呼吸，爱琳娜走过去扶起他的上半身，想为他止血，可是弗林遍体鳞伤，根本无从下手。

"你们该走了，"夏弗说道，"'守门人'很快还会来的，不杀死你们，它们不会放弃……"

可是他的话被爱琳娜的一声惊叫打断了，她半跪在地上，双眼惊恐地死死盯着内森背后的什么东西。后者刚一回头，就被迎面而来的一拳猛地打飞！

"……你们……这些卑劣的虫蚁……！"雷扎维奇不知何时又爬起来了，仍然用俄语咒骂着，步履蹒跚，血流满面，两只灰色的眼睛在被血染红的眉毛下闪闪发光，益发形似一只饥饿的秃鹫。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力气还是那么大，那一拳把内森的耳朵和眼角打得迸出了鲜血，脑袋里像敲钟一样嗡嗡作响，半天站不起来。

雷扎维奇伸手去摸丢在地上的枪，几乎要碰到时，内森挣扎着一脚把枪踢开。雷扎维奇怒不可遏，回身使劲全力地朝后者猛踹了几脚，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爱琳娜从背后扑上去抱住他，但被他轻易甩开，还差点掉进下面的无底深渊里去。

眼看着内森只剩下呻吟的份儿，雷扎维奇缓缓拣起枪，对准了他。

"你的意志力还不够，德雷克先生！"说罢他便扣动了扳机。

内森视野模糊，只觉得一阵强力的冲击撞来。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不，等等，他还活着，他还能听到爱琳娜在尖叫"不——！！"

雷扎维奇高声咒骂着，一枪、一枪、又一枪！但是全都打在了夏弗身上——老人在千钧一发之际扑倒在内森身前，挡住了所有的子弹！鲜血从他嘴里涌出来，喷在了内森脸上，但他始终也没有挪动。

"……你这……！！"雷扎维奇举起已经射空了的手枪，朝夏弗头顶上砸去。可是他的动作进行到一半却猛地刹住了，好像电影镜头的定格一样。

他低头诧异地盯着自己胸前那一滩越来越大的血迹，那一小截伸出体外的金色刀刃……

爱琳娜拔下一直插在石台上的金刚杵，用尽全身力气刺进了他的胸膛！

她在哭泣着，浑身发抖，惊恐万状地看着雷扎维奇慢慢地转过身来，两只手像两只爪子朝自己逼近。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这个男人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一种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而他们，今天都要死在这儿了……

恶鬼的爪子掐住了她的脖颈，越勒越紧，把她死死按在地上。温热的血滴落在爱琳娜面颊上，她双脚乱踢，拼命挣扎，然而意识却在窒息中渐渐模糊起来……

就在这片越来越大的黑暗中，那股压着她的力量却猛地消失了。她贪婪地呼吸着，胸部拼命鼓动，将氧气送入大脑，然后猛地翻身而起，准备继续搏斗。

但眼前的景象却超出了想象，令她呆若木鸡。

雷扎维奇尖叫着、扭动着，被一只巨大的野兽捏在爪中，魁梧的他此刻看起来像个不堪一击的布偶。

爱琳娜一时反应不过来：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紧接着她看到了那只兽唇边滴落的东

西——一种泛着荧光蓝的液体，冒着泡沫，在野兽的膻气中混合了古怪的厚重的香……

弗林衣服的碎片挂在兽毛上飘动，破碎的Police墨镜吊在一只尖尖的耳朵边。野兽，或者说吃下了蓝石的哈利·弗林不费吹灰之力就扭断了雷扎维奇的脖子，清脆的“喀吧”一声过后，他不再挣扎了，四肢软绵绵地垂下来晃荡着。

兽从喉间发出一声低鸣，有点疑惑，它似乎还无法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低头诧异地审视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像仍一个玩腻的玩具一样丢下雷扎维奇的尸体，向爱琳娜走去。

她连恐惧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只是机械地后退，直到脚跟碰上了一只工兵镐。明知道没什么用，还是弯腰拾了起来，紧握在手中，好像这样能给她更多勇气一样。

野兽拿鼻子凑近嗅了嗅那只镐，又嗅了嗅爱琳娜，热乎乎的气流吹在她脸上。爱琳娜闭上双眼，全身僵直，一动也不敢动……

——如果你要杀我，最好来个干脆的！

气流消失了，兽猛地打了一记响鼻，忽然从爱琳娜面前跑开，朝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去。可是她依旧紧紧闭着双眼，好像生怕一睁开又会出事一样。

“嗨，爱琳娜，嗨，快看！！”内森的声音传来，颤抖、不可置信的声音。

她张开双眼。

哈利·弗林变成的兽轻快地跑向不远处一个穿白衣、系绛红腰带、长相怪异可怕的人，然后顺从地蜷缩在她脚边，像一只温驯的猫。那个人漫不经心地拍了拍它的头顶，接着迈步朝他们三人走来。

“这是……谁？”爱琳娜小声问内森。

“……班达拉……穆……”内森怀里垂死的夏弗回答了她的疑问。老人仿佛突然来了精神，已经混浊的双眼又开始放出兴奋的光，挣扎着想坐起来。

地面忽然开始震动，原先载着他们下来的那块圆形石板竟然开始缓缓上升了。

“你们……该走了，”老人吃力地说，“‘钥匙’被拔下来，‘入口’要关闭了，快些……”

爱琳娜一惊，急忙四下寻找雷扎维奇的尸体——金刚杵还插在他身上呢！无奈为时已晚，震动令尸体翻转了一下，滑出了平台边缘。她跑过去，却只来得及看见一抹金色随那个可怕的男人一起落入深渊。在他跌下去的时候，她觉得那双秃鹫似的眼睛仿佛还在注视着自己……

“来吧，爱琳娜，我们走吧！”内森一瘸一拐地走来，拉着她向已经上升了半人多的平台上爬去。

“可是……”她有些恋恋不舍地回头去看，刚好见到夏弗微笑着在班达拉穆双臂中阖上眼睛。后者的面容忽然变了——原来那张狰狞的脸只是一幅面具，被她抬手取下了。此刻在飘舞的黑发中，爱琳娜和内森同时看到一张奇异而美丽的面容，不像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金色的双目悲天悯人，能洞穿灵魂。班达拉穆以母亲般的温柔轻轻地在老人的额头上印下一吻，那优美的姿势如同定格般，印刻在两人的视野中。

“可是夏弗……！”

“他现在和他的女神在一起了。”内森紧紧握住她的手，轻声答道。平台渐渐升起，载着他们向属于自己的世界去。等他们再度低头时，已没有兽、夏弗、或者班达拉穆的影子，只有巨大的生命之树在大地中伸展至无穷……

意大利 那不勒斯 约瑟芬皇后湾

"这么说……并没有香巴拉?"在达·皮萨的滨海豪宅中,内森呷着冰啤酒,和那个精神矍铄的老者面对而坐。爱琳娜在临海的那一侧回廊上散步,夕阳西下,天际一片橙红,她的长裙在那种壮丽的色彩中飞舞,像只轻盈的鸥鸟。

"不知道,"内森摇摇脑袋,"或许存在,但是就像夏弗所言——罪孽深重的凡人不得其门而入。"

"哈哈。"达·皮萨不以为然地笑道,"你什么时候虔诚起来了,德雷克先生?"

"我向来虔诚。"内森耸耸肩,"人必须尊敬应当敬畏的事物。"

"那么,下一步你要去哪里呢?"老人狡黠地问道,又瞟了一眼外面的爱琳娜,"她怎么办?"

内森一口啤酒差点喷了出来:"她是个记者,自有她的工作,同我有什么关系!"

达·皮萨抬起一侧的眉毛,仿佛在说"谁信啊……"。

"说起下一步的工作,倒是得感谢你呢,达·皮萨先生——没有你的资助,我们的百慕大项目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启动。现在好了,快要开工了,苏利已经提前去那边做准备工作了。"

这一次轮到老人尴尬了,因为他是匿名捐款的。

"唔,还是给你知道了……"

"因此,除了该物归原主的东西,我还有件本想私藏的礼物,就作为谢礼送给您吧。"内森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钻戒的小盒子,递给达·皮萨。老人接过,幽默地说:"我可是结过婚的人哦,德雷克先生。"

可是当他打开盒子,却不禁怔住了——里面躺着一小片棕黄色、带着木质纹理的东西,触感又凉又滑,仿佛玉石。

"这是……"他伸手摸了摸那块硅化木,眼睛忽然湿润了,"你又顺手牵羊了,德雷克先生,真是本性难改啊。"

内森笑了起来。

"这样吧,今天也晚了,又是周末,不知二位可否赏光在寒舍用顿晚餐呢?"达·皮萨收起那只盒子,扶着拐杖站起来问道,"新雇的厨子做的法国菜倒是还可以下咽。"

"非常荣幸。"

"费雪小姐呢?"

"她什么都吃!"

"那二位先自便吧,二十分钟后就要开饭了,到时候仆人会上来通知。"老人笑着朝门口走去。

"以后可要加强仓库的保安啊!"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盗了——总归也会又回到我们家。"老人对内森耸耸肩膀,"一方面,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另一方面,想寻找天国的人实在太多,防不胜防呀。"

“为什么呢……都不知道那里是否真的存在，香巴拉，或者伊甸园，到底算是什么？”

达·皮萨认真的思考了一会儿：“什么都不是。”他说，但紧接着又补充道，“一切的一切。”

“就像你向我描述的那棵在我们脚下延伸，并最终在不知名处钻出地面，开花结果的大树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分从那里来。”他说完，冲内森调皮地单眨一只眼，然后消失在门后。留下他一个人，为老人的回答出了一会神，思绪回转，忽然觉得无聊起来。

内森推开落地窗，来到临海露台上，清新的海风顿时吹走了不少往事。爱琳娜依旧在那儿闲逛，见到他来，报以灿烂的一笑。

“老头儿请我们吃法国大餐。”内森对她说。

“太好了！我硬赖这儿不走就是想等他自己开口！”她故作无赖地笑道，“和这种大阔佬聊聊天，足够我凑出一篇稿件回去搪塞总编了——谁叫这次的采访完全失败呢？”

说起采访，她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神色顿时黯然了。内森知道是杰夫正盘踞在她心头，一时间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气氛沉寂了下来。

“或者，”过了很长时间，内森有点胆怯地提议，“你可以来采访我——你知道，就像以前那样。我和苏利马上就要在百慕大忙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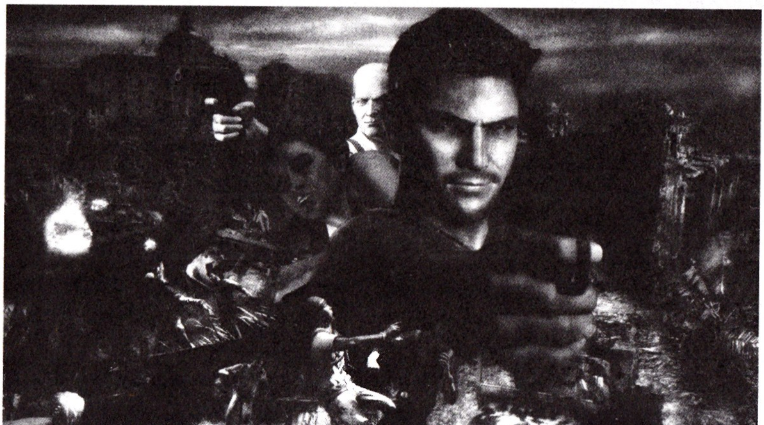
她并没回答，而是扭过脸去看着夕阳，沙滩上的人渐渐地少了，只剩下一两对情侣手拉手走来走去，总是舍不得回家。内森都尴尬得想钻到地里去了，忽然听到她轻快地说：“好啊！”

他惊喜地抬起头，看到一个背光的影子对着自己嫣然一笑，金发在风中乱飞，给她的面庞镀上了一圈光晕。

真像个女神。内森不由自主地想。

我的女神。

（全文完）



著／卡仁·特拉维斯　译／东方蜘蛛



战争机器·阿斯弗战役

GEARS OF WAR 序章

时间：出现日之后十四年。地点：塞拉星球地下某处。

塞拉的人们一度享受着幸福的时光……直到出现日的到来。

那一天，我们的人从自己的地下世界破壁而出，闯入了地上人类的领域。我们与人类在他们漂亮的大街上战斗，在他们的家里战斗，在他们的战场上战斗，杀死他们。

他们反击了。

他们勇敢的战斗立即被我们碾碎了。几十亿人丧生之后，人类摧毁了自己的文明以反抗敌人的控制。他们向自己的领域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击——牺牲了自己的市民——这样我们就无法拥有这些城市。他们就这样，又恨我们，又怕我们。

我们理解一个世界要怎样才能生存下来——人类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生存。

现在，人类面对压倒优势的漫长顽抗已经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

（虫族女王麦拉对等待第一次上战场的虫族新军的讲话）

艾菲拉城区巡逻队：出现日之后14年，光子炸弹攻击虫族之后一周。

我发誓我能闻到烤肉的味道。

我说的不是被烧焦的肉——我太熟悉那种恶臭了。我说的是肉，真正的肉，你的喉咙后部能感觉到的烤熟的烟熏香味，冒烟的肥油，辣椒和肉汁。今天我是排头兵，我举起了拳头，小队停

了下来。

看吧，当你在巡逻队的时候，嗅觉非常重要。这是你头脑里构建的图景的一部分，就像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所有线索一样。嗅觉能告诉你很多事情：死人的尸体，以及他们死了多长时间，被丢弃的武器、泄露的燃油，以及当你寻找一条生路的时候，远处通风管传来的新鲜空气。当然，它也告诉敌人很多关于你的信息。

嗯，还剩下多少虫族？

马库斯四处张望，眼睛一眨不眨，好像他就是一台扫描建筑物的机器。"这是什么，多姆？"

"闻到了吗？"

有些人还想在这个城市里过正常的生活，假装现在还是许多年前、许多战争之前我们曾拥有过的平常夏天。就算死了几十亿人，人们还是要生活下去。连我也一样。就算我的老婆孩子都死了。人类总是要找些什么事情去忙乎。

马库斯停了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把步枪放回到挂索上。

"狗，"他最后说道，"是啊，狗肉，烤得过头了。"

科尔轻声笑了出来："给我留条腿。如果这是那些喜欢嚷嚷的小家伙的话，就给我留两条。"

"妈的，这些游民什么都吃，"巴尔德说道。他才没有工夫理会政府保护之外的难民帮。不过，有人有时间去理会他们吗？至少我记得他们会自谋生计。"也许到最后他们会把其他人也吃掉，这倒替我们省了几梭子弹。"

留在政府之外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些游民也可以报名从军，加入秩序联合政府武装完成服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领取给养填饱肚子。但是这些蠢货还是想玩他们的独立游戏——好像现在这还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是啊，在大家面前还非常有精神头呢。"马库斯嘀咕着，继续在石堆上小心翼翼地前进。

但是巴尔德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一个选择。人类要被抹去的时候，还玩自成一派这套狗屎玩意真是愚不可及。如果我们还有点知觉的话，就应该团结起来。

不，这比愚蠢还要糟糕。这是自杀。

然后就开始了：我靴子之下的地面开始轻轻颤动。

马库斯说嗅觉是我们最基本的感觉，就是抓你抓得最狠，最吸引你注意力的感觉。他老爸是个科学家，所以我猜他知道这些。不过，不是这里。这个城市中，就是这种地底下传来的震动把一切都抹去了。震动就是说虫族来了，你的内脏都能感到这种震动。蛆们正在地下蠢蠢欲动。

就算我们把他们的隧道炸了个稀巴烂，还是有很多蛆。他们肯定是最后剩下来的了。

"我们动手吧。"科尔说道。他又漫不经心地检查了一下步枪，就好像他本来就等着检查装备。不过我们很快就不再操心这个事情了，"靠，我还指望这些游民懒鬼能弄些啤酒就着那条狗吃呢……"

忘了啤酒吧，五十米之外的地面动了起来，一个土包慢慢拱起。曾经铺过的路面本来就已支离破碎，现在被拱成了细碎的马赛克。我作出了反应，我们都做出了反应。连想都不用想。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地处于这种境况，如果需要开火的话，根本不需要问脑子就能开工。

路面涨裂的地方越来越大，一群虫族往外冲。又大又丑的灰色混蛋。一样是两条胳膊两条腿一个脑袋，为啥它们就这么像外星来客呢？我们都将火力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他们就来不及站稳瞄准。枪声在狭窄的巷子里回荡，震耳欲聋。一只蛆倒下了，其他的虫族立刻涌了出来，朝我们开火。

一分钟之后，我正躲在一辆已经烧坏的轿车后面开火——下一分钟，我的脖子和肩膀却被死死钳住，一个虫族工蜂把我拖到废铁上，刮得我的胳膊好疼。我想用步枪的电锯割开他的肚子，但是这混蛋从后面死死勾住我，我没法用上步枪。我想用空下来的手抓住匕首。我能听见砰砰的枪声，科尔在吼叫，巴尔德屏住呼吸，好像他在用力挤什么东西，只有马库斯那里没有声音——除了激烈的开火声。有什么湿湿的东西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正在丧失知觉，不过还是死死抓着那个虫族混蛋不放手，你可以打赌说我肯定没有放手，只是把手里的刀子捅到我能够到的工蜂身体上。

这一下为了我的孩子。这一下为了玛莉亚。这一下为了我所有的弟兄。这一下——

就好像是手榴弹在我的耳边炸响，我又能够呼吸了。我被温暖而粘稠的东西呛着了。工蜂倒下了。我的意思是他倒下了。但是他仍然死死扣住我，倒下去的时候差点把我也拉倒在他身上。他只剩半边脑袋。我定住了，在这嗡嗡作响的寂静里四处张望，然后发现这一枪不是我们几个人开的。

马库斯把手伸进工蜂的头骨，摸出了一颗子弹。"狙击手。"他说道，抹去了脸上的血迹。工蜂们都死掉了，我们没有。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不是我们的人。这种弹药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我憎恨惊喜，就算是救我一命的惊喜也一样。能开这样一枪的人最好站在我们这边。

GEARS OF WAR 第一章

我发誓我在走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那是一个博物馆。我的意思是，那个地方很大，到处是书和古老的画。而且还没人打理，你知道吗？那种死寂仿佛是在告诉你要闭嘴，体会一下令人敬畏的历史。然后马库斯的老妈走出门来，好像没有看见我们一样，读着手里的报纸，问道，"嗨，小甜心，你带朋友来家里了？我待会来找你。"然后她就消失了。我看了看马库斯的脸，立即明白这家伙需要的是一个兄弟，而不是一个图书馆。

（卡洛斯·圣地亚哥讲他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到马库斯家的豪宅区的情形）

艾菲拉，今天——出现日之后第14年

多姆·圣地亚哥觉得那个幽灵狙击手把虫族的脑汁打得他满脸都是，至少有一点好处。他没工夫去想附近还有多少虫族了。

多姆走到块石路面上洞口边的时候，双腿一直在抖。他把枪指下去，以防蛆虫还有增援。颤抖只是因为肾上腺素的后劲吧，但是……

骗子，我差点尿了。那只蛆正在吸



取我的生命，还有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脑袋过去。这是恐惧。去他的肾上腺素。

不，恐惧从未停止。等恐惧停止的那一天，多姆也就真的死了。下面破碎的管子和线缆乱作一团，除了泥土和石头偶然落下，再没有什么东西在动。

现在除了破碎的石路里轻微的岩石移动，多姆就察觉不到靴子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了。星球深处传来的震动已经消失。烤狗肉的味道被稀烂的肠子和打得粉碎的水泥块的味道掩盖住了。

“嘿，聪明鬼，”巴尔德朝空荡荡的大街喊道，“这一枪打得漂亮，现在你出来吧。”

“你最好大声点，”科尔说道，“他可能在一英里之外。”

找到狙击手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在这废墟和阴影构成的迷宫当中，有一千个地方可以埋伏好等待开张。马库斯蹲下来，又检查了一遍工蜂的头骨。然后他仰起头，朝大街南边的大方向指了指。

“不，狙击手非常近。这颗子弹从头骨顶部射入，角度非常高，而且有很多动能残留。”

多姆朝马库斯指的方向看去，想要看清狙击手在哪里才能有一条清晰的视线。马库斯缓缓靠到最近的墙边，用手指压住耳塞。多姆也在听。

“德尔塔小队呼叫控制中心，艾姆布莱以南是否有狙击小组？或者任何士兵？”

“没有狙击小组，德尔塔小队。”这是斯陶德中尉：安雅·斯陶德，下班之后十八个小时仍然在岗。这个女人似乎从来不睡觉。如果德尔塔小队醒

着——她也肯定醒着。

“需要一组狙击手支援？”

“现在不需要了。”

“别让我悬着放不下心来，中士……”

“有人用一支老式狙击枪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他现在给我们帮忙，但是他不应该这样躲着不出来。”

“多谢知会。我会广播这条消息。”

科尔仍然盯着屋顶一线，巴尔德却垂下冲锋枪，开始前进。“我们别管这事了。也许他们突然磕了爱国药，知道他们欠我们人情，现在战争要结束了。”

“也许是这样，”马库斯说道，“他本来是向多姆瞄准的，但是打偏了。这事没完。”

“游民从来不会向我们开枪。他们还没有蠢到那个地步。”

“老式狙击枪，好枪法。”马库斯不慌不忙地重新装填了子弹，显然很轻松，“所以我很好奇。”

巴尔德小心越过石砾堆的时候并没有朝后看。“很多游民都是神枪手。这是不是说我们要找到他们然后拉他们入伍？”

巴尔德说得有道理。既然现在没有人朝他们开枪，所以这个人肯定不是他们的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有一支狙击枪，多姆知道这肯定是被偷走的。虽说这支枪已经过时，但武器还是很匮乏。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工厂生产备件都困难重重，遑论生产新家伙。每一件可以正常工作的武器装备，从鸦王直升机到犰狳战车再到突击冲锋枪，都是维修与腐坏之间的较量。就像所有的士兵一样，多姆会把所有能用的零件都拆下来。巴尔德是这方面的大师。

“是啊，我们需要知道，”多姆说道，“因为如果这支枪不是偷的，就说明枪的主人是我们的人。一名老兵。”

巴尔德停了下来，捡起一个东西。他把东西拿到眼前仔细查看，多姆能看到似乎是什么伺服电机的配件：“这是老式装备，他们就是三只手。”巴尔德把伺服电机装进兜里，“因为没有一名士兵会和街上的混混搅在一起，只要他还能开枪。”

这个骄傲自大的小混蛋又说对了。多姆希望有一天能证明他错了，只是为了让他闭上嘴。是的，出现日之后，一些老兵被重新征召入伍，甚至是一些真正的老头子，因为对于所有还有那么点意义的人来说，只有两种选择：与联合秩序政府并肩作战——或者发霉。不与虫族打仗的惟一理由就是死掉。

“每支枪都有用。”多姆在他背后喊道。不，战争还没有结束。“每个人也都重要。”他转向马库斯，朝那一枪可能的方向做了个手势，“给我十分钟。”

“你也让我很好奇，”科尔说道，又把冲锋枪甩到肩膀上，“我和你一起去。”

马库斯叹了口气：“OK，但是请打开你们的通讯频道，巴尔德。巴尔德，你这混蛋一定要回来。”

这个城市街区有一半是一座银行的总部，周遭很多快餐店和咖啡厅，银行职员们就在这里生活。现在仅仅只是一片废渣。多姆还记得在出现日之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商店橱窗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包装精美的三明治，散发着现在没有人能够闻到的香味。军队里的食物……管够，至少比游民们强很多。但是味道实在抱歉。

狗肉。他妈的，谁在吃狗肉？

大厦正面闪烁着光芒的大理石现在只剩下壳子，有些植物硬是在石头之间的缝隙中扎下了根。这里能生长的东西不多，在这儿求生长实在希望渺茫。多姆和科尔走进已被烧成灰烬的银行大楼，举目四望，没有地板，无处藏身。这只是个大大的空盒子。能用的东西都被搬走——木头、金属、线缆和管子——早就被洗劫一空。

“啊，糟糕。”科尔开心地说道，“我的钱可都在这儿藏着呢。”

科尔曾经是个职业棒球选手，在那个早已消逝的世界里是个阔佬。现在衡量财富的标准是技术和实物。他总是拿他那些没有用的百万资产开玩笑，他总是能在任何时候开玩笑。但是现在士兵所需要的东西，用钱又买不到。多姆决定在生活重回正轨的时候——十四年之后，他依旧认为可以重新正常生活——他会学科尔的样子，千金散尽还复来。人才是最重要的。你无法取代他们，而他们也不会给你带来利益。他们只是会在某一天消逝而去，你必须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珍贵时刻。

等我找到玛莉亚，我一定不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多姆扫了一眼大厦里面，凝视着一个曾经摆放漂亮大理石柜台的弹坑。没有什么东西移动过，但是他可以看见老旧的半圆型拱窖，门已经被爆开。“是啊，撤销游艇的订单真是明智。”

“嗨，多姆，你在下面那里找不到狙击手的。”科尔用肩膀顶了他一下，“看上面。”

银行大厦的后面是一面渣子和碎屑堆成的斜坡，就像是沿着山坡隆起的土堆。后墙像一面峭壁一样耸立在乱石碎砖和断梁之上，墙上顶部窗子的窗楣早已不知去向，只是排成一列



深拱形。这儿可算是一个狙击手的好位置——当然也要看墙后面是什么。多姆把枪搭到肩膀上，手脚并用地爬上斜坡去看个究竟。

"这儿没人，多姆。"科尔跟着他，"你的练习做够了吗？"

"我在顶上随便看看。"多姆抓住一根斜支楞出来的金属棒把自己拉起来，踏上墙边一根突出来只剩半截的横梁。他的靴子太大，不适合攀爬，所以只能依靠上肢的力量而不是双腿作为支撑。等他要下来时，动作就很滑稽。"他一定要有这么高才能开枪。"

多姆爬到窗台上，双手各抓住窗户一边的石头。这是一堵坚实厚重的墙壁，修建的就像堡垒一样。窗台的进深甚至足够多姆的大靴子安安稳稳地站在上面。墙的另外一边，附近的楼也东倒西歪，以各种奇怪的姿态倒在这面墙边，竟然也成了一条能走到地面的粗糙楼梯。如果一个人能从这边上来，就能从那边更轻松地下去。

"看到什么东西了吗？"科尔喊道。

"还不是一样的狗屁玩意。"多姆环视前方一百八十度的范围，"这儿的风景可不是一张能寄回家的明信片。除非你住在一个更大的粪坑里。"

下面，城市看起来依旧像是废弃的战场，不毛之地，片草不生。炊烟从远处多姆看不见的地方袅袅升起，挥散到空中。城市的一部分坐落在厚重的花岗岩上——最后的联合秩序政府要塞所在——与虫族能够钻透的软质裂缝岩石地区之间有一条可见的分界线。这条线一边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城市，大部分建筑完好无损，另外一片则是荒凉破败的穷乡僻壤。分界线本身——好吧，绝大多数游民似乎都住在那条线之外。这些地方没有保护，游民只能听天由命。

他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的。

这里和多姆曾经在鸦王直升机乘员位置上看到的景象不太一致。这里安静，充满欺骗性的和平，不急不慌，下面的地方各有千秋。他也有点功夫考虑这个事情。即便是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依旧幻想能在哪里见到玛莉亚。

然后他就开始畅想他们会如何重建塞拉，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琢磨如何活着度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多姆，你要是还在那儿待着，会有人一枪把你这混球送到地狱里面去，"科尔喊道。"我们最好还是叫一架直升机过来给我们做地面掩护。

多姆也不能确定狙击手走远了。想要快速通过这样的地面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得摸爬滚打。而且要藏起来真是太容易了。不管他是谁——多姆相信他一定在附近游荡。

"他会回来的。多姆尽量不去想如何跳到下面。他转过身来跳了下去，尽量落在软质岩石的凹坑里，厚厚的鞋底像垫子一样减轻了冲击。就算如此，他还是摔得不轻。"他还是挺厉害的，不过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是……"

但是马库斯带来了一个新闻，让他不去想狙击手的事情："快走，弟兄们，回声小队在三个街区以西发现蛆虫爬上来了。这就是说他们仍然可能沿着主权大街一线的裂缝前进。我们要尽快赶到那里，赶在鸦王直升机空降之前。

马库斯的声音很少变换，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单调嗓音。就算是他必须要吼叫的时候，也只是增大了音量。你很难找到什么愤怒或者着急的痕迹，不过其实多姆知道这些情绪都

被强压了下去，况且现在也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

“有多少？”多姆问道。

“十来个。”

“但这就是说，虫族越来越少了。”巴尔德说道。他总是视自己为虫族专家，而实际上他的确也是。“看来我们成功了。我们把它们炸得屁滚尿流。”

多姆经过巴尔德的时候捅了他一下。虽然友好，但是很疼：“你的意思是马库斯搞定了。他就是把光子炸弹塞到虫族喉咙里的那个人。”

“是啊，也许霍夫曼会把他的勋章都交还给马库斯……”

“去他的。”马库斯转过身来，朝主权大街的方向跑过去。”许多巡逻队都依靠步行，这倒不是有必要如此，而是装甲运兵车供应不足。这些虫族的散兵游勇仍然比我们数量要多。现在清点一下人数。”

多姆一向以仍留在这里战斗而自豪，就像他的老爸一样，就像他的哥哥卡洛斯一样。你没有丧失信心。你没有丧失希望。“适应力。”卡洛斯这样说道，“一个人必须要有适应力，不能一遭到挫折就被打趴下。”但是十四年的战争过去，只有数百万人幸存，多姆必须要抓住任何结束噩梦的希望。

不，这是另一种噩梦。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文明，但是这总比担忧每天都是最后一天要好。

现在死亡能困扰多姆的惟一原因就是它会结束对玛莉亚的追寻。

“我在你后面，”他说道，跟着马库斯跑去。

贾辛图市联合秩序政府司令部主席理查德·普瑞斯科特的办公室

维克多·霍夫曼上校提前五分钟到达会议室，却转向洗浴间清理他的制服。

这也不算什么制服，而且这栋破败的大楼也不算什么司令部。但是如果他不对什么尽心尽力的话——无论是什么东西——腐坏就会趁虚而入。文明就是这样保持下去的，文明就是这样生存下去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会化为灰烬，但是塞拉星球上的人类社会会完好无损的保持下去。但是一个人行事的方式，每一天每一刻最基本的规则——这就是塞拉上最后的人类和那些野兽之间的区别。必须不惜代价的把这些维持下去。

所以霍夫曼检查了下巴和腮边的胡渣，立起领子，想要掩饰他又一次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觉的痕迹。

到底是这项工作先干掉我，还是虫族先干掉我？

他身后的门开了。从被压得很低的开门声音判断，只开了一条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他定住了，然后伸手检查了一下拉链。

“你准备好的时候，主席就会见你，长官。”

这男人这几天简直一刻清闲也没有。霍夫曼没有转身，换上了一顶帽子：“多谢你，给我一分钟。”

他数到六十，仔细打量了一下镜子中那个曾经养尊处优的自己，然后转过身沿廊道走了几步到普瑞斯科特的办公室。这间屋子自从出现日之前就没有重新装修过。至少，这一点为政治家赢取了一些分数。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承受着短缺之苦。

“维克多，”普瑞斯科特说道。他

站在一个临时凑合着用的展示板前面，展板上贴满了各种图纸。普瑞斯科特正在研究这些图纸，然后看着他的肩膀："坐下吧，这些事情是不是和他们现在看起来一样有希望？"

霍夫曼摘下帽子，尽量让自己别傻盯着普瑞斯科特桌子上的咖啡。他拿出简报，这些内容有力的简报总是在他手边时刻为那些毫无意义的月会准备着，汇编后用活页夹整理好。食品储备——低于目标值10%。弹药——低于目标产量三分之一。工具装备——民用能源供应低于每日十二小时。

和以前一样的事情……

"我要说的就是，主席先生，自从光子炸弹引爆以来，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虫族的工蜂，而且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正常情况下我们在一周之内会遇到种类齐全的虫族——榴弹兵，苦役，劫掠者——而且还有很多工蜂。"

霍夫曼停下来，上面就是他要说的。普瑞斯科特盯着他，好像在等他继续下去，说些真正的好消息。在这短短的沉寂里，一座古典钟响了一下，好像石头掉下山崖的声音。

普瑞斯科特的耐心坚持了漫长的六秒钟："所以攻击成功？光子炸弹收到了效果？"

霍夫曼这几天不喜欢总是希望这希望那。希望总是被粉碎。他总是努力把自己的希望压到那些能看见、能衡量、能预知的领域里面去。

"它摧毁了虫族的大本营，"他小心说道。其实光子炸弹把虫族隧道炸得稀巴烂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但是也没有理由敷衍普瑞斯科特。"我们在地表看到的虫族大大减少，而且炸弹还杀死了很多吸血蝙蝠。只不过是没有下到坑道里面给它们点点数而已。我不知道整体效果究竟如何，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一切。"

"人们需要好消息振作起来继续前进，维克多。"

"如果我们有一些好消息，您将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士气是个日用品，每天都在消耗，需要补充。"

"对军队来说也一样。缺乏装备很早就蔓延到大本营之外了。"霍夫曼与普瑞斯科特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样的谈话，就像钟表一样准时，"我们正在考虑转移更多的民用资源到军备生产之中。"

"我如何确认虫族的进袭比原来更少了呢？"他妈的，反正我无论如何也赢不了，是吧？"，"我并无不敬之意，只是想问你需要向谁确认呢？"

"人民。他们正空着肚子前进，和你一样。"

"如果没有一支强力的军队，他们只有完蛋。"

"我不希望因为裁减口粮与能源而引起更多的暴动。"

"你看，主席，目前而言，我的士兵不像以前那么忙了。现在正是转移一些资源和装备进入后备力量的大好时机。就算虫族已经被消灭，你仍然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重建。一旦某个群体认为压力解除了，你还会有一大篮子问题砸在手里。现在就把我们提得更高一些吧，趁我们还有呼吸的空间。"

他说得都对，都是严格的原则。但是霍夫曼知道如何玩弄政客，他们只考虑眼前的事情。但是如果拿一个威胁出来让他们集中视线，他们的眼睛就能望向更远的地平线。霍夫曼没有毋庸担心

手下士兵明天、下一周和下个月军粮和装备的这份奢侈。所以，如果普瑞斯科特不在背后给他说三道四，而是专注于安抚焦躁的市民和重建工作，霍夫曼就会又少一个需要应付的麻烦。

“我理解你，”普瑞斯科特说道，“我也穿过军装。”

只有十八个月。只是为了作秀。有过交火吗？没有。“你也知道社会只是一场交易。士兵们命悬一线，而市民们必须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装备和支持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道德上也是无法接受的。而且这也是如何应对失败的处方。”

普瑞斯科特踱步到了窗户旁边，胳膊端在胸前，朝窗外的城市望去。玻璃上的污垢——这一阵没有人来清扫了——让破碎的贾辛图天际线看起来更加柔和，更讨人喜欢。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个普通的成年男性市民每天可以摄取两千三百卡路里，只有一名士兵供应量的三分之一，而一名女性的摄取量只有一千八百卡路里。一天二十六个小时中，停电超过十二个小时。水处理也无法跟上。如果我们不是把小孩入学同家庭粮食供应捆绑在一起，现在街上准全都是野小子。我的工作是让社会正常运行下去，维克多，用什么办法都行。我必须考虑战后的事情。我的工作是明天。”

“好吧，我只是个打仗的，”霍夫曼小心的说，“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还有明天。”

“OK。激励人们抗击敌人并不是一件难事，”普瑞斯科特说道。“并不是钟摆战争。虫族远非人类。没有人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当蛆的虫族亲戚，给我们讲和我们的宣传不一样的故事。他们是人类的对立面，是真正的禽兽。但是仇恨和部族化只能让人类空前地团结起来。”

“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四年。”霍夫曼站起来，戴上了帽子。长期的训练已经可以让他下意识地把帽徽和鼻子摆在一条线上。右手的食指按住帽徽的边缘，左手把脑子后部对正。有时候摸到头上的死亡徽章，他就想这徽章究竟是炫耀还是预言。“这是努力。我最擅长努力。给我一个目标，然后我就能根据手里的人和装备告诉你能不能拿下来。”

“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普瑞斯科特说道。

霍夫曼知道听到这句话就要滚蛋了。

现在几乎都是男人了。钟摆战争中女人穿制服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霍夫曼离开的时候，一个穿着冷蓝色制服的女人——也许就是那个打开浴室门的小女孩站在文件柜旁边，背朝着他。她关上抽屉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这是一件需要优先处理的工作；不仅仅要更新发动机零件和武器部件，还要更新人类本身。

不过准备时间也太长了……

“女士，”他小心地说道，一只手指点了点帽子，走进了广场。

天空看起来不像以往那么沉重，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他的幻觉。他抬头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好消息。

他的无线电劈啪作响。他的耳机里，斯陶德中尉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往更加紧张。

“长官——又发现两支工蜂小队进犯。德尔塔小队已经与回声小队一起赶

往主权大街上的汇聚点。”

“多谢，中尉。现在去睡觉吧。你不是我们惟一的控制官。告诉马希森从座位上滚起来。”

“是的，长官。斯陶德通话完毕。”

连接关掉了。安雅·斯陶德并没有要弄霍夫曼。她给予德尔塔小队更多关注，这也并非因为他们对艺术有更加精细的口味。如果她认为自己可以改变马库斯·菲尼克斯，把他变成一个雅致的人，那霍夫曼就是高估了安雅的智商。不过，还轮不到霍夫曼因为安雅总是关注严重不合适的人而对她指手划脚。只要她还没有让这些影响到她的职责，这就只是安雅的私事。

而且安雅也不是她的老妈，可怜的孩子。在她老妈海伦娜·斯陶德的阴影之下成长肯定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也许是亚当·菲尼克斯。霍夫曼真的为这个人的儿子而感到可怜，思绪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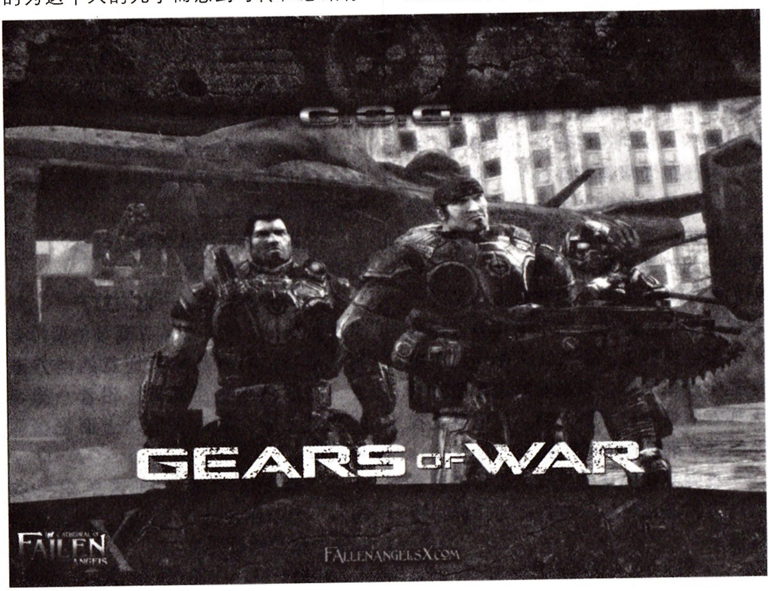
“你跟我之间要弥补很多，菲尼克斯。”霍夫曼大声说了出来。他沿着通往司令部的路走下去，突然想握一支冲锋枪在手里。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反应了；现在他只有一支手枪，就算在城市的守卫中心，也感觉自己好像赤身裸体一样。“很多。”

主权大街，贾辛图市

多姆在德尔塔小队离大街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开火的声音了。马库斯飞快的跑，然后朝交火的声音冲过去。

“他会让我们都完蛋的，”巴尔德嘟囔道，只是稳稳地慢跑，“混球。”

科尔开玩笑的在他背后捅了一下。不过科尔这样身形的人轻轻推一下也够受的。巴尔德几乎跌倒。“悠着点，宝贝。”科尔扶住了巴尔德。他还能像个职业运动员一样跳起来。“你可不想找



个丑的虫族干掉。”

说到虫族，只有丑和更丑两种选项。多姆切换到通讯频道，找到了回声小队的中士罗西，他打光手里弹夹的时候正骂个不停。

“德尔塔，你们来的正好。”

马库斯的声音插了进来。“是啊，好得很。我们现在在这里了。需要搭个手吗？”

“我们现在死了两个人，你觉得还能怎么样？我们现在被困在商场里面。越快越好。”

有人说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从危险的地方往外跑，而另外一种朝着危险的地方跑去。如果你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再去看如何克服自己的本能行动，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多姆的腿正不受大脑控制地独立奔跑，当他跑到科尔身后的那个角落的时候，发现了罗西的手下所遇到的问题：他们要对付的是他所见过的最大号的榴弹兵，而且还有一个小队的工蜂。

主权大街是个又大又开阔的空间，几乎没有宝贵的掩体。多姆和德尔塔小队其他的人快速在门和门之间移动，在一个翻倒的垃圾箱后面停了下来。主权大厦南边的整块地区曾经种满了精心修剪的绿植，还有昂贵的商店，以及多姆享受不起的装修豪华的咖啡厅。但是在他的孩子降生之前，他曾经与玛莉亚一起来这里逛过商店。要不是那些破碎的大理石立面残渣，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是个豪华场所。原来摆放在墙里边的大理石雕像早已无影无踪，多姆甚至找不到当年花圃的任何痕迹。

榴弹兵和协从的工蜂们占领了大堂的入口，这是另外一个具有时代标记的建筑。

防风门早就没了。但是安全活动护窗——一块大大的钢铁闸门却还在长笛形立柱之间吊着。榴弹兵捶打着闸门，就好像守夜人在查看一面纸糊的门。铁闸门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马库斯还是那副“别跟我废话我正在算数呢”的表情。“罗西，”他说道，用手指压着他的耳塞，“罗西，入口上面的那个一层半的楼面还没有损坏吧？”

罗西的声音几乎被枪声淹没了：“是啊，沿着中庭有一圈。高度大概有五米。”

“你控制闸门了吗？”

“身上的闸门快要控制不住了，楼里的闸门还可以。”

“我们举手示意的时候你把闸门打开。”

“这里面也有蛆虫。我可不准备把他们的援兵也放进来。”

“我说升起闸门你就照办。”

“想要和我们分享这些虫子？”

“让榴弹兵进去，剩下的交给我们。我们会从顶部进去。”

罗西沉默了一会。多姆听到地面上有人催一个叫大卫的家伙再坚持一会，他们要后撤伤员。

“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是吧？”罗西说道，“稍等一会。”

“你的通讯频道一定要打开。”马库斯回道，“OK，我们在商场的后门有两个出口，可以从货车卸货的地方进去。上到消防逃生通道，沿着一楼半的夹层上去，我和多姆从上面把榴弹兵干掉。”

“那我干什么，在这里织毛衣吗？”巴尔德说道，“而且，你是怎么知道这栋楼的布局的？”

“我小的时候老妈经常带我来这儿。”马库斯冷静的说，“我熟。”

“我们就指着你小时候来这儿逛过？和你妈一起出来买东西？”

多姆非常确信马库斯迟早要给巴尔德一记重拳。他从来没有见过马库斯情绪失控，但是没有人能够每天忍受巴尔德嚼个不停，都想狠狠地把他的屎从肚子里面踢出来。多姆觉得马库斯沉默的时间越长，爆发就会越加猛烈。

“没错。”马库斯叹了口气，“如果蛆虫看到我们移动，你和科尔就要给我火力掩护。我们一冲进去升起闸门，你就追着他们的屁股跟进来。”

巴尔德还在通讯频道里嘟囔说这个作战计划多么狗屎，而多姆已经跟着马库斯回到来时的路上，闪进了一条小巷子，绕着街区走了一圈。就像马库斯说的一样，商场后面有个入口。墙还在，但是门已经没有了。

多姆检擦了擦冲锋枪，跟着马库斯到了这个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你说放倒榴弹兵的时候，马库斯，请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放倒。”

“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把它的脑袋拧下来。”

榴弹兵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块头，他们甚至能扛起小型火炮。不过他们迟钝得就像木板一样，和机灵的工蜂完全无法相比，所以收拾他们强大火力的办法之一就是和他们斗智，靠上去，这样他们就没法使用武器了。

当然，如果他没有把你的脑袋先拧下来的话……

马库斯一次越两个台阶，小时候的地图现在依然在记忆中栩栩如生。多姆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是和马库斯一起度过，他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也许这样的商场不是多姆的乐土。

“是啊，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意思。”多姆说道，“靠上去打。”

“它会在我们下去的时候完蛋。”

是啊，马库斯也说了要突然袭击。

如果他被干掉了，我该怎么办？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不管多姆有没有意识到，玛莉亚失踪的时候，正是马库斯多少支撑住了多姆。这个家伙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他与欢乐时代惟一的连接。在这样艰难的时世中，马库斯并不是无可替代的人。惟一可以安慰的一面就是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都家破人亡。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哀悼。你可以被大家所理解。

我不能让他被干掉。

马库斯显然正应了多姆的担心。他踢开了顶层楼梯的门。两个人一起朝门里看，只看到门里黑不隆冬的。

“光，”马库斯说道，声音好像在自言自语。从多姆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好像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走廊里没有自然光。“为什么他们不能给我们发个该死的手电筒呢？OK，这条走廊经过经理办公室，而且通过电梯可以通往夹层。”

“如果从你上次来这儿之后他们改装过怎么办？”

“这是个受保护的历史建筑，他们必须保留内墙。”

马库斯非常善于识记这些很容易搞混的东西。在黑暗中用手摸着墙走了五十码之后，他们向右一个急转。多姆可以看到前面光亮的折角。门廊那边传来了激烈的交火声。

“那个门就通往中间层。”马库斯说道。现在门上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缺口，连

个铰链都没有。“你没问题吧？”

“我这很好。”

“你觉得我肯定是自寻死路。”

“没有。”好吧，也许是……有时候的确如此。“嗨，我们一起动手吧？我们一直都一起，也永远会一起。”多姆举起了拳头，伸出了手指：“OK，一……二……三。”

多姆第一次冲过这道门，虽然他也不清楚这座楼的结构布局。交火声就像砖墙一样撞了过来。他一走上中层的时候，声音一下子清晰了起来。他可以从这里看到整个商场大厅的地面。里面小门边上雕有精细花纹的帘幕和地面上一排排的黑色商店墙面都被突突突的枪口火焰映得闪亮。罗西蹲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旁边的石头隔离墙后面。一名士兵——也许是大卫？——倒在罗西身边不远的地面上，周围都是黑色的污迹。马库斯跳到地板的另外一边，观察入口的局势。

“罗西，”他说道，“罗西，升起闸门。快。”

“见鬼，他能到闸门控制杆那里吗？”多姆一只手放在石头栏杆上，准备翻过去。只有五米远，但是上面有一个天煞的榴弹兵。多姆的肾上腺素迸发出来，现在就是拼了命和马库斯干了，不管眼前是什么，他看到的一切都非常犀利，色彩明艳，即使是飞快的东西经过他也好像是在放慢动作。“他能到闸门控制杆那里么？”

“那里原来是他们的安检桌子，”马库斯说道。他右手拿着冲锋枪，左手撑着，左腿跨上桌子边，眼睛直盯着入口和罗西之间的位置，“他就在手动控制杆上面。”

闸门摇晃起来，开始上升。

“等等。”多姆说道。

“我先上，你掩护我，OK？”

“OK。”榴弹兵发射的间歇远比工蜂要长。“如果你没有把他一下干掉，我来补枪。”

入口离罗西的火力弧面太近了。如果多姆从边上直接跳下去，他可能身处交叉火力之下。跳下去的那一下力量很大，他又很难收住脚。闸门已经升起到足够榴弹兵进来的高度。榴弹兵蜷缩到障碍物后面，几乎是蹲着，然后停了一秒钟抬头向上看。

马库斯送了一梭子子弹到他的身体里面，但是榴弹兵甚至都没有僵一下。榴弹兵好像感觉不到疼痛。然后马库斯朝它的后背狠狠踹了过去。

这是两个人的活。多姆也飞起一脚，他甚至不能确定他踢到的是马库斯还是榴弹兵，不过不管踢到的是谁，感觉都像踢到了一堵水泥墙上。榴弹兵倒下了，脸先着地。冲击的力量也带倒了多姆；他能尝到自己嘴里的血腥味。

榴弹兵站起身来把他们两个甩开，多姆只听到头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但却不知道什么在响。他死死抓住榴弹兵，扼住他的喉咙，马库斯趁机把一梭子弹打进他的肚子。

马库斯退后，重新装填子弹。多姆跳着站起身来继续开火。妈的，这些子弹的确能让他们停下来。电锯对它都没有用。

要是普通的蛆虫……现在还有另外一件事。榴弹兵被打成筛子轰然倒下，膝盖跪倒地上的时候，一只工蜂从碎石堆中爬了出来。多姆转身开火，但是蛆虫却扑向了马库斯。

“靠——”马库斯与蛆虫扭成一团，多姆无法直接开火。于是他启动了

电锯。“从肩膀锯下去，直沿着中垂线锯下去。从我兄弟身上起开，你这个混蛋。马库斯，坚持一下。”

但是马库斯已经自己在做雕刻工作了。马库斯的电锯尖叫着在蛆虫的身甲上移动。锯虫族是个精细活儿：你必须把身体的力量压上去，不然电锯就会吃不上劲而滑开。最好的办法是从上往下锯，用力靠着目标。但是马库斯背朝下钉在地上，只能朝上切。蛆虫还在挣扎，虽然他也无法使用近在手边的武器。多姆朝它的肩膀切了下去——这个东西还在动。

榴弹兵已经不再是威胁，只不过是地板上一大坨颤动的肉块。多姆用电锯锯开马库斯身上的蛆虫的时候，一直用余光关照着榴弹兵。多姆觉得除非它怒吼着把自己的脑袋愤怒地扔到多姆身上，它就永远死不了。多姆挣扎着想站起来，只看到榴弹兵的动脉血像喷泉一样飙射出来。马库斯滚到一边，突然之间地上所有的东西都停了下来，寂静无声。

榴弹兵倒下了，但是还没有死——它怎么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但是它马上就要死了。它也会像其他生物一样流血。

“还有其他虫子么？”马库斯问道，站了起来，“就这么多了？巴尔德呢？科尔呢？”

“我在扫清残敌，宝贝。”

科尔从一根破碎的柱子旁边闪了出来，单手持枪，零星的向各个方向开火。多姆转过身去，正好看见几米之外一只工蜂朝后倒下，手中的枪还在开火，一个漂亮的子弹画成的弧形慢慢向拱顶的天花板倾斜开来。

“干得好。”马库斯擦了擦腮帮子，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掌，“靠……”

科尔低头看着散发着淡淡臭气的死



蛆虫，用脚捅了捅看它还动不动，然后吸了口气。

“我讨厌这个味道。”他的声音像是从消声器里面传出来的，但是这只不过是多姆的听觉慢慢从交火声中慢慢恢复而形成的错觉。“还不至于把午饭也吐出来。我们搞定了吗？”

马库斯四处张望：“大家都OK？罗西，你还在吗？”

“是啊。”罗西站了起来。他刚才趴着，浑身是血——谁的血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是榴弹兵的血。”，“我已经呼叫了临时医疗点。大卫情况不妙，肚子中枪。而且我要找到哈里斯的冲锋枪。

这是生活中的事实，短缺驱使他们这样做：他们必须回收所有能保留的装备。罗西和回声小队剩下的最后一名士兵把大卫搬到空地等待鸦王直升机，然后回到了哈里斯的尸体旁边。多姆刚经历了一场激战，正感到疲劳无比，却不得不继续行动。他总是看到不在这里的人的影子。如果他让自己太累，睡觉太少，就会出现这种事情。他敢发誓他看到什么人也走进了商场。

“我过去找找，”他说道，“一会就回来。”

巴尔德在自己的行囊与口袋里摸索弹药，重新装填好：“直升机马上就到。”

“我说过我会过来看看，是吧，罗西？”

罗西紧紧抓着大卫的手。不过看看大卫，绝不是能把命抓回来的样子。“多谢了。”

多姆沿原路回到了商场里面，在想如果不把虫族的尸体一把火烧掉防止疾病传播，那些堆在一起的死尸会怎么样。有时候，他回到战场，只发现尸体已经腐烂了，或者有时候不见了。也许成群的野狗或者野猫把这些尸体都吃掉了。这可不是个令人回味的想法。

他又看了一眼榴弹兵。见鬼，他竟然没死。他竟然还没死。多姆经过的时候，榴弹兵的眼睛一直跟着他，充满仇恨和诅咒。挨了这么多子弹，这个家伙还有气，就像大卫一样。多姆用冲锋枪瞄准，忽然停下来接通了马库斯的无线电。

“别管开火的声音，”他说道，“只是收个尾。”

他朝榴弹兵打光了弹夹。他不能确定自己这次开枪是按照作战手册上的规定保证它别再起来，还是完成一件人道的事情，结束它的苦难。

这可能只是浪费宝贵的弹药。不过至少现在榴弹兵死了。他在一边等着，直到榴弹兵的胸部停止了运动。多姆四处扫视寻找哈里斯的冲锋枪，对尸体视而不见。他曾经在钟摆战争中看到敌人的死尸而有所同情，因为那些人和他一样同属人类。但是虫族——他们就像人类内部的器官一样腐烂，一点残存的优雅也没有。没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认同。

而且他们闻起来味道很糟糕。那股味道和硝烟味还有武器的味道粘在你的身上，直到洗澡才能洗掉。没有冲锋枪的痕迹。他余光里的另外一个影子让他转过神来，虽然他知道那只是因为疲惫而引起的感觉。前面是个零售商店，商店的门被石渣半挡着。

这很疯狂，但是多姆必须要检查一下。

多姆端起枪走进了门口，以为自己身处一个屠宰场。石块从破碎的天花顶上掉下来，沾着斑斑血迹。里面烟雾笼

罩，光线阴暗，多姆可以翻开废墟中伸出的肢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是游民的栖身之所，交火的时候他们也住在这里。

有那么一秒钟，他退缩了。他觉得自己踩到了一具尸体上，但是靴子底下嘎吱嘎吱的响声听起来不像是骨头，像是……

塑料。

现在多姆能看清楚这些尸体就像是老式商场橱窗中摆放的人体模型，全都一丝不挂，能用的东西都被剥掉了。他捡起了一支脱开身体的前臂，甚至连胳膊两端的金属球关节都被取走了。他感觉自己很蠢，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不是第一个在激烈的时候犯下错误的人。

多姆现在可以听见鸦王直升机断断续续的轰鸣声。他回到入口处，斜视着照进商场大厅的阳光，没有被阳光照到的地方更显阴暗。肚子咕咕作响，于是多姆摸索着腰带上的包找些干粮吃，对付一下肚子。他嘴里咬着食品袋的箔片想要撕开包装，这个时候他抬头看了看，发现前面一支冲锋枪战术照灯闪闪发光，光柱撕开了黑暗。

他的意识还没有作出反应，胳膊已经举枪瞄准。他开火了。

GEARS OF WAR 第二章

在我追击联盟敌人的过程中，我始终警醒，不屈不挠。

我会捍卫并保持奥克图斯加农中联盟国父们所宣告的生活秩序。

我将舍弃之前的生活，这样，在情况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履行我的职责。

我将立场坚定地坚守我在体制中的位置，从内心认可我在联盟中的地位。

我是一名士兵。

（联盟誓言，所有新兵均需立誓）

主权大街

多姆开火是因为没有一名士兵会那样走路。

他听见跳弹的声音，但是什么也看不见。灯光的残像和门口射入的光线让多姆什么也看不清。

“你这个傻X！”一个声音吼叫道。是个带着很浓重口音的女人的声音——南岛或者什么附近地方的人。“你差点把我打死。”

探照灯熄灭了。多姆这才意识到他的口粮包掉了下来。他并没有放下冲锋枪：“没错，现在我也可以打死你。你是谁？”

“我是伯尔妮。”她说道。

“我可不认识什么伯尔妮。”他的眼睛又眨了眨，适应光线，但是还是看不见她，“女士，少废话，走到我能看见你的地方来吧。”

“下一次，我就让那个该死的蛆虫把你的脑袋拽下来。”

这就是那个幻影狙击手了。她肯定一路跟着他们，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比

虫族还要恼人。

“是啊，我非常欣赏你能帮我们，但你还是要出来。”马库斯和其他的人肯定听到了枪声，但是多姆已经告诉了他们不必在意。“出来。”

多姆自己也被诱骗过，不过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还嫩，不明就里。这是一个游民的游戏，让一个女人当诱饵，男人就要出手相救，然后游民就可以去偷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帮混蛋甚至去偷士兵巡逻队的武器、燃油和车辆零件，被盗的后果足以让士兵们遭受刑罚。女人的麻烦一点都不比男人更少，但是对于一个处于灭亡边缘的种族——人类也曾经是个种族——没有人会让女人遭受风险。女人是希望，是未来，是这个社会的幸存者——而不是炮灰。

多姆的话被右边靴子砸到地上的声音切断了。声音很响，好像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多姆朝声音的方向转过身去。

最先吸引多姆注意力的是那支步枪，非常老的远程狙击型号——Mark2型。枪后面是个女人。

“靠。”多姆说道。

她比多姆估计和预料的要老一些——虽然他也没预料些什么。她穿一件斑驳破旧的政府军制式身体护甲。她当然不是年轻人；前不久才剪过的头发差不多都已经灰白，但是也并不像对谁溺爱成性的老妈。她把冲锋枪挂回到钩锁上——见鬼，她也有一支冲锋枪——站在那儿等着。多姆瞪着那支枪。

“是啊，我找到的。”她说道，“这一阵我手里没有。”

她转过身去，背朝多姆，走到了门口，探出头张望。多姆可以看到她胳膊上的纹身：“嗨，马库斯，别告诉我你不认得我了。”

马库斯出现在门口，科尔和巴尔德



在后面跟着。他们面相各有不同，但是都跟着马库斯。马库斯手里拿着枪。

“我知道你是谁，”马库斯说道，”虽然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

多姆听到，耸了耸肩。伯尔妮？伯尔妮……伯尔妮。

“我还没有完蛋。我要忙活的事情还多着呢。”她扫了一眼所有的人，好像她参加了一个阅兵式，对士气和外表很不满意，“现在谁是头头？还是霍夫曼吗？”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马库斯没有理会她的问题，直接反问她。这不是没礼貌，简直就是野蛮。他的脸上看不出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在他脸上反映出来——但是多姆总是能知道马库斯被震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因为马库斯更加频繁的眨眼了。她肯定震到了马库斯。“你有车么？”

“我走路。”

“走了十四年？”

“是啊。走过很多大陆，都和这儿一样好。你还记得湿乎乎的一坨，叫做海洋的东西么？”

她的口音听起来有些像是泰·卡利索，但是脸上并没有任何部族标记纹身。尽管如此，多姆还是能大概猜出来她在哪里出生。南岛人都很疯狂，当然这是以士兵们的标准来衡量，就算是最好的时候，士兵们自己也足够疯狂了。

“有人打算为我们相互介绍一下么？”科尔伸出巨掌，伯尔妮也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兵奥古斯塔斯·科尔，女士，旁边丑到家的家伙是下士达蒙·巴尔德。

“伯纳德特·玛塔基。”伯尔妮握了握他的手，“又叫伯尔妮。”巴尔德朝她有力地点了点头，努力做出没有大吃一惊的神色。“马库斯和多姆已经认识我了。”

“哇，女士，你握起手来就像榴弹兵一样。我喜欢女士这样握手。”

“你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来吧，马库斯，带我去霍夫曼那里。”

马库斯轻声嘟囔着什么，头向主权大街的方向偏了偏。外面，鸦王直升机已经降落，绞车手不耐烦地打手势让他们快点上来。

“你们这些娘儿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早就把伤员抬上来了。”绞车手愠怒地说，好像一开始没有看到伯尔妮。“就是因为那儿没什么——见鬼，你是个女人。”

“嗨，别这么说巴尔德，”科尔说道，“他多愁善感，一头金发，哪儿都和女人差不多。”

巴尔德没有接科尔的话。伯尔妮跃入直升机乘员舱，恶狠狠地瞪着绞车手，他一个字也不敢说了。鸦王直升机起飞，多姆发现马库斯和伯尔妮之间飞快地扫了一眼，他迷惑不解。这是那种带着怀疑或者警告，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眼神。

我认识这个家伙有一辈子的时间了。我们从小时候就住在对方的口袋里。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么？

“我不是娘们，”伯尔妮尖锐地说道。把那支上古老式狙击枪横着放在膝盖上，“我原来是玛塔琪中士，我现在依然可以干活。”

“是啊，”马库斯说道，盯着下面的城市景色，“她曾经是。现在也可以。”

玛塔琪。

多姆尽力装着没有看玛塔琪，想要从她的脸上抹去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光阴。但是她还是抓住了他躲开时的眼

神，不过似乎并没有被冒犯的样子。如果能看出一些东西的话，她看起来……值得同情。

但是她看起来并不像是谁的头发灰白的老妈。

玛塔琪，玛塔琪，玛塔琪，玛塔琪。哦，见鬼，是的。

现在他知道她是谁了。就像是从沉睡中被用力摇醒，一下子都回来了。她曾经在阿斯弗战场战斗。

她曾经与多姆的哥哥卡洛斯比肩而战。

而且，就像马库斯一样，卡洛斯倒下的时候，她也在那里。

多姆伸出了手。"多谢，"他终于说道，"那一枪打得漂亮。"

兵营 前怀特曼医院

这是伯尔妮十几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勉强像个样子的浴室。这座楼曾经是疯狂的阔佬的精神庇护所，这对伯尔妮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一排排的脸盆一直排到墙壁的那一边，瓷砖与她去过的所有秩序政府联盟军事基地一样。不过还需要适应一下水管里流出的水。她装满了一个脸盆，把头埋了进去，尽情享受自来水的欢快，又直起身来，凝视着镜子。有种回到家，悲喜交加的感觉。

她已经忘记了那些气味：硝烟、热血。见鬼，还有机油、卸下弹药的武器和标准碳制肥皂，把更衣室塞满了。马库斯清洗护甲上的虫族器官，看起来还有些愠怒。然后他摘下一直戴在头上的裹头巾，浸在脸盆里。不戴头巾的时候，他看起来完全像是另外一个人。

"老天，你和上次我见到你的时候穿的一样么？"伯尔妮问道。

"不一样。"马库斯扭了扭头，没有看镜子就把头巾又戴回到头上，"多姆把我从号子里拽出来之后，我就弄了条新头巾。"

"是啊，这就是我想问你的问题。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什么跟着你？我像影子一样跟着巡逻队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

马库斯耸了耸肩。"好吧，为什么？"

"为了确认你们没有和游民在一起。我来这儿的时候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很狗屁倒灶的事情，马库斯。这是真的吗？"

"那要看你听到的是什么了。"

"听说你擅离岗位，导致我方死伤惨重。之后他们就送你上了军事法庭。"

马库斯耸了耸肩："我不争辩这个。"

"不是你。绝对不是你。"

"没错，我被判了四十年，已经蹲了四年大牢。本来他们准备让我吃枪子，但是多姆为我上书才捡回一条命。而且几天前又把我从牢里拽出来。"

多姆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为他所信任的人在绝境中死拼到底。但是伯尔妮也无法想像马库斯·菲尼克斯会在战场上当逃兵。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考虑过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许吧。你有没有准备告诉我你为什么决定现在回来？"

这里有个不需要明说的问题。如果是很多年前，她会直接说出来——小心谨慎地说出来——有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真的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看了一眼多姆·圣地亚哥的面孔，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多姆是个好小伙，像狗一样忠诚，

低调而勇猛。一缕整齐的山羊胡之上，和他的哥哥简直别无二致。她发现自己很难直视他的眼睛。

“别担心，马库斯。”她说道，“我再也不会翻起阿斯弗战场的老账了。”不，多姆不需要知道卡洛斯那个时候的细节，而且他现在也不需要知道。“我们没问题吧？都已经十六年了。”

“他的两个小孩都没了。而且他的老婆也失踪了十年。”

出现日之后，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朋友。但是，一个男人失去了兄弟之后又失去了老婆孩子，听起来像是不能承受之重。“我敢打赌他一直还在寻找她。”

“是啊。你了解多姆的。”

“他的家人怎么样了？”

“失踪了，可能死了。”

“可怜的家伙。我以为他对我印象不错的。”不过他也没有。多姆开始问伯尔妮问题：“你老爸还在么？”

“不在了。”

“真遗憾。”

“你已经很长时间不在圈子里面了。”

“说的没错。我因伤离开部队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出现日之后，这座岛就被完全隔绝了。所以直到八年之后我才听说重新征召回埃菲拉的事。”

马库斯看起来有些失神，像是又在心算着什么：“那儿有什么好消息么？”

伴随着他们长大的全球通讯系统网络早已崩溃，绝大部分是虫族进攻前几天中完蛋的。“我有时候能遇到一些幸存者，一般是在渔村里面。他们一跑到海上，虫族就很难再对他们下手。”

“这是躲开虫族的办法之一。”

“我费死老劲才弄到一条船，但是如果你手里有一条枪，你可以说服人们去做很多事情。”

马库斯机警地看着伯尔妮：“那可不是开玩笑。”

“我太老了，干不了伺候人的事情，但是我还能打仗。别对我说我搞不定。”

“做梦也不敢啊。”

伯尔妮知道，只要自己还能举得动枪，她就有一份责任。任何拦在她路上的平民都是对每个人生命的威胁。没有中立的空间，这里容不下置身事外，没有选择立场的余地，而且她已经失去了那么多自己在乎的人。

但是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我们种族中的每个人都在悼念亲人。虫族打算把我们怎么样？之后又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经历如此惨痛的损失之后，我们自己又会成为什么样子？

考虑很久之后的未来是个很奢侈的事情，没人能拥有这份奢侈，可能政客们可以。但是不管怎样，她还是想了想这些事情。

马库斯继续清洗，伯尔妮已经开始淋浴。就算只有冷水，这也是一份难得的奢侈。她再也不会涉足那条该死的船。

大门开了。她穿衣服的时候，听到了多姆说话的声音。

“霍夫曼正在来的路上，”他说道，“安雅说他就好像有人在他屁股上点了火，说了声‘狗屎’，起身就跑过来了。”

“安雅是那么说的，真的？”伯尔妮说，“从来没听说过她会蹦这种脏话……”

“对不起，不好意思，不知道你在

这儿，中士。”

“我现在依旧是一个平民，除非霍夫曼说我不是平民。”

伯尔妮稍微等了一会才出淋浴室。上次她看到多姆·圣地亚哥的时候，他正在为自己死去的哥哥旁若无人地嚎啕大哭，阿斯弗战场上的胜利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六个月后，她自己也被打碎了一条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之后就永远离开了部队。失去与他人的联系再容易不过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人们永远地消失了。

她还想杀蛆虫，就像蛆虫把她的世界抹平一样，她也要把蛆虫都抹掉，而成为一名士兵是最适合复仇的位置。

“我现在想起你来了，”多姆说道，看起来有点罪恶感，“时间太长了。”

“没关系。这和我们在同一个连队不一样。”

“但是你当时在卡洛斯的连队里。”

这是个很正常的评论。不要开始叫骂，你还能指望他说什么其他的话么？

“是啊，”她说道，“你哥哥是个好人，非常棒的士兵。”

说话就应该这样：中肯、诚实，不引发问题。卡洛斯是那种可以令任何人自豪的兄长。多姆朝自己笑了笑，又有点悲伤。他脱下自己护甲的时候，轻声哼着歌。和虫族作战是个非常棘手的事情。伯尔妮想起电锯刺刀，意识到用力砍下去然后清理冲锋枪是这一阵的新玩意。马库斯正在用一把牙刷刷刀刃。他把整个电锯刺刀拆了下来，一点点地往下剃虫族留在上面的身体连接组织，电锯也受了点损坏。

“霍夫曼这个人长大了吗？”

马库斯嗯嗯嗯地答应着。伯尔妮对马库斯的这种回答再熟悉不过了，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叹息，这只是他因为太过疲劳而无法支撑下去，在逃避失望、厌恶和幻灭感：“不，他还是和原来一样，是个混球。不过他现在是顶级的混球了。”

多姆在马库斯的视野之外给伯尔妮使了个眼色。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你别去追问。但是伯尔妮不记得马库斯什么时候有很多话要说。伯尔妮觉得，多姆不让她追问下去只是因为多姆的意思是马库斯和霍夫曼之间已经水火不容。

“Ok，”伯尔妮小心地说道，“我会尽力不去冒犯他。”

马库斯还在清理他的枪。伯尔妮抓起她自己的东西——一套换洗的衣服，三套武器——然后坐在门厅里，等待被召唤。自从她退役以来，情况已经改变了很多。人来人往经过她的士兵全都是男性。而且这些曾经与她一起共事的士兵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糟糕的事情。

钟摆战争当然不太一样。八十年的战争最好的部分过去，形势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没有人认为这将是世界的末日，甚至全球灾难近在咫尺也浑然不觉。

而这一次，大家可能都会完蛋，每个人都知道。

也许她跋涉了八千英里，只是为了最后死在一个比家里还要糟糕的地方。

好吧，至少我死的时候肚子饱饱的，脚上还穿着一双像模像样的靴子。而且还抓了好几个蛆虫给我垫背。

“我知道我说过只要能举起枪的人我都要，但你这是在突破我的极限，玛塔琪。”

这个声音在她身后嗡嗡作响。过往

的士兵都停下来看了一眼，然后很知趣地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不，霍夫曼根本没有什么改变：结实，五短身材，强壮，嘴巴抿成一条线。她打了个立正，然后转身，好像过去十六年的鸿沟一天还不到就跨越了。

实际上，他还是变了些：他的年龄已经显现出来，尤其是他的脖子。他曾经能刺破黑暗的眼神现在也黯淡下来。但他还是站得直直的，好像要向她跑过来，胳膊耷拉在两边，身体微微前倾。

"长官，"她说道，"你看起来真糟糕。"

霍夫曼犹豫着挤出了一丝笑容。她知道他看到她的时候不敢露出笑得很开心的样子。"见到你也很高兴，伯尔妮。你看起来不像是适合打仗的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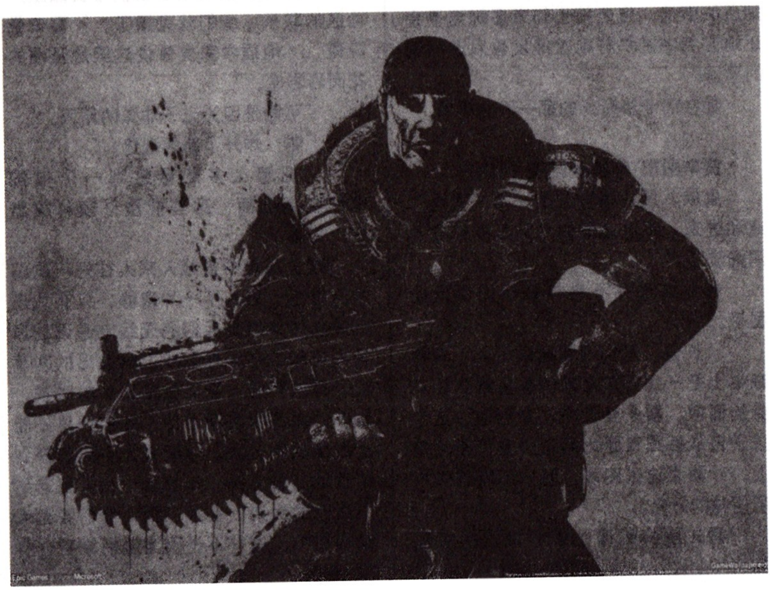
"我知道。但是我依旧能够穿着全副护甲全速前进，命中八百米之外的移动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来到这儿。"

"先去宣誓，然后去找军需官。"霍夫曼勉强笑着投降了，但是笑容很短暂，而且很不情愿，"欢迎你回来，但是别去拍马库斯的马屁。因为如果我还是按自己的性子来，他就还会是最后留在斯莱布的家伙。"

"是的，长官，"伯尔妮说道。她不知道那是监狱的代号——斯莱布就是监狱，"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好吧，不管那是什么，别生气。"

霍夫曼转过身离开了。告诉马库斯她一直喜欢霍夫曼，而且霍夫曼是个很棒的士兵没有什么意思，霍夫曼不是她认识的那些只会暖板凳的废物。而且对霍夫曼说马库斯并没有抛弃自己的战友也没有意思，马库斯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有一个无私的理由，尽管某些决定非常



愚蠢。

她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给霍夫曼和马库斯之间怨念重重的比赛当裁判。她提醒自己，她到这里来是因为她是一名人类，而且重新成为一名士兵是她夺回失去的世界的最好机会。

多姆向她走了过来，身上冒着碳制肥皂的味道。洗脱虫族的味道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过来吧，我带你到副官的办公室去。”他说道，“无论你需要什么，你有什么问题——让我知道。卡洛斯对你评价很高。”

“多谢。你是个好小伙，多姆。”

“有空的时候给我讲讲卡洛斯的事情吧，好么？我敢打赌你们俩一起经历过一些他永远不会告诉我的狗屁倒灶的事情。”

多姆微微一笑，伯尔妮尽力笑了回去，跟着他下了楼梯。她会告诉他自己知道的事情，但是她也知道多姆迟早会让她详细讲讲那些她曾经发誓永远不说的事情。

他会问卡洛斯死的那一天的事情。

贾辛图市 怀特曼医院 门诊室。

虫族入侵的报告总是一摞一摞地飞速涌进来，不过之前的几天只能算是涓涓细流了。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就此罢手。

“长官，我们遇到麻烦了。”马希森中士把一摞打印出来的报告推到霍夫曼的面前，霍夫曼这才注意到他。这个孩子自从丢掉双腿之后就一直待在轮椅上。“请看这张图表。看一下新的进攻所指向的方向。”

霍夫曼扫视着图表中成排的短箭头，这些短箭头像是数字4的形状，旁边还写着一些数字。是的，这里有一个确凿无疑的方向；虫族正向北边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到达的地区进攻，把外围的游民定居区和被委婉地称为农场的地区割开。在图中，这些地区目前还是令人乐观的绿色。事实与之相去甚远，绝不是一派田园风光——几乎没有露天种植的绿色庄稼，只有工业化的丑陋大棚，里面是无土栽培的菌蛋白农场，还有家禽饲养场。人类虽然仅剩下一个城市，但仍需要很多食物供养。

进攻的方向还没有直接侵入一个确定的方向。还没有。

等进攻成形的时候——那就晚了。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马希森？”

“这可能只是巧合，但是如果你把这条线延长一点……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前进的方向了。”

“如果他们切断了我们与食品生产地区的联系，我们就完蛋了。”霍夫曼说道，“地理学家发誓说这里是坚硬的花岗岩岩床。”

“可能是因为光子炸弹的原因。”

“嗯，炸开了新的裂缝？”

“把那么多能量封到一个被拘束的空间里面，这些能量必须释放出去，长官。”

过去几年中曾经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的门诊室，陷入了一片寂静，只有战场上偶尔传来的士兵们的无线电通讯的声音和打印机打印最新战况时发出的割草机一样的声音。霍夫曼抬起头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残疾严重不能上战场的年轻人，年纪太大不能部署到前线的后备士兵，年龄从十八岁到老到不用问的女人。在那一刻，他们看起来都很相似。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穿着一样

的制服，而是因为他们眼中一样的空洞和绝望眼神。

让我打一场痛痛快快的战斗吧。开枪，不开枪。前进，后撤。但是每次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每一次都好像是我自己憋足了劲，却让整个世界失望透顶。

没有食品供应，这座城市撑不了几个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保护供水管道就已经够头疼的了。虫族看起来已经抓住了开始围攻的良机。

“他们打算把我们都饿死，是吗，长官？”一个退役的老兵问道。

“你的年龄足够让你回忆起砧门之战，”霍夫曼说道，“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如何对付围攻。”那是霍夫曼职业生涯的决定时刻。他也不知道那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好是坏，只是确定自己不想再来一次。”，“给我接通主席。”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你永远都能找到普瑞斯科特，他也因此而闻名。霍夫曼给他打了个电话。一分钟之后普瑞斯科特回了电话。门诊室的每一个人都转过身去了，军官们也各就各位，但是霍夫曼知道每个人都在凝神细听。

“什么事，上校？”

马希森没有出声，给霍夫曼递来一张刚打印出来的战况最新通报。上面又标出了一个4字型的标记，虫族又突破了这个据点。

“看起来虫族有个新的战略。他们想要切断我们与北门食品供应地区的联系。”

“数量有多少？”

“如果他们集中手中所有力量建立一个禁区，数量并不重要。我们有两种选择——反击，或者在那个地方坚壁清野。”

“你推荐什么策略？”

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选择，但是霍夫曼不能保证能守住那块区域，也不能保证守得住那里的粮食库存。虫族推进到泰瑞斯的时候，他们在疏散人群到安全地区这一方面倒是有着多年的经验。

“把他们都撤出来，主席。以他们搬家的速度，我们有三天的时间关闭生产线，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出来。要转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装备和库存。”

普锐斯科特听起来好像是在默默地算计：“这就是说我们要派人进去然后把辎重运出来。”

“我们会派出一支护卫队，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但是我们必须快速行动。”

“Ok。我将此事作为最高优先级，让突发事件部门干这个。他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准备好，听你调遣。你能动员出多少士兵？”

“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多。”霍夫曼说道。“但是我们完成的速度越快，他们就能更早回到原来的战斗位置上去。”

“随时向我报告情况，上校。”普瑞斯科特说道，之后便断线了。

“好吧，伙计们。”霍夫曼拍了拍手让大家注意，好像他还需要拍手一样。这里安静得能让霍夫曼听见老鼠放屁。“立即启动应急事件预案，你们知道自己的职责。一旦我们知道了车辆的数量，就给我制定一个进去出来的行车路线，把时间标上。然后告诉我有多少资产需要转移。马希森，让三个小队随时待命。”

“很好，长官。”

听起来不错。霍夫曼有时候可以

置身事外，看看自己表现如何。因为做出决定和把决定表演给大家看差不多重要。士兵——还有市民需要看到决定性的力量，尤其是情况一团糟，被打得措手不及的时候。其实他说服自己的程度连说服士兵的一半程度都赶不上。

我不是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职位。我只是成功地让自己没有被干掉。

不管上校的位置是不是争取来的，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而且没有其他人适合这个位置。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完成。

而且，他在祈祷自己不要把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搞砸了。

GEARS OF WAR 第三章

秩序政府联盟不是一架灵魂粉碎机，笨驴。它是一个社会。互相支持，互相依靠。独立自主听起来高贵而自由，但是总的来说这像是在你的邻居头上拉屎。如果你在邻居头上拉屎——别指望他们能帮助你。纪律让人类团结在一起。或者团结，或者死。

（大兵多姆·圣地亚哥在救生艇行动中向一个前游民解释为什么他应该停止抱怨被征入军队参加作战。）

二十六年前：埃菲拉 奥拉弗森中学，出现日之前十二年。

他是个有钱的小孩。他与众不同。而且他还是个新生。

卡洛斯·圣地亚哥觉得马库斯·菲尼克斯真的很可怜。他找了张桌子作为避难所，不敢看旁边，好像他躲避其他人的眼睛就可以不被注意到。他看上去不是很有钱的样子——没有华美的衣服，像每个人一样穿着学校制服——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老爸是谁，他又住在哪里。

他个子很高，瘦瘦的，皮肤苍白，带点神经质的淡蓝色眼睛，与黑色的头发并不相配。他和别人一样，在背上画了一个标靶同心圆。

数学老师梅杰·福勒就像学校的教学楼一样古板，好像他还在军队里一样。他甚至还有一根铜头短棒，这种短棒是训练士兵队列的教官们用的。圣地亚哥家里的每个人都在军队里服役过，所以卡洛斯对这种东西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军队无处不在，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学校尤其如此。卡洛斯的老爸说，这就是军队给你带来的特质。卡洛斯不得不在字典里查“特质”是个什么意思。

“介绍一下你自己，小伙子。”福勒说道。

马库斯在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不敢看四周：“马库斯·菲尼克斯，先生。”

“年龄，父母，兄弟姐妹？”

“我今年十岁。我的父亲是亚当·菲尼克斯教授，母亲是伊莲·菲尼克斯博士。我是独子。”

哦，马库斯死定了。卡洛斯的心往下一沉。马库斯甚至说话也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口音很标准。他一定会被痛打一顿。

福勒看着他，好像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但是只等来了紧张而空虚的沉寂，福勒放弃了。“同学们，你们要把他当做群体的一员，”他用长者的语气强硬说道，“你们对待他要和气。你们不能像街头无赖一样行事。你们要成为良好市民。明白了吗？”

福勒得到的回答只是一阵喃喃的低语："是，福勒老师。"

约书亚·库尔宗举起了手："先生，如果他是富人，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呢？"

"你认为这是一个穷人的学校？"

"好吧，我们都是穷人……"

福勒把他的教鞭狠狠摔在讲台上，咔的一声，好像是枪响。"菲尼克斯来到这里是因为社会由各种人组成，而不是分割为不同的群体。团结。因为没有人可以独自生存下去。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生存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秩序联合政府。"福勒总是一再重述这段话，以至于卡洛斯耳熟能详，也许意义就在这里。当他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句话的意义就非常完美，"如果你关心你的邻居，那你的邻居也会关心你。先辈们为你留下了一个富足的世界，你也要为后辈们留下一个富足的世界。一个总是站在一边，永远想着自己需要的家伙不配被称为人。"

是啊，这也有意义。

但是卡洛斯知道这一切，所以他对了解马库斯有多少料，他住多大的房子更有兴趣。他可能在那个大公馆里有整整一边的厢房。菲尼克斯家超级大。卡洛斯有一次和多姆沿着马库斯家跑了一圈，想要爬过墙去看看花园是什么样儿，但是却没有那个胆子。如果让多姆陷入麻烦，会让老妈气死。他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弟弟，为他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不过，那栋房子看起来就像是监狱。

"打开书，"福勒说道，"库尔宗，看来既然你对经济状况很感兴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昨天学的如何计算平均值……"

卡洛斯一直倒计时，直到午饭的时间。阳光从木墙高处的窗户中照射下来，灰尘在光柱中盘旋飞舞。教室里弥漫着久远的上光打蜡的味道。这座楼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不管有没有战争，且还要再耸立几百年。他的祖父可以记起钟摆战争是什么时候打响的，但是卡洛斯不行。总而言之，战争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糟糕。生活还是要继续。

而且，真正的战争就在这里，奥拉弗森中学。午饭的时候，卡洛斯一直留神马库斯，以防有什么事情。长长的食堂桌子旁边，没有人挨着马库斯坐。他们只是看着马库斯。他什么也没说。最后卡洛斯实在忍不住了，拿起自己的餐盘，坐到了马库斯身边。

"我是卡洛斯·圣地亚哥，"他说道，"你家围墙后面是什么样子？就是国父大街边上的墙。"

"果园。"马库斯说道，没有看他的眼睛。

"酷啊。"卡洛斯赞许地点了点头，"你来上学之前在哪里？"

"私人教师。"

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个地方并不赖。嗨，我有一次在新闻里看见你老爸了。他挺有名的。他是个科学家。"

马库斯转过头看着卡洛斯："他总是说自己是个工程师，老妈是个科学家。他曾经是个士兵。"

"我老爸也是个士兵。我爷爷也是个士兵。还有我的叔叔们，我的罗莎阿姨。我以后也会当兵。"

"你已经决定了么？"

"当兵多棒。就像大家庭一样，真的。"

马库斯像是回味了一下卡洛斯的话。也许像他老爸这样的军官——他曾经是个军官——而不是普通的士兵——不这样把军队看成一个大家庭。

卡洛斯和马库斯一起吃完了午饭。不情愿地给其他人一个机会修理马库斯。这种事情不可避免，但是很快就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卡洛斯有种感觉，那就是马库斯经历这段过程会比别人更难受。他不是碎嘴子。卡洛斯怀疑马库斯是不是不喜欢他，但是看起来更像是马库斯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他们两个朝主教学楼走的时候，约书亚·库尔宗和他的哥哥罗兰德——比他大一岁——拦住了他们的路。

“他觉得和我们比，自己太牛了……”

这句话可能说的是卡洛斯，或者是马库斯，或者二者兼有。卡洛斯知道自己打架的时候至少罩得住自己，于是决定上来就和约书亚直来直去的干。他发现自己很快需要保护马库斯，就像他需要保护多姆一样。

“他很好，别动他。”

“你溜须他只因为他很有钱，”约书亚嘲笑道，“势利鬼，你这个拍马屁的势利鬼，圣地亚哥。”

“你是个傻X，放开他。”

卡洛斯已经扔下了铁手套，约书亚接受了挑战：“滚回去。”

“去死吧。”

“真的？”

“真的。”卡洛斯推开他走掉了。但是这事没完，他也知道。

下午的最后一个小时一般是打棒球。卡洛斯怀疑这样安排是不是因为教工们想要在下班之前轻松一下，但是利用这段时间解决白天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很方便。卡洛斯确保自己和马库斯一队，一面他被留下来等待分边。约书亚一直用那种“你已经死了”的眼神盯着卡洛斯。

约书亚没过多长时间就在禁区找了个机会直跃出去扑球，肘子在卡洛斯后面狠狠来了一下。卡洛斯等待裁判的视线被干扰，用靴子狠狠在约书亚的脚背上跺了下去，约书亚摔了个狗啃屎。

是啊，很疼，没错吧？

“嘴里别嚼废话，库尔宗。”比赛裁判挥手示意继续。也许他认为这是使人强悍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然我就把你转到女生班里去。”

马库斯移动过来掩护卡洛斯。他看起来不是运动类型男，但是他很高，轻松抄截了一次传球。看起来他对自己截到了球有些吃惊，停了一秒钟。约书亚趁机用完全不必要的力量把他推倒，马库斯头朝地倒下了。他立即站了起来，看起来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疼痛。但是卡洛斯不肯放过这事儿。

他们离开场地的时候，卡洛斯躲开裁判的视线，追到约书亚身边：“我说过，别动他……”

“哦，我忘了，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是他第一天来。让他休息一下。”

事情本可以就此结束，但是显然不会。更衣室的长凳上，马库斯坐在卡洛斯旁边。现在只剩他们两个。

“别为我担心，”马库斯说道，“我没事的。”

“但是这不公平。”

马库斯耸了耸肩。看起来他不准备投降。似乎他更像是满不在乎：“我最好回家去。”

卡洛斯没有说出他准备看着马库斯

安全离开，以防万一。他觉得自己就像在照看弟弟。很难解释为什么他感觉自己有义务照看马库斯，但是他已经这么做了，而且既然他有了这份责任，过几个小时就放弃感觉太怂了，而且根本就是错的。

他先离开了，要确保路上畅通无阻。

路上当然不会畅通无阻。在门廊的阴影里面，约书亚和罗兰德·库尔宗正等在那里，双手插到口袋里面，还有他们的另外一个哥们。卡洛斯暗暗绷紧身体，站住。

“你觉得你很牛逼，是吧，圣地亚哥？”约书亚说道，胳膊在身边不停地晃。卡洛斯知道会怎么样。“你总是管这管那，告诉我们要做啥。”

“那你打算怎么样？”

“这样。”约书亚说道，就像他在电影里听到的台词一样，挥出一拳。

卡洛斯早有准备，但还是很疼。只听砰的一声。他的嘴里立即尝到了鲜血的滋味。骨头硬碰硬的爆裂，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下意识地甩出胳膊，然后是他的拳头拼命捶打约书亚身上能打到的地方，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身后有人。

“我对付不了他们两个，是吧？如果我又是一身狼狈地回家，老妈会杀了我的。”

但是罗兰德没有突袭他，那个他们的哥们也没有，他似乎不准备加入战团。一只不熟悉的手伸了出来，抓住了约书亚的领子，一把把他推到地上。

是马库斯。

罗兰德·库尔宗忙不迭地保护他的弟弟，一拳打在马库斯的眼睛上。卡洛斯停了一下，在决定是去打罗兰德还是把约书亚压在地上。但是他显然错误地估计了马库斯。

马库斯回过来照罗兰德脸上狠狠打了一拳，用上了全身的力气瞄准，就像拳击手一样。卡洛斯听到马库斯发狠的叫声。罗兰德蹒跚着退后了几步。罗兰德站起身来之前，场面可怕地平静。血从罗兰德的鼻子上流下来，眼眶里转着眼泪。约书亚也站了起来，而他们那个哥们还原地一动不动。小孩打架不是这么打的……不是这样。卡洛斯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出拳，除了成年人。

马库斯看起来非常冷静，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他的手一定很疼。

“滚开，”他安静地说道，“以后也别碰卡洛斯。不然我就再揍你。”

一切都结束了，就像开始的时候一样快。库尔宗兄弟和他们没用的哥们一起撤了，只留下卡洛斯目瞪口呆地看着马库斯，他被马库斯出拳的架势震住了。他看起来不像是可以打翻那人的体格。

马库斯看了看自己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摸着自己的眼睛。“上面有印子么？”他问道，“我不想让老爸又担心。”

“还没有什么。”卡洛斯说道，想要告诉马库斯自己实在是被震惊了，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反应的。“告诉他们这是棒球。”为什么他的老爸又要担心呢？啊，也许马库斯原来就因为打架被踢出学校，就因为这个，他在家请私人教师上课。“你为什么不去读军校呢？你老爸足够把学校买下来。”

“他想让我和大家待在一起。”

“什么，普通人，就像我和多姆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不过多依靠自己。”

“你会的，在那个大房子里。他教过你如何打拳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卡洛斯的老爸教过他如何照顾自己，如何捏紧拳头，不让指节被打碎，如何避开麻烦，除非他已别无选择。“我的意思是说，重重出拳。”

“不，他没有教过我。”马库斯的声音很凄凉，“不管怎样，谢谢你。”

“嗨，你干得不错。你支援我。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

马库斯为替他出头的人出头，卡洛斯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他不怕被打得很疼。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何特别之处，或者卡洛斯比他地位低。卡洛斯希望马库斯明白他也能完全信赖自己。也许卡洛斯要直接告诉他，马库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想要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太容易。

马库斯眨了眨眼，好像“朋友”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多姆是谁？”他最后问道。

“多米尼克，我的弟弟。他现在八岁。但是他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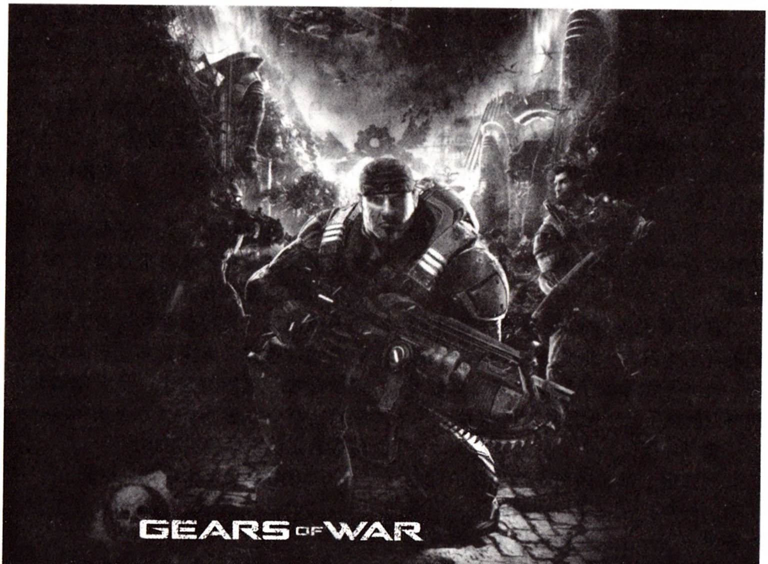
“有个弟弟一定很不错。”

卡洛斯马上感到有些对不起马库斯：“嗨，如果你厌倦了这种生活，可以把他借给你。”

“多谢。”

也许明天早上马库斯就会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也许下周他更适应这里的时候就会忘掉。

不过马库斯并没有忘掉。第二天他来到班上上课的时候显得轻松自在。他的眼睛上青了一大块。不过他还是一样地沉静，他的举动好像他有权来到这里。没有必要为与众不同而道歉。



库尔宗兄弟看到了这种警告，再也没有动他们一根指头。不需要再去提醒谁不要去惹圣地亚哥或者马库斯的麻烦。

三年之后：卡洛斯·圣地亚哥家

“我发誓每次我没有看着小孩的时候，他都在长大。”伊娃·圣地亚哥坐在桌子旁边，时不时停下来朝窗户外面的院子里张望，“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小孩。”

多姆有时候会帮着老妈准备餐桌上的午饭，有时候会在他老爸、卡洛斯和马库斯拆解旧发动机的时候待在一边。是的，马库斯在过去和卡洛斯一起混的三年里改变了很多。他再也不是皮包骨头的样子，他说话的方式也和原来不一样，有时候他甚至会笑了。现在他实际上比卡洛斯还要高，已经赶上了梅杰·福勒。他已经十三岁，但对多姆来说，他已经看起来像个大人。

“他喜欢你做的菜，”多姆说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

多姆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家人怎么样？”

多姆耸了耸肩。造访菲尼克斯庄园——他想起那里的时候，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大写字母——和去一般的朋友家里不一样。而且马库斯的父母也不是一般人。地方很大，到处都是昂贵的古董之类，但是好像没人住在那里。每次他们去的时候，卡洛斯都要提醒多姆许诺不要碰到任何东西。他们去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他们人很好，”多姆说道，“但是我不觉得他们很了解马库斯。”

“你为什么那么说呢，小甜心？”

“他父母对待他和你对我们不一样。”

多姆的妈妈摆出一副“我不会让你担心”的表情：“他们很关心菲尼克斯吗？”

“不，他们看起来像是努力发现他的本性，而且他在自己家的时候，和在这里不一样。他的口音变了。更加标准，你知道，更加干净。”

她笑了，但是是那种多姆不能完全理解的悲哀的笑：“你看人非常聪明，多姆。我觉得马库斯很孤独。而且你和卡洛斯能在那里和他一起，我感到非常骄傲。”

多姆收拾好刀叉摆成一排，退后几步欣赏自己的杰作。母亲点了点头表示赞许，多姆欢快地跑到了院子中去。他并不是急着加入到修理发动机的那几个人里面去，他只是对新搬到隔两个门地方的邻居感到好奇。那家的小女孩爬树比多姆见过的所有人都快。他知道小女孩的名字叫玛利亚，但是还没有积攒起足够的勇气与她讲话。他正在为此努力。

他一直抬头看着树，但是今天连玛利亚的影子都没有。最后，妈妈叫大伙都洗干净手回家吃饭。她真的是个好厨师。马库斯总给她打下手，甚至是帮点小忙，可能这里的饭菜与家里的饭菜不一样，吃起来就像是在吃一辈子永远无法再品尝的珍馐美味。老妈看到多姆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感到非常欣慰。而老爸总能吃下很多辣酱，这让人吃惊不已。

“你可以把辣酱随便抹在什么东西上吃，”老爸说道，又往马库斯的盘子里加了一勺米饭，“我当兵的时候，总是要保证在军粮里有些辣酱，因为食物有时候并不太好吃，你知道吗？一大管

辣酱——问题解决了。”

妈妈笑了，“艾德，你不需要解决我的菜，是吧？”

“当然不用，亲爱的，我只是喜欢辣酱。”

“您还会重新入伍吗，圣地亚哥先生？”马库斯问道，“听起来你很怀念军中生活。”

“是啊，我会的。那里有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教会了我一门手艺。但是我有了一份好工作，而且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所以……”

这就是军队的魔法。多姆每次都能看见父亲在这时候满面红光。他讲述他的小队完成的重要任务，甚至他回忆起牺牲的战友时，也眼含泪光，似乎他一秒钟也不会错过。那是他自己的世界，依旧栩栩如生，似乎你只有在那里才真正地活着，就算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干掉也没关系。

“你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妈妈不同意了，不高兴全部写在脸上，“你不用为离开军队而道歉。这个国家需要继续前进，让交通运转起来和打仗一样重要。”

爸爸笑了笑，但是看起来并不相信那一套：“你考虑过参军么，马库斯？”爸爸问道。

马库斯停了一下：“是的，先生。”

卡洛斯插了句嘴，好像不希望马库斯继续说下去：“嗯，我一满十八岁就报名参军。甚至十六岁也可以。”

“你不能过早离开学校，”妈妈不容置疑地说道，“你要在学校里待满十八岁。如果战争的情况更加糟糕，无论如何你都会被征召入伍的。”

“我不需要被征召，”卡洛斯说到这里，好像这件事情明天就会发生。但其实还有五年的时间，就像永远那么长。多姆甚至不能想像五年之后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要当兵。”

马库斯什么也没有说。不管他的心思有多么难以猜透，他短短的皱起的眉头却清楚无误地说明了一切。他继续忙着对付刀叉。多姆感觉他插不进这场对话。这个问题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转，突然他长大了，开始着急。只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卡洛斯要去参军，多姆就没人陪了。

还有马库斯。

这个答案也在他脸上。马库斯一定要去上大学，因为他老爸希望他当个工程师，科学家式的工程师，而不是艾德阿多·圣地亚哥这样的机修技师。他和卡洛斯要分开，多姆能看出来这种前景令他很不安。他们两个不能分开。这就是他们老妈用的词：分割不开。

不，我们像是兄弟。这太糟糕了。

“你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情，”老爸说道，“你还是个孩子，享受当个孩子吧。”

改变话题让气氛不再那么沉闷，但是现在多姆已能够发现战争不仅仅是他们接触不到的背景板，而且威胁着一切让他开心的事物。卡洛斯报名去参军的时候，他也要十六岁了。老妈很明显要他们上完学。这个念头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噬咬着他。

吃完午饭，他们一起回到院子里组装发动机。多姆不想再去考虑战争和军队，但就算他强迫自己去想玛利亚什么时候会出现，也不能把战争从他的脑子里赶走。

事情一定很糟，才会去打仗。

妈妈从后门出来，瞪大了眼睛，好

像什么事情让她震惊不已。

“马库斯，”她喊道，“马库斯，小甜心，过来，好吗？你爸爸要和你说话。很重要。”

马库斯僵住了。他的父母从来不往这儿打电话，所以这一定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不，马库斯从不走错一步。他放下手里的工具，回到房子里接听电话，卡洛斯跟着他，但是妈妈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膊，不让他进来。

“待会再去找他，”她平静地说道，“他会非常沮丧。我会陪着他，直到他父亲来接他。”

妈妈举手招呼老爸，他们一起回到房子里。

“什么事？”多姆问。

“我也不知道。”卡洛斯走到后门，但是没有上台阶。他想要听清楚，但是摇了摇头。“我什么也听不见，不管是什么事情，情况一定很糟糕。”

马库斯再也没有出来。过了一会，多姆听到一辆车停在门口，爸爸妈妈回到了院子里。

“马库斯的妈妈出事了，”妈妈说道，“她不见了。马库斯的爸爸说她下班没有回来。”

“失踪，就像是绑架？”卡洛斯问道，“还是暗杀？”

多姆摇了摇头：“人们失踪，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一般会重新出现。事情有可能Ok。但是我们对马库斯说话的时候，要小心再小心。这对他来说一定很艰难，除非他妈妈回家。”

多姆跟着卡洛斯，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她被绑架了，但是就像临街的加西亚夫人一样，出走只是因为她再也不爱丈夫了。她也离开了孩子们。有时候母亲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卡洛斯放下发动机的事情，回到自己的房间。多姆给了他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又跟着他。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马库斯呢？”

“我会给他去电话的，”卡洛斯说道，他看起来很害怕，“他还要上学呢。”

“如果她不是跑开了，而是死了，怎么办？”

“我们会照看他的。”卡洛斯说道，“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兄弟之间就是这样。”

马库斯夫人第二天没有露面，第二个星期也找不到人。马库斯还是马库斯，缺课一天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课堂。他什么也没说。卡洛斯耐心地等待他说些什么，并让多姆发誓除非马库斯自己准备说，决不去问他。

他们三个人吃完午饭，坐在方形的台阶上，一言不发。

“她不会回来了。”马库斯突然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卡洛斯问道。

“爸爸不肯告诉我她去哪儿了。”

“这是什么意思？”多姆说。

马库斯盯着自己的手：“你们看过电影的。如果一个人失踪了，你可以跟踪他的痕迹。我想知道妈妈去了哪儿，但是爸爸不说。他为什么不说？因为他肯定知道她去了哪儿，而且觉得如果我知道了会更担心。”对马库斯来说这样的解释已经很长了。“所以可能她只是离开了。可能有些事情让她不开心。”

他不必明说这儿的“有些事情”就是马库斯自己。多姆从他脸上就看得出来。马库斯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并不像

圣地亚哥家这样融洽。但是多姆还是觉得，就算是他的母亲离家出走，这也不是马库斯自己的错。多姆想说这可能是他老爸的错，就像加西亚夫人一样，但是还来不及张嘴卡洛斯就把他拦住了。

“我并不认为她真的离开了，马库斯。”卡洛斯说道，“警察去找她了吗？”

“爸爸报警说她失踪了，所以他们一定出动了。”

菲尼克斯女士依旧不见踪影。四个月之后的马库斯十四岁生日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找到马库斯夫人。马库斯甚至都不再谈起母亲。他更多的时候和多姆还有卡洛斯在一起，好像他根本不愿意回家。爸爸和妈妈说马库斯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一直待下去。但是多姆有时能在很晚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起马库斯，说他竟然不愿意和亲生父亲待在一起，一定是受了很大的伤害，真是倒霉透顶。

他们似乎不当面谈起菲尼克斯的家庭，但这是件好事。马库斯有圣地亚哥一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一个多出来的兄弟聊天。

GEARS OF WAR 第四章

罗米莉置妈妈的警告和朋友的召唤于不顾，离开了朋友们的安稳陪伴，走进了危险的丛林深处。她觉得朋友们会钦佩她的独立，并尊重她能勇敢地挣脱对其他人的依偎。但她并非独自出行。有一只六脚恶魔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耐心地等在她家下面，没人发现。它和地下深处爬出的同类一起跟着她，准备拥抱她。

（泰兰史前童话，非常流行，关于潜行的恶魔和不听话的小孩子）

贾辛图市 怀特曼医院集结地 出现日之后第十四年——距最后期限两天

“我报名参军不是为了运杂货的。”巴尔德沿着漫长的卡车队列慢慢溜达，偶尔停下来踢一下轮胎，“我是来收拾蛆虫的。痛宰蛆虫。见鬼，霍夫曼这是怎么啦？他老糊涂了吧，还是怎的？”

“这也是我们的货物。”科尔轻声说道。

几架鸦王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它们刚刚在北门食品厂扔下了一队工兵就匆匆赶回。“也许你喜欢吃狗肉，宝贝，但是我喜欢吃牛排。”

“狗活着的时候更有用，”伯尔妮说道。她靠在最近的一辆卡车的脚踏板上：“不过我靠吃猫肉活了一阵。味道不错。还可以做很棒的手套和靴子的衬里。”

多姆一直在想巴尔德在新组成的科尔-伯尔妮小队里能挺多久。巴尔德一直在忙着假装没有听见大家戏谑的

玩笑。"为什么他们不空运这些东西呢？"他问道，"这纯属自找。"

"因为我们挤不出足够的鸦王直升机，"多姆耐心地说道。唉，马库斯，你到底在哪里？"有些货物必须要走陆路。"

对付巴尔德有很多种办法。马库斯直接无视他，科尔一找到机会就开他的玩笑，多姆则……

多姆意识到自己对付巴尔德的办法和对付他自己的小男孩贝内迪克托的办法几乎一样。小孩四岁时，老是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随着很多年过去，多姆已经习惯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但是偶尔悲痛还是会突然袭来，像他们死去的那天一样狠狠刺痛他们的。

本尼应该十八岁了。希尔维娅也应该十七岁了。多姆可能这个时候已经过早当上了爷爷。本尼这个时候说不定都是个士兵了。

你必须停下来。你必须不再去想，你知道必须在那儿止住。

科尔恰在此时提供一个理由打断了多姆的思绪："那你有什么好的烹制猫的办法么，榴弹兵女士？"

伯尔妮眨了眨眼："我不是开玩笑，哥们。猫皮衬里。"

"你在拿我开涮。"

"你自己看。"

科尔蹲下身来，伯尔妮拉开了靴子上面的皮带，翻开织物。多姆这几年看过很多足以让胃翻江倒海或者是生荒野蛮的东西，即便如此，他也发现自己正盯着这令人恐惧的蛊惑之物。那是斑猫的皮，没错。银色斑猫。

"见鬼，可怜的小毛团！"科尔爆发出一阵大笑，用手用力拍打自己的大腿，"嗨，达蒙，你也想来一双这样的靴子么？也许我们可以给你弄一双赤黄色的。"



巴尔德走到伯尔妮身边，也低头看。

“没错，很有品位。”他说道，“我不要。但是你们这样的老家伙需要取暖。我们不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保持不了体温。”

多姆等着伯尔妮狠狠收拾巴尔德，但是并没有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她只是停在那里不动，半露微笑地看着他，眼睛眨都不眨；第一个移开视线的人是巴尔德。他对她说出更过火的话只是时间问题。巴尔德总是测试人们的极限，直到矛盾爆发或者每个人都厌倦不堪。

“每个人都提速到了标准操作程序么？”伯尔妮问道，“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执行标准程序到现在已经很久了。”

“这只是浪费时间，”巴尔德说道，“一个月需要三万吨粮食才能喂饱这个城市。我们运不了这么多东西——可能能完成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你真的认为从长期来看，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会让结果有所不同？”

“所以你可以数。”马库斯的声音穿破发动机的吼叫，“我们在报告里会表现很好。”

马库斯从一辆装甲车后面出来了，身边是费德里克·洛加斯——简·洛加斯的弟弟。他进来直接填补了死去哥哥留下来的空隙。多姆不知道说些什么。即使我知道你的感觉，也不能减轻这种痛苦。是的，多姆失去了一个兄弟，但是费德里克现在失去了两个。

见鬼，抹掉一个家庭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数都数不过来了？就算在钟摆战争中，这也会是个新闻，极为悲剧的事情。现在……只是家常便饭。

但是巴尔德可不会让对政府的责难——或者是给洛加斯打个招呼——干扰他对转移装备这个主意的批判：“让他们搞定吧，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撑不了几个月。没有剩余的。”

马库斯发出一声长长的疲惫叹息：“你还记得一点奥克图斯加农价值观么？”

“他当然记得。”科尔说道，依旧对伯尔妮的猫皮装饰钦佩不已。多姆发现自己内心在争辩为什么他能开心地吃一种动物而不吃另外一种：“一切都源自于‘达蒙这混蛋第一个来。’”

“我们正在转移可替换和不可替换的东西，”马库斯说道，“种子，家禽，无土栽培设备，真菌，酵素。这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真菌现在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因为牲畜饲养场几乎不复存在，而且实际上多姆很喜欢吃菌类总比吃猫肉要好。而且它还有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工厂条件下繁殖，因为是真菌。这些天，埃菲拉的每个安全地带都成了城市农场，市民们被命令在窗台上和后院里种植能生长的任何作物。花坛和公园变成了蔬菜种植场。多姆听说有个家伙在公寓里面养了头猪，一到晚上就牵出来放风。虫族侵占居住区越厉害，养活人类就越困难。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你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多姆并没有想要再次去对付因为食品引发的暴动。

“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呢？”他问道。

马库斯检查了他的装甲系统，激活了探灯和能量包。“这个。”他说道，朝周边大方向点了点头。

云幕下一个黑色的斑点越来越大，

然后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形状。最后一批返航的鸦王直升机降落在院子里，扇得地上烟土飞扬。

霍夫曼跳出乘员舱，大步向护卫车队走来。他身后是一名士兵，发型极有个性。伯尔妮笑了起来。

“靠，我本来还希望霍夫曼不和我们一起走的。”

多姆耸了耸肩：“嘿，这一阵他不像原来那么有敌意了。”

“他只不过是太累了，缓口气而已。”

跟着霍夫曼的那名士兵叫泰·卡利索，另外一个南岛人。多姆记得他是从阿斯弗战场中打出来的。想要忘记削成冠状的头发和盖住半边脸的漩涡型纹身真是太难了。他的护甲和冲锋枪也涂装得华丽非凡，完全违背了军队的规章。部落标记涂抹在油漆上。令多姆吃惊的是，依然有很多士兵参加了此次行动——包括他自己——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护身符，是阿斯弗战役打造出来的幸存者。

霍夫曼取出无线电，按下了通话键：“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理解了他们的指示。司机们！司机们！全体注意。”他停了下来，整个车队跟着头几辆车排成了一条线。“第一条规则——保持无线电在任何时刻都要畅通。你不知道前面或者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先生们。如果事情一团糟，我们重新前进的方向就要靠无线电通知给你们。我在这里提醒你们一下，标准操作程序不是建议，而是规定——你们要保持一百米的间距，你们要快速通过敌人的猎杀区域，你们不要在猎杀区域停下来拯救别人，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困在猎杀区域，就使用你们的最大火力。现在——听你们的呼叫代码，启动发动机！

运输车队的司机一部分是平民，一部分是由于年龄或者受伤只能执行轻型任务的士兵。

每辆卡车、破汽车和皮卡上面都驾着一挺机枪；此外还有犰狳装甲运兵车，这就意味着整个运输车队拥有可观的火力。车队里甚至还有一辆救护车和一辆灵车，上面都驾着加农炮。但这条路险阻重重，多姆知道这一点。但是蛇行一个一个街区地穿过城区——被遮挡的视线、路障、铰接式货车过不去的急转弯——也一样危险。

霍夫曼把无线电塞回到皮带上，向运输车队中间的犰狳指挥车走过去。然后他停住，转过身来。

“卡利索，你跟我来。菲尼克斯，你带着圣地亚哥和洛加斯上头车。玛塔琪，你和科尔还有巴尔德垫后。开始行动！”

既然霍夫曼已经来了，那肯定要上指挥车。恩，现在没人能批评他面对危险的任务袖手旁观了。也许他厌倦了办公室，也许他要证明些什么。

也许是现在秩序联合政府人手奇缺，不得不由霍夫曼亲自出马。

“蛆虫们已经前进到什么地方了？”洛加斯问道，“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有多远的路？”

马库斯打开领头车上的观察舱口，敲了敲杰克的外壳。这部自行式机器人就像是一个超大的装甲棒球，打开喷气发动机，升到空中。它从凹槽部件中伸出胳膊，好像它刚刚睡醒，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二十个小时，三十个小时顶天了。我们前进的时候，杰克可以做些侦查。”

“我们去北门花不了多少个小时。”

"耗时间的是装载货物。"

"三辆犰狳护卫五十辆汽车，够么？"

"说真的，不够。"

"我不这么认为。"洛加斯爬了进来，开心地坐在炮位上。多姆在想他在不打仗的时候做的究竟是什么工作；尽管他在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很多，但是他看起来依旧对战斗保持着一种奇怪的狂热，而且从他身上看不出复仇或者怨恨的意思。多姆本来想问问他如何应付这一切，但是他又担心一不小心击穿这个脆弱的临界值。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多姆，你以前干过这个吗？"

多姆把他后背上的皮带包绕到前面，这才坐到司机的位置上，启动了发动机："没有。"

"都一样，"马库斯说道，爬到他的身后，启动了汽车，"进去、出来，不要挡住别人的道，如果那家伙在动，就开枪打。"

马库斯有一种本事是把看起来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也许他受过的科学教育没有完全白费。

运输车队中部 指挥车

"他们这是怎么啦？"霍夫曼嘀咕道。街上有很多游民，比他这几年看到的都多。

卡利索握紧了方向盘，稍稍减慢了车速，朝装甲运兵车的右边望去。这儿的路足够宽，可以让他同车队并排开上一阵："也许他们正在欢迎我们，长官。"

"欢迎，去死吧。"霍夫曼说道，"别给我讲神话故事。他们在闲逛。"

运输车队现在已经走出了有严密布防的城区，这里有一条看不见但却非常明显的界限。车队前进到了无人区，只是零星散布着游民定居点。他们想在这儿避开虫族的袭扰入侵。定居点——这群人怎么能在这里定居呢？霍夫曼曾经苦恼地思索过人类的问题——农民、移民——不管什么人，留下来不设防，不过只思考过一次。他们没有被人抛弃。是他们抛弃了社会——他们自己的种族。

霍夫曼在车上，有一阵看见前面的路上有白色的零星碎石块，被汽车轮胎一次又一次地压进地面。然后他就明白了，那实际上是黑色渣土上的白色大理石碎片，而这些白色大理石又是右边街边一排装饰石雕的残迹。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博物馆。他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约会就在这里，想要让妮娜·卡拉德里相信即使是一个兽人步兵入伍了也可以像任何军校学生官一样斗志昂扬。不要成为你本不应该成为的人，试都不应该试。为你自己的现在而自豪。一块尚可辨认的浮雕石板躺在路边——一只戴着花环的手指着他，像死亡一样半透明的苍白——让他头皮发紧。这就是毁灭的本质。在滑入深渊之前拼命乱抓，想抓住生命。

一个年长者——这儿很难见到年纪大的人，因为游民都活得不长——举起衣衫破旧的脏手对犰狳战车做了个手势。这当然不是表示对部队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可以省掉感恩戴德之类的狗屁。"这个人可能和霍夫曼一样大，但是他看起来年岁是霍夫曼的两倍。"也去你妈的，城市人。"

"你会觉得这里正在过什么节。"

"也许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对于秩序联合政府来说，游民更像是麻烦，而不是威胁。不过霍夫曼还是把他们列入到了自己的计划中。重建工作怎是一个艰难可以形容：短缺不会只持续几个月，几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他知道，甚至就算是现在，一旦虫族被肃清，军队的第一任务就是控制这些人数众多，无法无天的黑帮。这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如果说他预计会和普瑞斯科特一起展望内战，这绝不是在造谣。

“卡利索，慢点，好么？我想和他们谈谈。”

卡利索一只手摸索手枪，然后插到自己胸前下面的皮带上：“小心点，长官。”

霍夫曼确认了自己的手枪也握在手里。毕竟要发现游民开枪打士兵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我必须要了解他们。”

犰狳式运兵车减速爬行到三个女人身边——看起来像是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霍夫曼打开车辆前鼻舱门。甚至就在开阔的空气当中，死尸的味道也让他一呛。

“女士们，”他尽力用比较中性的语调喊道，“大家都在街上干什么？”

那个女人瞪着他，在他遥远的记忆里就像妮娜·卡拉德里一样那种女性的眼神。

“当然不是在你们的道路上铺撒玫瑰花，你们这些法西斯混球。虫子正在攻过来。”

“你说的没错。”霍夫曼说道。是啊，我们是法西斯混球，我们和虫子们拼命，这样就不用劳驾你们了。“因为什么呢？”

“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游民有自己的一套观察虫族动向的办法。霍夫曼将这一条列入了流言，但是从来没有指望能从中获取什么好处。

“祝你今天享受一个独立、可以自由思考的快乐日子。”他说道，然后关上了舱门，“加油快走，大兵。”

卡利索是个一丝不苟照搬照做的人，这些词很适合他。他猛然加速，装甲运兵车全速运转，尖叫着驶近运输车队，挤进了卡车的间隙之中。

“霍夫曼指示菲尼克斯、玛塔琪——游民发现虫子已经打好了背包。”霍夫曼用食指压着通讯键，考虑下句话该说什么，“我们不要太乐观。霍夫曼完毕。”

卡利索一只眼睛留意着前面卡车的尾板。他头上参差不齐的发冠让他看起来总是咄咄逼人，当然事实上也差不多。

“你认为他们是对的？”

“我肯定相信，直到哪一天我看见最后一只蛆虫死在我的脚下。”

“我会尽力实现你的愿望，长官。”

是的，他会的。

现在，按照原来塞拉星球的标准，人类全部的人口仅有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霍夫曼的军队好像只有几个旅的规模。他想起原来的钟摆战争——比较起来规模巨大，横跨大洲，资源丰富——简直就像是在怀旧。

为了伊姆能源的供应浪费了八十年的时间打仗。为了该死的能源，却不知虫族近在咫尺。

霍夫曼在战争中出生，估计自己也会在战争中死去。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回忆起塞拉和平的时光。

他一想起自己无须担心在和平年代

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束手无策，就感到非常欣慰。

非安全区，距北门五公里；殿后装甲运兵车

伯尔妮把胳膊撑在装甲车顶舱的栏板上，想要把新领到的冲锋枪支在什么坚固的东西上面。因为电锯刺刀上面的棘齿，这根本就不可能。过了一会，她放弃了，只好用双手撑着冲锋枪的全部重量。轮胎嘎吱作响，发动机咆哮轰鸣，在峡谷一般的街道里震耳欲聋。

最后一辆卡车的尾部赫然耸现，她讲麦克风拿到嘴边："你离前面那辆卡车太近了……"

"见鬼，"耳机里传出这样的声音。"现在你也是个后座上的司机了。"

伯尔妮切断麦克风，跳下乘员舱，这样通讯频道里面的其他人就听不见他们两个说什么了。"你要给他留出足够的空间，如果他遇到了麻烦，傻X，它一辆铰接货车不能做U形转弯，只能直接朝我们倒车。"

巴尔德让装甲运兵车慢了一点，伯尔妮不用看他的臭脸猜他感受如何。马库斯逆来顺受，把这小孩惯坏了。伯尔妮花了一个小时才有了这个观点。

"现在爽了吗？"巴尔德说道。

"好孩子……"

"是的，奶奶。"

如果是科尔说这句话，她会觉得非常好玩。但这句话却是巴尔德说的，所以她非常不爽："小子，如果我用膝盖踢你一下，你一个星期都爬不起来。所以最好给我闭嘴。"

科尔一阵大笑："你这是被人打屁股了，达蒙。识相点，打开前鼻舱



门……”

他朝街边一群小孩扔过去几条军粮棒。这群衣衫破旧的小孩个个皮包骨头，站在街角看运输车队，就像是一群小饿猫。他们向食物猛扑过去。伯尔妮觉得自己看到了人类正在退化。

也许这就是虫子们对我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他们让我们变回野蛮人。

巴尔德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科尔，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你需要卡路里，哥们。别纵容这些寄生虫。”

“哦，省省吧，他们只是孩子。”

“你知道他们长大了以后会是啥样？”

“你从来没有挨过饿吧，达蒙？你从小到大家里都有钱。你根本不明白挨饿是怎么回事。”科尔把口袋弄得窸窣作响，又把什么东西扔出去，好像在强调什么。巴尔德没有闭嘴，奇怪的是，好像他向科尔的意见屈服了，“我们吃的比他们多得多——所以他们恨我们。看看我们吧。我的意思是说，看看我们的骨头上比他们多多少肉。”

“那是因为我们他妈的要打仗。他们也可以穿上护甲，然后和我们领取一样的东西。”

“是的，宝贝儿，我会告诉下一个我们见到的八岁小孩……”

科尔的语气依旧友善、耐心，但肯定是摸到了什么筋，因为巴尔德突然闭嘴了。伯尔妮注意到这一点。默默地记下来，以备未来之需。

不过现在是她火上浇油的时候：”你看我不爽只是因为我还保留原来的军阶，巴尔德？”

“好啊，一个自从出现日之前就一屁股坐下的老病号可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这是他心里的真正想法：“所以，你显然和你老妈相处不来……那你老爸呢？你知道你老爸是谁吗？你妈知道你爹是谁吗？”

太棒了，你现在给他看惹毛了你会是什么样子。

巴尔德这次没有接话。她知道为什么。她穿过了这场战争划下的线，战争改变了家庭。可能好，也可能坏——在巴尔德身上，家庭就是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失去了家庭。新的社会禁忌很快形成了。

很容易推测巴尔德这人根本没啥感觉。

伯尔妮不准备道歉——起码目前不准备。虽然她不是巴尔德的班长，只不过是适应战争过程中搭上他们的车，所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非和这个满嘴废话的家伙达成共识。他是马库斯的麻烦，不是伯尔妮的麻烦。

无线电劈啪作响：“指令室呼叫德尔塔小队，这里是最新的虫族活动通报。待命等待新的坐标下达。”这是个女人的声音，伯尔妮拼命地想这是谁。“仍然在你们预计位置东南两公里处。”

霍夫曼的声音切了进来：“我们有多长时间装运呢，中尉？”

“你们在二十六个小时内能装多少就装多少，长官。基地的人员正在对货物进行优先级排序。”

“明白了。”

无线电里传来了悉悉索索的翻动纸张的声音。科尔把地图折叠起来，伯尔妮想要回忆起无线电里面的女声是谁，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

“科尔，那是谁？”

“安雅·斯陶德中尉。”

“哦……原来如此。”现在她想起来了。小小的金发女孩，差不多什么都是她母亲缩了一半的样子。“斯陶德少校的小孩。”

“她是不是很喜欢多姆？”巴尔德问道。“好像每个人还裹在尿布里头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们。斯陶德看起来总是对多姆特别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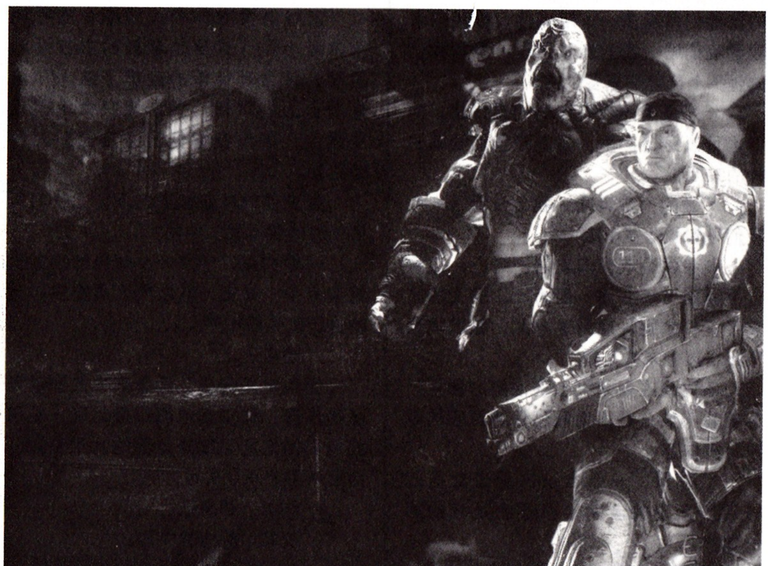
巴尔德那个时候还不了解马库斯。这很好：“每个人都和多姆关系不错。圣地亚哥兄弟是好人。”

“你又要给我们上历史课了，对吧？我们的监狱老鸟中士当年是怎么当上英雄的？”

就算伯尔妮想说，她也不知从何说起。而且历史从来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清楚，就算你本人当时在场，把每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也于事无补。

“不。”她说道，“我不上历史课。”

（待续）



FINAL FANTASY XIII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XIII

FINAL FANTASY XIII
Episode Zero —Promise—

原案:鸟山求/渡边大祐　作者:映岛巡　翻译:夜蓝

人物介绍



闪电:

波达姆治安部队的突击队队长。为人严肃认真，不擅长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霍普:

出生于帕尔姆珀尔姆的普通少年。处于青春期的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



塞拉:

闪电的妹妹，性格开朗的高中生。她对于历史十分感兴趣，即将要升入大学。



塞兹:

优秀的飞空艇驾驶员。在妻子病逝后，为了照顾儿子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斯诺:

塞拉的男朋友，民间警备部队“诺拉”的首领。为人比较乐观，且敢作敢当。



娜巴特:

统领圣府军精锐部队“PSICOM”的中校，职责是确保“茧”不会受到下界侵袭。

第一话 ENCOUNTER（遭遇）

CHAPTER 01

虽然意识到被包围了，不过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紧张或者狼狈的样子。只是觉得，正好省得自己去找了。

“正如通报上所说的那样。”闪电握紧军刀小声说道。出现了大量的Blood bass——一种生有鱼类的鳍和两栖类四肢、生活在水边的群居类怪物。在海滨都市波达姆的郊外，经常有这种怪物四处出没。这个由于气候温暖而水草丰富的度假胜地，不仅仅是人类的天堂，对于怪物而言好像也是非常理想的栖息地。

在可视范围内可以确认存在四只红灰相间的物体，另外在身后还有两只。其中一只稍微动了一下，那是跳跃前的准备动作。

用刀身横扫视野的右侧，有击中目标的反应。继续向左挥刀，以与“闪电”之名极为相称的动作刺中了Blood bass的要害，这样一来就搞定两只了。

这时，感受到了身后怪物已高高跃起。如果是这种速度的话，应该没有问题。闪电微微吸了口气，随即转身斩向那只跃起的Blood bass，继而如行云流水般朝身后的另一只扑去……

就在这时，她猛地向后退去，与此同时有枪声响起。下一个瞬间，Blood bass在视野中被轰飞了，紧接着又有一只怪物喷射出绿色的体液。

“我来帮忙！”伴随着飞空摩托吵闹的轰鸣声，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哪里是帮忙，明明就是捣乱嘛，闪电十分不痛快地想着，并放低了手中的武器。此时，Blood bass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那个人身上去了。

声音的主人是个出身不怎么好的女人，这一点即便不抬头去确认也能知道。因为明显经过改造的飞空摩托的声音表明，那并不是以安全性为第一要点而进行设计的普通市场发售品，同时与重视静音的军用快速机体也不一样。驾驶着那种东西到处走的女人既不是真正的平民，也不是军人。

但实际上，单手持枪并驾驶着飞空摩托的并不是女人，而是一名蓝发男子，而且十分年轻。身上带着各式各样的饰物，有羽毛，还有玉器等，这身华丽的打扮即便从远处也能一目了然。在飞空摩托的后面，坐着一个手拿大型枪械的黑发女子。

飞空摩托快速下降，在马上就要撞上地面时停了下来。那名女子站起身来连续开火，将剩下的两只Blood bass轻松地轰飞了。枪法还不赖，如果能将浪费的子弹缩减一半的话就更好了。

男子一个急刹车，将飞空摩托稳稳地绕到了闪电的面前，这又是对自己的技术极



为自信的做法。

“军人姐姐，刚才很危险啊。”黑发女子将枪扛在肩上，嘻笑着说道。

从过分敞开的领口能够看到她身上的蝴蝶图案的纹身，就在肩胛骨稍微靠上的位置。如果说那个蓝发男子是装饰物过多的话，这个女人就是暴露过度。

而且这两个人穿的都不是使用枪械者应该穿着的服装，如果是紧身的话也就算了，那些垂着的饰物在开枪时都有可能成为累赘。另外，大型枪械的枪身非常容易变热，裸露出来的皮肤很容易会被烫伤。

这两个人一定是外行，在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闪电问道：“你们是？”

“诺拉。”

即便自己做出高压的态度，那个女人却完全没有畏惧的样子。她那琥珀色的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好像感觉十分有趣。

“你如果是波达姆军队的人，之前应该听说过我们吧？”

惊人的自信。虽然对于对方的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很感兴趣，不过现在闪电并没有时间特意询问一番。

“不好意思，从来没听说过。”说完，闪电转身便走。

可是那两个人的谈话声却不离不弃地钻进了她的耳朵。

“……可是……”

“真奇怪，我还以为咱们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呢……”

为了摆脱他们的声音，闪电加快了脚步。很不爽！任务受到了干扰，而且对方还认为这是帮了自己的忙。最重要的是，对那个由于讨厌对方居功自傲的样子而像小孩

子一样撒谎的自己感到极为厌烦。

是的，刚才撒了一个谎，所谓“没听说过诺拉”的说法完全是在撒谎，其实她是知道的。

偶然听说过那些将海边的小店作为根据地的家伙，那是一家在度假胜地极有人气的咖啡馆，但实际上经常光顾那里的常客据说都是本地人。总而言之，那里并不是高中女生喜欢经常出入的地方。

“他们总说，我们就像是野猫一样。据说这就是那个小队名称的由来。”

好像就要回想起更加不愉快的事情了，闪电急忙掏出无线通讯器，同时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去想那些多余的事情”。在清除了怪物之后就要和上士取得联系，这才是现在最优先的事情。

有几名士兵已经回到集合地点了，这都是因为Blood bass群并没有远离通报地点的原因。如果是消灭那些移动速度快的怪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轻松了。

由于怪物讨厌人类的气息，因此它们不会出没于繁华的城市和住宅密集的地区，但是在荒郊野外的话就是另一种情形了。对于那些追求宽阔的住宅用地和悠闲安静环境而居住在郊外的居民们而言，怪物的频繁出没是一个令人极为头疼的问题。

虽说如果只有一只小型怪物的话，即便是外行人也能轻松将其赶走，但是这些怪物往往是成群行动，即便偶尔会有单独栖息的也都是些厉害的大家伙。结果，“一旦发现不要刺激它们，尽快向军队通报”就成为了普通居民最明智的应对方法。于是，闪电所属的波达姆治安连队就要经常出动清除怪物。

“辛苦了！”前来迎接的同事们纷纷说道。

闪电只是朝他们挥了挥手，同时四处寻找上司的身影。不，根本不用找，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阿莫达上士的声音。

就在闪电打算朝那个传来爽朗笑声的方向走去时，她下意识地皱了皱眉。阿莫达上士正在和一群不明身分的家伙聊天，而且在他的身旁还有好几台经过改造的飞空摩托，和那个蓝发男子驾驶的机体极为相似。

那个正嬉皮笑脸地和阿莫达上士说话的男子到底是什么人？虽然长得仪表堂堂，却好像有些热得难受。是服装的原因，还是因为夸张的动作呢？不过还是能看出这名男子好像是那群人的首领。那样的话……

无意间与那男子四目相交，闪电随即紧盯着那道投向自己的目光，明知道这样是很无礼的举动。男子的脸上稍微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大概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吧，阿莫达上士也转过身来。

“哦，队长大人，辛苦了！”

又来了，闪电微微耸了耸肩。阿莫达上士就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队长？开什么玩笑啊，上士！”闪电特意强调了“上士”这两个字。与刚刚被分配到阿莫达的队伍时不同，她现在对于上士的玩笑已经能够做到一笑而过了。当

然，必要的时候还是会还以颜色的。

“我们的突击队长不就是您么！”

只是这种程度的玩笑，不用还以颜色。伴随着一声好像有些讶异的惊叹，闪电很巧妙地搪塞住了阿莫达上士的话。

“那个，这位是？”

她眯着眼睛瞄向旁边的那个男子。无论远看还是近看，印象都没有改变，简直糟糕透了。

“是诺拉啊，中士！”一名刚刚入伍的年轻士兵在一旁插嘴说道。

“您没有听说过吗？”

又是诺拉，闪电有些垂头丧气。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名字从脑海中赶走，现在又突然从这里冒出来了。

“据说是城里的年轻人组成的自卫警备团。”大概误以为闪电的沉默是因为对情报的掌握不够充分，于是阿莫达上士补充道。

“这是他们的首领斯诺。”

斯诺。果然是他，为什么偏偏是他，确信与失望在闪电的心里交错。

“幸会。”

明显十分敷衍的招呼更是让人生气。你的态度就不能稍微好一点吗，闪电心想。

“这位是我们的突击队长大人，虽然年轻却很厉害。”

说着，阿莫达上士用手指轻轻敲了敲闪电军刀的刀柄，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这是最近才被正式采用的军刀，其名为Blaze edge……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如果是圣府军的人，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上士，那种事情……”

已经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闪电急忙出言制止，可是阿莫达上士却无视她的劝阻继续说道。

“这种军刀只会优先发放给优秀士兵。总而言之，现在佩戴这种军刀的家伙肯定是精明强干的人，很厉害吧！”

不管怎么说，这都有点过誉了。适可而止吧，虽然闪电想要阻止他，可阿莫达上士并没有给她插嘴的机会。

“而且啊，队长大人的Blaze edge还是特别定制的，名字叫……呃，叫什么来着？白色闪光……称呼吾之名，对吧？”

是高呼吾之名，闪电在心里悄悄纠正道。如果自己特意说出来，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您放过我吧，就此打住好了。”

就算是半开玩笑半被捉弄，能够得到上司的高度评价还是很令人开心的。但是，无论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更何况，这个叫斯诺的男人还在“真的吗”“那家伙好厉害”不停地大呼小叫，毫不客气地朝自己这边望来，这种情况真是让人无法忍受。

“知道了，知道了。”阿莫达上士耸了耸肩膀，大声笑着说道。

“啊，对了，就是因为这次我们的中士大人很快就把怪物收拾掉了，所以连累得你们没有收获，很失望吧？”

“怎么会，这里又不是只有那些被通报的怪物。”

“这样啊？”

“据说只要稍微用烟熏一下，它们就全都跑出来了……”

“喂，用烟熏倒是可以，不过可千万别惹什么麻烦啊。”

什么嘛，那种夸张地举起双手的样子还真是让人来气。什么自卫警备团，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有枪在手就敢出来冒充什么正义的战士……

虽然心中有着诸多的不满，但是那些牢骚却什么都无法改变吧。非难和批判唯有改变现状才会有意义，如果无法期待做到那一点，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根本无济于事。

“你们啊，还真是精力旺盛，不如来加入我们如何？”

“我们这些人啊，天生就不适应规矩啊、制服啊什么的。”

这个人为什么凡事都要逆着其他人呢，闪电已经愤怒得有些惊愕了。但是，阿莫达上士却对他这种无礼之极的话一笑了之。嘴上一边说着“什么嘛，你这个混小子”，一边用那只粗糙的大手拍打着斯诺的后背，而且是极为亲密的那种。

“那么，怪物也被收拾干净了，咱们就在这里告辞吧。”

听了斯诺的话，聚集在一旁的同伙们纷纷乘上了飞空摩托。

“你们别太得意忘形，小心被人盯上！”跟他们说话的是刚才的那名年轻士兵。由于年龄相仿，因此好像特别容易亲近。

“因为PSICOM那帮家伙和我们可不一样，他们很严肃的。”

PSICOM。公安情报司令部，军队内部的特务机关，据说是由军队精英组成。由于治安连队与平民接触的机会很多，因此这支队伍具备某种“缓和”的特质，但是更接近军队中枢的PSICOM却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会允许有诸如诺拉之类的集团存在。

但是，对于这群只不过是平民的家伙而言，这完全是于己无关的事情。因此，诺拉的成员中并没有人认真地接受这名年轻士兵的“亲切警告”。

“放心吧，我们诺拉比军队还强大。”

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过年轻的士兵却根本不在意对方的话，只是笑着说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些人别说是健全的判断力了，就连最为普通的担心都做不到。所以，还是就这样无视他们并彻底遗忘才是明智的做法，不过……

“等一下。”

闪电忽然想到一件事，于是急忙追上去叫住了对方，有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说。

“你叫斯诺？”

“对啊，怎么？”

正要发动飞空摩托的斯诺闻言转过神来。

“缠住我妹妹的人就是你吧？”

“妹妹？”

“塞拉·珐珑。”

刚说出妹妹的名字，斯诺随即就“啊！”地大叫一声。接着又以极为夸张的动作从飞空摩托上跳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闪电面前。

“那么，您就是塞拉的姐姐？虽然长得很像，不过气质完全不同啊。”

看到对方好像十分高兴的表情和语气，闪电反而有些困惑。这家伙，感觉就像是发现了玩具和糖果的小孩子。

“之前塞拉曾经说过姐姐是军人，所以刚才见面时我还在想不会就是你吧，没想到真的是姐姐啊。”

被他毫无隔阂地连续叫了几次塞拉的名字后，闪电马上又恢复了之前的焦躁情绪。就在她打算彻底发泄出怒火时，对方突然将手伸了过来。

“初次见面！我是斯诺·维利亚斯，经常得到塞拉的关照。”

他的手掌又厚又大，因为手上还戴着皮手套，所以看上去显得格外厚吧。不，戴着手套就要和别人握手，这家伙果然不懂得礼貌。

“你不要总是缠着塞拉。”闪电无视对方伸过来的手，冷冷地说道。她完全不打算和对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为什么？”

在愣了一下之后，斯诺的目光在皮手套的指尖和闪电的脸之间不停地游移着。大概是无法马上理解对方所说的话吧。

“我让你别缠着塞拉。”

话说到这里，斯诺才讪讪地收回了手，好像明白自己被拒绝了。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有些犹豫地说道：“如果我不听呢？”

根本不用回答，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因此闪电打算就此转身离开。这时，她的脚尖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

是椰子的果实。虽然准确地说是一种被称为波达姆椰子的亚种，不过在当地只要一说到“椰子”，指的肯定就是这个。由于这种植物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叶子十分宽大，因此人们十分喜欢将其栽种在海边步行路的两侧。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椰子不同，这种果实并不适合食用。

个头十分硕大，无论是煮还是烤都不能吃……简直就跟这个家伙一样。

“喂，如果我不听的话会怎么样？”

闪电用力踩住脚边的椰子。

“别缠着她！”她慢慢将手指握在一起，将关节弄出声响。虽然用这样的方式赶



走纠缠自己妹妹的男人并非她的本意，不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突然，踩着椰子的脚沉了下去，斯诺用脚将那个果实挑了起来。小小的果实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接着被斯诺抓在手中，看上去就像是擅长踢球的小孩喜欢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就算是被你揍一顿也不行！”

他是想说女人的拳头不管用，还是想说根本不会听闪电的劝告呢，恐怕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吧。

“我可是很顽固的。”

说着，他的笑脸上浮现出一丝怒气。

闪电沉默着转过身走开了。真是让人不爽，纠集一群小家伙，自己当起了山大王，只会对弱小的对手耍威风……这种男人最差劲了。

塞拉怎么会对这种男人感兴趣。对，是兴趣，不是好感，一定是这样。

“珐珑中士，你们认识？”

虽然应该听不到二人谈话的内容，不过还是能够看出两个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于是那名年轻的士兵有些担心地问道。

“不，我们不认识。”

根本不认识，今后也不想和那个人有什么关联。不仅是自己，还要让妹妹与那个人划清界限。

“回去吧。”

闪电拢了下头发，走开了。

CHAPTER 02

海风吹在脸上，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信步走在散步道上，塞拉伸了个懒腰。今天的天气晴朗无比。

散步道附近十分安静，这个季节里，几乎所有的观光客都聚集在可以享受海水浴的沙滩上。诺拉的咖啡馆一定是从早上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吧，即便不忙，今天也是蕾布萝负责看店的日子，本地的熟客们都会为了品尝她的手艺而欣然前往的。

看来，斯诺在约会的时候迟到也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那么，下面就交给你了。”每次他说完这句话打算离开时，肯定会有某个熟客拉住他聊个没完。一想到斯诺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塞拉就忍不住想笑。

喂，听见喊声后，塞拉转过身去。那不是斯诺，而是诺拉的成员伽多。从他单独驾驶着飞空摩托这一点来看，应该是返回工地吧，或者是受蕾布萝之托去补充食材。

“不好意思，迟到……了吧？”刚把飞空摩托挺稳，伽多便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塞拉抬头看了看他。虽然身高比斯诺矮一些，不过伽多的肌肉十分发达，总是给人一种“巨汉”的感觉。所以塞拉对伽多的第一印象就是“高大且恐怖”，当然现在的感觉完全不同了。

“又被熟客抓住聊天了吧？”

“没错。那个，你大概要等上一会了。”

一定是个很罗嗦的客人吧。虽然无法确定这是斯诺的拜托，还是蕾布萝的体贴，不过肯定是有人让伽多来给自己送信。

“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没什么，反正也顺路。我先走了。”

说完，伽多再次发动飞空摩托。塞拉则挥着手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周围刚一恢复安静，塞拉就再次信步前行。在这条小路的前方有一个水鸟经常聚集的地方。她心想，还是在那里等斯诺吧。看水鸟们在水中嬉戏，好像怎么也看不厌，要是带些饵食来的话就更好了。

“我喜欢这城市。”塞拉小声说道，“无论是水鸟们嬉戏的大海，还是这湛蓝的天空，还有轻松摇曳着枝叶的树木，以及美丽而又整洁的小路。”

不过，这已经是塞拉在高中里渡过的最后一个学年了，她已经决定要考取首都伊甸的大学。虽然那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是只要一想到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心里还是会感到沮丧。斯诺经常打趣说：“伊甸什么的不就近在眼前吗？只要你愿意，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看看啊。”

又不是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塞拉在心里自我安慰道。所谓“再也看不到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塞拉心里是清楚的。

最初是父亲。虽然还没到能够理解死亡的年龄，不过年幼的塞拉还是能够感觉到以后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当母亲病逝时，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是一种“重要的人从自己的眼前消失”的痛苦。

无论是斯诺，还是与他在同一间孤儿院长大的伽多和蕾布萝全都了解相同的痛苦。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吧，他们在看别人时的目光都非常温柔，虽然也许他们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是幸福的，正因为幸福才会由于一点点距离而感到寂寞。每天都能见面，说一些毫无芥蒂的话，被一群温柔的人所包围，像这样的时光实在是太快乐了，所以即便只是缩减少许也会感觉难受。

“你这个贪心的人。这样可不行，实在太贪婪了。”

想到这里，塞拉用拳头轻轻地敲了下自己的脑袋。虽然从这里到伊甸的距离绝不是“近在眼前”，但是斯诺说的没错，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回来看看。

所以，别再感到烦恼了。不要因为些许不安就浪费掉此刻快乐的时光。

嗯，塞拉用力点了点头。这时，一个人影风风火火地从小路的另一头跑来，是斯诺。他比塞拉预想中来得更快，一定是拼命摆脱了那个客人吧。

“这里、这里！”

塞拉用力地挥着手，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你见到了我姐姐？”塞拉不禁叫了起来。拼尽全力快速跑过来的斯诺先是喘了一会儿粗气，他在恢复正常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见到了闪电”。

“昨天，无意中见到的。”

“怪不得！”塞拉自言自语道。

“关于我，她是怎么说的？”

“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她的心情特别糟糕，我之前还感到奇怪呢。”

即便心情不好，她的表情和口吻还是一如平常。当然，也没有像小孩子似的对周围的人乱发脾气，姐姐本来就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心情与感受。

只不过，对于塞拉而言总是能够知道姐姐心情的好坏。就像是身体所散发出来的气场，虽然细微但还是会发生变化。如果打比方的话，这种气场就像是静电，虽然肉眼无法看到，但只要一碰触就会放电。

如果是斯诺的话，大概是随随便便地伸出手，并遭到惨痛的教训了吧。想到这里，塞拉不禁在心里发出了苦笑。与姐姐截然相反，斯诺十分忠实于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心里想的事情会毫无防备地表现在脸上和态度中，而且会大声说出来。

斯诺就是那种心情与言行以最短距离连接起来的类型，正因为如此塞拉才会觉得他凡事不会隐瞒，是个极为值得信赖的人，但姐姐却一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们大概就是那种缺乏共同点的两个人，水和油指的就是斯诺和姐姐吧。

“真难办啊。”斯诺挠着头说道，“该怎么办？”

塞拉正要问斯诺指的是什么事，随即她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没关系，我们走吧。”

下周就是姐姐的生日了，之所以蛮不讲理地让她请假，也是因为想要三个人一起庆祝生日。

“咱们两个交往的事情，要好好地跟她说明。”

“我也不喜欢偷偷摸摸的。”

实际上，塞拉原本就打算在生日晚会上正式给姐姐介绍一下斯诺。只是为了介绍自己的男朋友就让姐姐请假一天的确有些危难，不过姐姐实在太忙了，塞拉只是想避免发生无法好好地和姐姐说话这种事态而已。

“只要好好地说明，姐姐一定会体谅的，她其实是个很体贴的人。”

姐姐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非常严肃，而且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到最后，所以无论如何都会给别人造成“老顽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

但是一直以来，姐姐就是这样守护着作为她惟一亲人的自己。明明她自己还处于和父母撒娇的年龄，却因为父母的去世而不得不舍弃孩子的身分，并强迫自己变得坚强起来。无论是父亲的葬礼，还是母亲的葬礼，她一直都紧紧握着塞拉的手。就像是在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直到现在，塞拉也无法忘记从姐姐手上传来的温暖和温柔……

竟然发现了姐姐和斯诺的共同点，虽然他们两个的性格爱好完全不同，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点。

我最喜欢这两个人了，塞拉在心中小声说道。那就是他们的共同点。

“嗯，没事的。好好地跟她说明，应该会得到她的承认。”

“但是万一她生气了怎么办？我会不会被她揍个半死？”斯诺开玩笑地说道。

塞拉勉强克制住自己的笑意，尽量做出一副认真的表情。

“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如果我姐姐真的生气，也许会摧毁整个‘茧’也说不定啊！”

“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啊。”斯诺皱着眉说道。

啊，实在是忍不住了。塞拉放声大笑起来，斯诺也笑得前仰后合的。

如果能和姐姐、斯诺一起这么开怀大笑就好了，塞拉暗想道。一定会的，她又悄悄补充道，在生日晚会那天一定可以做到。

在笑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听到有人喊："斯诺先生！"

"怎么了，玛奇？"

斯诺朝着那辆直奔自己驶来的飞空摩托喊道。

"该出发了！我们收到了军队的无线通信信号，据说在森林地区发现了怪物，该我们诺拉出场了！"

"知道了！"斯诺回答道，这时那辆飞空摩托已经停在了他的面前。

"塞拉小姐，暂时借用他一下。"

"好。"

塞拉开玩笑似的敬了个礼。对于和自己只差一岁的玛奇，感觉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同学一样轻松。

"打扰了你们两个，实在是抱歉。"

对着坏笑的玛奇，斯诺一边说"你这家伙"，一边举拳做状要打。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关系十分要好的兄弟在打闹一般。

"那么，我回去了。"

"我等你！啊，完事之后有时间吗，我想和你一起去买东西。"

"买什么？"

已经跳上飞空摩托的斯诺眨了眨眼。

"给姐姐的礼物。"

"啊，生日礼物！"

"两个人一起去挑选吧。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去购物中心看看……"

"不，我就在这里等你，还可以在遗迹周围散散步。"

"明白！"伴随着斯诺的这句回答，飞空摩托也起飞了。

"用速攻收拾掉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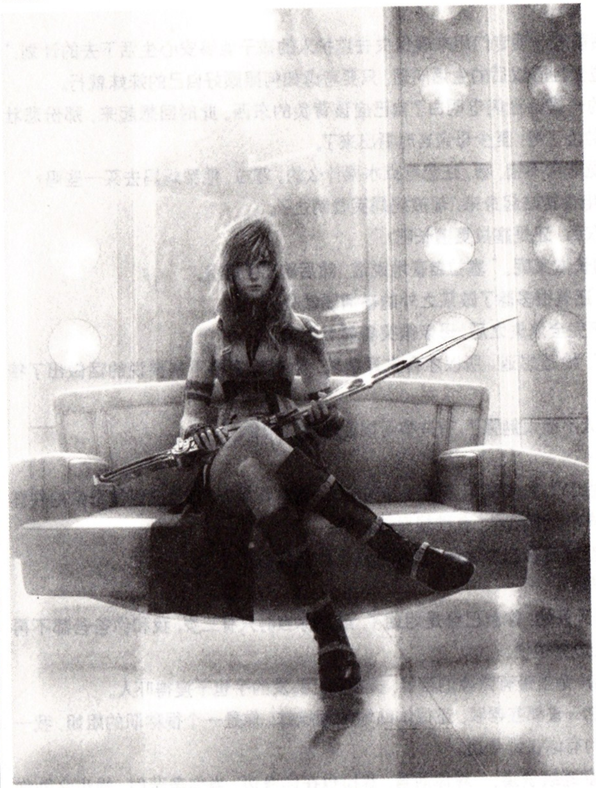
当塞拉一边说小心，一边挥手时，斯诺和玛奇已经飞远了。还真是速攻呢，塞拉笑了笑。

CHAPTER 03

没有表露出明显的不高兴吧，只是比较担心这一点。

昨晚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了，因此并没有和塞拉说些什么。以疲惫为借口很早地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也就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一旦开口的话，我觉得自己很有可能会喊出"和那个男人分手"之类的话来。

我并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他们两个交往，我也比任何人都了解妹妹的脾气秉性。虽然她看上去好像很顺从的样子，但内心其实十分顽固。如果仅仅是以"我讨厌那个家伙"作为理由反对的话，塞拉一定会为了让我这个老顽固姐姐改变主意而不屈不挠地进



行劝导。到底该怎么办呢?

闪电叹了口气，然后默默地收拾好盛有早饭的托盘。虽然在出门比较早的日子，姐妹俩都会围坐在餐桌前共享早餐，不过像今天这样比较晚的话，当闪电起床时塞拉已经出门了。

虽说如此，为了工作时间极其不规律的姐姐，塞拉在出门之前一定会准备好早餐。父亲早早地就去世了，而母亲又一直都在忙于工作，因此家务活方面一般都是由闪电来操持。不过，在厨艺上还是塞拉的手艺更好。

“挑选美味的东西，还是塞拉更擅长吧?”

“嗯，我还很擅长做菜呢。”

不经意间回想起了母亲和塞拉的对话，还有她们快乐的笑脸，只不过当时母亲的身体正在受到病魔的侵蚀。

那是母亲即将病逝前的事情。那天放学之后，闪电一如既往地陪着塞拉去医院看望母亲。她紧紧地握着随时都想要奔跑的塞拉的手，并不停地说:“危险，不要跑。”

如果是平时，虽然她嘴上这样说，但其实自己也会加快脚步，但只有那一天不同。在前一天离开医院时，母亲的主治医生所说的一番话让她的脚步变得有些沉重。医生说，如果母亲的病再次发作的话就危险了……

由于没有其他可以通知的亲戚，主治医生只好将这一情况告诉给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闪电。医生对她说一旦母亲病逝了，自己会介绍几个福利部的咨询人员，并留下了几个咨询

窗口的信息。

他同时还说，目前有一项专门用来确保失去监护人的孩子能够安心生活下去的计划，所以闪电可以不用过分担心以后的生活问题，只要考虑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妹妹就行。

只不过，这样的一番话让闪电明白了自己应该背负的东西。此时回想起来，那份悲壮感大概全都表现在脸上了吧，至少母亲当时看出来了。

“我今天的感觉非常不错，嗯，还想吃点水果什么的。塞拉，能帮妈妈去买一些吗？”

“我去吧。”闪电说着站起身来，却被妈妈笑着制止了。

“挑选美味的东西，还是塞拉更擅长吧？”

“嗯，我还很擅长做菜呢。”塞拉自豪地说道，然后跑出了病房。

“对姐姐而言，还有很多除了做菜之外的事情要做呢。”

等塞拉的脚步声完全消失之后，母亲微笑着看着闪电。

啊，母亲知道了，她暗想道。所以才会支开塞拉，她对母亲接下来要说的话做出了猜测，可惜并没有猜对。

“不过，你一个人不要太勉强了，有些事可以让塞拉帮帮你。”

“妈妈，可是……”

下面的话没能说出口，她看到母亲将手伸向自己。当意识到时，自己已经被母亲抱在怀里了，就像小孩子一样被抚摸着头，有种想哭的冲动。

“可爱的乖宝宝，在塞拉出生之前，我都是这么称呼你的。”

“是吗，我不记得了……”

“从塞拉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是姐姐了，虽然你当时只有三岁。我和你爸爸都不再叫你乖宝宝了。”母亲边笑边说。

闪电发现母亲的声音里带有微微的苦涩，抚摸自己头发的手也干瘦得吓人。

“在爸爸死后，你一直都在帮我，还很体贴地照顾妹妹。你是一个很称职的姐姐，我一点都不担心塞拉，因为有你在她身边。”

“但是……”母亲继续说道，“对你而言，塞拉也在你身边。当你辛苦时，她也会助你一臂之力，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接着，母亲再一次用耳语般的声音呼唤了一声“我的乖宝宝”……

在那次对话之后不久，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因为已经事先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那一天，被母亲抱着如同婴儿般撒娇的一瞬间，就是闪电孩提时代的终结。由于失去了那个可以被称为母亲的人，因此自己已经不是孩子了，也不可能再是个孩子了。

“一个人不要太勉强了。”

虽然母亲是这样说的，不过能够保护塞拉的只有自己，所以结果还是只能一个人努力。

想要长大成人，闪电迫切地想着。为了保护塞拉，为了让自己惟一的妹妹过上幸福的生活，想要早日长大成人。

如果还没到法律所承认的成人年龄的话，那么至少舍弃父母所赐予的名字就能成为

大人了吧。

已经无所谓了，即便不再做母亲的女儿，取而代之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塞拉的保护者，必须要保护好塞拉。

曾在母亲的墓前发过誓，并告诉她闪电就是自己的新名字。

枪套掉落的声音让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无意识中收拾好装束的闪电不由地露出了苦笑，现在还没到出门的时间。

今天的起床时间比预定中要早很多，果然还是因为昨天的事情有些激动，因此导致睡得不好吧。

不要勉强，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这样安慰自己了，可为什么偏偏会是那个男人。

自己并非那种会将所有追求妹妹的男人全都赶走的过度保护的姐姐，也不是气量小的人。闪电只不过是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让塞拉幸福，能够好好保护她的男人，而不想让做不到这点的男人靠近自己的妹妹。

能言善辩和仪表堂堂什么的都不需要，只要能珍惜塞拉，能够为了守护她挺身而出就好。

所以，那种轻浮的男人能够保护塞拉吗？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山大王罢了。一旦遇到危险，肯定会抛弃塞拉，独自逃跑的。

塞拉也是，这种事只要头脑稍微冷静一下肯定就能看出来吧。一个是高中的优等生，另一个则是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家伙，这样的两个人根本就不般配嘛！

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会和我一起阻止塞拉吧？

关于这件事也不能过于期待母亲啊，闪电微微耸了耸肩。其实父亲也是一位看上去稍微有些危险的人，典型的乐天派、老好人，而且是一个行动能力很强的人，不过却绝对不是那种稳重踏实的类型，当自己长大之后就明白了这一点。

当然，自己在小时候是非常喜欢父亲的。记忆中，父亲的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笑容。不过，如果父亲能够长寿的话，自己也会对父亲的乐观天性进行批判吧，说不定还会有不愉快的反抗之类的举动。

而母亲就选择了父亲这样的人，她对于斯诺那种男人的评价一定会很不错，也许还会以"只要塞拉自己喜欢就好"这种借口爽快地承认他们两个的交往。

不管怎样，自己的责任就是从那个男人的手中好好地保护塞拉，即便父母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即便父亲和母亲都会认可，我也不认同，绝对不认同。

带上皮手套，闪电打开了房门，她打算今天早一些出门。

CHAPTER 04

根据古老的记录表明，波达姆异迹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于此了。

与“茧”的古老建筑物和居住遗址之类的地方被称为“遗迹”“遗构”所不同，从下界打捞上来的东西被称为“异迹”。

根据年代来分析，这一波达姆异迹应该是为了修复在默示战争中损坏的地方，作为修复材料而被打捞上来的吧。法尔希为了扩充或修整“茧”会从下界收集材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只不过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异迹，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既没有被用作修补材料，也没有被加工，甚至没有被送回下界，就一直保持着原始形态被放置在那里。

是出于某种意图而没有使用吗，还是说作为下次需要修补时的预备材料而得以保存呢，关于这一点已经无从得知了。对于没有寿限的法尔希来说，几百年的时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吧，更何况原本就无法用人类的尺度来推测法尔希的想法。

无论如何，这一切全都是迷。如果是接近圣府中枢的人，也许会了解一些情况，不过类似塞拉这样的平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无论看多少次，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

塞拉抬头仰望着直插天际的异迹，这到底是谁创造的呢？

普通的人类是无法居住在下界的。接二连三的天地异变，以及凶残的怪物四处横行，那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据说居住在那里的充其量也只有野蛮人，而那些人应该创造不出如此巨大，而且造型如此复杂的东西。

听说在下界也有与“茧”相同的法尔希，不过与为人类带来恩惠的茧之法尔希不同，下界的法尔希只会给人类招致灾祸。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创造这个的也应该不是下界的法尔希。如果是如此恐怖的存在所创造的东西，就一定会危害到“茧”才对，而“茧”的法尔希早就将其破坏掉，并用作修补材料了吧。

如果既不是下界的法尔希，又不是野蛮人，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一异迹呢？

为了弄清这一点，塞拉曾经查阅过无数本历史书和资料，却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这都是十分久远之前的事物了，没有答案也是正常的。

不过，以这次试图解开谜团为契机，塞拉因此喜欢上了历史，她的历史成绩在学校里也是名列前茅。

有时她甚至会想，如果不是每天都在如此近的距离观察这个波达姆异迹的话，自己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历史。

尚未解开的“谜团”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让人感到高兴的事物，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可以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当然，如果能够解开谜团的话，应该会更加高兴吧，塞拉在心里想道。



“要是能进去看看就好了……”

可是异迹并没有入口，关于其内部的信息也没有被公开。到底有没有类似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呢，还是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内部”……

塞拉轻轻地触摸着异迹的外壁，那是一种既非石头也非金属的冰冷触感。不，就算是金属，也和自己身边的那些金属物质有着某种不同的感觉。至少，建筑物中是不会使用这种素材的。

这一异迹在下界被创造出来时，一定有着完全不同的手感吧。数百年间，它一直都在这里遭受风吹日晒，不仅仅是手感，就连颜色和形态也改变了不少。

塞拉一边仰望着异迹的顶点，一边慢慢地围绕着它散步。她的视线一直都是固定的，这样一来看上去就像是异迹在移动似的，这是小时候姐姐教给她的游戏，据说这是过世的父亲教给姐姐的。虽然塞拉当时好像也在场，不过完全没有当时的记忆了。

这里一点儿都没变啊，塞拉想道。无论是五年前、十年前，还是现在，所以即便是五年后、十年后这里也不会发生改变吧。就算在自己去世后，异迹还是会一直屹立在这里……

忽然有种不协调感。触碰异迹外壁的指尖所感受到的触感发生了变化，塞拉惊讶地收回了视线。

原本应该是外壁的那个地方竟然发生了错离，而且“错离”的范围朝异迹内部延伸了一大块。塞拉朝里面看了看，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打开了！？”

什么时候打开的？几天前经过这里时还没有任何变化呢。因为自己从小就一直观察着这里，所以即便是极为细微的变化也绝不会错过，更何况是异迹的“入口”打开这种明显的变化了。



难道说，圣府的调查队成功地打开异迹之门了吗？塞拉悄悄地朝“入口”走去。

“有人吗……”

没有回应。既然没有类似警卫兵的身影，说明这可能并不是正式的调查。

“只是稍微看一眼，应该可以吧。”

一旦擅自闯入的事情被人发现，肯定会受到严厉的警告，可她实在无法克制住这份好奇心。

塞拉悄悄地走进异迹之中。之前曾经想像过很多次，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进入内部看看，下界的异迹——从“茧”外部来的东西。一想到自己也许会接触到那个秘密，塞拉就感到有些忐忑不安的期待。

可是一旦真的进入内部，也许会觉得这种感觉本身就很不谦虚吧。异迹中充满了冰凉而清新的空气。

通风极为良好的异迹内部，感觉比从外面看要宽敞很多。在宽敞的空间里遍布着通道和楼梯，很明显这里并没有人。远远望去没有一个人影，四周一片寂静。

“好棒！”

轻声的低语竟然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回声，塞拉急忙用手捂住嘴巴。

啊，被吓了一跳，这次她并没有发出声音，而是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话说回来，这里的建筑样式真的很奇特。虽然地面好像是石头铺就的，不过与“茧”的古代建筑样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地面、墙壁还是通道，全都是由直线构成，但绝对不是那种幼稚而拙劣的样式。直线与直线被精密地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协调感。

“好像有什么东西吧。”

塞拉歪着脑袋抬头仰望，天花板附近很亮，即便从下面看也能看得清楚。而且有一条楼梯通往那里，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放有什么东西吧。

下一个瞬间，上层的楼梯平台忽然亮了起来，感觉就像是有人在说“想要知道的话就上来看看吧”。塞拉毫不犹豫地迈步走上台阶，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内回响。虽然感觉这些台阶与“茧”的楼梯相比，在高低上多少有些差异，不过还不至于过于吃力。

爬了一会儿楼梯之后，前面就变成了平坦的通道，不过很快又变成了楼梯。虽然楼梯很长，不过塞拉并不觉得疲惫。这里比她之前参观过的任何一家博物馆和资料馆都更加有趣，无论是几何学的墙壁装饰，还是由正方形组合而成的地板的纹饰都充满了神秘的魅

力，塞拉浑然忘我地向上走去。

虽然通道和台阶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构造，不过却不会让人迷路。和刚才的楼梯平台一样，应该前进的方向总会亮起来，只要跟着这个指示走，就能够踏实地来到上一层。

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建造出来的呢？此前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疑问再次浮现在脑海中，只不过在已经成功走进异迹的此刻，塞拉确信这里并不是出于某个邪恶的目的而被建造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她在这个空间里感受不到一丝邪恶的气息。

“但是……稍微有点儿累了，要想上到最上面恐怕有些勉强啊。”

在穿过无数楼梯、通道、门和小房间之后，塞拉从楼梯上稍微探出身子朝下望了望，知道自己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这是一个从外面看上去好像可以直达天际的异迹，她知道这里并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爬到顶点的地方。

“只差一点了……”

有心想要回去，可是已经爬了一半了，就这么放弃实在有些可惜。就在她一边鼓起勇气，一边打算继续向上攀爬时。

“好漂亮！”

在楼梯平台的边缘有一个淡淡的圆形光柱，看上去与通道上的亮光不同，是绿色的。

“就在那儿休息一下吧，那里肯定是休息的地方。”

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光柱在较高的地方。淡淡的柔和光芒好像可以去除疲劳似的从空中投射下来。嗯，这里果然是休息的场所。就在塞拉打算依靠在底座上时……

忽然异迹的内部开始轰隆作响，塞拉吃惊地向后退去，她眼前的地面和墙壁发出了声响并活动起来。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乐观的错误，这根圆柱并不是什么休息场所的标志，而是某种启动装置。

塞拉不安地朝四周环顾，刚才本应是台阶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平坦的通道，而通道则被墙壁堵住了，她知道异迹内部的构造正在重组。在下面一层有一个类似横放的巨大圆筒的装置正在发出轰鸣，那个应该就是动力装置吧。

突然，面前的台阶消失了。虽然塞拉以为会出现与其他地方一样的平坦通道，可惜却想错了。在原本是台阶的地方，只有空无一物的空间继续延伸，也就是说这里就是楼梯的尽头。

“怎么办？”

轰鸣声停了下来，空旷的空间再次陷入寂静之中。塞拉刚想长吁一口气，紧接着在她面前的空间里又浮现出红色的花纹。之前在下面的台阶上也看到过相似的奇妙图案，只不过塞拉觉得自己在很久以前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究竟是在哪里看过呢？

这时，红色的纹饰释放出强烈的光芒，塞拉下意识地后退两步。只见在原本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中出现了一块板状物体，与其说是板子，其实倒更像是漂浮在空中的平台。

“这个是……升降机？相当古老的样式啊！”

塞拉以前曾经参观过一个有着类似古老升降机的遗迹，只不过面前的这个“疑似升降机”的形状与“茧”的那个完全不同。

“只要试试看就知道了。”

塞拉嘿地一声跳上升降机，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因为和通道及台阶相同，升降机上也亮了起来。

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升降机开始缓慢地上升。虽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倚靠在那个底座上，不过结果却歪打正着。原来如此，在那里可以启动升降机继续向上移动，塞拉终于明白了。

升降机逐渐靠近穹顶，其周围明亮得有些炫目，很快升降机就停了下来。大概是到达最顶层了吧，是心理作用吗，这里的空气好像比下层更加清新冰冷。

“这是……水晶粒子？”

在冰冷澄净的空气中有些细小的光芒粒子在飞舞，这样的景象已经无法用“美”来形容了，简直是让人感到庄严肃穆的神圣。塞拉不知不觉地挺起胸膛，在闪闪发光的粒子中静穆前行。所谓祈祷就是在这种时刻诞生的吧，她在心中暗想。

大门朝左右敞开，仿佛是在说，让我告诉你所有的答案吧。

塞拉迈步走入门内，很暗。这里大概是禁止进入的地方吧，她感到有些不安。不过很快通道内就微微亮了起来。与之前的台阶和通道相比还是稍显有些暗，但并不是一片漆黑，这果然是正确的道路吧。

塞拉径直前行，昏暗通道中的光亮终于逐渐增强了。果然应该走这里，没事的，她在心里自言自语。

“好像有什么……东西？”

塞拉瞪大眼睛仔细观看，在道路的前方好像有某个东西，是很巨大的东西。不对，是活着的东西，因为对方在动，而且其中心还闪耀着冷冽的光芒。

“水晶！？但是，为什么会在这里？”

下一个瞬间，强烈的光芒灼烧着视网膜，一片雪白的光芒。仿佛一直在等待着由于炫目而闭上眼睛的时刻，塞拉的脑海中随即浮现出了一段影像。

极其巨大，极其可怕的东西。

什么！？这是什么！

她喊不出声来，某种巨大且恐怖的东西膨胀着，翻滚着，难以抑制地发出惨叫，可塞拉却听不到。

不，能听到，是歌声，有人在歌唱。那到底是什么歌？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无法再继续思考下去了，前方只有一片黑暗。

CHAPTER 05

虽然打算散散心之后再去工作，可是双腿不由自主地就迈向了和工作相关的地方，那里是购物中心。

每年，来自各地的观光客都会为了欣赏烟花大会而云集于此。这场自古就举行的烟花

大会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而且还流传着很多相关的传说。

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只要向烟花祈祷，愿望就会实现”的说法，而且只要你祈祷就可以，没有其他任何附加条件。正因为这一点简单易行，所以这种说法才会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或者从更为古老的时候就一直传承至今，而且人们对其深信不疑。

任何人都会有愿望，无论他多么富有、多么幸福，如果是不幸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每到烟花大会召开的当晚，无数的观光客都会蜂拥而至，导致波达姆的人口呈几何倍数增加。

只要是人群集中的地方，事故和案件的发生率就会上升，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所以在烟花大会的晚上，波达姆治安连队会全体出动负责会场及其周边地区的警戒任务，闪电所负责的就是从购物中心直至海边的这块区域。

趁着散步的机会顺便事先查看一下自己负责的地区，这样也不赖。只要能掌握什么地方有什么商店，在给属下分派任务的时候还可以参考一下，也许还会发现一些应该事先撤走的东西。

比如说，最好在这家首饰店周围多配备一些人员，毕竟这里原本就是很容易遭到盗窃的地方。还要联系商店方面，确认他们是否事先做好了防盗工作。

忽然，橱窗中的展品映入了闪电的眼帘，一条细细的链子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吊坠，那个吊坠好像是“茧”与某种有着不可思议形状的东西的组合。虽然不太了解这种商品，不过塞拉一定会喜欢吧。

闪电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购物中心闲逛了，上次来这里好像还是陪塞拉来买东西，这么说来，好像也很久都没有陪塞拉一起逛街了，应该是从自己加入治安队之后吧。

她忽然觉得有些内疚。在刚刚入队时，总是想着等到适应了这份工作，有空之后再好好地补偿妹妹。可是在一年之后，自己负担起了相应的职责，工作反而变得更加忙碌。等到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时，别说是两人一起逛街，就连坐下来好好聊聊的机会都很少了。

自己刚加入治安部队时，塞拉还是一名中学生。正是有着诸多烦恼的时期吧，比如对前途的不安，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等等，妹妹一定有很多事情想要找人倾述吧。可自己却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塞拉也许很寂寞吧。内心不安，想要找人做她的倾听者……也正是这样，她才会被斯诺那种咋咋呼呼的男人所欺骗。

这么说来，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责任完全在自己啊，如果能够更关心塞拉一些的话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就算再怎么忙，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吧，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

明明曾经在母亲的墓前发誓要好好照顾塞拉，可结果却让她感到寂寞，并招来了那个无聊的男人。追本溯源的话，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身为姐姐所应尽的义务……

“啊，好可爱！”

闪电闻声转过身去，只见一家宠物店前停放着一个搬运用的周转箱。

“妈妈，你喜欢这样的吗？”

“啊，你不是也很喜欢吗。还吵着‘买吧、买吧’然后就在店门前大哭起来。”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不久前……大概十年吧。”

一对母子站在宠物商店前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个周转箱，即便只是看背影也能看出来她们的关系很好。儿子是清爽的银色头发，母亲的发色则要明显带有一些暖色调。虽然发色有着些许差异，不过长相应该很相似吧，人们不都说男孩子一般长得像妈妈么，闪电下意识地想到。

从身材来推测，那个男孩子大概有十四、五岁吧，那身鲜艳的橙色夹克很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特点。回想起母亲病故时自己也正处于这个年龄段，闪电不禁觉得有些羡慕对方。

“这个小家伙在孩子们中间可是很有人气的哦，聪明而且温顺。”

宠物店的店员一边向这对母子说明，一边从周转箱里取出一只可以放在手心上的小鸟，并将其放进了一旁的笼子中。是陆行鸟的雏鸟。

“现在各家商店都挂出了‘陆行鸟雏鸟售罄’的红色牌子，艾乌里德的分店明明前天才到的货，现在已经快要卖光了，马上又要补货了。”

当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虽然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不过在班级里也的确有一两个饲养陆行鸟雏鸟的孩子。塞拉也曾经眼睛发亮地对闪电说过，自己的同学家养了一只陆行鸟雏鸟。

“要不要买一只啊，这位夫人？”

“真遗憾，我们是来这里旅行的。要是带回去的话，帕尔姆珀尔姆又太远了……”

旅行，在听到这个词的瞬间，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旅行，也许会不错哦。

可以带塞拉去什么地方散散心，以补偿之前自己一直让她感觉寂寞的过错。虽然由于工作的原因不能请长假，不过只要能把值班和短暂的休假合在一起，应该可以做一次旅行。

等开完烟花大会，工作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忙了，休假的申请也比较容易被批准吧。

对了，就在生日的当晚说这件事吧。每次生日，塞拉都会为自己准备好亲手做的丰盛饭菜，还有经过精挑细选的礼物。而作为这些礼物的回报，就回赠给她一次姐妹二人的旅行。

在旅行的途中，要好好地倾听塞拉的话，把之前欠下的都补回来。要让她快乐，让她尽情品尝美味的食物。

当然，旅行回来之后也要尽量抽时间陪塞拉聊天。只要能消除她内心的不安和寂寞，塞拉一定也会醒悟的，应该会意识到自己被那个无聊的男子欺骗了。

而且塞拉迟早会去伊甸上大学，会结交新的朋友，只要给她一个优良的环境，肯定很快就会把斯诺什么的全都忘掉吧。

虽然这么做有些不近人情，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还多亏了那对给了自己提示的母子啊。

当闪电带着感激的心情回过头时，宠物店门前的那对母子已经不见了，并肩而行的二人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人群之中。真是一对幸福的母子啊，闪电觉得自己被一种温暖的感觉所笼罩。

谢谢，祝你们旅途愉快，闪电在心中祈祷着。

CHAPTER 06

在黑暗中听到了声音，好像有人在说“路希”，那声音十分微弱。

“为什么……”

这次的声音稍微清晰了一些。

“为什么会选择‘茧’的人？”

是谁？这是在说什么？

你是谁，虽然很想这么问，却发不出声音。无论是睁开眼睛，还是动一下指尖，全都无法做到。

感觉身体好像轻轻地漂浮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脑海中浮现出这个疑问的同时，黑暗变得更浓重了。就这样甚至想不到反抗，塞拉的意识再次模糊了。

忽然能够感受到眼皮的内侧变得温暖起来，下意识地猛然睁开双眼，天空的湛蓝色便跃入了眼帘，另外还有熟悉的异迹外墙的颜色。

不知不觉中自己回到了异迹外面，而且还躺在了地上，塞拉对此感到极为迷惑。她提心吊胆地试着抬起了右手，能动。接着又抬起了左手，没事，两只手都能动了。

她慢慢地坐起上半身，感觉稍微有些头晕目眩。就这样用双手拄着地面，塞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刚才在异迹周围散步，接下来呢？异迹的入口敞开了，自己就走了进去。再然后呢？爬了几层台阶，穿过几条通道。还有呢？散发绿光的装置启动了，浮现出红色光芒的图案，继续向上，朝着深处移动……

看到了巨大的水晶，还有雪白的光芒，记忆就在那里中断了，就像是被那道光芒烧断了似的。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道光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选择‘茧’的人？”

那个声音回荡在耳边，难道是梦吗，也许吧。因为自己当时的意识有些模糊，而且在异迹中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人类存在的气息。

另外，在完全失去意识之前所看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影像。不，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是不合适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东西，那个东西的名字是……不对，是梦，那是个噩梦。

但是，塞拉又忍不住回想起刚才的经历。自己此刻在这里，正是异迹中存在有“某个人”的证据，将失去意识的自己带出来的人究竟是谁呢？塞拉拼命地在记忆中探寻着。

此外好像还听到了什么，对了，是“路希”。

路希？是那个路希吗？

怎么可能，塞拉摇了摇头，路希之类的只不过是古老的传闻，更近似于神话和传说之

类的。

大脑深处传来了并不强烈的疼痛感，也许是在摔倒时撞到什么地方了吧，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吧？

慢慢地试着活动了一下双腿，并没有疼痛感。抬起头，也没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塞拉扶着异迹的外墙站起身来，虽然稍微有些不稳，不过还没严重到无法站立的程度。

总算是没有受伤，就在她长出一口气时，忽然看到了左臂上的黑色污迹。

真讨厌，塞拉皱着眉头看了看，接着又歪过脑袋。

“这是什么？”

手臂上浮现出黑色的花纹，如果是恶作剧涂鸦的话，这种花纹的设计也实在是太精巧了。不过，这与蕾布萝肩膀下方的纹身又稍微有些不一样。

“只要洗掉就没事了吧，可是如果洗不掉的话该怎么办？”

塞拉用指尖碰了碰那花纹，忽然觉得自己曾经见到过。

花纹的样式很复杂，看上去是由好多根箭形符号组合而成。虽然和左臂上的图案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十分相似。是的，就是在异迹中曾经看到过好多次的红色 光芒所描绘出的花纹。

到底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花纹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啊！”

塞拉小声叫了出来，她想起来了。在异迹中看到这个花纹时，就觉得自己之前曾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过。是的，的确看到过，那是很久之前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资料集上。

古时候，当敌人从下界发动进攻时，“茧”的法尔希将人类变成了“路希”作为自己的使者，并赐予其特别的力量。路希们为了守护“茧”而勇敢地战斗，这是默示战争的记录。

憎恶“茧”的下界之法尔希也将野蛮人们变成了路希，并将其送往“茧”。在资料集的解说页面上，就画有与自己左臂上极为相似的花纹，在下方还有注解文字“路希的烙印·下界·再现图”……

“我是路希？”

而且还是下界的。

“怎么会，这不可能！”

这完全是性质恶劣的恶作剧，一定是在异迹中听到的声音的主人们所为。

“为什么会选择‘茧’的人？”

塞拉的心脏砰砰砰地跳着。那句话的意思是“‘茧’的人本不应该被选中”，那么也就是说在“茧”以外的某个地方还有人类吧。

“下界……”

没错，这个异迹是从下界打捞上来的东西。那个声音是想说“被选中的应该是下界之人，可为什么‘茧’之人被选中了呢”。

那个声音对于“被选中”这件事本身好像也带有疑问，也就是说他知道路希在那个地方被选中了，而且选择路希的是法尔希。

要是那样的话……

“在异迹中的是下界的法尔希？”

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就都能说得通了。无论是在空中飞舞的水晶粒子的意义，还是自己在失去意识前所看到的巨大水晶，只要在那里的是法尔希，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塞拉遇到了那个法尔希，并被变成了路希，被那个憎恨天堂、给人类带来灾祸的法尔希。

虽然被“茧”的法尔希选中的路希是“神圣的使者”，但下界的法尔希所选择的路希则是“恶魔的爪牙”，是“茧”的敌人。

“我？开玩笑，这不可能。”

塞拉用手掌使劲地擦拭着左臂上的黑色花纹……擦不掉。

“怎么会，这只不过是涂鸦而已！”

正要更加用力地擦拭，塞拉突然被吓了一跳，黑色的花纹发生了一些变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形状和浓度发生了改变。

“假的吧？”

这东西并不是普通的涂鸦，塞拉十分确信这并不是人为涂抹上去的。

“讨厌啊，讨厌，这种东西。”

塞拉无力地跪在地上。不可能，肯定是搞错了，虽然她在心里拼命地这样想着，可是手臂上宛如烙印般的花纹却摧毁了她所有的念头。

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根本无法否定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也许还会轻松一些。

“斯诺……姐姐……我害怕。”

塞拉的双肩在止不住地颤抖，虽然现在并不寒冷。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怎么也擦不干净。

“救救我，斯诺……”

虽说如此，能够哭的机会也只有短短一瞬间，斯诺很快就要回来了，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这副样子，还有这个不祥的烙印。也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危害“茧”的存在。

安抚了一下几近脱力的双腿，塞拉拼尽全力站起身来。

在斯诺回来之前，自己必须快点离开这里，只有这个念头在驱使着塞拉行动。

CHAPTER 07

塞拉会想要去哪儿呢？

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就会自然而然地露出微笑。走在购物中心的闪电的脚步也变得比之前轻快了许多。

虽说是第一次光顾购物中心里的旅行代理店，不过店员的服务态度很亲切，这让她感觉十分好。很快对方就找出了好几个即便是短暂的休假也可以充分享受的候选目的地。闪电让人将这些数据都传送到自家的地址，之后只要在生日当晚一边参考这些资料，一边和妹妹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就可以了。因为这还是两个人第一次外出旅行，所以塞拉一定



会很高兴吧。

只要眼前浮现出塞拉的笑容，闪电的心里就像是点燃了一盏灯似的，感觉明亮而又温暖。妹妹是我的宝贝，她这样想着，并在心里对着那个“宝贝”发誓。

以前真的很对不起，塞拉，我都没有关心你。今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感到寂寞了，我也不会再把工作忙当成借口，说好了。

仔细想来，自从母亲死后，自己好像一直都在看着前方，并不停地奔波着。差不多该把速度放缓一些了，偶尔停下来也是很必要的吧，为了塞拉，同时也为了自己。

闪电在人群中与有着古怪装扮的二人擦肩而过，是穿着与昨天见过的装饰过多的男子以及暴露过度的女人十分相似的服装的黑发女子。好像从昨天开始，自己就和黑发的女人很有缘分啊，闪电自言自语道。

只是与昨天的那个女人相比，眼前的这两位感觉更加野性和精悍。大概是因为对方那身蓝色衣服的独特设计吧，一定是所谓的“流行最前沿”之类的吧。另一个女人也穿着同一个系列，也许是同一个品牌的服装，大概她们是从伊甸来的观光客。

“所谓的时尚流行之类的东西，还真是搞不懂啊。”闪电不由地耸了下肩膀。

“什么搞不懂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是阿莫达上士。

在轻轻敬礼之后，闪电指了指那两个人离开的方向。

“我是说那两个人的服装……”

不见了，大概是走进哪个商店了吧。

“两个人？”

“啊，没什么，我就是说搞不懂最近的时尚。”

还有昨天的那群家伙，她无声地补充了一句，的确是完全无法理解。

“中士就算了，不过你妹妹那边好像对那种事情……呃，你对最近的时尚感兴趣了？”

“她要是想穿那种衣服的话……”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句话并没有说出口，闪电意识到自己又被阿莫达上士捉弄了。这才是上士的作风啊，闪电露出了苦笑。

“不过，中士，你在出勤之前来购物中心可是很少见啊。购物吗？最近流行的东西？”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

阿莫达上士闻言急忙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动作。

“是预先检查。因为在烟花大会时由我负责这片区域，而且购物中心的店铺有不少还要替换。”

“虽然热衷于工作是好事，不过从今天就开始巡视的话，大会当天不就无事可做了吗？”

“说来，上士你为什么会来这里？”闪电用故意刁难的口吻反问道。

其实关于上士来这里的原因，即便不问她也知道，因为和他打交道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啊，这个嘛，和你一样。”

“当天可就无事可做了。”

“人只要上了年纪就爱健忘，我和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同，到当天就全都忘了。”

二人相视一笑。

“但愿今年也能平安无事。”

八天后的晚上，波达姆的夜空中会绽放出无数巨大的花朵，而想要实现心愿的人们也会云集于此。烟花大会第二天就是自己二十一岁的生日，到时就可以和塞拉好好聊聊了。只是想想都会觉得兴奋。

“哎呀，不能再这么悠闲了，到时间了，快走。”

摆正姿态，闪电径直向前走去，今天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现在是一名军人。

“明白，上士。”

午后的阳光十分耀眼，两个人在开心购物的人群中快步穿梭着。

到处都是嘈杂的闲聊声和开朗的笑声，闪电看着海滨都市波达姆这一极为平常的景象，她相信自己的妹妹塞拉也在相同的景象中。

第一话 完

第二话 FRIENDS（朋友）

CHAPTER 01

傍晚时分的电话总是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消息，连一次例外都没有。

充其量只是活了十四年就断定没有例外，这么说也许有些操之过急。不过至少今天也是如此，霍普看着母亲的背影。

“不，没关系。我们两个先玩吧，波达姆真是个不错的地方。住的地方也无可挑剔，能看到大海，非常完美！”

电话的另一头是父亲。就在电话铃声响起的瞬间，霍普就知道了。他甚至能想像出父亲所说的话，毕竟此时已是傍晚，母亲身后窗外的景象也变成了日暮时分的景致。

“哦……这样啊，我明白了，真是遗憾。”

果然猜中了，从母亲稍有些低沉的语气就能确信这一点。因为有了紧急的工作，所以明天就不能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谈话内容吧。

原本这应该是一次一家三口的旅行，在海边的度假胜地租借一套公寓的旅居计划，母亲从半年前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并不是那种匆匆忙忙的观光旅行，而是非常悠闲的享受，她是这么说的。还说，全家人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这次一定要好好享受。

从这些话中能够听出母亲的目的。对于自己与“忙碌的父亲”及“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之间的距离该如此处理呢，母亲在平时就经常为了这种事情操心。是的，在旅行途中这种非日常的地方互相面对彼此，并借机聊聊天之类的肯定是个好办法，虽然说到底这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观点而已。

与这个普通观点相反的是，对于霍普而言这是一次他并不怎么感兴趣的旅行。如果真的要连续十天都面对父亲，到时自己该说些什么才好呢？只是想想就够厌烦的了。所以当听说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要稍微晚些出发时，说实话，他真的长出了一口气。

虽然父亲说晚一些就会来这里会和，但是霍普对此并不以为然。到了最后的关头，他一定会打电话来说什么又有紧急会议要召开啊，或者圣府方面的重要人物要来视察啊之类的。

总是这样，就算是很小的约定，父亲也会以工作为借口失约。

“没事的，你不用担心。嗯，我们不会感到无聊的。”

母亲的声音忽然又开朗起来，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她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要再勉强自己了，妈妈。霍普很想这样对她说，父亲每次失约，母亲非但不责备他，反而会帮他找理由开脱。

因为父亲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要对工作负责，因为他受到了圣府的伟人们的信赖，因为他要为大家着想……总是以这种毫无说服力的事情帮父亲解释的母亲实在是太可怜了。

就算再怎么维护，父亲也不会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来。

对父亲而言，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无论是母亲的温柔……还是我。

无法确定母亲到底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尽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无论如何，这都是没有道理的。全都是爸爸的错，霍普小声说道。

“明天？按照预定，我们会去艾乌里德。嗯，这样啊，据说事故的处理也已经结束了。”

三天前，艾乌里德峡谷的能源工厂发生了重大事故。好像现场极为混乱，导致整个设施都被暂时全面封锁起来，参观旅行活动也全都被中止了。直到刚刚才传来消息说，恢复作业已经结束，从明天开始可以重新接待游客。

“没事的，法尔希认为那里已经安全，可以让游客参观了。你啊，就是爱担心。”

爸爸还会担心么，霍普在心里反驳道。当然，这样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即便说出来，也只会让母亲感到悲伤罢了。

只是，虽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但感情是很难克制的。

“爸爸不来了么？果然……”

母亲刚一放下电话，霍普便话中带刺地说道。

“没办法啊。之前艾乌里德不是发生事故了吗，圣府内部乱成了一团，你爸爸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啊，不过他说能赶得上烟花大会。”

又来了，无法履行的约定。为什么明明无法履行，却还要不停地约定呢！

“好了，不说你爸爸的事情了。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家，都是说一些相同的事情。比如学校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学习？诸如此类的，真是……”

是录音机，正打算这么说的霍普急忙闭上了嘴巴。一瞬间，母亲的眼睛里浮现出了悲伤的神情。

“对了，妈妈，刚才你说要我帮什么忙来着？”

霍普急忙转移话题。因为一个不在眼前的人而感到烦恼简直太傻了。

“哦，差点忘了。是蔬菜，能帮我洗洗蔬菜吗？”

“蔬菜？”

“好不容易租到一个带厨房的公寓，总是在外面吃就太浪费了。”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一个大纸包。有泥土的气味，无论是在自家厨房，还是在食品店都闻不到这种气味。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今天早上，从本地人那里买来的。”

这么说来，妈妈今天也很早就起床了。就在霍普决定再睡一觉的时候，母亲好像出门散步去了，大概就是那时买的吧。

“据说这是咖啡店使用的食材。虽然也有在市场上采购的，但蔬菜完全是自给自足。好，霍普就负责这些吧。”

母亲麻利地将那些蔬菜一分为二，然后将一把大小不一的薯类植物递给了霍普。母亲手上拿着的则是一些到处都有虫蛀痕迹的菜叶。不仅是商业都市帕尔姆珀尔姆，无论在哪



个地方的食品店里都不会销售这种蔬菜吧。

“妈妈的爱好也很奇怪啊。”

霍普耸了耸肩，然后把水槽注满水，母亲的这种爱好并不是刚刚开始的。

“这不是很有趣嘛。干农活的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男孩子，而且还很帅，据说是咖啡店的店员。另外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年纪大概比霍普大一些吧。”

“不管怎么说都很奇怪，干农活这种事！”

“是吗？那两个孩子都很快乐啊。”

即便知道“自给自足”这个词的意思，霍普却无法理解其真实的意义。在法尔希精心的照料下，食品生产工厂能够大量生产出有着极高营养价值，且样子十分好看的蔬菜，就连价格也很便宜。虽然不知道蔬菜种子的价格，不过如何和园艺用品商店中的花种价格一样的话，那么自给自足也不能算是便宜。

“后来又来了一个女孩子，我们两个聊得很尽兴，她甚至还送给我这些蔬菜。”

“妈妈真是不知道害羞啊！”

“妈妈可是很强的哦。”

母亲高兴地笑了笑，然后开始清洗那些满是虫蛀的菜叶，看上去好像把之前的那通电话所带来的不高兴全都忘记了。

如果从一开始就预定只有自己和妈妈来旅行就好了。那样的话，妈妈就不会担心多余的事情，也会笑得更开心。所以，爸爸很讨厌，傍晚的电话也很讨厌……

霍普用力洗掉蔬菜上的泥土，并在心里想着，如果能将那些讨厌的事情全都洗掉就好了。

CHAPTER 02

艾乌里德峡谷作为观光胜地是很有人气的地区，据说能量工厂内部的参观路线也得到了整顿，其周边地区的景观在“茧”是首屈一指的。

另外，能够在近距离看到管理工厂的法尔希·库迦塔进一步提高了艾乌里德的人气。虽然法尔希是支撑市民生活的重要存在，但实际上亲眼目睹的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因此，到访海滨都市波达姆的大部分观光客都会选择去艾乌里德峡谷参观。工厂内部的最新设备，周边的景观，还有法尔希，这三个被认为是那里最吸引游客的看点。

在与工厂相邻的广场上坐落着多家土特产商店，借社会课来参观的孩子们全都聚集在那里，吵嚷声不绝于耳——这就是普通人眼中的艾乌里德峡谷，不过今天却有所不同。

“和宣传片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双脚刚一踏上艾乌里德的土地，霍普就不由地小声说道。工厂前的广场被封锁了，印有“禁止靠近”字样的警示带拦在周围，到处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巡逻。无论是贩卖饮食的露天商店，还是卖气球的小贩全都不见了。

“看来是很严重的事故啊，士兵的数量竟然比观光客还多。”

虽然母亲平日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麻烦都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不过在看到眼前的景象之后，还是无法掩饰脸上的困惑之情。

“波达姆的士兵们真辛苦啊，由于即将召开的烟花大会，所以很繁忙吧。”

“不是的。那身制服并不是警备军，而是PSICOM……虽然对面的人很像是警备军。”

“是吗？”

“大概是，因为在凯家他曾经给我看过照片，而那些人和照片上的一样。”

凯的梦想是长大后能操纵军队的飞空艇，因此他对这种事情非常了解。要是凯在这里的话，一定能够准确地说出士兵们配枪的种类和型号。

自己和凯已经将近三年没见了，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他们全家都搬到了临镇。虽然并不是十分遥远的地方，不过只要不在一个学校念书，两个好朋友无论如何都会变得疏远。在刚刚搬家之后，两个人还通过电话和书信交流过，不过后来两人沟通的频率也逐渐降了下来……

“你看，那家商店不是在波达姆也设有分店的宠物店吗？”

霍普闻言后不再回忆过往，并朝母亲所指的方向望去，在一家已经放下卷帘门的店铺上发现了那个有些熟悉的标志。

“是卖陆行鸟雏鸟的地方。”

“没错，那个店员还说艾乌里德的分店也快要卖光了……他说的不会就是这里吧。”

那是刚刚抵达波达姆那天发生的事情。在入住公寓之后，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说想要去购物中心逛逛，当时根本没想到艾乌里德会发生事故什么的。

在霍普等人的身旁，一群好像是社会课参观的孩子们在到处乱跑。不过，现在所有的

学校都在放长假，这应该不是社会课的教学，而是面向孩子们的某种活动吧。

“快点儿过来！要迟到了！”

每个班级里都肯定会有一个像这样爱摆架子的女生，霍普的班里就有，眼前的这个女生也是这样。没有这种女孩子的班级，也许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像没有法尔希存在的茧一样不可能。

“……那个，我去过自然参观会。”

“就是去桑莱斯的那次？”

“嗯。”

听到那个洋洋自得的声音后，霍普不由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转过头看去。圣府主办的自然参观会，桑莱斯水乡是“茧”内极其稀少的自然环境保护地区。由于那里是以生态研究为目的而被管理起来的，因此禁止市民进入。

惟一被允许进入的就是圣府主办的自然参观会的时候。每年都会举办数次的参观会很少会接待那些个人参观者，而几乎都是以学校等团体单位参与的。而且完全是抽选制，个人即便提出申请也很可能会落选。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运气好的孩子才能进入桑莱斯水乡。刚才那个女孩子会炫耀也是理所当然的。大概，凯也会在新的学校里向其他同学炫耀吧，炫耀自己在之前的学校就读时也去过自然参观会。

“怎么了，霍普？”

走在前面的母亲停下来问道。

“嗯，刚才走过去的孩子们提到了桑莱斯的事情，我只是觉得有些怀念。”

“这么说来，你的学校好像也曾经去过桑莱斯呢。好像是五年前吧？”

“是六年前。”

当时凯还在，艾丽妲也在。三个人总是在一起，去桑莱斯水乡的自然参观会时也是如此。霍普就这样想着，凯和艾丽妲的样子和跑在前面的那些孩子的背影重合在了一起。

他们两个还记得那时的“冒险”吧？

CHAPTER 03

机内响起了欢呼声。下方的湖面上泛起了粼粼波光，看上去就像是光的碎片。点缀在其周围的是浓淡不尽相同的绿色。桑莱斯水乡拥有与居住区相邻的最宽广的自然林地。

“那个就是谢拉湖？”

“喂，那颗大树是什么？”

“那座山呢？”

孩子们兴奋的声音如此吵杂，甚至让人担心会不会将飞空艇的窗户震裂。

“好了，好了，保持安静！”老师用盖过所有吵杂声的音量大声喊道。

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老师很有经验，根本不会被这种程度的混乱所干扰，真正吃惊的只有那些飞空艇上的乘务人员而已。

这架飞空艇原本是那些能够支付得起高额运输费用的客人所使用的，也就是说乘务人员平时所接待的都是圣府的官员以及在各大企业中担任要职的人，照顾孩子之类的则完全是职责之外的事情。

但是，由于存在着前往环境保护地区这种特殊区域的航线，因此自然参观会将这架最新型的民间飞空艇租了下来。其结果就是，机组人员每年都要被迫参与几次这种不太习惯的飞行任务。

飞空艇在慢慢地减速，谢拉湖距离众人越来越近。看着窗外越来越大的湖面，孩子们再次发出了欢呼。不过，拍手声和老师“好了，注意！”的声音很快又将骚动平息了下去。

“飞空艇很快就要着陆了，但由于谢拉湖畔并不是正规的降落场，因此只有临时的设备。大家不能随意跑动，听明白的人把手举起来。”

“明白了！”伴随着喊声，数十只手同时举了起来。

这时从旁边传来了“好厉害”的感叹声，是凯发出的，于是霍普一边举着手一边小声反问道：“什么好厉害？”

“老师说这架飞空艇要在并非正规降落场的地方着陆，这是很难的。”

“这样啊！”

“而且我们乘坐的不是小型飞机，而是如此巨大的飞空艇，不愧是特种机的飞行员啊。”

与长大后想要成为一名军队飞行员的凯不同，霍普对这方面的事情根本一窍不通。不过既然凯说“很厉害”，那名飞行员就一定很厉害吧。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从凯的旁边探出身子来的是艾丽妲。

“你的声音太大了。”凯皱了皱眉。

虽然艾丽妲是班上唱歌最好听的人，不过她的声音也是班上最洪亮的。

霍普和凯、艾丽妲三人之所以会成为好朋友，是三人在入学仪式上的座位并列在一起的缘故。而后来又因为仪式上的座位次序被直接沿用在了教室中，所以这三个人经常一起行动也就十分正常了。

虽然三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性格什么的完全不同，不过低年级的朋友关系比起精神及心理方面的距离，更加优先的是纯粹物理上的远近。因为彼此的家都距离很近，所以即便是放学之后也会在一起。霍普和艾丽妲虽然都是独生子女，不过凯还有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弟弟，于是他们经常带上哈尔一起四个人做游戏。

即便在升级的时候要换班，三个人还是被分到了一起。虽然座位被分开了，不过在参加类似今天这样的活动时，他们肯定会一起行动的。

“刚才我们在说这架飞空艇的飞行员很厉害。”霍普将身子探过去在艾丽妲的耳边小声说道。

“什么厉害？”

就在凯打算详细地给歪着头的艾丽妲解释时。

“喂，你们几个！不要交头接耳，请把手放下。”

意识到时，仍然在举着手的就只有霍普这三个人了。三人急忙把手放下，周围的同学们随即发出了哄笑。

“这都怪凯和霍普！”艾丽妲不高兴地撅起了嘴巴。

这时，窗外的景色已经完全静止了下来，别说是着陆时的颠簸了，众人就连轻微的摇晃都没有感觉到。这样一来，就连并不熟悉飞空艇的霍普也知道飞行员的技术有多高了。

“喂，很厉害吧？”

凯十分得意地说道，好像自己就是操控这架飞空艇的飞行员。

站在谢拉湖畔的孩子们的目光所最先关注的地方就是脚下，因为从鞋底传来的触感是之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在帕尔姆珀尔姆，所有的道路都是铺修好的，即便在公园里也很少有露出泥土的地方。

孩子们惊异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触感，继而又对周围的景色感到惊讶。虽然花草树木并不罕见，却并没有被花坛和篱笆隔开，平时能看到这种一整片绿色的机会确实不多。

“好了，注意！昨天我已经和大家说过自然参观会的规定了，还有人记得吗！”

众人全都举起了手。

“那么，首先大家说说什么是‘三个不’。”

“不跑、不闹、不推挤。”大家不约而同地说道。

“很好。这里和大街上不同，很容易滑倒，所以不能随意乱跑。另外虽然这里的怪物很温顺，但是如果大家的声音太大或太吵闹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惊动到它们，并因此而受到攻击。大家在参观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安静。”

这些都是自从确定参加自然参观会时开始就一直被反复重复的注意事项。只不过就算是被人提醒“保持安静”恐怕也没什么效果吧，这一点不光是孩子本身，就连老师们也都明白。

所以，就在参观会的前一天，军队事先将那些危险的怪物全都驱赶到参观路线不会经过的其他区域去了。虽然留下的都是一些比较温顺的怪物，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这些怪物也被引导到远离参观者通道的地方。

据说这一系列的工作要远比单纯的驱除怪物还要麻烦，不过由于桑莱斯还在进行着怪物生活状态的研究，因此不能对其进行驱除。这些事情都是霍普从父亲那里听说的。

“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里有很多峡谷和悬崖，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虽然今天特别安置了踏板和绳索，但仅仅是参观路线才有。所以，大家绝对不能擅自偏离参观路线，一定要认真听从负责引导我们的研究员的提醒。明白了吗？”

虽然和大家一齐举起了手，不过霍普的目光却望向了即将要前往的路线的前方。在郁郁葱葱的树林对面，能够看到壁立千仞的悬崖和凹凸不平的岩石表面。一想到自己就要走进这片“真正危险的地方”，心情就变得有些沉重。

按照预定计划，参观者的路线是从谢拉湖畔前往虹降岭，穿过林间路后折返，回到湖

畔后是午饭和自由活动时间。霍普心想如果参与参观路线的只是那些有兴趣的人，而不想走的人可以留在这里原地待命就好了。

谢拉湖畔是一个盛开有各色鲜花的美丽地方，附近长有参天古木，那片树荫看上去就非常凉爽且舒服。

比起去外面玩耍，霍普更喜欢待在家里玩游戏，或者到凯家去看那些军用飞机和枪械的画集。不过凯和艾丽妲都非常喜欢在外面玩，所以留在家里玩的机会只能是雨天或哈尔生病而不能外出时而已。

“那么，接下来大家按照各自的班级分成若干小队，参观路线比较狭窄，大家要排成一列！”

每个班级都配有一名研究人员负责为大家引路，只不过与老师们不同的是，大概还不习惯大声喊话吧，所以每个研究员都拿着一个小型扩音器。

孩子们排成的队列在慢慢前进，虽然人数还不足百人，不过排成一列的话还是组成了一条很长的队伍。

“好漂亮的花啊。”艾丽妲说着朝一朵淡红色的花朵伸出手。

霍普急忙制止了她。

“不可以。这里写着不可以触碰植物，或者擅自采摘。一旦触碰，有可能会引发斑疹。”

“我知道，我只是想拍照而已。”

艾丽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照相机。

“花的照片吗……妈妈会喜欢吧。”

霍普也拿出自己的照相机。带有数据传输功能的照相机是参加这类活动时的必备品。与普通相机相比，其数据容量虽然少得可怜，但是在即将存满照片的时候，数据会自动地被传输给最近的终端机，冲洗好的照片在几天之内就会被送到使用者的家里。

因为相机本身就是非常便宜的一次性产品，所以非常适合给那些丢三落四并经常弄坏东西的孩子们使用。而数据容量小这一点，如果是以在一天之内使用为前提的话，应该是刚刚好的。

霍普将相机对准淡红色的花朵，随后又拍摄了旁边盛开的白花。薄薄的花瓣眼看着逐渐散落在风中，霍普将这一幕也拍了下来，心想如果能拍得唯美一些就好了。

不仅仅是湖畔，这里到处都开满了在城里看不到的奇花异草。不只是鲜花，还有远远看到的怪物，生长栖息在桑莱斯水乡的生物全都是那么可爱。

霍普忘我地按着相机快门。大概是因为这个吧，就连通往山岭的陡峭坡道都不会让他觉得辛苦。

“喂，我怎么觉得空气中的气味好像改变了。”

不用艾丽妲提醒，霍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从众人离开湖畔，并靠近山路时开始，空气中的气息好像的确发生了改变。到底是什么气味呢？

“的确变了，是药味。”

抽了抽鼻子的凯皱着眉头说道。

“药味，难道是药草？”

“这样啊，就像是爷爷喝的酒。”

大概是听到了霍普等人的交谈，走在前面的女性研究员转过身来笑了笑。

“是绿的气息，泥土和小草的气味。”

不仅仅是霍普等人，在场的所有孩子全都面面相觑。在城里并不是没有泥土，那里有花坛，还有盆栽植物。不过，大家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气味。

“没有被加工和提炼过的泥土就会散发出这种气味，用这种土培育出的植物也是。”

经研究员一提醒，大家发现这些鲜花的香味果然不同。与其说不同，不如说更浓郁。只是因为想要拍照而稍微靠近一些，就能闻到浓郁得有些呛人的甘甜芳香，这也是因为泥土的缘故吧。

“啊！有怪物！”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只见在峡谷的另一侧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在不停蠕动着。看上去是半透明的、软绵绵的，好像是某种奇怪的怪物。

“是蔬菜布丁怪。那个东西的改良品种可以被食用。”

大家同时发出声音，其中一半是惊讶，另一半则是怀疑。

“至于到底被加工成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说了吧。如果有人因此感到恶心而无法食用的话，那就麻烦了。”女性研究员有些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很有可能将参观什么的放在一边，专心地议论起蔬菜布丁怪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食材，不过大家很快就到达虹降岭了。这么看来，也许那位研究员是算准了时机才跟大家说出食用蔬菜布丁怪的话题的。

刚一站在山岭上，美丽的景色吸引了众人的视线，于是大家把怪物的事情就给忘了。正如“虹降岭”其名，空中真的架着一道彩虹，从云彩的缝隙中还投射出几道光芒。

大概是有人想起了手中的相机，于是周围响起了快门声。这仿佛是一个信号，众人全都如梦方醒地纷纷举起相机，开始专心致志地拍摄眼前的景色。

“在前面还有很多漂亮的景色，所以请大家适当地保留一些数据容量。”

听到这句善意的提醒，快门声一下子停了下来。霍普也急忙松开按在快门上的手指，他险些将所有的数据容量都用光了。

“早知道如此，我就多带一个相机来了。”艾丽妲有些后悔地小声说道。

不仅是艾丽妲，在场的所有人大概都有相同的想法吧。可是在规则中早已规定，每名参观者只能携带一台相机。

“好了，各位，请到这边来。”

研究员用扩音器说道，好像在等着大家的拍摄告一段落。

“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法尔希管理着茧的天气状况。至于天气的日程安排，一般是不会对外公开的。”

不过也有例外。在暴风雨、雷电和强风等恶劣气候来临时，法尔希会向圣府方面做出通告，圣府基于通告向该地区的居民们发出警报。根据法尔希通告所作出的警报是百分之百准确的，绝对不会出错。

与此相对的，所谓的“天气预报”则是人类根据气象数据计算得出的。虽然有着一定程度的精准度，不过说到底只是“预测”，偶尔也会出现偏差。

“桑莱斯的天气与茧整体的天气不同，由这一区域专职的法尔希管理。要问原因嘛，就是为了研究风雨等不同天气对植物和怪物所产生的影响。”

“请问……”举手的是艾丽妲。

“有讨厌下雨的怪物吗？”

艾丽妲非常讨厌下雨，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吧。

“当然有了，相反也喜欢下雨的怪物。”

艾丽妲咧了咧嘴，好像在说“真不该问这个问题”。看到她的这副样子，站在一旁的凯和霍普全都克制着大笑的冲动。

“虽然并没有纳入今天参观的路线，不过在悬崖的对面就有一个栖息着喜欢下雨和讨厌下雨这两种怪物的溪谷。在那里，我们使用降雨控制终端对天气进行调节，并借此研究怪物的情况。受其影响，站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彩虹。”

爸爸说过光线经由空气中水分的反射后就会出现彩虹，霍普在一旁自言自语道。对了，关于蔬菜布丁怪的事情也可以回去咨询爸爸，他一定知道。

“那么，我们差不多该继续前进了。前面是一个被称为‘阳光斑驳的林间路’的地方，那里生长有大量讨厌强烈日光照射的珍稀植物。只不过那条路很容易打滑，所以在拍照时一定要小心。”说完，研究员关闭了扩声器的开关。

孩子们恢复了之前的队列继续前行。从湖畔通往虹降岭的路是上坡，与之相反的，接下来是一条平缓的下坡。

只不过从行进的难易程度上来看，绝非之前的上坡所能相比。众人还是第一次知道潮湿的小草和泥土是如此容易打滑，明明是平坦得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的地方，却让人数次险些栽倒在地。摔倒的话，下面就是泥巴。之所以参观会的指南手册上会写有“请穿易于行走的鞋子和弄脏也无所谓的衣服”的提示，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众人终于恍然大悟。

即便如此，保留相机的一部分数据容量的确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举动。散发着淡淡光晕的岩石和通透玻璃工艺品般的青草，只有在将这些罕见的事物收进取景框时才会忘记疲劳。

队伍刚刚在林间路处折返，霍普也刚好拍完了最后一张。表示数据传输的小灯不停地闪烁，并很快熄灭。霍普把这个已经和空盒子没什么两样的相机放回口袋中，心中忽然有种怅然的失落感。

明明是从同一条路折返，却觉得脚步比来时更加沉重。

“受够了，想要快点回去。”他不由地发出了抱怨。

“是啊。”艾丽妲一边喘息，一边点头表示赞同。

“加油吧。只要回到谢拉湖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

只有凯还是那么活力充沛的样子。看上去好像是即便摔倒，他也不怎么在意，只见凯的手上和衣服上全都沾满了泥巴。

“凯，你也要小心一些，万一摔伤的话……”

“放心吧，没事……”凯的话音未落就脚下一滑，坐在了地上。不过，他随即就站起身来，继续活蹦乱跳地向前走去。

“既然本人说没事，那就一定不会有事。”

艾丽妲脸上露出了愕然的表情，继而耸了耸肩。

吃了午饭，又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所有的疲劳都消失了。之前还觉得一步也不想迈了，最后还是顺利地回到了湖畔，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般。

“咱们玩点什么吧，时间还很充裕。”

无论是到处瞎跑，还是大声喧哗，在这里都不会被大人叱责。

“喂，咱们试着去爬那棵大树怎么样？我想从那上面拍张照片。”

“凯，你还没有拍完吗？要是平时的话，你肯定一下子就把容量用完了吧。”艾丽妲吃惊地喊道。

“不行。”霍普在一旁插嘴说道，“爬树和攀岩都是被禁止的事情。那么高的树，一旦掉下来就死定了。”

无论是凯还是艾丽妲，一旦热衷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完全无视其他。冷静地制止这两个人，这就是霍普的任务。

“而且，你怎么才能爬上去？绝对做不到！”

“但是，我们和哈尔约好了，说一定会拍到非常棒的照片。”

这么说来，凯的弟弟哈尔也想要来参加这次参观会。但是哈尔还太小，没有到上学读书的年纪。凯用尽浑身解数才让哈尔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能参加这次参观会，而作为交换条件，他要为弟弟拍摄一张“很棒的照片”。

“那样的话，刚才在虹降岭上……”

“我拍了，但总觉得稍微有些欠缺。虽然还拍摄了怪物的照片，也不是那种‘很棒’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想到最后一张要在那棵树上拍摄。”

“但是，那棵树实在是太勉强了。”

“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凯说着就把手伸进了口袋里，可是随即眼睛里就浮现出了惊讶的神色。

“怎么了？”

凯并没有回答，而是马上又在另一侧的口袋里翻找着，他的这个动作提示了霍普。

“莫非，相机丢了？”

上衣口袋和随身携带的行李，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之后，凯的表情变得十分为难。这样一来，霍普和艾丽妲也全都明白了。

“一定是掉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了。”

三个人互相点了点头，接着开始在附近搜寻起来。可是，却没有任何发现。

“会不会掉在林间路上了？凯在那里摔倒了好几次。”

艾丽妲指了指他满是泥巴的膝盖。

“不是林间路。返程时我还犹豫要不要在山上拍照，那个时候相机还在呢。”

那样的话，只要在虹降岭和湖畔之间寻找就行了。问题是通往山岭的路已经不通了，在返回湖畔时，工作人员就已经禁止他人进入参观路线了，据说是为了将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霍普的相机还有空间吗？”

如果是平时，霍普肯定会无奈地笑一笑，然后把相机借给对方。凯和艾丽妲都是急性子，通常都是以比霍普快两倍的速度用完所有的数据容量。虽然霍普总是说他们“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再拍照就可以了”，不过二人总是异口同声地回应道“霍普考虑的事情太多了”。结果，霍普的相机就成为三个人公用的了。

可是，今天却不一样。

“不好意思，数据都已经传输完毕了。”

当桑莱斯水乡美妙的景色呈现在你面前时，所谓的“考虑一下再拍摄”是完全不可能的。倒不如说，凯能将最后的容量保留至现在才是真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也是，在虹降岭就全都用光了。”

“这样啊。”凯深深地叹了口气，“没办法了……”

“可以把我的照片给哈尔看。”艾丽妲安慰道。

“把霍普的照片也分享给他，就可以了吧。我们两个拍摄的哦，哈尔会高兴的。”

只不过，冲洗出来的照片今天晚上才能送到，而想要让哈尔看到的话，只能等到明天放学之后了。

霍普的眼前忽然浮现出哈尔的样子。因为四个人经常在放学后一起玩耍，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自己不能去参加参观会。他不停地重复着，为什么只有我不能去。

哈尔，一定会很失望吧……

既然知道哈尔会失望，那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一定要做点什么。

“去找找吧。”

凯和艾丽妲全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如果只是到虹降岭，还不算太远。在自由活动时间结束之前，我想一定会找到的。”

“但是，现在参观路线已经禁止入内了呀。”

“只要偷偷溜进去就行。”

凯和艾丽妲互相对视了一眼，大概是没有想到霍普竟然会说出样的话来。

“无论是多么小的约定，违背了总不是什么好事，爸爸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他还说，只有自己忘记了约定，而对方却会一直记着的。

对凯而言只用一句“没有办法”就能解决的事情，可是哈尔今天一整天都会迫不及待地等着大家回去。

“去找找吧。”

霍普再次强硬地说道。虽然年龄不同，但对自己来说，哈尔是非常重要的玩伴。这对艾丽妲也是一样的吧。

“是啊，我也不想让哈尔失望。”

就这样决定了。

CHAPTER 04

在参观路线的入口附近，研究员们已经开始进行善后工作，其他无关人员根本无法靠近。因此三人决定从旁边的小路迂回进入。

三人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另外一条小路能够通往那里，只是看到了一条路，于是就走进去了。

“走这边没问题吧？”艾丽妲好像有些不安地回头观望。

“方向是正确的，只要一直朝前走，应该能进入参观路线……”

虽然只是稍微远离了湖畔，可是大家的嬉闹声好像一下子变得很远。也许并不是这条路，霍普在心里有些后悔。

“返程时还是走原来的路线吧。”

“如果在出口被人发现的话，也许会挨骂的。”

“放心吧，没事的。到那个时候，善后工作应该已经结束了。”

“但是，也许会有老师在那里巡视。”

三人之所以会情不自禁地大声聊这些无所谓的事情，是因为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当大家一起经过时还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三个人的话，这种寂静实在是太恐怖了。

“喂，快看，好像是水果！”艾丽妲开心地说道。

只见几根结有红黄色果实的树枝好像沉甸甸地弯了下来，那些果实比水果店中的任何水果都要大。

“应该能吃吧？”

“不能随意采摘，艾丽妲真是什么都不放过呀。”

“才没有那回事呢。”

“我理解你的想法，这果实的颜色又这么漂亮。”

“我都说了，没有那回事！”

就在艾丽妲正准备发火时，凯突然插嘴说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和那个颜色很像？据说是能吃的，那个！”

经他这么一提醒，霍普也想起来了，在虹降岭附近看到的那个怪物的确是这种颜色。这么说来，这里就在稍微远离参观路线的地方……

突然地面升高了，在三人面前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墙壁，是怪物。红色半透明的身体还在不停膨胀。当脑海中浮现出“蔬菜布丁怪”这个名字的同时，众人的双脚已经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

“不好！它在追赶我们！”艾丽妲用哭腔喊道。

对于三人中跑得最慢的霍普来说，就连回头确认身后情形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味地跑着，不断地迈开双腿，一旦被那两个人落在后面就完蛋了。

一口气跑出了好远，不知道究竟该往哪边跑才能逃脱怪物的追赶。忽然看到前面有一

大片可以藏身的岩石，飞身躲进一块岩石的阴影中。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仿佛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一样。

“太好了……怪物……没有跟过来……”

凯从岩石的阴影中稍微探出头去看了看，接着放心地坐了下来。此时霍普的双腿也没了力气，就算让他继续跑也是绝对做不到的。

三人蹲坐在那里喘息了一会儿，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是像林间路那样容易打滑的路，或者万一被什么东西绊倒的话……三人能够一起逃出来真的是太幸运了。

“喂，这里是什么地方？”

原本应该是以湖畔和虹降岭之间的参观路线为目标走过来的，直到刚才为止，众人还在想即便是走错了路，只要折返回去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

“我怎么觉得，景色……不一样。”

繁茂得有些阴郁的树林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众人落在了身后，裸露出的岩石如同墙壁一般矗立在道路两侧。脚下的草地也很稀疏，这里到处都给人一种荒凉的印象。

“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可能是由于忘我地冲进岩石阴影的缘故吧，众人连自己是从什么方向跑过来的都不知道。无论是左还是右，全都是极为相似的岩石和峭壁。

“出现彩虹的方向就是虹降岭，可是……”

别说是彩虹，就连天空都被悬崖挡住了，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是这里吗？”

“不对，是这边。”

凯和艾丽妲指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霍普觉得这两条路都是正确的，同时又感觉都是错的，也就是说他完全迷失了方向。

“总之，走走看吧。”

“但是，在迷路时不能到处乱走。”

“如果在其他地方也许的确如此，可是万一像刚才那样出现了怪物怎么办？在这个地方根本就跑不了。”

和刚才的情况不同，这条路上有很多突起物。如果被速度快的怪物所袭击，大家连一会儿也支撑不了。

“只要到视野开阔的地方，就能看到湖泊吧。那样的话，也就能找到回去的路了。”

“有道理。稍微绕些远路，只要能看到湖就总会有办法的。”

见凯同意了霍普的意见，艾丽妲也只好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对了，稍等一下。”

霍普捡起一块尖锐的石头，并在旁边的岩石上画了一个叉。

“我们先往右走，如果错了就返回这里，然后再朝左走。”

“好棒，霍普，你真聪明！”

“这是爸爸教给我的。万一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一定要保证自己能够回到出发点。”

“嗯，霍普的爸爸也很聪明。”说着，艾丽妲笑了笑。

比起自己受到表扬，艾丽妲对爸爸的赞扬更让霍普感到高兴。

“快走吧，就要到出发时间了。”

三人互相点了点头，迈步向前走去。

一条小路被高耸的悬崖夹在中间，此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周围却有些昏暗。这次没有人开口说话，因为担心怪物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而被吸引过来，三人全都在压抑着内心的不安情绪。

三个人手拉着手，好像只要这样，就连走在陌生道路上的不安也可以忍耐。

岩石的表面上到处都有散发蓝色光芒的地方，如果不是处于迷路的状态中，也许会感觉那淡淡的光晕很漂亮。可是现在，三人只是觉得那光芒总像是某种不祥的东西。空气也莫名其妙地有些潮湿，迎面还有温热的风吹来。

已经走出多远了。虽然周围还是一成不变的岩石墙壁，但是依稀能够看到远处有类似机械的东西。

霍普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即开始奔跑起来，他们觉得那很有可能是个可以进行数据传输和通话的终端机。如果是类似家庭用的那种机型，只要与老师们取得联系就没问题了。

但是，三人在近距离观看时才发现，这个机器与家庭用的机型有着很大的不同。总之不是那种可以由小孩子来操作的东西。

“适当地摆弄两下看看吧。”

“不行，万一弄坏了的话……”

还没等霍普出言阻止，艾丽妲的手指已经敲上了控制面板，随即整个控制面板都亮了起来。

“你看，这不是很顺利吗！”艾丽妲洋洋自得地说道，这时面板上的光亮忽然消失，机器也陷入了沉默。

“咦？果然还是不行吗？那么，就试试妈妈教给我的办法吧……”

艾丽妲说着握紧了拳头，霍普和凯闻言急忙从两边抓住了她的手，他们都知道艾丽妲所谓的“妈妈教给的办法”是什么。

“那个办法，绝对会把它弄坏的。”

“用拳头来驱动机器的人，大概也只有艾丽妲的妈妈了。”

听两位好朋友这么说，艾丽妲有些不满地收回了拳头。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继续向前走吧，既然有机器，附近也许还会有人。”

虽然道路还是十分难走，不过“附近也会有人”这种期待赐予了三人新的力量。跨过台阶，跳过岩石，继续向前。

“那个，你认为这是什么？”

当穿过一块隧道型的岩石后，众人发现在与自己视线平行地方悬浮着一个发光的球

体。淡淡的水蓝色球体大概能比成年人的脑袋大一圈，从外观上看就像是一个将水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球，那个东西在空中微微地晃动着。

“能够确定不是怪物，因为它没有袭击过来。”

“不能碰那东西！”

霍普和凯并没有来得及阻拦，艾丽妲的手掌碰到了那个发光的球体。突然，风变冷了，天空也变暗了。滴答、滴答的水滴刚刚落下，随即就变成了暴雨。这样一来，这个球体的谜团就被解开了，这是降雨控制终端。

三人急忙转身跑向隧道型的岩石，能够避雨的地方只有那里。

“这下我们就知道回去的方向了，之前那个研究员曾经说过，会降雨的地方就在虹降岭的对面。所以，这个悬崖的对面就是虹降岭。”

“就算知道了正确的方向，可是这场雨该怎么办？”

“既然碰一下那个球就下雨了，我想只要再碰一下就能停下来吧。”

“这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谁去把它停下来。”

“凯去吧，反正你的身上已经全都是泥了。”

“别随便乱说！制造出这场雨的明明是艾丽妲吧！”

霍普正准备阻止这两个喜欢吵嘴的伙伴，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是那个女性研究员在虹降岭上说过的一句话。

“相反也有喜欢下雨的怪物哦。”

而且，这里就是对怪物的生存状态进行研究的地方……

如果不能尽快停止降雨的话……霍普下定决心，接着从岩石下面跑了出来。可是，随即他又停了下来，然后一步步地开始后退。

在他面前出现的是类似黄色青蛙一样的怪物，它的身后还跟着几头颜色不一样的怪物。它们全都长有带脚蹼的前肢，而且还有锋利的爪子。仅仅是想像一下被那个东西抓到，霍普就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他的脚忽然不听使唤了，身体一下子瘫在地上，于是只能坐着继续向后挪动。虽然心里想着“我必须逃走”，可就是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

这时，从身后传来一声可怕的惨叫，是注意到怪物存在的艾丽妲——班上声音最大的人的叫声。如果这声音能把怪物吓跑就好了，霍普在心中还有一丝的期待。

怪物的动作只是停顿了一下，可是这世上并不存在会被孩子的惨叫声吓跑的怪物。怪物再次行动，在它们大大张开的嘴巴里能够看到锋利的牙齿。会被咬死吧，霍普心想。

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并本能地将身体蜷缩了起来。但是，锋利的牙齿和尖利的爪子所发动的攻击并没有到来。

霍普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雨已经停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怪物们也慢慢地退了回去。一定是有人操控降雨控制终端把雨停了下来。

“管理这里天气的是法尔希……”

莫非是法尔希救了我，由于它听到了艾丽妲的惨叫。

“啊！飞空艇！”凯喊道。

在道路的另一头，悬崖的缝隙中出现的是一架货真价实的飞空艇。大概是来搜寻霍普等人的吧，飞空艇一直都悬停在空中。这架飞空艇可能也是法尔希叫来的。

“喂！”凯用力地挥舞着双手朝飞空艇跑了过去。

“能站起来么？”

霍普抓住艾丽妲伸过来的手站起身来。接着他朝周围环视了一圈，可惜并没有发现研究员或者类似法尔希的身影。

“霍普，快点！”

霍普闻言点了点头，也跑向飞空艇。一边跟在凯和艾丽妲的身后跑着，他也一边朝飞空艇挥着手。

在被飞空艇带回来之后，霍普三人被带到了不同的房间中接受询问。虽说早就预测到了事情的结果，不过班主任斥责和说教的可怕程度几乎等同于在桑莱斯遇到的怪物。

在这份“威胁”解除之后，凯的那台还没有使用完的相机也被物归原主了。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是研究员在善后的过程中捡到了这台相机，于是就送到了飞空艇上。也就是说，即便众人没有特意返回寻找，只要在自由时间结束之后回到飞空艇上，就能轻松地拿回这件丢失物品。

如果自己没有提议去寻找相机的话就好了，霍普感到有些后悔。大概是觉察到他的这一想法了吧，凯和艾丽妲并没有责怪霍普。

“老师，停止降雨并救了我们的果然是法尔希吧？”

好像艾丽妲也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恰到好处地停止了降雨，应该只有法尔希能做到吧。

“我想大概是某个研究员在远距离进行操作的吧……当然，也有可能是法尔希认为降雨装置发生了误操作，于是主动把雨停了下来。”

只不过，叫来飞空艇的却并不是法尔希，而是因为艾丽妲随意触碰操作面板的原因。注意到错误操作的研究员锁定了终端机的位置，并查明有人闯入了“甘霖溪谷”。

另外，很快研究员又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称有三个小孩没能在集合时间返回飞空艇，就这样判明了闯入者的身分。飞空艇在研究员的引导下前往溪谷，这才把霍普三人接了回来。

“那个地方的地形对于飞空艇来说是非常难以靠近的，要不是机长的驾驶技术高超，你们几个现在可能还在溪谷里瞎转悠呢。一会儿你们去向机长表示感谢吧。”

霍普等人好不容易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凯，那个……”

我说了多余的话，真对不起，就在霍普想要这样向朋友道歉时。

“太棒了，真是太有趣了。”

凯拍了拍霍普的肩膀，并笑着说道。

嗯，霍普也笑着点了点头。

“凯，快拿出相机！”艾丽妲指着窗外大声喊道。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只见昏暗的夜色中散落着几个光点，那是桑莱斯水乡观光艇着陆场的导航灯。

凯急忙按下相机快门。数据容量被用光了，表示数据传输的小灯开始不停闪烁。从高空中俯视桑莱斯水乡周边的夜景，这就是与哈尔约定好的最后一张照片。

CHAPTER 05

无论是多么小的约定，违背了总是不好的事情……

霍普在苦涩的回忆中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含义，他一直都坚信这句话是正确的。可是，当初教给自己这个道理的父亲却好像忘记了。

不，如今父亲也许无论是多么小的约定都没有违背，只不过和他做出约定的并不是霍普和妈妈而已。

只要是工作上的事情，无论是午夜还是清晨，父亲都会毫无怨言地飞奔着离开家门，他还曾经废寝忘食地把自己关在书房中。对现在的父亲来说，人生中最重要、最优先的事情就是工作了。

父亲已经不会再遵守家族约定之类的事情，也不会坐下来倾听家人的话。霍普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大概是很久以前吧。当时打算说些什么，也全都忘记了。

只是记得，他打断了霍普的话，然后说了句“不好意思，这些事以后再说”就离开了。只是还记得当时那种难受的感觉，一如发生在昨日一般清晰。独自被扔下了，总算是意识到了，无论期待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虽然很多地方都被封闭了，不过能看到法尔希·库迦塔，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母亲的话让霍普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此时，母子二人刚刚参观完能源工厂中的法尔希，正走在通往出口的路上。不想让妈妈看出自己刚才在想的事情，霍普若无其事地移开视线回答说：“总觉得有些不过瘾。”

“工厂一半以上的区域都被封锁了，没办法啊。”

来到现场亲眼目睹之后才知道，艾乌里德的事故比报道中的要严重许多。

“桑莱斯的法尔希也会是那种感觉吗？”

“啊，自然参观会的吗？你当时没看到法尔希？”

“根本没看到。只是说它负责管理当地的气候，我遇到的只有怪物。”

“这么说来，的确如此。被怪物袭击后就发烧了……我当时真被你吓坏了。”

大概是因为在桑莱斯水乡连续两次遇到怪物后受到惊吓的缘故吧，那天霍普在返程的途中突然发烧了，并在飞空艇降落在帕尔姆珀尔姆的同时就被送进了急救医院。

因此，他一直都没能当面对飞空艇的机长表示感谢。从凯和艾丽妲那里听说到那些事，已经是他昏睡了三天之后的事情了。

“好厉害，机长是个很有趣的人呢。那大叔的脑袋简直像鸟窝一样。”

“他还说他的儿子在不久之前刚刚降生。”

“他跟我说如果以后想要成为飞行员的话，就要好好努力。”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凯一直都在讲述着关于那位机长的事情。因为这件事，他的梦想变得牢不可摧。对于那样的凯，霍普也多少感到有些羡慕。

和凯一样，艾丽妲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着成为声乐家，她在一年前考入了一间设有音乐专业的女子学校。

虽然曾经想过长大后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

可是如今，父亲却是自己最不想变成的那种成年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想成为不把身边的人放在眼里的成年人，不想成为连一点小小的约定都无法遵守的大人。

“……那个。”

“咦，什么？对不起，我没听见。”

霍普急忙反问道。还是不要再想了，如果不能认真地听身边人的讲话，那不是和爸爸一样了吗……

“我是说事故，据说有个小男孩因此受了很严重的伤，是刚才走过去的那些人说的。他们还说陪在孩子身边的父亲好可怜，众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啊。”

“但愿那孩子能平安无事。因为没有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不幸的事情了……”

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对于生者而言，家人的故去都是同等的不幸遭遇。

但是，霍普并没有说出口，总觉得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

“喂，霍普。你还在生爸爸的气吗？”

“没有。”

“他是个笨拙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不得要领，无法尽快完成……”

看着母亲的脸，心里忽然觉得有某种东西变得缓和起来。

“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说能赶来欣赏烟花大会么，这样就足够了，因为这次旅行的主题原本就是欣赏烟花啊。”

母亲开心地微笑着。在烟花大会那天晚上，稍微试着和父亲聊聊吧，霍普在心里想着。

虽然，父亲大概只会说“最近怎么样？”之类的无聊话题，不过只要能让母亲像现在一样微笑就足够了……

一群神情紧张的士兵从母子二人面前走过，可是事故的处理应该已经结束了。另外，常驻在工厂中的应该是警备军吧，为什么会出现PSICOM？

好像某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从脚边在慢慢地向上蔓延。母亲也有些不安地朝工厂前的广场望去。霍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没那么紧张：“回波达姆吧，反正已经看到法尔希了。”

可能是同样想要摆脱某种不好的感觉，母亲也开朗地回答说：“是啊，去那里的购物中心逛逛吧。”

“还要去?”

军队也好，法尔希也好，无论什么都好。现在需要在乎的只是开心而已。

对了，等回到帕尔姆珀尔姆，试着联系一下凯和艾丽妲吧。如果我说在艾乌里德看到了大群的士兵，凯一定会很兴奋的。比起能源工厂什么的，艾丽妲应该更想要知道有关烟花大会的事情吧。

已经三年没见了，霍普思念着自己的两位好友。

而漫长的休假只不过刚刚开始。

第二话 完

第三话 TREASURE（家族）

CHAPTER 01

——不是吧，事态居然已经这么严重了啊。

到处都是成群的士兵，一定要冷静。初次和你见面时还是和平的状态，那个……从那之后已经过去八天了吧。在这八天时间里，太多事情都突然发生了变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呀，爸爸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喂，大概你也是这样吧……

“爸爸，我想要那个！”

牵着的手被用力地扯住了，塞兹不由地停下了脚步。当要求父母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孩子”这种生物会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爆发力和快速奔跑能力。虽然儿子达基才刚刚六岁，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几乎要把成年人塞兹拽倒了。

“好，等回来时再买吧。”

塞兹带着达基来到了艾乌里德峡谷，因为他记得儿子曾经说过“想要看法尔希”。

虽说是在“茧”参观法尔希，但实际上就是能源工厂的法尔希·库迦塔。他稍微查询了一下，最终找到了一条非常适合自己的旅游项目。名为“亲子团·艾乌里德和波达姆”没有领队的自由行，虽然前往波达姆的飞空艇班次以及住宿的酒店都是指定好的，不过除此之外的其他活动全都由参加者自行安排。而且孩子的团费有很大的折扣，最适合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参加。

因此，塞兹父子目前正在由艾乌里德站前往能源工厂的途中。虽然有不少观光客慕名



前来，不过期待观光客惠顾的土特产商店的数量明显要更多。之前还在想到底达基会在哪家店门前停下脚步呢。是想要动物形状的气球，还是会被色彩斑斓的糖果吸引住目光……

“不行！我现在就要！马上！”

达基更加用力地拉着他的手。在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像他这么任性。塞兹也有类似的记忆，当然还有这份任性被满足时的高兴。

只不过，在自己孩提时代也有并不了解的事情。那就是，满足孩子这份任性的大人也会感到无比的高兴。

“真拿你没办法，只有这一次哦。”虽然嘴上这么说着，语气却缓和了下来，“那么，你想要什么？”

父子二人此时站在一家宠物店前。不仅仅是艾乌里德，而是在各地都开有分店的规模很大的连锁宠物店。

“黄色的那个！”

“哪个哪个？”

店门前摆放着各种型号的笼子。正因为是规模很大的宠物店，所以不光是猫狗之类常见的小动物，这里甚至还贩卖有看上去很危险，实际上遗传基因已被改变的观赏用怪物。

“我说了，黄色的，黄色的！”

塞兹的视线突然停了下来。

“喂，不、不会是这个吧？”

高大的笼子里端坐着一个黄色的布丁怪，塞兹刚把脸凑过去，布丁怪就像是威吓他一般弓起了身子。

“孩子，你说的黄色的，应该是这个吧？”

从商店里探出头来的店员对达基微微一笑，然后将双手的手掌挥舞了几下。

“嗯，没错。”

达基用力点了点头，然后做出了和店员一样的动作。这是在……模仿鸟的动作吗？

“只要是孩子们中间一说到‘黄色的’，指的肯定就是这个了，这位父亲。”

店员指着写有“陆行鸟雏鸟到货”的贴纸对塞兹解释道。

“原来是陆行鸟啊！”

误以为儿子想要观赏用布丁怪时差点急死，不过如果是陆行鸟的话就没问题了。

“那么，给我一个……黄色的。”

听到父亲的这句话，达基的小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他最喜欢陆行鸟了，珍爱的图画书讲述的就是陆行鸟的故事，印有陆行鸟图案的毛巾甚至都被磨损得破破烂烂的也不舍得扔。

“那么，请进到店里来吧。”

在店员的邀请下，塞兹伸手想要去领达基。

“我在这里等你。”

达基将双手背到身后得意地说道。能够做到“在父亲办完事之前独自等待”这件事，对达基而言是十分自豪的。

“我知道了。听好，千万不要乱跑，绝对！”

“嗯！”达基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淘气的神情。塞兹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一边重复着“不要乱跑”，一边慢慢地后退着走进宠物店。

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独自等待”的达基最近想出了一个新游戏，具体玩法就是当塞兹进入到某家商店之后，达基随即就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然后忐忑不安又满怀期待地等着塞兹高声喊着“喂，你在哪儿”来寻找自己。

进入宠物店之后，店员麻利地打开了一个笼子。于是，笼中的一只小鸟快速而巧妙地穿过笼门，直奔塞兹飞去。

“哎呀，这位先生，你好像很受欢迎啊。”

看着陆行鸟雏鸟在塞兹身边飞来飞去，店员微笑着关上了笼子的门。

塞兹歪了歪头，与空中的雏鸟四目相接，而那只雏鸟也歪了歪自己的小脑袋。

没想到竟然这么可爱啊，就在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塞兹发现雏鸟那对小小的眼睛里有光闪过。下一个瞬间，陆行鸟雏鸟猛地朝塞兹冲来。

“好痛！”

陆行鸟雏鸟着陆的目标是萨基头部的顶端。

“喂！别伸爪子呀！”

对于塞兹的抗议，陆行鸟雏鸟用一声嘹亮的鸣叫作为应答。虽然不知道那声鸣叫的意思到底是“知道了”还是“明白了”，但听上去好像是心情非常好的叫声。

付过款之后，塞兹直接用头顶着陆行鸟雏鸟匆忙离开了宠物店，他想要快点让达基看到陆行鸟雏鸟。

应该说“出乎意料”呢，还是该说“不出所料”，总之店门前已经没有了达基的身影。啊，一如往常啊。

“喂，达基！又是捉迷藏吗？”

以极为夸张的动作四处张望着。反正，一定是藏在附近某个隐蔽的地方了吧。只要装模作样地在附近搜寻，大概很快就能听到他的笑声吧。小孩子的捉迷藏游戏，其目的并不是避免对方找到自己，而是期待自己能被找到，并继而被父亲抱起来。

“好了，爸爸输了，我投降！”

即便是像话剧中演的那样耷拉着脑袋，也没能听到达基的笑声。

“达基！？”

环顾四周——长椅的对面，饮食售货车的阴影里，到处都找不到达基。还有旁边的工厂建筑物。

“难道他先进去了？”

塞兹快步朝工厂的入口走去。孩子虽然会不知疲倦地多次重复同一件事，但是某天突然就开始做新的事情也是孩子的特征之一。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以后不能再让他独自等待了，塞兹在心中想道。大概达基觉得“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先独自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在工厂的入口，塞兹有些不放心地再次转身望向广场方向。虽然有几个和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却没有达基的身影，他果然是独自进入工厂内部了吧。塞兹对此感到有些不安。

就在这时，伴随着仿佛某件非常沉重的东西落地时引发的震动声，附近的地面开始摇晃起来。在远处，传来了类似某样东西喷薄而出的声音。在广场上玩耍的孩子们的欢笑声，瞬间变成了带着哭腔的叫声。

“达基！”

塞兹急忙跑进工厂的入口。一定是出事了！一定！

“达基！你在哪儿！？快出来！？”

代表着紧急事态的警告声响彻了整个工厂，同时还有警报声也无法消除的惨叫和哀号。之前在工厂里参观的所有观光客全都争前恐后地朝出口方向跑来。

虽然塞兹想要快点找到达基，可却因为逆着人流的方向而寸步难行。为了分开迎面而来的人群，塞兹强行向前冲去。在途中有人朝他投来白眼，还有人很露骨地大声抱怨，但塞兹全然不在乎。

这时，终于有工作人员大声喊道：“不要推挤，请保持秩序避难。”

之所以对应得比较慢，大概是因为他们也有些惊讶的缘故吧。

类似地震的轰鸣声还在持续着，偶尔还能感受到不规则的晃动。工厂内部到处都是白烟，里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还不得而知。是火灾，还是爆炸事故？

“达基！？你在哪儿！？”

虽然吸入了几口白烟，却并没有被憋闷得喘不过气。所有人都已经逃出去了吧，那样的话达基很可能也随着人群跑到外面去了。不，不对，达基还在工厂里。塞兹对此有一种无限趋近于确信的预感。

“达基！是爸爸！快回答我！”

法尔希·库迦塔已经近在眼前，塞兹一个劲地高声喊道。

到处都能听到某种东西喷出的声音。白色雾气的浓度在逐渐增加，他只能不停地挥动双手驱赶雾气，一边确保良好的视线一边前进。

在视野的角落，出现了一套颜色极为熟悉的衣服。

“达基！”

躺在休息用长椅上的正是如假包换的达基，塞兹急忙跑过去将儿子抱在怀中。达基微微地睁开眼睛。

“爸爸……”

“没事了。受伤了没有？有哪个地方感觉痛吗？”

塞兹一边和蔼地说着，一边检查达基的手臂和大腿。

“嗯，这是什么？”

达基的手背上有一个陌生的花纹。最开始以为是贴了张贴纸之类的，但是不对。难道是孩子们之间经常玩的那种纹身喷绘吗，不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不，这种事情以后再想吧，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前往安全的地方避难。想到这，塞兹抱着达基站起身来……有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好像是很多人正在朝这边跑来。

“怎么了！没事吧！”

是警备士兵。如果是他们的话，一定很快就能把我们引导至安全的地方吧。

“士兵，我的孩子摔倒了……”

“受伤了么？脑袋有没有被摔到？”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在中途走散了，所以……”

没有必要向所有人说明情况。大概有类似紧急状态手册之类的东西吧，他们很快就展开折叠式的担架，并将达基放了上去。一名女性士兵在旁边进行护理，她看了看达基的脸。

“你不要害怕，没事的。”

她一边说着，一边确认了达基的脸色和意识状态，接着又对旁边的士兵点了点头。

“把他带到救护室，这位父亲也请一起去。”

得救了，终于放心了。塞兹点了点头，跟在士兵的身后。

救护室中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在逃跑时受伤，或是感到不舒服的观光客。

大概在被放上担架的那一刻有些紧张的缘故，达基变得很老实。当士兵们将他放在一张简易床上之后，他好像就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开始坐卧不安地活动着双腿，并仰望塞兹。

“爸爸，那个……”

“安静。”

塞兹将手放在达基的肩膀上，温柔地摇了摇头。

“在医生做完检查之前，你必须老实一点。”

“嗯……”

达基勉勉强强地点了点头。这时大概是出现了重伤者吧，走廊中突然变得混乱起来。救护室的大门被打开，接着出现了大量士兵。之所以知道这些人不是本地的警备军，并不是因为服装，而是那种独特气质的缘故。

“发生紧急事态！从现在开始，工厂内部以及艾乌里德近郊全都处于PSICOM的管辖下，请所有人都听从我们的指示。”

站在士兵队伍前方的是一名很年轻的女性。姣好的容貌和理智的措辞，会让人觉得

“才色兼备”这样的词就是用来形容她这种人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戴着眼镜的关系，她的目光稍微有些严厉。

“艾乌里德车站以及飞空艇起落场暂时停止使用。我们特地在工厂前的广场上为大家准备了临时帐篷，所以请接受过医生检查的人暂时先在那里休息。还有没接受检查的患者和医务人员请移步至救护用帐篷。以后，禁止任何人出入这座医疗设施！”

她的话音刚落，救护室内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士兵们全都在按照她的指示行动，人群被划分成“接受过检查”和“尚未接受检查”两部分，然后被带到相应的地方。不愧是PSICOM，处理危机的手法的确很专业。

塞兹也和达基一起走在前往救援帐篷队列的最后，忽然有人轻轻地拍了下他的肩膀。

“在法尔希面前摔倒的孩子，就是这个吧？”

是率领士兵的那名戴着眼镜的女性，她悄无声息地靠近塞兹。

“我是PSICOM的吉尔·娜巴特。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情，所以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商量？”

小声点儿，娜巴特有所示意地将食指放在唇边。

“我知道您想说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先请您听从我们的指示。详细的内容在路上说吧，这里……有点人多眼杂。”

很含蓄的表达方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达基怎么了？虽然此时塞兹有满肚子的疑问，不过对方却是PSICOM中有着相当高地位的大人物。他只能点头表示同意。

CHAPTER 02

——之后，伪装成重伤者被运出，并搭乘上PSICOM的飞空艇……不管怎样，PSICOM的大人物碰巧来到了能源工厂，据说是突击视察。她的突然出现大概并非天赐吧，虽然那个自称娜巴特的美女说这是一次“幸运的巧合”。

他们可是PSICOM，专门处理“下界威胁”的家伙啊。为什么我当时会认为PSICOM出现在工厂是我们的幸运呢。

不，那种事情无论怎样都好吧，只要达基没事。可是，在没有过多说明的情况下，我们被带到了伊甸，并进入了军队的医疗机构。虽然娜巴特之前还说“详细的内容在路上说吧”之类的，可即便是在飞空艇中，医务人员也只是处于待命状态而已。

不过，既然对方说出了“这都是为您儿子的安全着想”这样的台词，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爸爸当时真的是手足无措了，所以连把你介绍给达基的事情都给忘记了。嗯，你当时也是同样的感觉吧，蜷缩在爸爸的头发里一动也不动？



你飞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了，大概是想要上床睡觉吧。达基被分在另一个房间里，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他一定会感到害怕吧。

啊，当然，我也睡不着。对于娜巴特中校提到的“路希的烙印”这个词，我十分在意……

即便到了第二天，塞兹所处的状况还是没有丝毫的好转。即便是拉住那些医疗设施中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也问不出任何除了“检查中”之外的其他信息，最多就是补充一句“娜巴特中校以后会向你解释的”这种程度而已。

要是询问娜巴特中校在什么地方，回答也全都是“不知道”。虽然怀疑他们在隐瞒什么事情，但是这些工作人员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即便是为达基做检查，实际负责具体操作的也不是这些人，据说是PSICOM上层直接指派的少数专家。

大概是同情惊慌失措的塞兹吧，那些医疗人员也都建议他去找娜巴特。不过，中校这种高级别人员的行动安排大多数都是保密的，好像根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

“娜巴特中校非常优秀，并深受圣府方面的信赖，像我们这样的人和她根本说不上话。”

建议塞兹到处去打听的年轻女性这样说道，接着无奈地耸了耸肩。根据她所说的话，娜巴特以主席的身分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便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晋升至中校，此时仍然走在一路高升的仕途上。

能够惊动这样一位人物，这说明在艾乌里德发生的并非只是一起简单的事故。自己和儿子一定是被卷入了某起严重的事态中，一定是这样。

“为了尽快让您收到阶段性的解释，一有消息我就会和你联络的。虽然您很担心，但是还请您再稍等一段时间。”

“我明白了，尽快……拜托了。”

塞兹礼貌地说道，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那里并非病房，而是类似于提供给住院患者家属居住的房间，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准备了可以访问商店和各种机构的终端机。住院生活一旦变成长期的，各种预想之外的东西就会变成必备品，还有一些必须要提出书面申请的情况。

塞兹刚在终端机前面坐下，陆行鸟雏鸟便从他的爆炸头里飞了出来。之前大概是在警戒周围的情况而不敢出来吧。

“你在一边好好玩吧，爸爸要收集情报。”

说着，塞兹操作终端机开始检索图书馆的资料，他想要查阅娜巴特之前说过的那个

“路希的烙印”。

他并非不知道“路希”这个词，其实这是一个连孩子都知道的词组。由于在神话和传说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因此只要是“茧”土生土长的人几乎都听说过这个词。

只不过，对于那些神话传说与现实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艾乌里德的事故和达基又有着何种关系，塞兹实在是想像不出。

还有可能是自己完全听错了。那样的话，娜巴特当时所说的那个词又会是什么呢？想要弄清这件事。

检索的结果显示出来了。虽然事先预想的一定都是些和儿童书籍相关联的条目，可是和历史书有关的项目竟然出人意料地多。此外还有古文书的临摹本，以及资料馆的影像导游等。

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来查询呢，就在塞兹重新查看画面时，陆行鸟雏鸟忽然落在了操作用的控制面板上，画面随即发生了变化。

“喂，别碰终端机啊。要玩的话，去那边！”

就在他匆忙想要按下返回键时，古文书的临摹本被扩大至整个画面——那是刻在石板上的古代文字和图案。

“喂，开什么玩笑！？”

好像以前见过这些图案。非但见过，而且是就在半天前刚刚见到过——这些图形与浮现在达基手背上的那些花纹一模一样。

塞兹操控终端机，使其显示出说明文字。随着逐渐阅读这些文字，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脸一定是毫无血色。

娜巴特说的是“路希的烙印”，自己绝对没有听错。

CHAPTER 03

——虽然有一种说法是“眼前一片漆黑”，没想到那竟然是真的。所谓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无法进入人的视野。

还记得自己操控着终端机访问了大学的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囊团之类的地方，不过至于那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实在是回想不起来了。不，阅读了，记得自己曾经阅读过，好像是阅读过几篇有关“圣府的路希”之类的文章。

不过，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想要的信息，也不是想听到的消息。

喂，你知道爸爸想要听到什么消息吗？只有一句话，“您的儿子没事”，只是这一句就足够了。

如果是娜巴特中校，应该能对我说出这句话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啊，拼了！这么多的情报，无论是哪个都不能相信。以主席的身分从士官学校毕业的军人，一定能推翻这些不实的说法，一定会成为自己的救命稻草。

可是，再次见到作为自己救命稻草的娜巴特中校，已经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三天了……

“首先我想请您原谅，原谅我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对您的置之不理。”

娜巴特说着深深地低下了头，接着又用沉痛的表情说道：“您一定很担心吧。”

二人此时正坐在医疗设施中的一个房间里，房间中的一面墙壁全都是显示器，而一边玩着类似拼图之类玩具，一边接受提问的达基的身影就出现在显示器上。这好像也是检查的一个环节。

见面尚未得到许可，不过为了能够让塞兹看到儿子健康的身影，娜巴特特意准备了这个监控室。

“道歉什么的倒是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达基，我的儿子……”

我想要早点带他回家，话到嘴边又被塞兹咽了回去。出现在屏幕中的达基正高兴地拍着手，在他的手背上仍然有那个奇怪的花纹。

还不能说。在带他回家之前，必须要对此做些什么……

“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

娜巴特好像有些难以启齿般地没有把话说完，她轻轻地深吸一口气，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后接着说道，“您的儿子被法尔希·库迦塔选为了路希。”

在整整三天的时间里，塞兹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了终端机前。关于“路希”，他越是调查就越是绝望，娜巴特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您的儿子应该不会是路希什么的吧，对方应该像这样一笑置之吧。

失望骤然转化为激情，塞兹不由地提高了嗓门。

“开什么玩笑！路希什么的只不过是传说中的……”

“我能理解您此时的心情。”

娜巴特难过地垂下了眼睑，塞兹见状也顿时陷入了沉默。

该如何应对呢？是用“你根本不理解”来与她极力争辩呢，还是用“收起你那廉价的同情吧”严厉拒绝呢。不，无论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也无法平息自己此刻狂躁的心情。

不明白，什么都不明白，塞兹只是紧握着双拳。

“我们也非常震惊。”娜巴特非常客气地继续说道，“从记录上看，圣府的法尔希自从默示战争以来，已经有数百年没有选择路希了。”

“那么，为什么会是达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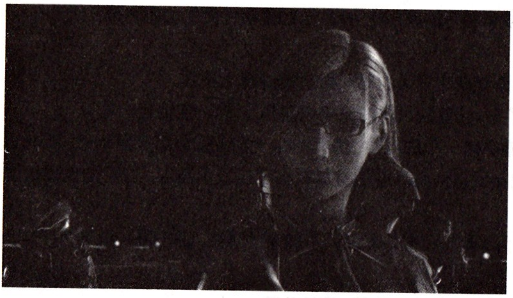
为什么偏偏是达基。当天，在现场还有很多孩子，很多与达基年龄相仿的孩子。不，为什么一定是孩子？大人也可以啊，我想他们应该不会介意的。可是，为什么偏偏会选中达基！？

“老实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能理解为，法尔希认为达基就是最佳的人选，因此才会选择他。”

“只有六岁的孩子吗？这太愚蠢了。”

“卡茨罗伊先生……”

娜巴特张开嘴巴想要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沉默着移开了视线。塞兹感觉对方一定对



自己隐瞒了些什么。

“PSICOM……圣府会怎么对待达基？”

虽然娜巴特曾在飞空艇中说过会保证达基的人身安全，不过塞兹并不认为军队会在乎一个平民孩子的生死。

“请您一定要保密。”

果然猜中了。塞兹紧紧地盯着仿佛下定决心要说出实情的娜巴特。

“茧如今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我们一直都在警戒着的，来自于下界的侵略终于开始了。”

“啊？”

她这是在说什么啊。来自于下界的侵略什么的，这话题实在是太过于复杂，完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

“虽然圣府并未对外界公布，但在工厂中发生的异变绝非事故那么简单。那是下界的爪牙所做的破坏活动。”

不间断地喷出的白雾，仿佛地震一般的摇晃，圣府将其定性为“事故”。难道那些都是破坏活动吗？

“损害之所以被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全都是达基的功劳。因为他被法尔希选中，成为了路希的缘故。”

“怎么会！？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又能做些什么？”

不可能。能被一个六岁的孩子所干扰的“下界的爪牙”之类的，根本就算不上是“威胁”吧，但是娜巴特却一口咬定“这是事实”。

“只是下界的爪牙如今还在逃亡中，不知道他们何时还会再次发动恐怖袭击。所以，我想请您务必要协助我们。”

“你说协助……”

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差劲的笑话，到底要协助什么啊。

“达基是被法尔希选中的存在，是拯救茧的关键。虽然其力量还是未知数，不过圣府方面会全力支持达基抵抗下界的侵略。所以，卡茨罗伊先生，请您一定要助我们一臂之力。”

“就算你突然说出这种事，可我还是不明白啊。”

希望能听到更加具体的解释。不是关于下界的侵略、拯救茧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而是我什么时候能带达基回家，以后达基会怎么样……是否还有恢复普通生活的希望。

但是，在塞兹开口之前，娜巴特率先说道：“是，是这样的，我明白。”

娜巴特不停地点着头。她此时的态度与其说是军人，倒更像是以小孩为辅导对象的老师。

也许自己此时的样子与那些缠着父母讨要东西的小孩子一模一样，塞兹在心里想道。

“对于达基被赋予的力量与使命，我们尚且一无所知。为了尽快查明这一切，我们正在对他进行多项检查。见面的时间暂时还不能随心所欲，虽然我知道作为父亲的你一定很担心，可是……”

使命，是的。据说如果不能完成使命的话，路希就会变成尸骸。娜巴特说的对，现在最优先的事情就是弄清“使命”。我明白了。

虽然明白了，但是……

“我去安排一下，明天肯定能让你见到达基。我希望今天能够尽量多地对其进行检查，因此今天就请您先回去吧。”

被这样恳求着，塞兹什么也说不出口。

CHAPTER 04

——明天肯定，首先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虽然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好不容易得到了与达基见面的许可。

只不过，你还是留在这里看家吧。要是达基的心思全都集中在你的身上，那我们就弄不清他的使命了。

别生气嘛，爸爸也想要让你早点和达基见面。不过中校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小孩子就是一旦对什么事情感兴趣，马上会把其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到那时，恐怕他连使命的“使”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了。爸爸很着急，不，不只是那个时候，一直都……很着急。

年仅六岁的小鬼能明白些什么？就算明白了，他又能做什么？

那些事情萦绕在脑海中，怎么都挥之不去……

塞兹被叫到了一个与昨天不同的房间。墙壁上没有监视器，而是镶嵌着一块巨大的玻璃，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隔壁房间里的情形。只不过，从对面好像看不到这边的情况。

不然的话，一看到塞兹的身影，达基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跑过来。这里一定是个用来观察被实验对象的房间。

“你是先去见他呢，还是先听听我们的说明？”

“请您说明一下吧。”

虽然想要尽快见到儿子，可是对于检查结果也十分在意。如果带着这些疑虑去见面，儿子可能也会感到不安的。那样的话，最好还是先让对方说明一下情况吧。

在隔壁房间里，达基正在和一位PSICOM的士官玩耍。那位士官的年龄大概三十出头，

虽然冰冷的银发和额头上的伤疤会让孩子感到恐惧，不过达基好像很喜欢他。

大概其本性是个喜欢孩子的男人吧。虽然双眉紧皱，不过只要看到他陪达基玩的样子就能知道。又或者，他的性格十分认真，即便对方是个孩子也不会随意敷衍。

“达基是个好孩子。不认生，而且很听话。”目光望着玻璃的另一侧，娜巴特微笑着说道。

“他妈妈死得早，之后他就一直处在保姆与托儿所的照顾之下，所以早就习惯和大人们一起玩耍了。我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于是就提出申请从远距离航线调到了近距离的定期航线。这样总算是能尽到身为父亲所应尽的职责。”

三年前，在妻子病逝之前，塞兹一直都在忙着工作。成为儿时一直所憧憬的飞行员，并就任被认为是明星的远距离航线的机长，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所以，为了孩子而成为工作时间很短的定期航线飞行员时，身边的人全都大吃了一惊。对于如此轻松地从精英路线上脱离出去，塞兹本人也觉得很意外。

但是，这个选择并没有错。第一次知道与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是那么快乐，那么温馨。

不想让失去母亲的达基感到寂寞，在这三年之中，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儿子的。但实际上，塞兹觉得真正得到帮助的是自己才对。儿子的笑容和笑声，成为了自己心灵的支撑。

“那么，达基的检查怎么样？之前说的路希是治不好的吧？”

不想失去儿子的笑容。但是，娜巴特满脸歉意地低下了头。

“凭借人类的技术……很遗憾。”

“这样啊……”自己回应的声音很遥远。

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就会变成名为“尸骸”的怪物，而完成使命的话则会变成沉默的水晶。在古代文献中虽然有“完成使命的路希变成水晶，获得永恒”之类的记载，可是站在普通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根本与死亡无异。

塞兹向玻璃的另一侧望去。达基被那名士官背了起来，正拍手大笑着。明明是和以前毫无二致的笑容，可达基却已经是“路希”了。只是有了一个宛如恶意涂鸦般的花纹，就再也无法恢复普通的生活了……

“那么，要是去除那个烙印呢？只要运用皮肤移植技术，就能够去除那块烙印吧？”

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即便是将整个手腕都切断，也要比变成莫名其妙的怪物和水晶好一些吧。虽然那样做会导致残疾，但只要活下去就能够幸福。

“不行。这么做，万一达基有个三长两短……关于路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搞清楚……不，我们几乎对其一无所知。”

“但是……”

“一旦事情变得无法挽回，你一定会追悔莫及吧？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弄清达基的力量和使命。去除烙印这种办法还是作为最终手段吧，请您千万不要着急。”

就算说不要着急，可是现在甚至连剩下多少时间都不知道。完成使命的期限是明天还是后天，亦或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呢……

“不过呢，我们有一点进展。”

“进展？是什么？”

“虽然暂时只是假设。”将这句话作为前言，娜巴特开始解释道，“达基好像拥有感知下界存在的力量。也许可以找到袭击艾乌里德的下界路希，以及操控这一路希的法尔希的所在位置。”

正在逐渐膨胀的期待瞬间就变成了失望。就算找到下界那帮家伙的所在位置，那又能怎么样呢？那种事情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解决啊。

他意识到这就是PSICOM的人与自己的差别。对于把抵抗下界的威胁，守护茧作为自身任务的他们而言，能够感知到敌人存在的能力的确可以算是“进展”吧。可结果他们和法尔希一样，只是将达基视为道具而已。

对于PSICOM，对于圣府，自己到底还在期待些什么！

不能依赖娜巴特，不能依赖PSICOM中的任何人。能为达基做些什么的，除了自己这个父亲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达基……请让我和儿子见一面。”

“好的，这边请。”

娜巴特微笑着站起身来。难道是自己内心的状态发生改变的缘故吗，总觉得在那笑容的背后潜藏着某种冰冷的东西。

“听到父亲要来，达基也很高兴呢。”

娜巴特要让身为父亲的自己做些什么呢？已经不能像最开始时那样信赖她了。

“爸爸！”

刚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达基便跑了过来。

“达基！”

塞兹一把将飞奔过来的儿子抱在怀中。还是那么重，就在手臂感受到这一重量时，他忽然领悟到儿子不在身边就是自己最大的痛苦。不想失去这份重量和温暖，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守护。

“那个，爸爸。”

急忙抹去眼角的泪水，塞兹放下怀中的达基。

“怎么了？”

他半跪在地上，注视着达基的脸庞。

“我想要巨大的烟花！”

“烟花？”

“嗯，很大的那种，满天都是……就像这样！”达基一边用双手描绘出一个巨大的圆，一边高高跃起。

“即便你突然这么说，可是，那个检查……”

“不行！烟花！大大的烟花！”

只要是达基期望的事物，无论是什么都想要满足他。可是，塞兹并不认为PSICOM会允许自己这样做。目前仅仅知道他好像拥有可以感知下界存在的力量，但是关于重要的使命，暂时还没有丝毫的线索。

“那么，等全部的检查都做完之后再去吧。”

“不行！到时烟花就放完了。”

达基一反常态地倔强。如果是平时，虽然最开始会很任性，但是只要觉得自己的要求不被允许，他就会很快放弃。达基本来就是很听话的好孩子，正因为如此，塞兹才会尽可能地宠着他。

“但是，检查……”

塞兹快速朝娜巴特瞥了一眼。达基绝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孩子，只要娜巴特好好地说明检查的必要性，就算儿子有些不情愿也会理解吧。可是，娜巴特的反应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你说会结束，莫非指的是烟花大会的事情？”

这么说来，后天就是波达姆烟花大会举办的日子了。由于法尔希参观旅行而经过波达姆时，曾经看到过烟花大会的介绍之类的。

“为什么想要去那里？因为你喜欢烟花吗？”

虽然达基像是思考答案一样歪着脑袋，却突然抿紧了嘴唇。

“怎么了，达基？”

“有……”他小声说了句什么，随即就紧紧地抱住了塞兹。

“有什么？”

将鼻尖顶在塞兹的肩膀上，达基不停地左右摇着头。

“我明白了。达基，大家一起去烟花大会吧。”

娜巴特说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达基的背。她是认真的吧。

“中校，这孩子太任性了……”

“没什么。有确认的价值。”

用手指轻轻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娜巴特对身旁的士官点了点头。

“达基刚才的言行明显是以前没有过的。如果是感知下界存在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在举办烟花大会的波达姆就应该有着什么东西。”

对家人的态度和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这种事情被娜巴特视为特殊情况，不过塞兹依然保持着沉默。虽说必须尽快弄清儿子的使命，但是只要儿子希望，塞兹还是想带他去看烟花大会。这么小的孩子整天要接受那些不知所谓的检查，实在是太可怜了。

未完待续



死亡空间 Final

DEAD SPACE

文/fatvin 编/YULA

人物介绍



姓名：伊萨克·克拉克　　职务：船体机械工程师

关于我的职务，我想补充一下。确切地说，我是月球风暴洋空间站最好的船体机械工程师。和我的未婚妻妮可分离两年之后，重逢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她在石村号上的服役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次，我不会再和妮可分开了。



姓名：妮可·布伦南　　职务：太空护士

为了追逐遨游天际与成为一名合格太空护士的梦想，两年前我离开挚爱的伊萨克来到了石村号上，我和大家相处得很愉快，他们甚至叫我“石村号上的南丁格尔”。两年的服役期马上就要届满了。伊萨克，我们终于不用分开了。



姓名：扎克·哈蒙特　　职务：资深安全官

我得罪了人，我一定是得罪了人，要不我这么一个战功显赫的人才怎么会被派到月球风暴洋空间站搞什么搜救任务。每次任务下来我都得脱层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最近，我多次申请的调令似乎有了些眉目，我只要再加一把劲就好。



姓名：肯娜·丹尼尔斯　　职务：电脑系统工程师

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信仰。你没必要和我说你的原则，我也没必要向你解释我的信仰。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个修电脑的，而且我干得非常棒。我挺欣赏伊萨克这样的男人，可是自己却总是遇不到。



姓名：阿丽莎·文森特　　职务：石村号首席安全官

石村号曾经是地球的救星，现在则是很多人类的精神支柱。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守护这条意义非凡的太空采矿船。在过去的六十二年里，石村号从来都没有在安全问题上出过事，以后她也不会，因为有我在船上。



姓名：泰伦斯·凯恩　　职务：石村号首席科学官

石村号上的工作非常悠闲，感谢教会给我安排了个这样的美差。我每天就在船上种种菜，浇浇花，日子过得飞快，我也乐得清闲。人人都说有信仰是件好事，他们说得对，你看，我就是一个因为信仰而得到实惠的典型。

引子：诞生

公元二三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夜八点五十分，英格兰伦敦海德公园，九曲湖岸演讲者之角。

不列颠岛南部夏天的日照时间很长，当大笨钟苍老的指针缓缓将行至夜里九点时，人们依然可以在西边的苍穹上找到被刚刚沉下的落日染成殷红的云霞。大约三万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人正井然有序地聚集在这片伦敦市中心奢华的绿地上。与刚刚结束的“无座音乐会”相似，在诸多身着绿色荧光衣的警察看护下，操着各国语言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交谈着。他们或盘膝而坐，挥动手中的圆扇以驱散凝重的暑气；或踮着脚尖以自己带来的告示牌为依托，焦急地望着不远处临时搭建起来的演讲台。在人群的前面，离演讲台最近的地方，簇拥着大量扛着昂贵器材的媒体记者，他们正在为即将开始的演讲直播做最后的准备。

为尊重海德公园“肥皂箱上的民主”的传统，这座略显简陋的演讲台也由废弃肥皂箱搭建而成。讲台的大尺寸演示屏上播放着今晚演讲者的个人资料——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迈克尔·奥曼教授。这位出生草根阶层的教授在过往的二十年里通过对主流宗教和现行物质文明孜孜不倦的批

判，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高级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和“为了名誉而批评”，各教会称呼他为“亵渎者”或“恶魔”；大量草根阶层和诸多青少年则将其视为偶像。今夜，这个争议人物将带着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来，根据他助手半个月前透露出来的消息，奥曼教授今晚的发言将会“让人类走进一个新纪元”。

随着威斯敏斯特教堂整点报时的钟声传入夜风习习的海德公园，围绕在演讲台四周的若干大号探照灯也齐刷刷地亮了起来。灯光仿佛命令一般让演讲台下的人群开始鼓噪不安，他们挥舞着手里的告示牌，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表达着对奥曼教授的支持或反对。人群的声音在逐渐增大的同时也开始变得整齐，在节奏分明的“救星”和“骗子”的对喊声中，奥曼最终出现了在演讲台下。

教授在众多闪光灯此起彼伏的照射下慢步走向讲桌。如果不是他那鹰隼一般闪闪发亮的双眸向外发散着刚毅与自信，没见过他的人很难把这个矮小瘦削，略微驼背，甚至有些形容枯槁的老头与“奥曼教授”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今天在场的人们，无论你们支持我之前的观点也好，反对我之前的观点也罢，都不想在海德公园这样庄重的园林内引发一场无素质的争吵。我希望大家能听我把话说完，然后采取自己的方式表达你们的意见。”被扩音器放大了的浑厚的声音覆盖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喊声。奥曼借助海德公园这个场地的庄重，成功地让台下的人群暂时闭上了嘴巴。

“谢谢大家！我想，在诸位的心中，在我的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恐惧。这种恐惧，源自我们对自己或亲人生命终要结束的悲哀；亦源自我们对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物质挂帅的世界产生的极度不安全感。我们可能有自己信奉的神，我们或许觉得自己的神可以让我们克服这样的悲哀与不安。可当我们的亲人在病床上被折磨的面容扭曲，痛不欲生的时候，我们的神在那里？当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遗忘自我的时候，我们的神可曾对信仰他/她多年的我们施以一丝一毫的怜悯？我们是否要在至亲的葬礼上安慰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们是否也要在自己不堪生活重负和精神重压，就要吞下安眠药结束这一切痛苦的时候告诉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如果这一切真是神的安排，那么请问，我们是否应该虔诚地信仰这样的神？正因为现代宗教里存在着这种种矛盾，所以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很多人选择了放弃，但是信仰缺失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奥曼的左手随着他演讲的抑扬顿挫上下晃动，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

“信仰缺失带来的就是人类个体的精神死亡与自我的肉体毁灭。我们已经知道，去年全球的自杀率比三百年前提高了一百二十倍，为什么？因为信仰破产导致道义不存、伦理不再、原则尽失；我们嘲笑英雄，我们遗忘美德，我们崇拜金钱，我们追求权力。在这样周而复始的毫无道德和底线可言的恶性竞争循环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生活在高压与恐惧之下。面对这一切，我们怎么办？难道真要和电视里那些悲观主义者所说的一样，相信人类即将毁灭？当然不是！请记住今天，二三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就在今天，我们



将一起走进一个新的纪元！”奥曼的声音逐渐增大，他的位置也已经偏离了原先站立的地方，走到了演讲台的正中央。他点头向台下的工作人员示意。

“请大家看向左边”。奥曼对着远方一指，台下听众的眼睛和摄像机的镜头均朝着他手指的方向转去。只见一辆轻装草地运输车由不远处缓缓开来，运输车的货物仓上装载着一件长约九米，宽约三米的物体，一层厚厚的帆布盖住了它，模样看不真切。少顷，车辆停在演讲台下，移动液压运货仓将货物平稳地放在了演讲台中央。听众的好奇心被这个演讲中的插曲调动了起来，无论是支持派还是反对派，此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物体身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人类的希望就在这个东西的身上。请允许我以极大的荣誉向大家介绍——‘始标’。”巨大的兴奋让奥曼的声音颤抖，他的手慢慢地拉开了覆盖于始标身上的帆布。

通身黝黑的双螺旋状物在褪去身上的衣服之后出现在现场人群的眼前，台下的闪光灯再次暴风骤雨般地亮了起来。始标似乎是用石头和金属的混合品雕刻而成的物品，离近了看可以发现它身上似乎流动着水银一样的物质。在闪光灯的照耀下，人们还可以观察到这个双螺旋状物上刻着一种诡异的扭曲文字。

“这，就是我和几个同事月前在苏格兰天空岛上发现的始标。我们的化学和生物学家已经仔细检验过始标。他们的结论非常统一，那就是能建造这个东西的物质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外来的东西。你们看它的形状，像什么？没错，这是DNA的形状。而它所记载的东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人类的DNA。我知道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想，这个东西是假的吧？如果我是听众，我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当我讨厌台上演讲的人的时候。接下来你们在屏幕上要看到的，是来自不同高等学府的学术权威，且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奥曼按下了讲桌上的控制器，屏

幕上各学术权威都正面或侧面验证了奥曼所说的话。

奥曼的支持者们在听完权威们的讲话后开始聒噪起来，他们迫不及待地喊着"救星"。反对者们在详实的证据面前似乎开始有些理屈词穷，即便有几声零星的抗议声，但终究不能和支持者的声音对抗。

"一块记载人类DNA的石头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始标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此。它除了记载了人类DNA以外，还记载了另外一种DNA序列。虽然还没能完成对这种DNA序列的最后解读，但我们和相关的DNA研究人士已经做了初步的评估，目前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如果能在人类的DNA中加入这种DNA序列，我们的抗衰老能力将得到闻所未闻的提升。人类，在文明史上将第一次战胜死亡，走向永恒。这个研究的过程将是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将会让全人类受益，为了保护这个过程，为了捍卫我们自身的权利，为了人类的未来能最终摆脱死亡，我在这里建议大家拿出勇气抛弃毫无道德和底线可言的恶性竞争，用我们自己的信念，用我们对可见未来的憧憬共同完成这项创举。"奥曼的声音越来越高亢，他的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眼眶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我们将以"统一教"这个名字联合起来。如果你相信我所相信的一切，那么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兄弟们！姐妹们！我们的事迹必被万事传唱。"奥曼缓缓闭上了眼睛，他面带微笑地向前张开双臂，像是要拥抱所有在场的人。

支持者们沸腾了，"统一教"的喊声如惊雷般响彻天际……

第一章：命运

公元二五二八年四月一日，庇护星系七号行星。距离地球五百万光年。

"菜鸟，注意脚下，别拿着探射灯乱照。杀千刀的氮气层隔开了所有恒星的光，这个破烂星球上没有任何自然光源。你第一次出勤就摔死了我可是要受处分的。"虽然教训着刚进入矿工队伍的汤普森，全身穿着防护服的老矿工西恩自己也耐不住寂寞地左右上下挥动着手中的激光探射灯。铁锈般浑浊肮脏的空气在天空中随风打转，空气卷起的涡流吞噬了西恩探射灯的光芒。虽然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工作了两年，现在身上的全套防护服又隔开了他和外面的世界，但是这种诡异的风景依然可以让他感觉到彻骨的凉意。

"抱歉，西恩长官，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地球，你知道，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菜鸟唯唯诺诺地回答。

"也就是说你这个小崽子是在地球出生的了，你真走运。我帮公司卖了十二年的命，才赢得了下周去地球度假的机会。"西恩横了汤普森一眼。

"你们的任务是检查和评估地震造成的破坏，不是讨论地球的样子。我想我不

用提醒你们，特别是你西恩，目标就在前方一百米。”夹杂着浓重东欧腔调的英语从两个矿工防护面罩下的耳机里传出。

“我觉得总部太敏感了，这样的破烂星球上存在一点地震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要专门派人来查。”西恩老油条般地抱怨着。

“闭嘴，西恩，你如果不想你的地球假期泡汤的话就好好做你的工作，公司出钱是请你来执行公司指示的，不是请你来抱怨的。”雅克硬生生的语气里没有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

西恩回头看着汤普森，用极其夸张的口型默念出三个字：“俄国狗。”汤普森咬着嘴唇笑了笑。

沿着起伏不定的碎岩路，西恩和汤普森来到一个断崖前，定位系统显示目的地就在断崖之下。西恩燃亮了数个信号弹散布在四周，信号弹幽白色的光芒燃亮了一条通向断崖下方的斜坡。

“小心跟着我，菜鸟，这里的重力比地球略大，摔一家伙可够你受的。如果摔坏了你的宝贝面罩或者氧气筒，你就别指望回地球了。”西恩走在汤普森的前面，第一个踏下斜坡。

“西恩长官，你不觉得这个斜坡好像是人造的吗？我是说，它的倾斜度和地面光滑度不像天然生成的东西。斜坡与断崖的相交处整齐地像是刀切出来的一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斜坡双面与断崖的夹角均是四十五度。这异常光滑的斜坡面也像是化学物侵蚀所造成的。”汤普森提出的问题显然激起了西恩的好奇心，他停下了脚步，转动手中激光探射灯的指向。

“你是对的，菜鸟，这样的切痕和地面不是岁月能留下的东西。等等……”西恩的探射灯停留在斜坡与断崖交接处的一点上，他缓缓走了过去，用手套拍开尘土。

“E－34，这怎么可能，E－34是一百五十年前退役的大象级激光切割车，而这个星球的人类历史才两年。”西恩摸着断崖上的标志缓缓念道。

就在西恩聚精会神检查标志的时候，一丝飘渺的红光从他的右侧轻幽地射来。在一片漆黑之中，这红色的光显得特别刺眼。西恩以为是汤普森在搞鬼，他用手挡住了头的右侧说：“菜鸟，别开玩笑，我正忙着呢。”可光线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消退，反而在逐渐加强。

“菜鸟，你搞什么？”西恩被迫转过头去，他惊异地发现光源是从断崖之下传来，同时他也看见汤普森正在朝光源的方向快步跑去。

“喂，小心。”西恩朝汤普森的方向追去，手上的探射灯随着他脚步的快速移动上下剧烈摇摆，光芒摇曳不定地散射到前方，不远处那个散发着红色光源的物体的外表在探射灯凌乱的照射下如拼图一般一块又一块地展现在他的眼前。西恩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只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声，他知道他看见了什么。

DNA式的双螺旋结构。

水银一样流动着的物质爬满全身。



诡异扭曲的文字镶嵌其中。

这分明是——始标!

西恩和汤普森站在了一块儿，短暂的眼神接触让他们都了解了对方的身分。在几乎同一时刻，他俩虔诚地喊出：

“赞美奥曼!”

一小时后，庇护星系七号行星，殖民地首席长官汉福特办公室。

肥胖、油光满面的汉福特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捧着自己就要坠落到地上的肚子来回踱着步，他正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地球的消息。始标的信息五十分钟前就发出去了，虽说这里离地球五百万光年，但是利用空间虫洞跳跃技术和分散在宇宙各处的信息站，他的信息可以在十分钟内抵达地球。

这种发现，如果被证明是真的，那么很明显他的名字将载入统一教的史册，他本人亦将被封圣，供万世传唱。他甚至可以看到诸多教徒在他的雕像前满怀敬重地对他顶礼膜拜。雕像上写着一排字：圣·汉福特，从政府手里夺回了始标。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汉福特笑了，他那孕妇般笨重的大肚子随着他的笑声上下抖动着。

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汉福特的冥想，他迅速拿起电话，喊道：“有回应了?”

“是的，长官，现在给您接进来。”

大屏幕上浮现出一张棱角分明的中年男性的脸。

“恭喜你，汉福特兄弟。我是教廷秘书长马谢思。”屏幕上的人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分。就算屏幕上这个人不做自我介绍，汉福特也能从他干练和刚毅的脸部轮廓上猜中此人是统一教的高层——他们的外表基本上都是这个味道。

“你们发现的那个东西极有可能是始标，也就是政府在两百年前刺杀奥曼后夺去的我们的圣物。我之所以说‘极有可能’这四个字，是因为你们发现的始标是红色的，但是教祖奥曼展示给我们的始标是黑色的。当然，红色外表可能是始标在七号行星的自然作用下生成的。两百年前，政府在我们完全解读始标上所有DNA代码以前夺走了它，两百年后，你汉福特又奇迹般地把它找了回来，这是命运对你的垂青。”马谢恩的肯定让汉福特头脑发麻，他油光发亮的脸上挂满了憨笑。

“今年是统一教成立两百周年，你也知道，目前统一教已经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始标在这个日子里重新出现必定能为统一教注入新的活力。我这里的资料显示你的家族从你爷爷辈开始就是统一教的信徒，我想我不需要对一个像你一样的教徒解释为什么始标那么重要。你的任务很明确，也很简单。听好了……”马谢恩拿着汉福特的档案，在屏幕面前晃动着。

“首先，始标发现的消息必须严格保密。除了你和我还有必须知道始标存在的搬运人员外，你要尽一切办法阻止其他人知道始标的存在。我们统一教在失去教祖奥曼和始标之后，已经将本教的核心思维转为通过死亡得到永生，而始标在第一次由奥曼带出时就有浓厚的永生背景存在。教会担心始标重现的消息如果在未经包装的情况下泄露出去，会引起一些急切希望得到永生的教徒自杀，从而让我们的敌人得到攻击我们的口实。其次，你必须保障始标的安全，教会马上会派出破星船石村号赶往庇护星系七号行星，在你把始标交给石村号舰长之前，它都是你的责任。汉福特兄弟，当这一切完成，你就是本教第一功臣，你的事迹将被传颂到时间的尽头！努力把，圣·汉福特。赞美奥曼……”屏幕变成了一片雪花。

汉福特在封圣的许诺下飘飘欲仙了，他拿起来桌上的电话：“听着，我有命令要宣布，从现在起中断所有未经本人许可的对外通讯……”

第二章：梦境

银白色的星光从维多利亚式长窗中倾泻而入，把家具的影子拉得修长，宛若一层淡墨规则地铺洒在米黄色的墙上。伊萨克正躺在朱红色的中式木床上听着李斯特的《爱之梦》，舒缓轻柔的序曲勾勒出一颗涟漪渐起的驿动之心，序曲渐收之际，高音部的音色开始细密地来回荡漾，宛如朝霞之起于初秋的清晨，感情正在这颗心中酝酿，直至发酵。

忽而一只温暖细滑的手来回抚摸着伊萨克的额头，他会心地一笑，抓住了这只手。伊萨克暂停了随声听，慢慢睁开眼睛。

妮可下颌尖尖的瓜子脸上点缀着数颗可爱的雀斑，一袭过肩的长发微微盘于脑

后，海蓝色的眼睛温柔地盯着伊萨克，嘴角挂着妙曼的微笑。伊萨克沉醉在妮可的眸子里，他支起身子，稍一前倾，想把妮克拥在怀里。妮可却非常俏皮地向后退了两步，舌尖轻轻推出几个字："起床了。"

伊萨克坐立起身，妮可在门边伸出右手，示意伊萨克跟她出去。俩人穿过别墅细长的走廊，在门口停定。妮可在伊萨克耳边说道："闭上眼睛，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伊萨克依言闭眼，妮可托起他的手快步前行。苏格兰的秋夜风势强烈，妮可拉着伊萨克逆着风前行，野花的香气伴随着妮可身上的香水味道随夜风窜入伊萨克的鼻内，他享受着这股宁静平和的香气，拉着妮可的手不由地又握紧了些。

"好了，睁开眼睛吧。"妮可的脚步停了下来。伊萨克深吸了一口气，极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笑魇如花的妮可和自己置身在一片金黄色的麦田中，饱满的麦穗压着麦秆优雅地向下垂着，远处起伏不定的山峦连接着天地，略显狂野的风卷起金黄色的麦浪，一波又一波打在他俩身上。

"这里真美。"伊萨克的手扫过随风摆动的麦穗，向妮可走去。

"笨蛋，我不是叫你来看麦子的。你……"说到"你"字的时候妮可的声音忽然增大。

"向上看。"妮可的右手食指向上一指。

伊萨克抬头向妮可手指的方向看去，他看见浩瀚的星海在夜空中闪烁。因为星星太多太密的缘故，在地球大多数地方作为点缀黑夜和月亮存在的她们在苏格兰高地成了夜空中的主角，不停闪烁着的光芒连成一片，仿佛生命之河一样在天空中流动。

"伊萨克，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我一直在想，这些我们现在看见的光芒，在和我们相遇之前，已经孤独地在宇宙中跋涉了几亿，甚至几十亿年。从时间的开始，穿过你和我的身体，一直流向永恒。看久了，你会觉得，这些不是光芒，是灵魂和生命。伊萨克，她们在寻找一个家，一个值得让她们停留的地方。"妮可解开了盘起的头发，任由发丝缠绕着她那海蓝色的眼睛，她的手在空气中欢快地舞动着，好像能抓住从指缝中流出的光芒。

妮可转过身来，跳动的手指捧住伊萨克俊朗的面颊。

"伊萨克，很抱歉，我要暂时离开你了。你知道，我一直喜欢太空，我一直觉得这美丽的宇宙是如此地广阔，如果只有我们人类一种高智慧生物的话，那也未免太浪费地方了。现在有个机会，我能去石村号上服役两年。"妮可看着伊萨克，仿佛等待着他的同意。

伊萨克努了努嘴唇，想说些什么，又咽了下去，半晌他才挤出一个笑脸，说道："去吧，妮可，这是你自孩提时候的梦，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一生都没有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机会。只是，我希望两年之后，我们不用再分开了。"

"是的，伊萨克·克拉克高级舰船系统工程师，护士妮可·布伦南向你保证，回来

就做你的新娘。”妮可顽皮地立正，向伊萨克敬了一个礼。

“哎，记得那首诗吗？”妮可为了让伊萨克不至于沉溺在离愁别绪中，忽然问道。

“那首？”射手座的妮可经常会出现这种跳跃思维，而双子座的伊萨克很难跟上她的思维模式。

“两年前的夏天，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校园里，有个理科生抱着一本莎士比亚诗集笨拙地读，不知道他是谁呢？”妮可“不怀好意”地笑着。

两年前的夏天，伊萨克以访问学者的身分出访剑桥大学。为了让古老刁钻的英国同行能对自己有个好印象，他抱起了从来不看的莎士比亚诗选在剑河河畔朗读以改进自己的英文发音。对于没有接触过古英文的人来说，读莎士比亚的诗是有一定难度的，当时他念到第十八首商籁诗，因为诗文是隔句押韵的缘故，在没掌握要领前他怎么也念不好。

能否将你比作迷人的夏日，
你比夏日更加温柔和可爱；
狂风摧残五月蓓蕾的柔艳，
夏日的期限又消逝得太快；
苍天的明眸偶然露出璀璨，
金色的容颜也难免会更改；

在多次尝试以后，他终于把前半阙念好，正在他准备读后半阙的时候，一个空灵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一切的美好都会褪色变颜，
被时机或自然过程所替代；
但你永恒的夏日不会消减，
你永远不会失去美丽仪态；
就连死神也在你面前收敛，
因不朽的诗篇将与你同在；
只要世人能够呼吸和看见，
我的诗篇将与你永远绵延。

这是他俩的第一次相遇。两年后的今天，在这片高地之上，这两个年轻人已经开始讨论终生大事了。

伊萨克把妮可抱在怀里，妮可的身体碰到了他身上随身听的开关，适才没奏完的《爱之梦》的旋律从耳机中涌出。再没有朝霞，也没有森林，酸涩的低音在空气中飘飘荡荡，如影随形，急急而起，戛然而止。

妮可的手伸入伊萨克的怀里按停了他的随身听，她娇嗔道：“《爱之梦》的这一段最让人难受了，难道爱情就一定要苦涩吗？答应我，伊萨克，这首《爱之梦》，等我和你下一次再见的时候再听完好吗？”

“嗯，我答应你。”伊萨克把怀中的妮可搂得更紧了。

“伊萨克，你有邮件。”妮可忽然说。

“什么？”

“伊萨克，你有邮件。”

“伊萨克，你有邮件……”

第三章：救援

公元二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月球风暴洋空间站（半军管机构），地球格林威治时间早上五点二十分。

伊萨克的床边东倒西歪地散落着几个一升装的斯米诺伏特加酒瓶。他揉了揉酸楚的眼睛，在一片朦胧中向显示器的方向看去。屏幕中央闪烁着一个巨大的红色感叹号，那是伊萨克设定的邮件提示。他急忙从床上跃起，几乎是跳着冲向电脑桌，打开邮件。

邮件标题“统一教，未来的希望，今天就加入我们”。

“操！不是妮可的邮件！”伊萨克一拳砸在键盘上。要不是月球空间站上严令禁止吸烟，他真想点燃一支哈瓦那，狠狠地吸入肺里，希望那强烈的呛劲能刺激身上的神经以减轻那令人窒息的思念。

妮可在两年前登上了石村号，他们开始过起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妮可随着石村号在宇宙中穿行，而伊萨克则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维护月球风暴洋空间站和深空采矿船上，分开的日子的确难熬，但幸好发达的通讯可以让他们在每天也能通上邮件，如果遇到妮可休息的日子，还能聊上视频。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十一个月又十六天，离和妮可重聚的日子只剩下十四天了。

可毫无征兆地，伊萨克和妮可之间的邮件联系断了，甚至连一周一天的休息日他们也没能联络上。伊萨克开始失眠了，他给空间站请了假，每天就怔怔地守在电脑前，喝着烈性伏特加等待着妮可的邮件。思念开始逐步侵蚀他的理智，他开始想像出很多的理由说服自己为什么没有妮可的邮件，从石村号的通讯装置损坏一直想到妮可忘记了自己的邮件地址。每想出一种理由，他



紧绷的神经就能得到短暂的释放，但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种理由，刚得到放松的神经再次绷紧，就在这样的等待和痛苦循环中，他撑到了第五天。这五天里，他很少能睡着，布满血丝的双目下是低垂着的眼袋，稀稀拉拉，长短不一的胡须像庭院里没修剪过的杂草一样毫无规律地分布在他脸上。

"红色警戒，红色警戒，伊萨克.克拉克，请立即到第三会议室开会。我重复一遍……"房间里的扩音器无力地闪着红光，这是月球空间站的最高警戒标志。虽然伊萨克现在实在没心情去思考任何与妮可无关的事情，但是多年的职业素养还是迫使他穿上工作服，离开了房间。

当伊萨克抵达第三会议室时，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端坐在中间的是负责太空搜救任务的谢尔盖·李将军。一左一右分别坐着高级安全员扎克·哈蒙特和高级电脑工程师肯娜·丹尼尔斯。会议室里的显示屏亮着，灯只开了一半。

"你怎么了，伊萨克？面色苍白，眼睛充血。我差点认不出你了。"一直对伊萨克颇有好感的肯娜问道。

"没什么，肯娜，你知道，妮可，她已经有五天没给我邮件了。"伊萨克边解释边在肯娜身边坐下。

"放心好了，石村号是我们第一艘装备闪点引擎的宇宙破星船，也是最具人气的一艘船，在过去六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它基本没出过故障。"肯娜的目光变得非常温柔，注视着伊萨克。

"是啊，那是石村号，上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有超过五十艘逃生船，完善的医疗设备，妮可在这样的船上怎么可能出事。"扎克淡淡一笑，觉得伊萨克有些杞人忧天。

伊萨克听着两人的安慰，全身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可接下来谢尔盖将军的发言让他如同坠入冰海般寒冷。

眉头紧锁，白发苍苍，不怒自威的谢尔盖将军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铅笔，像是舒缓着巨大的压力。良久，他放下手中的铅笔，挺身站立起来，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其实，这么急把你们找来，就是为了石村号的事情。你们接下来所得到的信息属于绝对机密，外泄者将会直接交由军事法庭裁决。"

三人的目光一齐盯住谢尔盖将军，伊萨克更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先知道你们对于这几个名词的了解程度，扎克，你对统一教了解多少？"将军的眼睛注视着扎克。会议室内巨大的排气扇叶正匀速转动着，将室外较强的灯光错落有致地分散在扎克的身上，从伊萨克的角度看去，扎克的脸时明时暗。

军旅出身的扎克一个挺身笔直地站了起来，身上的狗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统一教由迈克尔.奥曼在两百年前创立，奥曼在立教后不久就被人杀死，统一教信徒认为这是政府干的事情。奥曼死后成为烈士，他的死让更加多的人加入了统一教，两百年后，他们已经是人类世界第一大宗教。统一教的核心是死亡后的永生，他们相信肉体的死亡是永生的第一个阶段，他

们信奉一个叫始标的圣物，据说那上面记载了能让人类达成永生的DNA序列。统一教徒指责政府抢去了他们的圣物，两百年来没有停止过和政府间的对峙。因为教徒众多且统一教要求所有入教者捐献其所有财产以供教会研究人类永生之用，所以统一教的资产已经累积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凭借着雄厚的财力，他们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人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我还听说统一教秘密地在世界各地建造了实验室，而且他们还要求所有教徒在死后都必须向教会捐献遗体，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研究。回答完毕，长官！”

“肯娜，石村号是一艘怎样的采矿船？”将军快速转向肯娜。

肯娜咬着铅笔头，看也没看将军一眼，她懒洋洋地说：“石村号是为了纪念闪点引擎的发明者石村秀明博士而命名。一百多年前，石村博士拓宽了‘爱因斯坦-罗森桥’理论，推出能创造宇宙虫洞从而进行空间跳跃的闪点引擎，闪点引擎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真正进入超光速时代。但是把这种科技运用到大型采矿船上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七十年前，人类已经开采了与地球接近行星上资源的百分之七十，能源危机一触即发。石村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她是第一艘装有闪点引擎的深空采矿船，石村的出现拉开了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的序幕。石村号的荣耀不仅于此，她还是第一艘破星船，如有必要，她可以利用包括激光和氢弹在内的各式武器炸开整个行星，以方便采集藏在行星深处的矿物。目前像石村号这种等级的破星船一共有九艘，其中五艘属于CEC公司——全球最大的太空矿业公司。石村号重六千四百吨，长三百六十三米，装载的弹药可以毁灭地球数千次。石村号上有五十一艘紧急逃生船，每一艘都装有闪点引擎，每艘逃生船可容纳二十五人乘坐。虽然建立于六十二年前，但是因为地位特殊，船上的所有电子装备都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这应该是一艘不会沉没的深空采矿船。她为人类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据统计，每年单单从地球就有超过二百万人应征石村号上的职位。”

将军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石村号在六十二年前于休斯顿做处女航的时候我才五岁，哥哥牵着我的手看着在空中悬浮的那不可思议的石村号。他边指着这艘飞船边对我说，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一直很向往这艘飞船。”将军的眼睛避开了三人，似乎不想他们看见自己柔弱的一面。

“伊萨克，说说CEC公司吧。”场上的焦点集中在了伊萨克身上。

“CEC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公司，拥有超过一百万雇员。虽说是上市公司，但是控制CEC运作的应该是统一教，教会手里拥有价值至少七百八十亿美金的CEC股份。”尽管伊萨克几天没睡好，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正常工作。

谢尔盖走向伊萨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伊萨克，你女朋友妮可在石村号上，这一点我清楚。我本来是不该把你喊来的，因为搜救任务是不能被个人情感所左右的。不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实在找不出能替代你的人选。我只能寄希望于你尽量不要被感情所左右。”

“什么搜救任务？搜救？什么意思？”伊萨克一连三个问题在三秒内说完，这和

平时慢条斯理，头脑清醒的他完全不一样。加上伊萨克已经五天没有睡好了，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圆睁着，让在场的其他三人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肯娜甚至向边上挪开了一个位置。

“先看一段十二小时前收到的录像吧。”谢尔盖避开伊萨克的锋芒，关闭了会议室的灯光，开始播放录像。

散乱的绛红色短发，满是血污的一张女人脸，惊慌失措的眼神正左右扫视着。女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她花了好大的劲才平静下来。

“我的名字是阿丽莎·文森特，我可能是石村号上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我们遇到了一种外星生物，这种生物夺取了船员的身体。殖民地已经不复存在，我的小队也已被屠戮殆尽。我相信，我们从那个星球上找到的物品是发生这一切恐怖事件的元凶。如果你接到了我的求救信号，请记住，石村号还有那个物体，一定要被毁灭，一定要被毁灭……”费劲全力说完这段话的阿丽莎瘫软在椅子上，录像也在此时结束了。

“什么叫最后一个生存者？她在骗人！这真是可笑，石村号那样的船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电影里的事情？骗子！骗子！”站在会议室里的伊萨克面对着放映幕，嘴角抽动着轻蔑的强笑，试图通过否定来压制心底正在蔓延的恐惧。

谢尔盖没有理会伊萨克，他重新打开了会议室的灯，座在讲台上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说话的女人的身分和石村号目前的位置。这个女人是石村号上的首席安全官，而石村号目前在庇护星系第七号行星之上。在收到这个求救信号以后，我们通过各种方法联络过石村号，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看来我们只能假设这段录像是真的。我们目前不知道的是为什么石村号要跑去庇护星系第七号行星那里，那个星系是被地球联邦政府严令不可开采的区域。目前我们可做出的推断是：CEC公司在资源丰厚的庇护星系第七号行星非法开采矿源，而石村号是去协助他们的，然后出了些问题。”

谢尔盖停了停，清理了一下思路，接着说：“CEC公司的幕后老板是统一教，石村号上包括舰长在内的大部分船员也都是统一教徒，在看这段录像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觉得这事情会和统一教有关。针对这段录像的相关分析出来以后，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看法，我想你们刚才观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段录像的质量不太好，我们抽取了录像中的杂波后分析，其实这段杂波一直在重复着同一个图像。”谢尔盖从公文包里拿出三张打印出来的纸，分派到各人手中。

“这个东西，除了外表是红色的以外，和统一教的圣物始标是完全一样的。石村号，CEC，始标，这三件东西凑在了一起，说明此次事件的背景很不简单。石村号上有一千名船员，本来这样大的搜救任务不应该是由我们负责的，但是地球上的政客们一听到石村号出事就急得不可开交，这样有纪念意义的船如果在他们的任期内出事，那么他们也就别想选民再给他们投票了。他们希望能在媒体对此事曝光前了结掉，这才要求我们先去看看情况，大型搜救船在你们出发三小时后就会去协助你们。上头的意思很明确，这次搜救活动绝对不允许有统一教背景的人参与，我这才选择了你们三人。”将军整了整衣领，双手按在桌

上，身体稍微前倾，准备发布正式命令。

“听着，你们接到的命令是，驾驶卡里根号前往石村号所在的位置，弄清楚我们和石村号联络中断的原因并提供可能需要的协助。如有可能，前往庇护星系第七号行星，收集CEC非法开采的证据。这次行动是一次军事行动，由扎克牵头。卡里根号已经在六号船坞等着大家了，考虑到录像里说明的外星生物情况，我额外给大家配备了各种轻型武器。除你们以外，船上还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员，统一归扎克指挥。注意，你们只是先遣队，如果遇到任何你们无法应付的情况，无论如何不可以逞英雄。乘坐卡里根号离开威胁区域然后等候大部队的到来才是上策。请大家各自准备，卡里根号两小时以后出发。现在请对表，地球时间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卡里根号将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起飞。石村号的全息三维地图已经下载到你们的PDA上，通过你们身上的追踪器，你们可以在石村号上定位各自的位置。伊萨克，你留一下。”谢尔盖叫住伊萨克，示意他坐下。

“伊萨克，我，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你知道这件事，但又觉得如果瞒着你对你也不公平。小伙子，无论你接下来看见什么，都请保持冷静。”将军的语气变得温和。

伊萨克的心里咯噔一声，他开始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谢尔盖将军，如同一个知道自己逃不过死刑的人看着就要读出判词的法官。谢尔盖看了看他，回头播放另一段录像。

一袭纯白的护士制服，海蓝色的双目里闪烁着接近绝望的无助，左手不停地将时而垂下的头发系于耳后，是妮可！伊萨克五天来的压力，五天来的疲倦随着这熟悉身影的出现消逝的无影无踪。可压力撤走产生的空挡又马上被妮可眼中的无助填补了起来。伊萨克坐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一丁点儿细节。

“伊萨克，伊萨克……”妮可重复念着他的名字，这个声音是多么地熟悉，多么地温暖，如同高地上的星光洒在伊萨克的心上，随心脏泵出的血液扩散到全身。

反复叫了伊萨克几声之后，妮可开始说话了，她的语速非常慢，言语中的焦虑以接近哭腔的声音渗透出来：“伊萨克，是我。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一切，我多么想能和你说说话。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很奇怪，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怎么会？”录像在此时毫无征兆地结束了。伊萨克愣在座位上看着屏幕上的雪花，在大喜大悲的打击下，他变得有些迟钝了。

“这段录像是和阿丽莎·文森特的录像一起收到的。不要太悲观了，伊萨克，至少妮可在十二小时前还是好好的。好了，小伙子，去准备吧。我一会儿会把妮可的录像发到你的PDA上。”将军将所有的材料收到公文包内，转身离开。

“将军，妮可是我的一切。我从来没有向您隐瞒过我对她的感情，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我一定会将她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当然，我会尽力完成我的任务。但是，如果在某种条件下我必须在她的生命和整艘石村号上所有生命中做出一个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救她。请问，在得知了我的心声后，你是否还愿意让我前去？”伊萨克的性格一直就是这样，有什么说什么，不会亦不屑于拐弯。

谢尔盖将军愣在了原地，在军队服役四十多年，他还没见过这样直性子和长官说话的人。在片刻寂静后，他哈哈大笑："那说不定你救妮可的同时也救了整艘石村号上的人呢？我说过了，这里没有代替的人选，你放心去吧。"将军离开了会议室。

一片黑暗的会议室中，伊萨克正在责怪自己，他责怪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做出任何挽留就放走了妮可，如果自己在两年前能做一些努力留住妮可，那么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就完全不会发生了。因为得到妮可消息的原因，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比刚进会议室时好了一些，他的理智也在看完妮可的录像后开始恢复，毕竟自己的爱人在十二小时前还是完完整整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带着焦虑与希望，朝船坞的方向走去……

第四章：虫洞

公元二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卡里根号，地球格林威治时间早上八点十分。

扎克正坐在驾驶室正中央的旋椅上观察着各项准备活动。肯娜、伊萨克、以及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汉特和卡恩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就坐。扎克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十五分钟后我们正式开船，航行二十分钟抵达安全距离。八点五十分我们将启动闪点引擎，预计在九点整左右抵达庇护星系七号行星附近。我刚刚抽空读了读你们的档案，在我们一行六人当中只有我和肯娜曾经有过虫洞穿越经验。对于没有参与过虫洞穿越的人员，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之类可引发猝死的疾病，请提前和肯娜联系，她会给你眼罩和注射镇静剂。请不要以"我是硬汉"这样的理由拒绝注射，据我所知，去年有至少二十个"硬



汉”在穿越虫洞的过程中引发心脏病和高血压死亡，明白了吗？”

“是的，长官。”大家齐声回应。

扎克从旋椅上一跃而下，他来到伊萨克的位置上，压低声音温和地说：“放心，妮可肯定在石村号上安然无恙，我不相信那个录像上那个女人说的话，什么外星生物，什么船员尸体。肯定是发了疯在胡扯，从现在起，一小时后我们说不定就能看见妮可了。”

如果没有妮可的那一段录像，扎克的这番话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妮可的辅证让伊萨克坚信石村号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勉强指挥着自己的面部神经向扎克挤出一个微笑，以示感谢。

“我可不这么认为，那女人没说谎，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只有女人了解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他俩身后的肯娜拿着镇静剂注射枪，不由分说就在扎克的脖子上扎了一枪，毫无准备的扎克痛得呲牙咧嘴。肯娜站在一旁不怀好意地笑着：“这是为了你好，扎克，上回不知道是谁在穿越过程中昏倒了，好像还有些失禁来着？”

还没从疼痛中换过劲来的扎克慌忙做出一个暂停的手势，示意肯娜不要说下去了。他那扭曲的五官加上古怪的暂停手势，让伊萨克和肯娜笑了起来。

“终于笑了，看来扎克这一枪没白挨。妮可一定会没事的，和扎克说的一样，我们一小时后就能看见她了。到时候带着她回来，我去给你们的婚礼当伴娘。你需要注射吗？”肯娜看着伊萨克说。

“谢谢你，肯娜，我的身体没有问题，以前也做过一些模拟虫洞穿越的训练。”

“好吧，你自己当心，实在受不了就闭上眼睛，会好些的。”肯娜关切地看了伊萨克一眼，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倒数一分钟，我们准备起飞。”扎克捂着脖子指挥着。

“矢量推进器正常。”

“氧气，二氧化碳指数正常。”

“电脑系统正常。”

“船身结构完整。”

“闪点引擎自检正常。”

“矢量推进器启动，出发。”卡里根号如箭离弦，驶离月球空间站。伊萨克透过窗户眺望蔚蓝色的地球，他努力地想从飞船的位置辨认出苏格兰，可他看见的只有波状奇诡的云团。卡里根号越驶越远，地球也渐渐消失在伊萨克的视野之内。伊萨克扭过头来，他看见扎克正孜孜不倦地向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解释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和难点，肯娜则聚精会神地检查着各项仪表和读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外人，像是这船上可有可无的一份子。

经过短暂的飞行，卡里根号抵达安全区域。

“闪点引擎，充能预计时间，两分钟。”肯娜看着读数表说道。

闪点引擎的充能给船身带来了不小的震荡，这股震荡随着闪点引擎启动时间来临而逐渐增大。

“检查各个系统，确认各项读数。”扎克的声音在船身的剧烈震动中断断续续地传播开去。

在得到几声“正常”的答复以后。船身的震荡渐小。闪点引擎准备完毕。

“五秒后启动闪点引擎，五，四，三，二，一，启动。”

飞船尾翼发出一声如同水下炸弹爆炸一般的闷响，这响声以极慢的速度缓缓由船尾移向船头。透过船舱的玻璃看出去，伊萨克觉得声音所到之处的空间开始变得发扁，整艘船逐渐被包裹在这圆扁的空间之中。船的正前方正在形成一个旋涡状的洞口，洞口内部向外散发着万紫千红的妖冶光芒。似乎被这光芒拖住似的，卡里根号慢慢向洞内滑去。

滑入洞内的卡里根号开始变得透明，飞船只剩下钢铁的线条，其他都与洞内的光芒融为一体。那光芒时如岩石，时如清泉，时而聚拢，时而分散，随心所欲，无惧无憾。洞内是如此地安宁，让人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不再存在。

伊萨克举起自己接近透明的双手，在空中来回自由地挥动着，他想到了自己正在沿着妮可走过的路前行，现在这些围绕在手中的光芒是否也曾经温暖地围绕过妮可？一想到妮可，他的心又有些醉了。洞中的光波速度渐快，飞速穿行的光芒拉出了长长的尾线。这尾线如同高速摄像机拍下的子弹运行轨迹般穿透船员的身体，伊萨克本能地闭上了眼睛。或许是一秒钟，或许是一年，或许是一个世纪，伊萨克感觉到眼皮前的光芒尽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耳边传来扎克的声音。

“虫洞跳跃成功，我们已经抵达庇护星系。”

第五章：登舰

公元二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卡里根号，地球格林威治时间早上九点零五分。

“首要任务，开启雷达和生命探测仪，石村号应该就在我们附近才对。”扎克在窗前眺望着。

“确认，正前方六十英里处发现石村号。”很快，肯娜从雷达上发现了石村号。

“伊萨克，生命探测仪那边有什么动静。”随着雷达捕捉到石村号的位置，生命探测仪也可以锁定石村号。

“发现生命迹象，船体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读数。好像整个船身都是活的一样。”伊萨克的声音里满是兴奋。

“现在看过去还是一个小点。看来还要两分钟才能有直接视觉接触。”扎克拿着

望远镜，朝着石村号的方向看去。伊萨克这时也站了起来，他挨着扎克，观望几十英里外的那个长方形小点。

“石村号后面的那个小行星是庇护星系七号行星吗？”肯娜好奇地问扎克。

“是的，那星球上全是宝藏。有锇矿，钴矿还有大量的硅矿。CEC循正规途径申请了好几次也没能获得政府授权开采。等等，我看见了，石村号。肯娜，请给月球发报，我们成功发现了石村号，现在正寻求途径上船。士兵们，调整轨道，同时给石村号发报，我们要求登船。”卡里根号调整着轨道，准备做登陆的最后准备。

借着太空中的星光，卡里根号上的船员看见雄伟壮观，钢铁迷宫般的石村号毫无声息地悬浮在深幽的太空中，舰身上铭刻着的石村标志诉说着这艘飞船的辉煌。石村号的背后是庇护星系七号行星。从云层上看，七号行星上似乎正在形成一场剧烈的风暴，云层卷着漩涡，一圈又一圈地引向中心。从远处看石村号则不偏不倚恰好挡住了这个漩涡的中心，处于风眼的位置。

“看见周围漂浮着的碎裂岩石了吗？那些应该是石村号从七号行星上弄下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开展破星行动了。奇怪的是，为什么石村号看起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好像，好像一副大棺材飘在那里。”这句话一出口，肯娜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她看了一下伊萨克，可是伊萨克似乎并不介意，他正专心地折腾着生命探测仪。

“我听人说，破星这种毁灭性的开采方式有损宇宙中的平衡，终有一天我们人类要为自己这种过度的开采行动买单。”汉特打趣地说道。

“下士，你来这里是执行军事行动的，不是来写什么统一教破星观点的学术论文的。”扎克很不高兴地盯着汉特。

“长官，好像有个求救信号。我现在把它放到扩音器上。”方才失言的汉特捕捉到一个信号。

“这……舱……二十三……要……村……登陆…………”断断续续的求救信号含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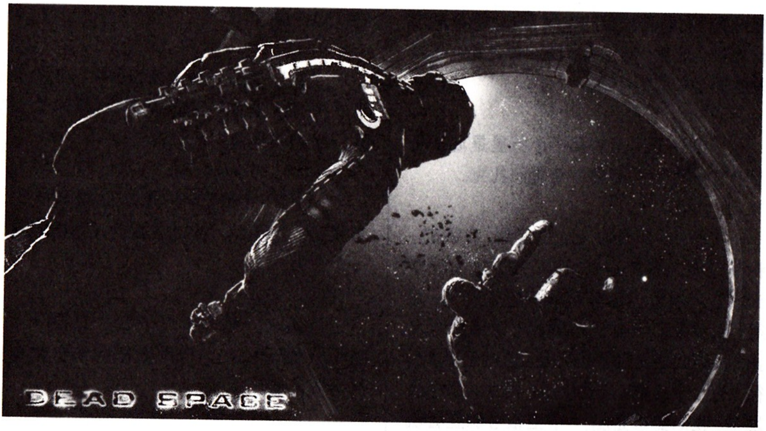
“录下来，汉特，我们现在没时间管这么多了，石村号有回答吗？”扎克俯身看着通讯系统的监视器。

“加强信号，汉特，他们的电能如果太低的话可能听不到。”肯娜补充道。

“已经是最大功率播放了，肯娜。”汉特显得无能为力。

“奇怪了，石村号上的一千个船员，随时都可以接到从紧急频率发报的信号，只要随便一个人应答就行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通讯的解码器坏了？对，一定是解码器坏了，一会登陆以后我和伊萨克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修复工作。”肯娜看着伊萨克，寻求支持。

“的确，从逻辑上说这是惟一的可能性。但是别忘记了，石村号上有大量的顶级工程师，如果连这种故障都无法修复，那就显得太可笑了。”伊萨克依然在摆弄着生命探测器。



“好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的争论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现在准备降落。看那边，汉特，二十三号停机仓的门是开的，这省了我们很多事，飞进二十三停机仓，仓门到时会自动关闭。”扎克下达了降落的命令。

“如果石村号上还有电能的话。”肯娜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但又想不出反对的意见。

当卡里根号驶近石村号时，扎克才发现石村号周围的碎裂岩石比他想像的要多上许多。

“下士，小心些，别撞上了。靠左边些，左边些……”

驾驶员的经验显然不足，在避开了几个体积稍大的石头后，一颗直径约十米的岩石狠狠地砸在了卡里根号左翼。飞船丧失了平衡，跌跌撞撞地向石村号撞去。

在船舱内的警戒灯的照射下，扎克抓狂般地对着下士喊道：“稳住，汉特，稳住。你绝对能把我们送进停机仓，稳住。”

“轰”的一声，卡里根号一头扎入二十三号停机仓里，停机仓感应到飞船的进入，缓缓合上了自己的门……

第六章：围攻

“大家都还好吗？”不知过了多久，扎克的喊声传入伊萨克的耳朵。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扎克从卡里根号的船舱里拿出自动步枪和弹药分派给大家：“我们已经昏倒一个多小时了。现在

准备进入石村号，别忘了阿丽莎.文森特的话，大家要小心。对了，卡里根号现在怎么样了？”

“电脑检测损坏度超过百分之七十，但是通讯系统依然可用，这船凭我们几个人是没办法修好的，石村号里说不定相应的工具和设备能修复卡里根号。”肯娜一筹莫展地看着几近摔成废铁的卡里根号。

“对月球发报，告诉他们我们出了意外，卡里根号已经无法使用。”扎克检查着枪械，准备带领众人进入石村号。

“好吧，跟着我走。大家注意保持警惕。”扎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停机仓的门。

停机仓外是船员休息室，扎克一行五人举枪互相看护着，慢慢地向前移动。

“空气的味道真难闻。咳.咳……”扎克忍不住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空气里二氧化碳比例有点高，看来是船上的空气循环系统出了问题。而且，这空气的味道里，有股浓烈的腥甜气息。”伊萨克的手一直按着自动步枪的扳机，眼睛不停地环视四周。

“是血的味道。当年我们在火星平叛时闻到过这种气息。”扎克神情凝重，额头上的汗珠正在集结。

船员休息室里空无一人，休息室地上丢弃着各式各样的私人物件，杂志，行李包，比基尼美女海报。电视里依然播放着各类关于石村和CEC公司的宣传短片。这座本来是供人休息的建筑在缺乏了“人”这个元素后显得如此的诡异可怖。

“这里有些血迹。”汉特有了些发现。

“这里也有，暗红色的一大滩，还有些类似人体组织的东西存在。”卡恩用枪管挑起一个胃袋一样的东西。

“那边也有，还有这里。”肯娜用枪托指指点点。

“到处都是血。”随着伊萨克的总结，大家看清了四周全是已干或未干的血迹。血迹的状态各异，或呈喷射状铺撒在船舱上，或呈块状凝固在地上。这些血迹像是在诉说着一个个挣扎求生，却最终遇难的故事。

“咳，咳，如果这是人类的脏器，那尸体又在哪里呢？”扎克依然没能适应船舱内的空气，他剧烈地咳嗽着。

“扎克，忍耐一下，我听到了些什么。”伊萨克向扎克做出一个放低音量的手势。

“等等，我也听到了，哒．哒．哒．哒．哒．哒．这声音，是从上面抽风系统里传出来的。”肯娜把枪口微微斜起，指向抽风系统。

抽风系统里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像脚步声的“哒．哒．哒.”声音外，还有类似老人干咳般的叫声。这声音此起彼伏，自上而下弥漫在整个休息室里。

“我们像是被包围了，如同北美雪原里的狼群，它们正在选择猎物。这声音应该是他们在布阵，看样子是准备进攻了。”战

场经验丰富的扎克开腔了。

“它们，它们是什么？”卡恩问道。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下士。不过无论是什么，我们集中在一起，生还的可能性会大些。还有，离开各个角落的通风口。”扎克的话音刚落，剩余的四个人都纷纷向他靠拢，围成了一个圈子。

“我可不是来干这活的，将军说了，如果遇到无法处理的状况就想办法等大部队。”卡恩的声音略微有些发抖。这时，房间里的灯忽然齐刷刷地熄灭了。红色应急灯统一亮起，把这个本来就沾满鲜血的房间染得更加猩红。

“聪明的王八蛋，关灯了。”扎克吞下一口口水，眼睛依然盯着天花板。

“我们的对手学习能力很强，知道灯光对它们不利，从而可以推断出这些家伙的视力很好，或者根本不需要视力去战斗。人类在太空扩展了这么些年，还没有遇到过外星对手，谁知道第一次就是这么厉害的对头。”扎克向后挪了一步，五个人靠得更紧了。

休息室里此时忽然陷入了一片寂静，适才那节奏分明的声响在一瞬间完全停止了下来。空气中凝固着焦灼与不安。他们五个人都知道，对手已经做好了安排，它们现在正在等待发动进攻的时机。

“我们处于下风，他们不进攻的原因是在消磨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公元三七八年在亚德里亚堡，哥特人就是等六万罗马人在被酷暑消磨完体力后进攻的，那一仗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战斗素养极高的扎克在努力地分析着目前的状况。

“现在不是历史课堂，你究竟想说什么。”卡恩忍不住开腔了。

“我们先进攻，打乱他们的阵脚，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惟一可能获胜的机会。一会听我的倒数。按照你们当前的位置向斜四十五度角的地方开火。把你们的脉冲自动步枪换成点射，别一下子把子弹都打完了。”扎克举起枪，准备战斗。

“听我的，五，四，三，二，一。开火！”

五支自动步枪一齐向各自朝向的方位开火。点射的“突.突”声伴随着高亢的惨叫声回响在广阔的休息室里，扎克的战术奏效了。天花的各个通风口被掀开，六个敌人分别从六个通风口鱼贯跃下，围住了休息室中央的五人。

应急灯微弱的红光照射出敌人的面貌。那是与人类身材相仿的双足站立生物，或者说，那根本就是一种人类。苍白色的眼眶里流露出暴虐与残忍；变形的上下颚骨支撑着数以十计的如同狼牙般锋利的犬齿；双手自掌中生中一双锋利如刀刃的宽厚骨刺；全身肌肉与皮肤里的水分已经被完全抽干，干瘪地耷拉在一起，继而发散出恶臭与死亡的气息。

“点射，点射，节省子弹。”扎克大声呼喊着。枪口的火光闪烁出子弹突破音障后溅起的空气涟漪，高压火药气体推动五点五六毫米的细长弹丸以七百六十米每秒的速度呼啸前进。硬质合金弹丸结结实实地

射进怪物们的身体，发出一声声闷响，溅起一层层血雾，怪物被打在身上的子弹力量逼得不断后退，但它们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趁着自动步枪点射的间隙不断前进，拉近了和人群的距离。

“试着瞄准头部打。”冷静的扎克改变了射击策略，其余四人纷纷按照他的话，瞄准怪物的头部射击。出人意料的是，头部遭到重击的怪物依然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它们离人群越来越近。卡恩第一个慌了手脚，他把自动步枪调成连射，希望密集的子弹能停下它们不断逼进的步伐。他自动步枪上的子弹标识数字在飞速下降着，面向他的怪物被暂时逼退了几步，卡恩兴奋地按着扳机，直到自动步枪上的数字变成了零。

趁着这个机会，怪物呼喊着奔行而上，掌中的骨刺借着奔跑的冲力猛地刺入卡恩的腹腔，卡恩“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怪物以骨刺为依托，将下士的身体提过头顶，卡恩腹腔内的热血洒在怪物的头上，也洒在了站在旁边的伊萨克身上。热血淋头，怪物仿佛受到了莫大的鼓舞般大吼一声，将卡恩还在不断抖动的身体丢向一旁，继而跑向那抖动的身体，张开血盆大口开始撕咬。怪物们本可趁着这个机会冲散伊萨克等人的阵型，但或许是因为它们太自信，又或许是因为嗜血的本性占了上风，它们放弃了对四个活人的围攻，争相前去撕咬卡恩的身体。

这样一来，怪物们和伊萨克他们就变成了分左右对峙的两方。扎克及时调整了大家的位置，他和伊萨克蹲伏在前形成第一排，汉特和肯娜站立在后形成第二排，从而达到火力最大化。

“听着，他们是血肉之躯，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就没有打不死的道理。继续点射，集中左起第一只打，我和伊萨克打下半身，你们两个打上半身。预备，开火！”

身上吃痛的怪物转过身来奔向伊萨克等人。不知谁的一发子弹射到了怪物的手上，怪物惨叫一声，停了下来，捂住受伤的手臂。

“瞄准四肢打，快啊。”扎克喊着。众人一齐向怪物的射击，弹幕切断了它了双手和双脚，怪物惨叫一声，摔倒在地不再动弹。接着，众人如法炮制，击倒了剩余的几只怪物。

“这些是什么东西？”惊魂未定的肯娜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怪物尸体问道。

“是船员，你看，他们身上都挂着狗牌。我想，这就是那段录像里阿丽莎.文森特所说的‘它们占据了船员的身体’。”扎克用枪挑起一块狗牌，示意大家观看。狗牌触动了汉特的心思，他看了一眼肢体破碎的卡恩，走了过去想拿起他的狗牌。卡恩身边的怪物显然没有完全断气，其中的一只奋力跃起，一口咬在汉特的脖子上，颈动脉的破裂让本该输送到大脑的血液在血压的作用下大量喷涌出来，汉特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哀鸣，他最终倒了下去。咬死汉特的怪物勉强用一只没有完全被打断的脚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向伊萨克他们走来。随着几声枪响，怪物彻底倒了下去。

“血肉之躯如何对抗这种狂暴和凶残？”肯娜看着倒在地下的同僚，伤心不已。



伊萨克向她摆了摆手，又指了指通风管道，示意肯娜不要说话。通气管道里又传来了声音，与上次的叫声不同，这次传来的声音有些像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那声音由远及近，很快来到了汉特和卡恩尸体所在的通风口旁。

两只通体发白的，大约有半人高，浑身上下长着油腻的触角与赘生物的肉块状物体一前一后从通风口里飞了下来。

它们触角上的肉刺勾住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平拉起来，不停蠕动着的触角剥去尸体的衣服，其中一节触角猛地插入尸体的胸腔中。在触角插入的同时，还没有彻底死亡的身体神经剧烈反应起来，尸身仿佛在遭受巨大痛苦般左右扭动。那肉块状物插入的触角是中空的，大量液体通过触角注入尸身中。

尸体仿佛被给予了生命般，掌中开始出现骨刺，口中的牙齿开始脱落，取而代之的是尖尖的犬牙，眼睛强有力地睁开了，一双令人不寒而栗的苍白色眼球直勾勾地看着伊萨克他们。肉块此时放弃了尸身，飞上通风管道隐匿无踪，只余下远去的叽叫声。

伊萨克等三人看得目瞪口呆，直到肉块飞走才勉强转过神来，他们拿起枪，准备对正在转变的同僚射击。

“伊萨克。”妮可的影像忽然在伊萨克的脑海里出现。

“伊萨克，过来，和我在一起。”这声音是如此地温柔，舒缓着伊萨克紧绷的神经。

“妮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伊萨克放下了枪，不停地向房子四周看。

“你疯了吗？”扎克的眼睛在伊萨克和两只怪物间来回移动。

“不管了，先打倒他们。”掌握了怪物弱点后的战斗显得有些一边倒，扎克和肯

娜很容易就击倒了怪物，而伊萨克还是失了魂般到处张望。

“啪！”肯娜一下闪亮的耳光把伊萨克拉回到现实中。

“振作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肯娜扶着伊萨克，和扎克一起离开了船员休息室。

走廊里，扎克拿出了PDA，指着三人目前的位置说：“我们目前在船员休息室，逃生舱所在的地方离我们不远。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留在这艘破船上只有死路一条。伊萨克，很抱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妮可很可能已经遭遇不幸了，一起回去吧好吗？”肯娜和扎克盯着伊萨克，期待他的意见。

“我想，你们是对的，走吧。”出人意料地，伊萨克同意了扎克的观点，他甚至打开了通向逃生舱所在地的门，示意大家走过去。谁料肯娜和扎克刚一进门，就听见后面传来关门的声音，伊萨克并没有进门。扎克和卡娜急忙回头想打开那扇门，可是伊萨克已经从对面更改了开门的权限，他们没办法从这一侧把门打开。

“伊萨克，你在干什么？快把门打开，我们十分钟内就能从这艘鬼船上逃走了。”肯娜和扎克通过无线电联络伊萨克。

“抱歉了，肯娜，还有扎克。我不能抛下妮可，况且刚才在卡里根号上的时候，我分明扫描到了医务室里有微弱的人类生命特征，我相信那是妮可，她还没有死。我不能让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冒险，如果我失败了，失去的只是我一条人命。如果我能救回妮可，我自己会想办法去逃生舱，你们不用等我，这几年来，和你们相处得很快乐。”伊萨克仿佛交代遗言似地挂断了无线电通讯。

第七章：相遇

通往医务室这一百多米长的路，伊萨克几乎是屏住呼吸走完的。握住自动步枪的手汗湿了一次又一次，他头顶上不时传来怪物的叫声和急促的脚步声，一百多米长的路他足足走了十几分钟。

医疗室的标志终于出现在伊萨克的视线中，他加快了脚步，急切的心情在此刻又添上了些许恐惧，他不知道在这扇门后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如果妮可也变成了那种东西以后他又将如何选择。怀着些许期待与惧怕，他打开了医务室的门。

“砰，砰！”两声枪响，子弹打在伊萨克左边的门框上。

“妮可，别开枪，是我，伊萨克。”伊萨克把自动步枪放在地上。

“过来吧。”墙角传出一个虚弱的女性声音，伊萨克的心一沉，他知道了墙角的人不是妮可。

一头红发，全身血污，气喘吁吁的阿丽莎·文森特正坐靠在墙角打量着伊萨克。

“你是阿丽莎·文森特？石村号上的首席安全官？”

“是的。”

“我们收到了你的求救信号来的，我这就想办法带你走。”

“没用的，你们不应该登上石村号，你们应该用战略导弹把这艘船还有七号行星一起毁掉。上了这艘船的人几乎都走不了，大家都要死在这里。”阿丽莎的语气里带着笑意，那是在极致的绝望情绪下产生的自嘲。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上船以后就遇到了这些嗜血如命的怪物。还有，我的同伴刚倒下就被、就被那些肉块状的东西给转化成了怪物。我，我还清晰地听到我女朋友在叫我，她的声音是如此的近，好像就在我身后似的。”伊萨克边说跪着边查阿丽莎的伤势。

“别看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阿丽莎拿开她放在肚子上的手，伊萨克发现她肚子上有个很深的切口，肠子已经流了一小半出来，而且因为在空气中搁置太久的缘故，流出来的肠子已经呈深黑色。

“我是不行了，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说给你听吧，或许你运气好，能逃出去，让这个世界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丽莎开始了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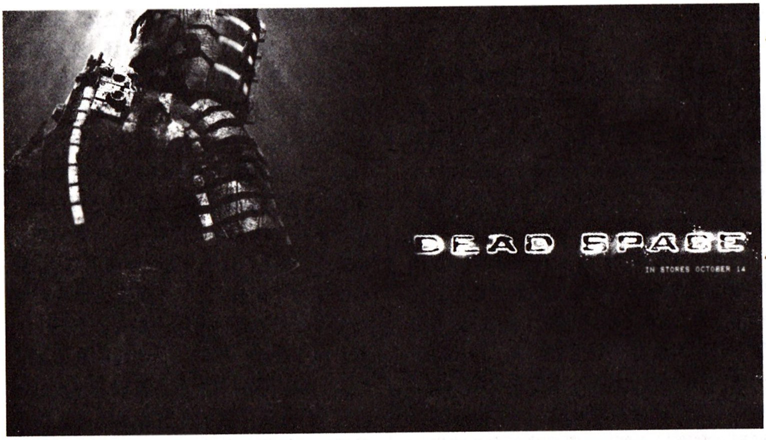
“CEC公司早就对庇护星系，特别是七号行星上储存的矿物垂涎三尺。但无奈政府的封令，CEC一直无法对庇护星系下手。两年前，CEC的大股东统一教大撒金钱疏通了政府。于是，在政府的‘默许’下，CEC公司开始在七号行星上建立殖民地以开采矿物。CEC公司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服务于这一计划的矿工和相关工作人员都进行了金钱上的关照，所以这里在非法开矿的事情根本没有外泄。两年以后，七号行星上浅表的矿脉已经开采的差不多了，估计再过半年，就要轮到破星船出发了。但就在这时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矿工们在一次轻微的地震过后发现了一样东西。”

“是始标吗？”伊萨克问道。

“可能是吧。我不是统一教徒，但是石村号上大部分人都是统一教徒，包括舰长在内。跟他们耳濡目染多了，我也大概知道了诸如始标，奥曼这样的名词。这个始标和统一教的圣物不太一样，这里的始标是红色，而统一教的圣物是黑色的。发现红色始标的日期是四月一日，同日石村号船长本杰明·马修斯召开紧急会议，说接到上头的命令，让我们在干完手头上的活以后就立刻赶去庇护星系第七号行星保护并带回始标。当时在座的所有统一教人员都显得异常的兴奋，非统一教人员在加薪的许诺下也没有提出异议。于是安置下手头上的活，于四月七日一早抵达了庇护星系。”

四月七日，那也是伊萨克最后一次收到妮可的电子邮件的日子，那封邮件里也提到了什么可能会去别的地方执行破星任务之类的事情。可是伊萨克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石村号一直是在宇宙里到处跑的。

“几乎在我们抵达的同时，马修斯舰



长就下令截停所有石村号上向外的通讯。我明白他是怕有人泄露这次石村号的行踪和目的。我们抵达以后，殖民地首席长官汉福特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他说自从始标被发现以后，他有很多矿工出现了很奇怪的症状，开始时是几宗独立的自杀和谋杀案，很多人宣称他们看见了自己已经死去的亲人，还有人说他们经常看见龇牙咧嘴的怪兽在追杀自己。实际上，他们逮捕的杀人犯里，就有几个是宣称自己是在杀"怪物"，而不是在杀人。随后这类案件越来越多，在过去的五天内，殖民地上一共发生了两百多宗这样的事件。更加可怕的是，在四月六日夜，三百多个统一教徒在殖民地的统一广场内喊着"统一教万岁"和"他们需要尸体"还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永生"这样的口号集体自杀，场面惨不忍睹，他的殖民地已经失去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劳力。他恳求我们看在统一教的份上派医护人员下去协助他们。对了，你刚才喊妮可是吧？"气喘吁吁的阿丽莎问着伊萨克。

"对，我是她的男朋友，伊萨克·克拉克，高级船体工程师。你知道她在哪里吗？"这是伊萨克到月球空间站工作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认识妮可的人，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因为这个共同点拉近了。

"妮可·布伦南，大家叫她'石村号上的南丁格尔'。病人们喜欢她，年轻男孩也喜欢她，那姑娘的嘴上永远挂着迷人的微笑，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像我们的故乡地球一样令人着迷。很多年轻人经常想方设法的生病，就是为了能在医疗室见她一面。曾经有一次，那帮喝多了的小青年去难为她，还是我帮她解的围。对了，我看过你的照片，伊萨克。那姑娘是多么地喜欢你，这船上这么多人约她，她都从来没有赴约过。你知道吗？你是这条船上男生的头号公敌，他们从网上找到了你的照片，贴在酒吧里当飞镖靶玩。呵呵。"阿丽莎冒着血沫的嘴巴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伊萨克听到这些从没听过的细节，也跟着阿丽莎一起笑了："如果我们能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情景相遇的话，我一定拉着你

去酒吧喝个痛快。”

“呵呵，我也真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你。听着，妮可不在这艘船上，她在七号行星上。接着我刚才说的，汉福特请求救援以后，马修斯船长在船的医疗人员里征集了几个志愿者去协助殖民地处理相关问题，妮可那孩子是第一个报名的。她们一行七人在四月七日就去了七号行星。汉福特接着要求把殖民地那里的死尸也运到石村号上来，如果不答应他这个条件，他将不履行将始标交给石村号的义务。舰长迫于无奈，在石村号上征集了若干货仓用于堆放那几百具尸体以换取始标。我是极力反对把那个东西运上船的，因为我总有个感觉，殖民地上发生的这么多怪事一定和这个始标有一定的关系。和我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凯恩博士，他是这艘船上的首席科学官，可是我们俩的意见都没能为舰长所采纳，那东西最后还是被运到了船上。舰长还用石村号上的装置帮汉福特把七号行星弄开了一个大洞，以方便他采矿。四月十号，舰长准备跟汉福特说希望能尽快回收我们的医务人员，石村号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就在这时候，我们和殖民地失去了联系。”

听到妮可不在船上的消息，伊萨克心急如焚，他希望马上能找个办法到七号行星上去。可是他又不忍心丢下这个将死的朋友。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不枉妮可这么喜欢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会对你有用的。”阿丽莎看出了伊萨克心中的急迫和眼中的不舍，她拍了拍伊萨克厚实的肩膀。

“舰长命令我们的科技人员直接侵入殖民地的电脑系统，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结果我们发现了那些“死变体”在到处袭击矿工，殖民地变成了屠宰场。没人知道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尝试去联络派去的七个医护人员，但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过了一会，一个技术员从殖民地的一台摄像机里捕捉到了汉福特被杀的场景，于是舰长推断整个殖民地已经失控，他下令封锁所有殖民地和石村号之间的交通往来，以免石村号上发生同样的事情。舰长的命令下得晚了些，一艘殖民地太空穿梭船冒着被击落的危险迫降在石村号上。舰长命令我带一小队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发现穿梭船的门是开的，几条厚重的血迹直通墙壁上的通风系统，想是有什么东西离开穿梭船走了进去。现在想起来，一定是有至少一只的死变体和一只“转化者”从里面跑了出来。你见过转化者了，就是那种肉乎乎全身触角的东西。”阿丽莎用手在空中笔画着转化者的形状。

“是的，我的两个同僚已经被它们转化了……”伊萨克点了点头。

“我回去向舰长汇报，刚好遇到凯恩博士和舰长正在激烈争吵。凯恩博士坚持那个始标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要求舰长处理掉始标，并且威胁如果不照办，将召集石村号高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定舰长已经失去指挥本舰的能力。他们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凯恩博士后来拿出了一支镇静剂要给舰长强迫注射，于是争吵演变成扭打，最后凯恩博士失手把注射器插入了舰长的眼球里，舰长死了。这时候，全舰上下都出现了遭到袭击的报告，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石村号乱成了一锅粥。我带着警卫们疲于奔命，可是那些死变体的数量实在太多。我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最终就

剩下了我，我勉强发出了求救信号，后面的事情估计你也知道了。”阿丽莎喘着粗气。

“你发出了求救信号以后，为什么没坐逃生舱离开石村号呢？反而一直留在这里等死？”伊萨克对于阿丽莎的决定很不理解。

“逃生舱，在死变体出现在石村号上以后就全部自动发射了……”

“什么，都发射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大部队到来之前没有离开这艘船的办法了？我们的船在登陆时坠毁了。那妮可，还有扎克和肯娜，我们都可能……”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结局般，伊萨克不胜悲哀。

“我也不清楚究竟那些逃生船为什么会自动发射，但是死变体一出现，逃生舱就迅速发射了，这也太巧了点，我甚至有个想法，那逃生舱里装的就是死变体。现在回想起来，在始标发现之后，殖民地上的员工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我的看法是，那个始标是产生幻觉的罪魁祸首。那种幻觉主要体现为最亲密的人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慢慢引导你走向死亡；或者是你看见的所有人都变成你意念中的魔鬼，要致你于死地。无论是哪一种，它的最终目的是需要尸体，需要尸体满足那些转化者。感情丰富的人容易出现幻觉，冷酷无情的人却看不见有什么幻觉。伊萨克，你看见妮可的幻觉了吗？其实，把那种感觉称为幻觉有些不公平，那种感觉是如此地真实，如此地温柔，我想，正因为大家想永远沉溺在这种温柔之中，才会出现自杀的情况。”阿丽莎的眼里含着泪光，好像正在享受着她所说的这种温柔。

“看见了，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说起来挺好笑，我刚是在战斗中看见妮可的。”伊萨克握着阿丽莎的手，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殖民地上死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但是出现转化者，和将死人转化成死变体却是在我们对七号行星进行破星任务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转化者其实是隐藏在七号行星内部的东西，是我们把他们给挖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始标和转化者实际上是在同一阵线的。我一直听说，破星这种事情破坏宇宙里的平衡，没想到被我们给遇上了，真是讽刺。这些转化者，也可能只是先遣队而已，真正指挥它们的老大还没出现呢。伊萨克，我有些东西给你。”阿丽莎从身子底下拔出一把激光矿工锯和电磁冲击器交给伊萨克。

“这个电磁冲击器大概还能用一两次，你知道它是什么吧？正前方六十度角三米内产生一个磁能扭曲空间，在半分钟内空间里的时间处于几乎静止状态。好好使用它，救了我几次命呢。”阿丽莎把电磁冲击器递给伊萨克。

“这个东西。”阿丽莎看了看矿工锯上闪烁着的幽蓝光彩，叹了一口气。

“我曾经想过自己这一生究竟会怎样完结，或许死于一个醉酒的清晨？或许死在风驰电掣的摩托车赛场上？或许死于一场酒吧打斗？无论如何，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我自己下不了手，伊萨克，帮我。”阿丽莎努力把矿工锯升了出去，哀求着伊萨克。

“不，我不能干这事。”伊萨克双手抱着头，他心里很明白对于阿丽莎来说，这

是最有尊严的死法，但是看着这个和妮可有着莫大关系的女人，他无论怎样都下不了手。

“我的肠子已经在体外坏死，我还要熬大约十二个小时才能最后断气。你把我的头砍下来，它们就应该对我没兴趣了。对了，把我的血涂在身上，死变体是靠嗅觉捕捉猎物的。你能一个人来到这里，也是因为你身上的血腥气遮掩了你本身的气味。快动手吧伊萨克。妮可，说不定还在七号行星上等着你。虽然逃生舱是没有了，但是，如果你能撑到你的救援部队来，离开这里的机会还是有的。”阿丽莎的脸痛苦地揉成了一团，伊萨克眼睛的余光扫到阿丽莎外露的肠子，坏死的地方又多了些，他咬了咬牙。

半晌，伊萨克缓缓举起枪，对准了阿丽莎的眉心：“再见了，朋友。”

“妈妈……”这是阿里莎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她的脸上挂着笑容，她的手向前升着，手指转动的曲线像是在抚摸母亲的脸庞，脉冲自动步枪的弹丸穿透人脑的时间不过千分之一秒，阿丽莎走得没有痛苦。伊萨克收起阿丽莎的狗牌，手中散发着幽蓝色荧光的激光锯划出一条弧形光线，随之传来的是人头落地的声音。

“保佑我把，阿丽莎。”伊萨克把她的血涂抹在自己的身上。

第八章：生死

“伊萨克，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我是妮可。我现在在七号行星上，快来救我。拜托，伊萨克，带上始标过来，伊萨克，我爱你。”妮可的印象再次闪现在伊萨克的脑海中，这比上次的影像来得更为猛烈。伊萨克仅存的理性告诉自己这是始标在作祟，但是那幻象中的美好又是如此地难以抗拒。

“伊萨克，听到没，听到请回答。”扎克和肯娜的喊声同时从伊萨克的无线电对话机里传来。

伊萨克浑身一颤，他捏着对话机说：“听到了，你们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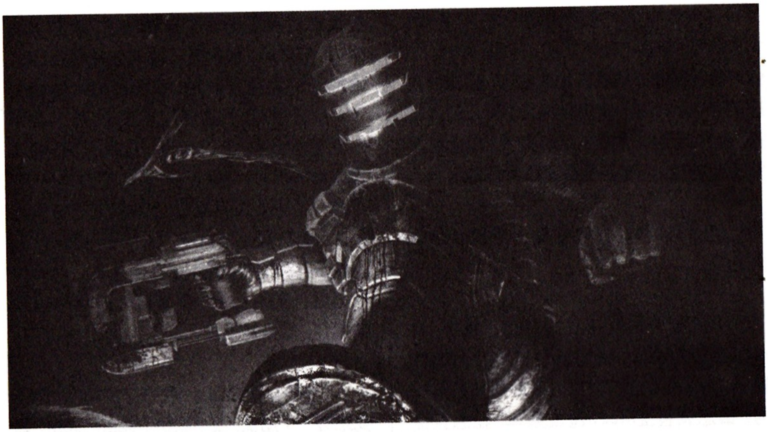
“我靠，伊萨克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和肯娜两人弹药都快打完了才勉强到了这个鬼地方。听着，我们有麻烦，石村号上所有的逃生舱已经没有了！这个地方船身上都是一些红色的恶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大概就是烂肉从墙上长出来那效果。还会一颤一颤的动，真恶心！”一直冷静的扎克声音开始有些颤抖。

“伊萨克，妮可呢？找到她了吗？”肯娜关切的声音出现在对讲机机里。

“没有，肯娜，她不在石村号上，她在七号行星上。”伊萨克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与无奈。

“伊萨克，你怎么知道的？”

“没时间解释了，我建议我们先撤回卡



里根号坠毁的地方，看看我们的援军什么时候能到，这也是我们惟一能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方法。对了，你们两个最好弄点人血涂在身上，那些死变体是靠嗅觉捕捉猎物的！”伊萨克迫不及待地想帮助自己的伙伴。

“死变体？你从哪里弄回来的这么有学术气息的名字？”扎克的声音里有些讽刺的感觉。

“别管了，总之照我说的话去做就是了，我现在向我们分手的地方走，大约十分钟左右能到，如果你们比我提前到了，可以通过短接电路的方式弄开那扇我关上的门。总之，先到先等。”伊萨克准备挂断无线电通讯。

“肯娜，正前方十二点方向，三只死变体，小心。”扎克大吼着。

“见鬼，卡壳了。”肯娜的枪出了问题。

“向我这边跑，肯娜。快啊，肯娜，你在干什么？”点射的声音和弹壳落地的声音接踵而至。

“父亲，父亲你回来了吗？我二十年没见过您了，您还好吗？”肯娜的声音平和而温柔，完全不像大敌当前的模样。

“肯娜！趴下！快趴下！我操！不！肯娜！！！！”点射变成了连射，扎克的吼叫让伊萨克觉得肯娜一定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扎克。肯娜怎么了？”伊萨克焦急地等待着扎克的回音。

“对不起，伊萨克，我没能保护好她。她，她不知道中了什么魔，居然向着死变体冲了过去。我现在就去卡里根号的位置，到时见……如果我们还能再见的话。”扎克的声音里听不到以前的自信与敏捷。

“她看见了幻觉，扎克。现在悲伤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快把她的血涂在你身上，我们卡里根号见。”伊萨克决然地挂断了无线电通讯。

“伊萨克，伊萨克，你怎么还不来，你忘了我吗？我在七号行星上，等你，等你。”妮可的声音像苏格兰高地的狂风，猛烈的吹过伊萨克的心田，他愣在原地，良久动弹不得。他知道他的理性在逐渐丧失，如果继续留在这艘船上，他迟早都将步肯娜的后尘。

伊萨克加快了脚步，朝卡里根号的方向走去。

“克拉克先生，克拉克先生，您好，我必须要和您谈谈。请您不要拒绝我的盛情邀请，请您相信我，我可以帮助您离开石村号。请您调整至M525通讯频率，我想直接和您对话。”一个彬彬有礼又焦躁不安的声音从医务室的扩音器中飘出。

在听惯了死亡的叫声和绝望的呐喊以后，这把声音仿佛将伊萨克拉回了一个文明与理性的世界似的。于是他依言调整到那个通讯频率。

“克拉克先生，请先容许我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泰伦斯·凯恩。我是石村号上的首席科学官。大家都叫我凯恩博士，我在石村号上仅存的几个摄像机里观察到了您和阿丽莎的对话。您听我说，根据我这几日对始标的学习，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阿丽莎和我之前的推论是错误的。始标和死变体以及那些转化者之间不是合作的关系，转化者的幕后主脑是一个我们称为“脑虫”的东西，正是脑虫让大家产生了幻觉，是脑虫指挥大家自杀的，然后转化者再转化尸体，使之成为死变体。始标可以起到镇压脑虫和死变体的作用，我们必须把它归还到七号行星上。我知道离开石村号的办法，但是我不会驾驶太空穿梭船，如果我们联手的话，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逃出去。如果您对我说的话有兴趣的话，请您尽快抵达C号货舱，那里有一艘从殖民地上运送始标来的太空穿梭船。我已经把始标装上了太空穿梭船，只要您过来货舱，我们就可以去七号行星上归还始标，还有找回，找回您亲爱的妮可。”凯恩博士的口气虽然礼貌有加，但是从头到尾都给伊萨克一种假仁假义，虚伪恶心的感觉，放在平日里，他是不屑于与和这种人合作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此人合作是能离开石村号的最快途径，他很快答应了下来。

“好的，凯恩博士，我愿意协助您。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我不能扔下他自己逃走，如果您能允许我带上他，我将不胜感激。”模仿者凯恩的口气，伊萨克做出了回应。

“没有问题，克拉克先生，我将在C号货舱期待您和您朋友的到来。”凯恩如放下一块心头大头般轻松。

凯恩这头的对话一终止，伊萨克立即切回正常频率寻找扎克，还没等他开口，扎克那边就开始大吼大叫了：“伊萨克，完了，这回彻底完了。谢尔盖那老头发来的信息说维勒级战舰会在一小时内到。老头故意将维勒两个字重复了三次，他是在暗示我们赶紧跑，维勒级战舰从来都是执行战斗任务而不是搜救任务的。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毁掉石村号和七号行星，我们这回是真的完蛋了！”

“不要急，扎克，我知道在C号货舱内有一艘太空穿梭船可供我们使用。石村号上的首席科学官泰勒还没有死，我要和他一起去把始标运回七号行星，然后一起回地球。我在C号货舱等你。打开你的PDA，C号货舱离我们并不远。”

第九章：真相

“克拉克先生，请您到这边来，请您放下您的枪，始标在的地方不会有任何死变体或者转化者活动。请您百分之百放心。”坐在太空穿梭船副驾驶位的凯恩向克拉克招手。伊萨克注意到穿梭船的货仓内摆放着始标。

“我检查过这艘太空穿梭船，她完全没有问题，您只要稍稍进行一点操作，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卡拉克先生，我想您对石村号上发生的一切还有些疑问，我想我的专业知识能很好地解答您的问题。阿丽莎已经和您说了个大概，我将告诉您她无法知晓的一切。我分析过转化者的DNA，分析结果显示转化者的DNA和始标上记载的外星物种的DNA非常相似。他们对所有的失去生命的生物都可以起到转化的功能，转化成嗜血如命的杀戮机器，然后这些杀戮机器再出去为它们带来新的尸体以供转化。另外，转化者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些的赘生物，这些东西长得和烂肉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细菌，就和病毒一样，用渗透的方式感染其他细胞，吸纳他们为自己的一部分。它的生长速度令人惊讶，您要知道，石村号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空间都已经变成被这种赘生物所覆盖，死变体和转化者都可以以这种细菌为食。也就是说，只要有实体物质可供这种细菌转化，转化者和死变体是永远不会死亡的，更不用提第七行星上的脑虫了。”凯恩博士旁若无人般说着。

“等等，你说的可能对我的朋友有用。”伊萨克打开了无线电通讯，邀请扎克一起加入。

凯恩看了眼伊萨克，咽了口口水，继续说道：“始标为什么会变成红色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始标上记载的东西和奥曼两百年前发现的那个始标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上面有我们人类的DNA，也有另外一种DNA，那很有可能就是脑虫的DNA。这个红色的始标实际上是一个已经启动了的始标，它对脑虫有一种镇压的作用，而且根据我们的科学试验显示，始标可以发出一种微弱的信号，在这种信号笼罩的范围内，无论是细菌，转化者还是死变体都是无法生存的。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这所谓的始标其实就是外星生物建造的一种镇压和封印的机器。地球上的那个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失去了作用，所以通体成为黑色，它原来用来镇压的应该是我们人类和脑虫。实际上，我和始标在一起的这几天，我觉得心里的欲望渐渐远去，人也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作为一个统一教徒，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是罪不可赦，愿奥曼原谅我。”喋喋不休的凯恩博士终于停止了。

“那为什么？为什么要镇压我们人类？”伊萨克对凯恩博士的理论存在不解。

“你不觉得我们和这些怪物很像吗？地球上的能源被我们贪婪地消耗完了，然后我们就去抢别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毁掉了多少星球？我们抽干了多少能源？我们扩张的步伐丝毫不亚于这种细菌，我们这个种族，和脑虫一样，是这个宇宙的瘟疫。不，应该说，我们比它们更加过分。知道为什么吗？我想你也看见了幻觉，这个幻觉是要你把始标送回七号行星的，让你产生幻觉的实际上是脑虫，是脑虫让你把

东西送回去，因为连它自己也知道，它这样的扩张最后只会导致自己的灭亡，它需要始标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我们呢？我们只会一味的扩张，一味的掠夺。”凯恩博士说到这里忽然毫无征兆地停止了，他看着自己的手，喃喃的低吟着：“艾美丽亚，亲爱的，我马上就把东西送回去。你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还是二十年前一样那么美丽。”

“你也看见了幻象吗？”伊萨克看着同样被幻象折磨着的凯恩，心生怜悯。

“什么幻象！艾美丽亚一直在这里，一直在石村号上守护着我，是她一步一步教我把所有的谜底都解开的。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就知道，艾美丽亚没有死去，她一直在我身边守护着我。”一改彬彬有礼的外表，凯恩博士有些抓狂了。

“您也看见了您至亲的人吧，我和您说，那不是幻象。幻象能有这么真实吗？那种触动心底的感觉是那么容易被编造出来的吗？克拉克先生，您说对吗？”凯恩的话说中了伊萨克的心思，虽然他的理性反复告诉自己那些是幻象，是编撰出来的东西，但是那种感觉，那种话语中的美好和无形的力量是那样地令人陶醉。

“看，您认同我说的话了，我们快点去七号行星，把东西放回去然后就可以走了。克拉克先生，那是您的朋友吗？”凯恩指着仓库门口。

“扎克，快上来。”伊萨克和凯恩博士一起走了下去。

“没必要拿着枪，这里很安全。”凯恩挥着手大声喊着。

扎克对准凯恩一个点射，这就是他回应的方式。凯恩挥动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身体就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你疯了吗？他是帮我们的！”伊萨克扶着倒在地上的凯恩，口吐鲜血的他兀自喊着妻子的名字，嘴角挂着幸福的笑容。

“谢谢你，伊萨克。我终于找到始标了！很遗憾，我不能允许你把始标运回七号行星，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外星人留下的破烂，它是属于政府的东西，它甚至有一个编号——3A你知道？3A！天知道还有几个这样的玩意儿。我的命令是必须要回收这个始标。你必须要死，但是你在一路上帮了我这么多，我会让你死得明白些。”扎克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伊萨克，眼睛一直不敢和伊萨克对视。

“迈克尔·奥曼那个家伙找到的那个东西一直在地球上。你现在看见的这个玩意儿是个赝品。说准确一点，它是政府利用逆向基因工程在一百七十年以前重新做的。做好了以后，政府将这破烂玩意儿和一百多个科学家一起丢到这个星球上，造了一个深入地下的大型实验室让他们测试这玩意儿的功效和作出这玩意儿上的DNA序列。那些科学家研究了始标很久也不得要领，他们只发现这玩意儿在对各个波段进行广播，但是这些杂讯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与价值，也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和这玩意儿待久了，他们倒觉得心里很平静，没有什么欲望的感觉。”扎克探头向飞船里看了看，确认始标存在。

“在一筹莫展之下，那些科学家开始研究始标上的DNA序列。我告诉你，人类

就是这么个怪物，对什么都好奇，也不想想究竟这种好奇是否值得。总之，他们把那东西，也就是脑虫，创造出来以后，就开始对它进行培养，我的意思是他们给那脑虫注射营养品之类的东西。真是有病，难道他们还指望脑虫能跳起来叫他们爸爸？可是脑虫可不理这一套，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只到有一天，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克雷顿，这个傻子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掉了几片头屑掉到脑虫细胞上面。结果那脑虫马上和这几片头皮屑融合，几乎是在几秒钟之内就长大了几十倍。于是克雷顿推断这脑虫其实是依靠已死亡的细胞维生的。于是他和几个跟他一样蠢的科学家弄了更多的已死生物喂给脑虫。结果这帮扮演上帝的蠢才后悔了，脑虫在一天之内塞满了整个实验室。”扎克朝地下啐了一口，描述一下脑虫的样子都让他恶心不已。

“好了，然后这群疯子科学家开始出现幻象，那个幻象诱导他们自杀。然后就出现你所说的转化者，再然后就和发生在石村号上的事情差不多了。政府于是掩埋了实验室，他们连始标3A都没来得及回收就逃走了。他们掩埋实验室的时候科学家们还没死完，有几个从地下发出信号，说他们放大了始标3A上的讯号，可以暂时抵御脑虫的扩张之类。政府可没空理他们那些废话。索性连整个庇护星系一起封掉了。谁知道这群被利益冲昏大脑的CEC和统一教的死脑筋硬是把这个恶魔给挖了出来。要不是这群白痴，老子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个破烂地方来执行这种鸟任务，差点把老子的命都丢了。”愤怒不已的扎克枪口一转，对着凯恩的尸身又是一个点射。

“你马上就要死了，我答应过让你死得明白点的，我这就给你看样东西。”扎克拿出PDA，把光标定在一个文件上，递给伊萨克，示意他播放。

“伊萨克，是我。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一切，我多么想能和你说说话。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很奇怪，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怎么会？”这段求救信号，扎克怎么会有，伊萨克满腹狐疑地扫了扎克一眼。

“看下去。”扎克很不耐烦地用枪指了指。

录像本应在这里告一段落，可扎克的这一段，却还有下文。

画面中的妮可拿起了一个注射器，依然是用那份绝望的腔调缓缓说道：“我真不想就这样结束生命，我真想再见到你，一次就好，不过我的愿望可能太过奢侈了。我爱你，伊萨克，永远爱你。”妮可熟练地将注射器扎入自己的静脉血管，含着眼泪将药水推入自己的身体里……

“扎克，这不是真的，是你们伪造出来的。”伊萨克懊恼地抱着头，全身不住抽搐。他感觉到一股力量正在将自己的灵魂和理智从肉体里拉出，他努力龟缩成一团，想避开那股力量，可那力量是如此地猛烈，依依不挠地撕拽着藏在肉体中的灵魂和理智。多余的挣扎毫无效果，很快他的灵魂和理智一起都被这股力量撕成碎块。

“本来这个任务只有我和肯娜两人执行，政府那些蠢货告诉我始标3A对这些怪物有极大的限制功能，所以石村号上充其量只是一个满是自杀而死的尸体仓库，不会有怪物。我就知道那帮蠢货的话不能信，他们造出来的这个始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



的和那个外星生物造出来的一样，我看充其量是个高仿品。肯娜这个女人是个统一教教徒，你还不知道吧伊萨克，谢尔盖那老头给我们发始标图像的时候她的嘴唇轻微动了几下，我会唇读，她念得是"赞美奥曼"，如果不是她刚才死掉了，说不定现在拿枪指着你和我的就是那个臭娘们！我老早就知道她靠不住，于是想到了你，恰好政府收到了妮可的这段录像，我就通过政府的渠道流给了谢尔盖。这样我才能确定你百分之百能来。要是我早知道你是这么个情种，我也就不用花那么多心思了。好了，伊萨克，再见了。我没时间再在这里跟你耗了。"扎克盯着在地上抱头痛苦的伊萨克，非常不屑地准备举枪射击。

"伊萨克，是我，这个人在说谎，别哭了，伊萨克，你看，是我。"拿起伊萨克的双手，妮可把他们放在自己的脸上。那充满弹性的皮肤，那温暖舒适的体温，那充斥鼻间的香气，修补着伊萨克已经崩溃的神经，再造着他被撕成碎片的灵魂。

"伊萨克，你还以为我是假的吗？我会帮你，帮你打倒眼前这个坏人。妮可从来没有骗过你，这次也不会，和我一起倒数三声，坏人的枪马上就会掉在地上。别怕，伊萨克，我们马上，马上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你听，伊萨克，三……二……"妮可贴在伊萨克的耳边，轻柔地说道。

"情圣，你这是什么姿势？"看着拥抱着空气的伊萨克，扎克举枪瞄准。

"啊？我的头…….我的头。"扎克痛苦地倒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在地上打滚。

"来，伊萨克，拿起他的枪，我和你一起来，这个坏人，他永远不能再阻止我们相爱了。"妮可握着伊萨克的双手，缓缓拿起了枪。"别怕，伊萨克，他是坏人，是阻止我们见面的最后一道障碍。妮可帮你，我们一起扣动扳机。"

脉冲自动步枪上的子弹提示器飞快地倒数着，只见扎克魁梧的身体上布满了血洞。

"伊萨克，你做得很好，来，快来七号

行星，我们马上就能重聚了。”妮可的身影从伊萨克的脑海中飘出，向七号行星的方向倒退着走去。

“来了，妮可。等着我，我这就来。”伊萨克带着笑意，跨入了太空穿梭舱的门。

第十章：终曲

剧烈燃烧着的液氧和液氢的混合物让伊萨克乘坐的太空穿梭船拖拽着淡蓝色的尾焰。这淡蓝色的尾焰微微涤荡开七号行星上亘古未变的黑暗，向殖民地主营地烧去。仿佛被这淡蓝色火焰的勇气鼓舞了一般，在七号行星上空酝酿多时的风暴也在此时拉开了序曲。

漆黑的暮色中闪过一条崎岖的虹，紫红色的闪电迸发着撕破坚如钢铁的黑暗，照得四下如同白昼。黑暗如水，纵然被犀利的剑暂时劈裂了身体，但很快又狞笑着恢复了原貌。跌宕起伏的闪电如飞蛾扑火，在这场胜负已分的战斗中勇敢地演绎着荡气回肠。

借着闪电的火光，驾驶室里的伊萨克看见千万条血红色触手从七号行星的深处破土而出，愤怒地直插天际。伊萨克的太空穿梭船所到之处，触手皆四散回避，为他让开一条通向停机坪的路。

“伊萨克，别怕。你看，它们多么美丽，它们是在列队欢迎你来。停机坪就在前方，我们马上就降落，我一直在基地里，在基地里等你。”妮可的长发乖巧地垂在伊萨克的耳边，弄得他直用手去挠痒。

“下来，伊萨克，来，牵着我的手，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伊萨克一下穿梭船，那千百支触手就迫不及待地拖着穿梭船拉入地底，地心的深处传来一声似笑似嚎的呼声。

妮可牵着伊萨克的手，穿过金光闪闪的麦田，穿过花开成海的草场，穿过蜿蜒迂回的溪流，停在一扇年代古老的木门前，妮可猛一转身，笑意未减，人却渐渐消失不见。

伊萨克本能地升出手去，妮可如同一张空气形成的画，随着他指尖的触碰飞散开去。伊萨克焦急地张着双手到处捕捉那张画的残片，他撕烂了木门，掀翻了草地，推倒了大树。呈现在他面前的是钢铁被赘生物腐蚀后的惨败景象，他的身后响起了死变体密集的叫声。伊萨克连忙摸枪，可手里空空如也。从声音判断，死变体的距离离他越来越近。他不假思索地打开了面前的门，钻了进去。

房间内的应急灯依然亮着，赘生物已经把房间内的钢铁转换成了血红色的肉菌贴在墙上。墙角的一只死变体正盯着伊萨克，四目交投之下，死变体亮起骨刺，跳跃着向伊萨克跑来。伊萨克下意识地全身上下寻找武器，他摸到阿丽莎死前交给他的电磁冲击器。

对着快要冲到面前的死变体，伊萨克闭

着眼睛，按下了电磁冲击器的触发阀。死变体的骨刺离他的颈部血脉，不过咫尺之遥。

应急灯的灯光，缓慢地照射出被暂时封印在能量场中的死变体胸前护士装残骸上的名字。

“妮可.布伦南”

伊萨克笑了，像个孩子。

他按响了身上的随身听，《爱之梦》的旋律接着两年前的断音奏了下去。

苦涩的感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段简单的低音独白，这独白像在留恋，留恋着痛苦，留恋着梦境，留恋着最后一点即将逝去的温存。

电磁冲击器的能量场变得逐渐模糊，伊萨克面朝妮可迎来的方向，张开了双臂。

太空之上，维勒级战舰的战略导弹正扑向石村号和它身后的七号行星……

第十一章：余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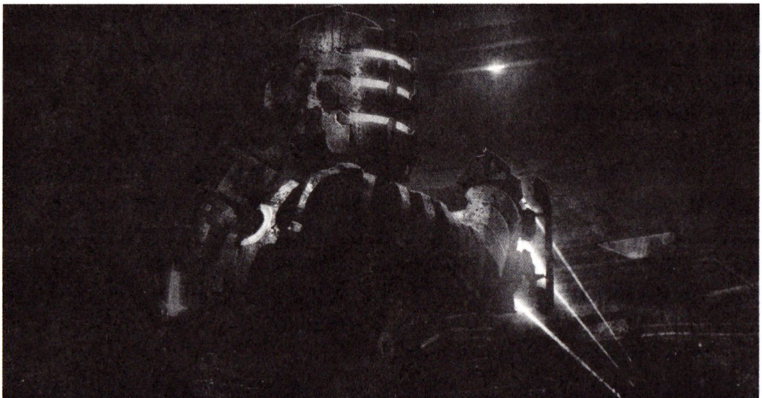
三个月后，火星人类永久殖民地，奥罗来尔海湾太空站。

“确认发现石村号逃生舱二十三号，正引领其进入基地，医疗人员待命。”

“逃生舱表面发现有机赘生物，隔离措施启动，生化危机警报启动。”

“准备打开逃生舱门……”

全文完





光环 丰饶星战役 完结篇

原著／JosephStaten　译／小乖的小布头

第二十一章

佛希尔的脑袋无力地靠在埃弗里的肩膀上，大脑壳新兵几乎在货柜的磁力加速器嵌合到二号轨道电梯交轨的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在接触之后短短四秒钟的时间里，运输货柜的上升速度竟然足足提升了三倍！如此之强的重力加速度瞬间就让绝大多数毫无防备的新兵们意识全无，埃弗里还在努力坚持着，他在尽力保持大脑的清醒，埃弗里曾经参加过行星轨道降下作战的HEV训练科目——现在这些训练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将膝盖紧紧曲在一起，尽力保持呼吸匀称，以防过多的血液聚集在腿部使大脑因供血不足而缺氧停工。

运输货柜的两边是两排呈C字形的巨大视窗，从货柜内部可以全方位三百六十度观察窗外的景色。货柜内部狭小的空间原本只能容纳四人，但是在麦克的组织安排下，君特机器人将货柜内部多余的维护器械以及控制装置进行拆除并加装了12个座位——每个座椅都是从奥特加德市内的出租汽车上拆卸下来。这些座椅并排正对货柜惟一的出口，一旦运输货柜在泰尔拉空间站上顺利停靠，埃弗里和他手下的新兵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破门而出，迅速实施对空间站的突袭作战。

"少校？你还醒着吗？"埃弗里小心翼翼地将佛希尔的脑袋扶正，然后对着麦克风小声说道。埃弗里可不希望吵醒身边还在昏睡的佛希尔——失去意识然后又在外力作用下突然惊醒，那么他的颈部就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痉挛与阵痛——而这将会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极大影响射击的准确度。

"我还能勉强坚持一会儿。"少校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来，"希利的意识还很清醒，达斯也在努力坚持，你那里的情况如何？"

"全部都美美地睡过去了。"

接到了庞德上尉要求自己组织兵力夺回泰尔拉空间站的任务之后，埃弗里就着手从新兵中挑选志愿者进行训练以备作战。夺回泰尔拉的作战任务可谓是凶险至极，埃弗里心里非常清楚，在这场战斗中必然会出现相当数量的人员伤亡。但是最终，埃弗里还是从一排三个小队的新兵中征召到了远远超出自己预想数目的志愿者。这些自告奋勇的志愿者们，他们每一个人——佛希尔、杰肯斯、安德森和维克，甚至像达斯这样已经身为人夫的成年男子——都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乡邻争取更多逃出生天的机会。

运输货柜此时已经从丰饶星表面上空的同温大气层中呼啸而出，没有了大气层的阻力摩擦，货柜的速度愈发加快起来。埃弗里苦笑了两声，拼尽全力想要驱赶走在自己眼前弥漫开的眩晕与黑暗。

"约翰逊？"

"长官？"

"我想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明白，设定预警时间为十五分钟。"

少校也许能够趁这短短的昏厥时间稍稍休息一下，埃弗里暗自思索道。同自己和伯恩斯以及绝大多数新兵一样，自从异星人对格莱德希姆小镇发动了毁灭性打击之后，少校已经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不仅如此，少校几乎从一个月前指挥两名下士伏击侵入运输船的异星人开始就没有安心睡过一次好觉。埃弗里擅长在战场中随机应变，灵活作战，而他对于少校在战略策划上所展现出来的过人才能也感到深深的敬佩与赞赏。

当然，只有将埃弗里的战术素养和少校的战略计划完美无暇地结合在一起，这次夺回泰尔拉的反攻作战才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

眼下虽然有七艘货柜各自沿着一座轨道电梯朝着泰尔拉空间站急驰而去，但是只有二号和六号电梯中的运输货柜里载有全副武装的志愿新兵，而其他的五个货柜却是空空如也——这些诱饵运输货柜里面，全部安装有加载了动作感应捕捉器的双刃大砍刀爆破装置。在埃弗里的建议下，这五个诱饵运输货柜会率先抵达泰尔拉空间站，一旦它们在泰

尔拉的耦合连接站停下来，就会自动开启货柜的舱门以及耦合连接站中的密闭气压舱门。任何胆敢进入耦合连接站密闭气压舱门中一探究竟的异星杂种都会得到一份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惊喜礼物：他们在触发爆炸装置引信的一瞬间就会立刻被送上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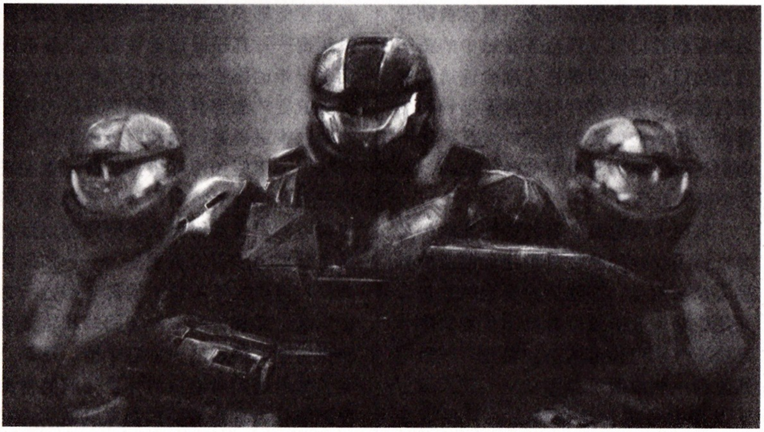
双刃大砍刀爆破装置中的高能矢量冲击弹不仅能够将在货柜附近巡逻的异星人杀伤殆尽，那些威力十足的冲击弹丸还能够彻底击垮原本就不坚实的耦合连接站气密门附近的防护墙壁。一旦等到民兵小队肃清了盘踞在一、三、四、五以及七号耦合连接站上的异星人之后，这些同货运舱柜舱门相互连接的密闭气压壁接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将其炸毁能够方便随后赶来的丰饶星难民更加畅通无阻地通过泰尔拉空间站，从而逃离自己行将毁灭的家园。

就在执行突袭作战的前一天夜里，将近二十五万丰饶星难民全部按照安排部署分乘二百三十六艘货运舱柜进入到奥特加德七座轨道电梯的基座平台库房中待命。眼下已经有二十八艘货运舱柜分为十四组开始沿着轨道电梯向泰尔拉空间站急速前进。每隔五分钟，就会有另外一组的七艘舱柜开始向空间站疾驰而去。假如一切计划都能够按照预想顺利实施，那么在洛基向异星人巡洋舰发动突袭之后的九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丰饶星难民都能够安全顺利地从战火纷飞的丰饶星表面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外层太空中。

当然，护送所有难民安全地撤离到丰饶星轨道上，这仅仅是万里逃难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所有的货运舱柜不仅需要安全无阻地通过泰尔拉空间站，更重要的是在抵达空间站之后，他们还必须要能够安全地继续滑行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几乎要沿着平衡重力弧前进几乎一半的路程——只有这样，所有的货运舱柜才能够具备同希弗先前布置在此地的推进器进行顺利对接所需要的足够动力。而假如想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规模如此浩大的撤离行动，就必须对泰尔拉空间站及其附属轨道电梯施以远超其负重能力的巨大承载压力——如果要确保轨道电梯不被惊人的离心引力所撕碎，就必须保证泰尔拉空间站和轨道电梯保持极其精密的对称与平衡。洛基一定会被这些纷繁复杂的计算控制搞得头昏脑胀，而埃弗里则在心里默默祈祷它能在关键时刻不辜负少校给予的深切重托，圆满顺利地完成最后的撤离行动。

下士感觉到放置在自己内衣口袋里的掌上电脑开始不住地颤动起来，那些作为诱饵的货运舱已经开始减速，它们马上就要抵达轨道空间站了。还剩下十五分钟，埃弗里在心中默默念道，并轻轻拍了拍放置在自己战斗汗衫口袋里的步枪弹夹。这次他仍然选择了自己最为中意的BR55突击步枪，但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并没有选择惯用的M6高爆手枪，而是特意从少校的秘密武器库中挑选了一把M7微型冲锋枪。M7冲锋枪的结构紧凑，火力强大，是执行此种近距离突袭行动最为理想的作战武器。

埃弗里将M7微型冲锋枪那60发一组的弹夹放在了一个不大的挂袋中，然后把装满弹夹的挂袋紧紧系在了自己的胸前。埃弗里满意地拍了拍吊在胸前的挂袋，突然感觉到有个干软的东西紧紧贴在了自己的胸膛上。他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庞德上尉的甜心威廉牌香烟，他几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在殖民地议会大厦的舞厅阳台交



代完最后一次任务简报与作战部署后，庞德上尉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香烟分别递给了埃弗里和伯恩斯，“等到大家都安全之后，告诉你们手下的小伙子点亮它们。”庞德上尉深情地望着远处宏伟的轨道电梯，以及聚集在轨道电梯基座站附近不计其数的丰饶星难民们，一字一顿地说道。直到现在，埃弗里才猛然意识到上尉心里早就清楚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置身于那欢庆胜利的美妙烟圈中，上尉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是现在来看，两名下士和他们手下的新兵部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伯恩斯率领着一支从二排挑选出来的二十人志愿者小队正隐蔽在奥特加德附近的反应堆区域附近，他们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保证洛基数据中心的安全。就在异星人不亦乐乎地将格莱德希姆小镇熔烧至渣时，君特机器人已经从土壤中挖掘出先前埋在其中的质量加速器发射线圈，而洛基则操控着发掘出来的质量加速器重创了落入己方圈套的异星人巡洋舰，它相信一旦异星人的战舰遭到来自质量加速器的炮弹袭击，那些该死的异星杂种一定会立即分兵朝炮弹来袭的源头冲杀而来。而伯恩斯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拼死守住洛基埋于地下的数据中心，一直到撤离行动结束为止。

距离货运舱柜驶入泰尔拉空间站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了，巨大的刹车齿轮接触在轨道电梯上，整个舱柜都剧烈抖动起来。震动惊醒了倒在墙边的佛希尔，大个子新兵眨了眨惺忪的双眼，意识慢慢变得清醒，埃弗里示意他叫醒仍然睡在一旁的杰肯斯。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兵被叫醒，他们捡起自己放置在橡胶地板上的MA5突击步枪，开始一丝不苟地检查起来。

“洛基刚刚延长了货柜之间的发射间隔，从现在开始每七分钟发射一批货运舱柜。”欧·西格宁少校疲惫的嗓音在埃弗里的头盔中响起，“看来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撑上更长的时间了。”

埃弗里的大脑飞速计算起来，眼下大约已经有五十艘货运舱柜开始沿着轨道电梯向上飞速驶来，泰尔拉空间站很难承受住这些重量所导致的巨大拖拉引

力，假如空间站过远地偏离同步轨道，那么丰饶星强大的引力将会如同拉扯一根面条一样将轨道电梯拉倒在丰饶星的赤道地表上。

“每个人都给我听好了！”埃弗里怒吼道，“看好自己的队友，时刻保持最高警惕！泰尔拉眼下几乎已经彻底丧失了供电来源，所有人都给我睁大眼睛，不要让任何一个该死的异星杂种从我们眼皮底下侥幸逃掉！”

埃弗里已经向手下的新兵们交代过此次突袭行动的具体计划了：首先，两支民兵小队会清理完自己负责的耦合连接站附近的异星守卫，然后各自沿着一边开始清扫那些侥幸存活的异星杂种。假如一切顺利，两队士兵就能将空间站上剩余的异星人逼至中央四号轨道电梯耦合连接站，这样两组新兵就可以齐心协力两面夹击，一鼓作气干掉龟缩在中间的残余敌军。

“我们在空间站里再会。”欧·西格宁少校说道，“约翰逊？”

“长官？”

“祝你们好运！”

埃弗里解开座椅上的安全带，猛地站起身来。他能够感觉到货柜的上升速度明显放慢了，透过货运舱柜的玻璃窗甚至能看清轨道电梯上那些由碳化微型光纤组成的接触轨道！货运舱柜慢慢停了下来——与埃弗里从前执行过的那些令人紧张无比的空中突袭任务相比，这次的行动实在是过于平静无奇了——他开始有些担心，这样慢悠悠的进站根本无法让那些新兵的肾上腺素沸腾起来。这是生死攸关的最后一战，而他们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埃弗里心里默念道。

“第一排的小伙子们！”下士咆哮起来，“准备好自己的武器，都给我打起精神，各就各位！”

佛希尔、杰肯斯以及其他新兵们各自拉响了自己MA5突击步枪的枪栓，并将步枪调为全自动射击模式。这些丰饶星所哺育的不屈男儿坚定地站在一起，看到部下们眼中所流露出的坚定与执着，埃弗里突然意识到自己着实低估了这些新兵们坚定的决心和无惧的信念。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埃弗里很满意，现在



他只想再告诉他们一件事。

“看看那些站在你身旁的伙计！”埃弗里说道，“他就是你值得一生信赖的兄弟，你的生死紧紧地攥在他的手中，而同样的，他的生死也紧紧攥在你的手里，你们一定能够成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货运舱柜摇晃着停在轨道空间站的连接站中，新兵们分成两队站在埃弗里身体两侧。他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打量这些即将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坚强伙伴们，真是时势造英雄啊，正是那难以捉摸的命运将这群年轻人推到了将会永载史册的风口浪尖上。埃弗里的目光定格在身边的杰肯斯身上，看着那暗淡无光的空洞双目，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给予这群拼死一搏的英雄们以希望。

“弟兄们，你们每杀死一个该死的异星杂种，就等于拯救了一千条丰饶星父老乡亲的宝贵生命！”埃弗里的左手抓住舱门的启动开关，右手紧紧握住突击步枪，“我们一定能够拯救他们。每一个幸存的人，我们都绝不会放弃。”埃弗里按下了开启舱门的开关，然后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新兵们怒吼着紧随其后，和他一起冲出了舱门。

轨道空间站的半透明防护墙壁让这里比货运舱柜更加明亮一些，埃弗里一边向前飞奔，一边机警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幸运的是，直到来到了防护墙壁走廊的尽头，埃弗里才发现一组四人异星巡逻小队。这些戴着面具的小家伙似乎无心恋战，争先恐后地穿过密封门向空间站内部逃之夭夭，刚刚受到了双刃大砍刀爆炸装置的热烈欢迎，他们那硬硬的灰色皮肤上到处都是斑斑的蓝色血迹。埃弗里故意放他们逃了过去——在没有搞清楚这些异星小杂种是否有什么后卫部队来保护自己屁股的安全之前，埃弗里可不希望冒然暴露自己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第五个异星人从后面疾驰而来，他眼角的余光恰好看到了躲在一旁的埃弗里，于是这个矮个子异星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爆裂短剑。

埃弗里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一个精确的三点射不偏不倚恰好命中小个子异星人的肩膀，巨大的冲击力将异星人猛地击倒在地。还没等对方从地板上挣扎着爬起身来，埃弗里又对准它的胸口补了一枪，这下这个小东西终于彻底安静了。

埃弗里扭过脸来朝右边通往一号轨道电梯的走廊放眼望去，没有发现残余的异星人部队，然后又猛转向右边，毫不犹豫地朝刚才那群慌忙撤退的异星人中距离自己最近的小个子杂种猛射起来。落单的异星人腿部中弹，惨叫着跌倒在地，还没等埃弗里完成致命的最后一击，只见在他身后的杰肯斯举起手中的BR55突击步枪干净利落地一枪轰爆了异星人的小脑袋。

“哦也，棒极了！”埃弗里和杰肯斯一起冲进气闸门，“就这么打，让这些狗娘养的异星杂种吃个饱！”

但杰肯斯的脸上仍然是面无表情，一脸的冷峻，他死死盯着埃弗里，狠狠地咬住自己的嘴唇。我一定要杀死他们，杰肯斯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一个活口都不会留！

“安德森、维克、法斯罗德，过来把一号连接站的异星杂种给我清理干净！”埃弗里扔掉用了一半的弹夹，重新换上一个新的。你想要把这些杂种全都杀个干净？埃弗里一边在心中默念

道，一边紧紧跟在那些慌不择路的异星逃兵身后，那我们两个可要比试一下枪法咯。

伯恩斯原本以为异星人会发动一场猛烈的空中突袭——那些丑陋的异星杂种会派遣一艘或者几艘配备了等离子炮的强大运输飞船来突袭洛基的数据中心——考虑再三，伯恩斯决定将新兵们部署到反应堆附近的麦田中，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躲避空中火力打击的绝佳掩护。但是当洛基将庞德上尉拼劲最后力气发送的警告——足足有三艘异星人的武装车辆正在朝反应堆组区驶来的消息传送到伯恩斯耳中时，下士立刻将新兵们召回并将它们重新部署到反应堆中央的了望塔上，虽然反应堆组区中心的两层水泥结构小楼能够在异星人的空中打击中为新兵们提供绝佳的掩护，但是如果异星人改变策略发动一场地面袭击，进入高塔利用高度优势与敌周旋才是真正的王道。

无论异星人到底选择何种方式发动进攻，伯恩斯的所扮演的角色始终不变，那就是诱饵。

站在反应堆组区大门外的疣猪运兵车上，双手紧握着运兵车后座上的LAAG转轮机枪，伯恩斯能够将眼前的景物一览无余，那些异星人的车子正沿着高速公路朝反应堆组区疾驰而来。那些怪模怪样的车子有着巨大车轮、冒着蓝光的引擎以及喷着黄色火焰的加速装置。伯恩斯一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异星士兵们率先开火，他很是好奇，迫切想要知道这些丑陋的车子上到底配备了什么样的异星武器。但是直到异星人的战车狂奔到距离反应堆组区不到五百米的距离时，他们仍然没有任何开火的意思。就在一瞬间，伯恩斯突然明白了，这些该死的异星人并不打算朝自己射击，他们真正想做的是要用车子前端那锋利的齿轮将自己活生生拦腰斩断。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伯恩斯操起转轮机枪朝异星人猛射起来。他尽力压制住转轮机枪剧烈的抖动，子弹如雨点一般倾泻到驾驶第一辆车子的蓝甲异星人身上，眼看异星人的车子就要撞了上来，伯恩斯从疣猪车后一跃而下，还没等他从又热又潮的沥青路面上站起来，身后的疣猪运兵车就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了一堆废铁——异星人车子如刀刃一般锋利的车头如同割纸般毫不费力地将疣猪拦腰截为了两段。

“开火！”伯恩斯对麦克风怒吼道，他在地面上就势一滚，然后冲到了反应堆中心高塔门前的防护沙袋后面。斯特森、哈贝尔、巴尔迪克以及其余十六名新兵一跃而起，他们端着各自的MA5突击步枪朝领头的异星人车辆猛射起来。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领头的车子在新兵们交错的火力打击下瞬间报废，要不是剩下的两辆车子见状不妙猛冲而来吸引了绝大多数新兵的火力，第一辆车里的蓝甲异星人早就一命归西了。

“洛基！”伯恩斯解下自己肩膀上的突击步枪，“你现在的情况如何？”说完他探出头来，一个漂亮的三点射恰好击中了一辆刚刚驶入反应堆组区的异星人车子的引擎。

自从人工智能操纵质量加速器给予异星人战舰出其不意的袭击之后，伯恩斯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洛基开口说话过——质量加速器开火的声音如同两声惊天的震雷，连伯恩斯的耳朵都被震得发麻，更别说那些躲在角落里的新兵

了。爱尔兰下士心里清楚，连续使用质量加速器发射两枚炮弹会消耗掉反应堆极大的能量，与此同时，在己方最后一次的任务简报会议上，洛基也已经声明在发射完第一枚炮弹之后自己将会暂时离线一段时间前去检查反应堆的运转情况——以防止在下一次发射炮弹时，反应堆会不堪重负因为过载而爆炸毁坏。

“假如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伯恩斯也曾询问过洛基，“嗯，怎么说呢，假如我们的前两发炮弹都没有废掉异星人的战舰，到时又该如何是好呢？”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安全着想，下士。”人工智能回答道，“你最好还是祈祷两发炮弹能够把异星人的战舰变成一个半身不遂的残废。”

异星人的车子绕着反应堆组区的中心高塔奔驰一周，又重新回到伯恩斯的视野中，下士举枪便射，从异星人身上装甲拼接的缝隙中伯恩斯认出了它原来就是那个在首次和议中跟在金甲异星人首领之后的高个子护卫队员。

“大家小心！”伯恩斯对手下的新兵高喊道。异星人驾驶着自己的战车停在疣猪运兵车的残骸上，车头两门长钉步枪发射出高温炽热的金属长条来。异星人战车猛烈的火力压得伯恩斯和其余三个隐蔽在沙袋后的新兵抬不起头来，这些炽热发红的金属长条穿过厚厚的沙袋径直射入对面的水泥墙壁中，有些金属长条甚至将水泥墙壁都击得粉碎，红热的水泥碎片如雨般散落在伯恩斯脚下的沥青路上。

“斯特恩！”下士朝隐蔽在屋顶上的2/A小队的队长怒吼道，“让这群狗娘养的混蛋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但斯特恩却急忙探出头来，语无伦次地高喊道，“快跑，下士！快！”

伯恩斯下意识就地滚向一旁——恰好在异星人的武装载具拦腰截断防护沙袋前躲到了一旁。异星人车子巨大的锋利车轮径直碾过两名没来得及移动的新兵，然后一头撞上了中心高塔的防护大门。还没等伯恩斯从地上爬起，异星人的车子就开始向后退，准备发动第二轮的冲撞袭击。

“都给我撤到建筑物里面去！”伯恩斯一边朝防护大门跑去，一边对仍然在建筑外活动的新兵高声下令道。

哈贝尔和另外一个名叫杰普森的新兵成功撤入了高塔之内，但是那个名叫沃兰的新兵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在他即将冲入防护大门的一霎那，异星人的战车将其卷入车轮下，伯恩斯眼睁睁看着他瞬间消失，如同猪肉被放进了搅拌机中——一瞬间后，一堆碎肉、骨头以及破烂不堪的衣服碎片从车轮后面吐了出来。

“快下楼！”伯恩斯换上一个新弹夹，对哈贝尔和杰普森怒吼道，“快找掩护！”

两名新兵顺着狭长的楼梯走廊退到了地下舱室，这里也是洛基数据中心的存放之处。伯恩斯瞅准机会对蓝甲异星人的脑袋射击，一串精准的连射将这个畜生的头盔击落在地，恼羞成怒的异星人调转车头，朝伯恩斯射出了一连串炽热的金属长条。眼看情况不妙，伯恩斯掉头撤回走廊中，并随即发现异星人停止了射击，他扭头一看，对方已经跳下战车，穿过已经被撞烂的安全大门朝自己直冲过来。

伯恩斯猛地转过身来，朝身后紧逼而来的异星人狂射起来，虽然子弹无一例外地击中了目标，但是它们全都

没能击穿异星人身上那厚实坚固的能量护盾。

"该死！"伯恩斯咒骂道，并抓紧楼梯的扶手纵身向下跃去，就在异星人射出致命的炽热长钉之时，他已经稳稳落到地下仓库的地板上，异星人仍然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伯恩斯，要不是先前进入的哈贝尔和杰普森早已在躲那里进行伏击，爱尔兰下士根本不可能成功逃离异星人的魔掌。

两个新兵等到伯恩斯从自己身边急速跑过后，立刻探出身来朝异星人怒射起来。虽然新兵们手中的MA5突击步枪的威力要比伯恩斯逊色很多，但是它们都将突击步枪调为全自动射击模式，在两挺突击步枪交叉火力的打击之下，异星人的护盾能量被迅速消耗殆尽，尽管身上的装甲已是伤痕累累，多处中弹，但异星人并没有选择暂时撤退，恰恰相反，蓝甲异星人举起手中的长钉步枪，毫不畏惧地冲了过来。

异星人的反击着实出乎了两个新兵的意料，猝不及防的杰普森被对方步枪射出的炽热长钉击中了颈部，顿时不省人事地倒在血泊中。哈贝尔虽然转身想要闪躲，但还是被异星人击中了臀部。站在一旁的伯恩斯眼疾手快地扶住屁股已经被炸开花的哈贝尔，他一手举起自己的突击步枪朝异星人还击，用另一只手扶着受伤的哈贝尔向后退。躲过伯恩斯反击的异星人岂肯轻易善罢甘休，它瞅准时机，举起步枪又将两枚红热的长钉射入哈贝尔的胸膛，其中的一枚长钉甚至穿过哈贝尔的胸膛刺入了伯恩斯的二头肌。爱尔兰下士扔掉手中的突击步枪，踉踉跄跄地退入洛基的数据中心。

"注意脚下！下士。"洛基在通讯频道中提醒道。但是下士已经将全身的重量转移到脚跟上，眼看大门打开，伯恩斯迅速向后退去，哪曾想脚下并不是意料中的平坦地面，高高的门槛将他绊倒在地。伯恩斯仰面躺在地上，目视着数据中心的防护大门缓缓关闭，将追击的异星人杂种阻拦在门外。

"刚才真是有够忙的。"人工智能略带歉意地说道，"想要搞定那些飞驰在轨道电梯上的舱柜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啊。"

伯恩斯将已经昏死过去的哈贝尔轻轻放在地板上，趁着这会儿工夫，下士仔细打量了一下数据中心内部的环境——到处都是泛着蓝光的电脑屏幕，错综复杂的线路与运算阵列，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在反应堆组区的地下竟然还藏有一个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小型秘密基地，伯恩斯还想再仔细观察一下数据中心内部的结构——异星人突如其来的猛烈撞门声将他拉回了眼下严峻的现实当中。

"异星人的战舰现在情况如何？"

"和我预料中的一样，现在已经彻底瘫痪了。"

伯恩斯从作战背心的附带枪套中抽出了M6制式手枪，虽然现在他感觉自己的二头肌痛得要命，但还是竭力用没有受伤的手臂牢牢地将手枪端平，"我说，怪不得门外的这个家伙像是发疯了一样，肯定是气傻了哈。"

突然，数据中心的防护大门滑开了一道缝隙，门外的异星人开始用步枪顶端的利刃撬门。他费力地撬动着，直到缝隙大到足以让自己的手掌伸入其中将门撑开。固守在数据中心里的伯恩斯哪能坐以待毙，他端起手枪朝大概是异星人头部的地方连开数枪。不出所料，门外的异星人痛苦地哀号起来，正在撬门

的一只手臂也就势缩了回去。

爱尔兰下士兴奋极了，伯恩斯认为异星人的能量护盾已经被自己刚才准确的几发盲射消耗殆尽，但他随即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实在是高兴得有些太早了，异星人从那道缝隙朝数据中心内部扔出了一根长满尖刺的长条尖棒，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甚至比下士的手臂还要长出一截，伯恩斯眼角的余光瞥见了这个玩意的尖刺顶部所冒出的滚滚浓烟。“哦，真他妈见鬼。”下士一个侧翻，恰好在长条尖棒爆炸的一瞬间滚到了屋子的另一侧。

由于闪避及时，而且数据中心的墙壁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冲击，这次爆炸并没有对下士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同样身处数据中心内部的洛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伯恩斯从地上爬了起来，紧紧捂住受伤的手臂，他一眼就看到了异星人炸弹在数据中心墙壁上炸出的大洞，下士甚至能够透过这个被炸出的空洞看到内部洛基那正在滚滚燃烧的运算数组和电路终端。

伯恩斯还没有来得及询问一下洛基的受损情况，身穿蓝甲的异星人就已经破门而入，他刚想举起手枪就被咆哮而来的异星人一下撞飞了出去。伯恩斯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彪悍男人，但是眼前的异星人整整高出他一米有余，体重更是比他足足多出半吨。异星人力道十足的一击将伯恩斯撞飞到了数据中心的墙壁上，下士的脑袋正好撞击在距离那个大洞不远的墙壁上。要不是佩戴着作战头盔，他的脑壳恐怕早就被撞开了花。尽管有头盔的防护，这势大力沉的一击还是让伯恩斯失去了意识。他在昏迷前所看到的最后一幕景象就是异星人抓住自己的手腕，连拉带拽地将自己拖出了数据中心熊熊的烈焰。

伯恩斯赖以自保的作战头盔和武器都已被异星人收缴除去，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身上的战斗背心撕烂扯下，下士的胸前满是沾满血迹的异星人手印和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深深伤痕。他试图挣脱异星人的紧抱，但是面对眼前这个力大无穷的异星蛮人，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益的。异星人伸出拳头，朝伯恩斯的鼻子和颧骨重重一击，然后将几近失



去意识的下士拖出了地下舱室，拖到了守候在门外的新兵面前。

“停火！都给我停火！”斯特恩高喊道，“你们会射中下士的！”

伯恩斯试图高声喊，不，试图命令斯特恩将这个异星杂种连同自己一起射杀掉——但是异星人紧紧扭住了他的下巴，使得那竭尽全力的呼喊最终变为了那难以分辨的愤怒嘶鸣。

异星人将倒在地上的伯恩斯拉了起来，接着抽出腰带上的长钉步枪，然后将锋利无比的刀刃刺入伯恩斯的肩膀。虽然步枪前端的刀刃在刚才撬门过程中出现了些许损伤和弯曲，但它还是轻易刺穿了下士的皮肉和锁骨。异星人没有理会伯恩斯夹杂着痛苦和愤怒的低吼，它同样在嚎叫着什么，然后抽出利刃架在下士的脖子，毫无疑问，异星人眼下的意图十分明显：放下武器立刻投降！否则他就要死！

绝不能这么做！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屈服于异星人淫威之下！伯恩斯含糊地诅咒道。但是还没有等新兵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突然传了过来。

伯恩斯很难想像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自己，整整十队的货运卡车密集方队从反应堆组区东边浩浩荡荡奔驰而来，数个编队的农业播种飞机几乎彻底遮蔽了西边的蓝天，异星人显然被眼前君特机器大军的浩荡气势所彻底震慑，它手足无措地抽回架在伯恩斯脖子上的长钉步枪，就在一霎那，高塔上的新兵们毫不犹豫地开起火来。

体型硕大的异星人在新兵们猛烈的火力打击下节节后退，暗红色的鲜血从它口中不住地喷涌而出，伯恩斯趁势向一旁翻滚而去。在确认下士已经暂时安全之后，新兵们又干掉了另外一个驾驶战车的异星杂种。眼看情况不妙，最后一个异星人驾驶着战车慌不择路地逃出反应堆组区，仓皇向奥特加德市区逃去。

异星人没能逃出太远，两架君特播种机器人从空中俯冲而来，朝仓皇逃窜的异星人射出了两枚精确制导的高爆导弹，一阵绚烂的火光和爆炸之后，异星人连同它的战车彻底从新兵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地面上只剩下一个深深的巨大弹坑。

“干得漂亮极了！”斯特恩兴奋地吹着口哨。他和巴尔迪克和其余两名新兵架起受伤的伯恩斯，将他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一辆货运卡车上。卡车打开了自己身后的货柜，一大群君特机器人瞬间从货柜中蜂拥而出。

“这些家伙到底想要干些什么？”巴尔迪克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一大群蜘蛛形状的机器人一窝蜂地涌向反应堆组区的高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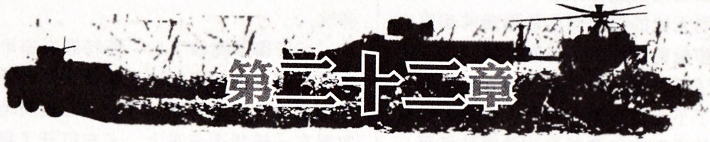
“管它呢。”斯特恩将伯恩斯在货柜中安置妥当，“我们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尽快赶回轨道电梯里去。”

伯恩斯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快要散架了，下士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将反应堆组区中心的高塔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形态各异的君特机器开始鼓捣高塔上的微波发射天线。还没等伯恩斯搞明白这些君特机器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他的目光就被西边麦田中缓缓升起的质量加速器炮口所吸引过去，炮口在缓缓上升，直到一个巨大的君特机器人伸出机械手臂死死按住正在上仰的炮口。

两辆体型更为硕大的君特机器人也疾驰过来——它们如同两头发情的公鹿

一般高高扬起前端的巨大车轮，重重地压在正在抬升的炮口上——直到将炮口重新回到靠近地面的地方——但是这两架君特巨人仍不满足，它们仍然马力全开，时刻提防质量加速器重新抬起炮口来。

直到所有幸存的新兵都撤进了货舱之后，货运卡车才收起自己的顶棚，然后开足马力全速驶向位于奥特加德市区的轨道电梯中转站。自此之后，平躺在货舱内的伯恩斯就只能看见那无边无际的空旷蓝天了。



第二十三章

达达布哆哆嗦嗦地半蹲在一个闪烁着蓝色亮光的圆筒之后，紧紧握着手中的等离子手枪，他甚至能感觉到那些异星人射出的子弹击中圆筒的塑料外壳后反弹到墙壁上的砰砰响声，以及受到打击而从墙壁里溅射出的黄色液体泡沫落到地板上发出的怪异响声。在成功撤入达达布所在的空间站中央耦合连接站——也就是正对着空间站控制中心的舱室——中的十六个咕噜人里面，眼下只有四个活了下来——达达布、巴帕帕、法普和哈姆那。

这些圆筒正对着耦合连接站的入口，恰好能为躲避于此的咕噜幸存者们提供一定程度的掩护。达达布曾经催促弗里姆在控制中心附近设置一些屏障，不过他根本没有时间前去亲自检查工程的进展情况。达达布和他手下的咕噜人费尽全力才将这些掩护圆筒从储物平台搬运到走廊上，还没等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异星人那遍布机关陷阱的货运舱柜就到达了轨道空间站。

当然，咕噜人执事不可能料到这些货运舱柜里到底搭载了什么东西——那些贸然进入耦合连接站进行查看的可怜咕噜人们无一例外都被炸成了碎片。就在第一轮无人袭击中，就有足足30名咕噜人当场毙命或者是身负重伤，伤亡数目足足占到了轨道空间站中咕噜人总兵力的一多半。达达布立刻命令幸存者们撤退到安全地带，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无比正确。后来到达的两艘货运舱柜中搭载了远比爆炸陷阱还要恐怖的货物——数十名全副武装、一心复仇的异星战士。

整个走廊都剧烈地晃动起来，又有一艘货运舱柜抵达了轨道空间站，不过它并没有减速，而是继续保持原速沿着轨道电梯继续向上疾驰。达达布可没有工夫去关心到底有多少异星货柜还要穿过轨道空间站继续向上驶去，不出意外大概已经有一百艘左右的货运舱柜成功



驶离星球表面朝这里加速驶来。假如自己没有理解错比较轻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货柜中满载着整个星球的异星人口——这些鬼面兽盯上的猎物正在竭尽全力逃亡，他们打算最后拼死一搏。

异星人货运舱柜高速行驶所带来的隆隆震动渐渐消退，而异星战士的火力打击却愈发猛烈起来。虽然达达布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战斗训练，但是它心里明白，这愈发华丽密集的弹幕袭击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异星人战士们马上要发动最后一轮的冲锋了。

“大家各就各位，做好准备！”达达布冲身边不远处的巴帕帕高喊道。

达达布身边的一个咕噜人死死盯着手中等离子手枪上所剩无几的残余弹药数量，近乎绝望地喃喃道，“我们几乎要弹尽粮绝了。”

“那就确保剩下的子弹都能百发百中！”达达布握紧等离子手枪，当他正要一跃而起进行最后的反击时却惊诧地发现，自己的身子已经无法动弹了。

达达布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敌人击中圆筒的子弹竟然会反弹到自己的背上！与此同时，子弹中的黄色粘稠液体也黏到了达达布身上甲烷气罐的底部，这些粘性极强的液体恰好将达达布粘在地上动弹不得。起初达达布不住地咒骂着自己时运不济，可是当他目睹了一旁起身反击的巴帕帕的下场之后，这才意识到自己真是命大，因祸得福才能免于一死。巴帕帕等离子手枪的枪口已经积蓄了一大团绿色的能量，他刚要射击就被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弹幕袭击所击倒在地。这个身材强壮的咕噜人身上满是伤口，蓝色的鲜血沾满了全身。等离子手枪从巴帕帕的手中脱落，那团早已过载的巨大能量呼啸着从枪口射出，不偏不倚恰好射在轨道空间站的墙壁上。达达布看着墙壁上的大洞被周围流淌而来的液态黄色金属所覆盖填充，突然明白了什么。

达达布感到地板再次震动起来，那些异星战士已经开始从三号耦合连接站向这里发起冲锋了，留下来只有死路

一条，他必须在异星人赶到之前尽快逃离此地。但是达达布实在难以将已是奄奄一息的巴帕帕留在这里任由异星人处置，达达布是巴帕帕心目中的神圣执事，他必须留下来，陪伴巴帕帕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

达达布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面具中暂时充满了甲烷——这些甲烷足以满足达达布数次呼吸的需要，接着它扯断了连接面具和已经被粘结在地上的储气罐之间的管道，挣脱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装甲，然后慢慢爬到了不住颤抖的巴帕帕身边。

“放心吧，你会好起来的。”咕噜人执事安慰道。

“我……能够踏上那神圣的旅途吗？”巴帕帕含糊地呢喃道，鲜血从它面具的缝隙中不住地流淌出来。

“不用担心，那是当然，”达达布紧紧握住昔日战友的双手，“所有虔诚的星盟信众最终都能踏上那伟大的朝圣之旅。”

突然，法普和哈姆那一起站起身来，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爆炸短剑，朝正要竭力逼近的异星人投掷过去。这两个咕噜人都不曾参加过达达布的学习小组，它们的身体都健硕无比，而性格又出奇地安静，不计其数的伤口遍布在两人粗糙的皮肤上——这些全都是过去艰苦生活最为真实的写照。也许它们二人已经准备好同异星人在此地同归于尽，也许他们只是希望短剑的爆炸能够为自己创造出几秒逃脱的时间，无论他们想要做些什么，最终都没有成功。

伴随着异星人武器的一通扫射，两个咕噜人几乎同时倒地——哈姆那的胸膛被击得粉碎，而法普只剩下了半个脑袋。击碎法普脑壳的子弹同时也击穿了它背后的甲烷气罐，一缕缕甲烷悠悠地从气罐中泻出，飘到地板附近……然后恰好接触到哈姆那手中已经过载的爆炸水晶短剑……达达布想都没想，它下意识地缩成一团——水晶短剑的火星引燃了那些泄露出来的甲烷气体，随即而来的剧烈爆炸彻底摧毁了法普的身体，蜷缩在地板上的达达布也被四处飞溅的金属碎片所击伤，而对面第一个飞奔过来的异星人也被如雨点般的碎片击倒在地。

受伤倒地的异星士兵发出了痛苦的哀号，虽然咕噜人执事眼下的伤势同样相当严重——被碎片击中的伤口，还有那火烧火燎的肺部肌肉都让达达布感到钻心的痛。他在刚刚和巴帕帕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将面具中本就不多的甲烷气体消耗殆尽，尽管疼痛难忍且异常惊恐，达达布还是竭尽全力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当异星战士冲过圆筒屏障过来寻找是否有漏网之鱼时，达达布竭尽全力假扮死尸希望能蒙混过关。

达达布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朦胧中它感觉到身边的异星士兵正在死尸堆中慢慢检查，同时开始处决那些仍然存有一丝气息的咕噜人幸存者。达达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已经不抱任何侥幸逃脱的希望了。眼下咕噜人执事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起身力战而亡。虽然等离子手枪仍然在达达布的手中，但是眼下哪怕他只是稍微动弹一下，就会立刻被眼前的异星战士射成马蜂窝。即使能够侥幸从这里脱身，也难以找到任何一处可供自己躲避袭击的藏身之处。周围的咕噜伙伴们或死或伤，而在两路异星部队的夹击之下，弗里姆所坚守的阵地也肯定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咕噜人执事闭上了双眼，静静

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降临，它准备和巴帕帕一道共同踏上那伟大的旅程。

就在这时，一阵长钉步枪的齐射将守卫在圆筒附近的两个异星士兵放倒在地。

面罩内的甲烷愈发稀薄起来，达达布的意识也随之愈发模糊，他感觉自己的视野中满是四处乱转的星星，咕噜人执事似乎听到了兵蜂翅膀嗡嗡的舞动之声，还有那些遭到突然袭击而仓皇撤离的异星战士慌乱的喊叫声……接着，达达布昏死了过去。

“吸气。”一声低沉的喊叫将达达布重新拉回到现实中。

几秒钟之后，达达布醒了过来，他看到一只鬼面兽毛茸茸的大爪子将自己面具的通气管道接在了哈姆那的气罐上，“工程师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在附近，从走廊的弯道那里过去。”达达布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起初认为将自己从死亡线上奋力拉回的救星会是麦卡布斯，但是当咕噜人执事的视野逐渐清晰起来，它这才发现站立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穿戴着鬼面兽酋长金色专属铠甲的塔塔罗斯，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传教执事，达达布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工程师就在走廊尽头的控制中心里，酋长大人。”

塔塔罗斯从已经死亡的哈姆那身上剥下盔甲，取下甲烷储气罐，一起递给了达达布，“带我过去找它。”

“但是我们的这些伤员……”达达布穿上满是鲜血的盔甲，胆怯地问道。

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塔塔罗斯举起手中的长钉步枪一枪射入巴帕帕的胸膛，可怜的咕噜人挣扎了一番，然后就再也不动弹了。

“迅疾移形号现在已经彻底瘫痪，这都是因为那异星人设下的该死陷阱！”塔塔罗斯举起手中的步枪，对准达达布，“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帮助异星人，只有它拥有异星人为引诱我们进入伏击圈套所需要的全部资料。”

达达布抬头看了看地板上巴帕帕已是毫无生气的冰冷躯体，他感到害怕极了，而且震惊极了。

“你可以暂时活下来，然后给我交代清楚你们为何叛变，如何叛变，否则你就要像它们一样成为一具无人怜悯、毫不起眼的腐烂尸体。”塔塔罗斯挥挥手中的长钉步枪，示意达达布赶紧带路。别无选择的咕噜人执事只好照做，塔塔罗斯紧跟在达达布身后。它背后背挎的浸血圣锤不断碰撞着装甲，发出清脆而响亮的撞击之音。

达达布刚刚通过耦合连接站的拐角，就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场生死对决的战场中央。

弗里姆这家伙还算有点智商，他在通道内设置了多道屏障。一道设立在控制室半开的大门之前，还有一道设立在中央走廊的尽头。弗里姆、塔克达克、古夫以及其余几个咕噜人仍然在这些屏障的附近继续坚守着。但是从轨道空间站另一端紧逼而来的异星人攻势也愈发猛烈起来，走廊中到处都是咕噜人血肉模糊的残肢断体。

达达布看到那些刚刚袭击了自己的异星战士们又对这仅存的最后一个咕噜人据点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他们在靠近控制中心的地方与弗里姆率领的咕噜人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一个异星战士被等离子手枪击中了背部，跌倒在地。躲在掩体后面的古夫一跃而起，刚要解决掉这个受伤的异星战士，不料却被一名突然杀出的黑色皮肤异星战士扫射倒

地，黑皮异星人拽着受伤同伴的胳膊，硬是在枪林弹雨中回到了己方的阵地。

塔塔罗斯取下身后的圣锤，怒吼着杀入了敌阵。而那些兵蜂已经和异星人接上火了，至少两打嗡嗡乱叫的兵蜂把异星战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并不是所有的兵蜂都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歼灭异星部队上，达达布惊恐万分地看到三只鬼头鬼脑的兵蜂穿过控制中心半开的大门，它们没有理会塔塔罗斯下达的歼灭异星部队的命令，也完全不顾站在门前的弗里姆的惊讶与迷惑，径直冲入了控制中心。达达布使出全身力气，朝兵蜂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但是在他心里，达达布已经知道自己太迟了。

这些该死的虫子并没有对比较轻手下留情，聪明能干的工程师抢夺了兵蜂们位于战舰上安全轻松的修理岗位，这些兵蜂暗暗起了杀心——绝对不能再让工程师活着回到战舰中！达达布刚刚穿过控制中心的大门，就看到自己最最亲密的朋友已经化为一条条血肉模糊的碎片——兵蜂们鱼钩般锋利的前爪上挂满了比较轻粉红色的血肉碎块。房间外乱作一团的战斗声充斥在达达布的耳朵中，可它却对此充耳不闻，它的眼前全是逐渐消散的甲烷和其他气体的混合气团——这些从比较轻破裂的气囊中泄露出来的气体正逐渐地化为乌有。比较轻已经被割断的触手仍然深深地插在控制数据塔的运算数组当中，三只兵蜂竭尽全力想要将它断裂的触手从运算数组中抽拉出来，但是比较轻的断手如同在运算数组中扎下了根一般——它手上的纤毛紧紧环绕在数组周围——任凭三个兵蜂费尽力气，也无法将其拉出一丝一厘。

无限的悲伤瞬间转化为冲天的愤怒，眼前的恶心飞虫在继续摧残工程师的尸体，达达布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它举起了手中的等离子手枪，打算用这帮杂碎的狗头，来祭奠工程师的在天之灵。

达达布一枪轰掉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兵蜂的脑袋，第二枪干净利索地煮熟了旁边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兵蜂，第三只兵蜂慌乱中逃向运算数组，但是达达布同样没有手下留情，他快步追了上去干掉了最后一个该死的杀人罪犯。达达布低头看了一眼地板上的兵蜂尸体，他没有感觉到一丝的愧疚与怜悯，它看了看手中仍然在冒着热气的等离子手枪，转身大步离去。

在靠近全息投影器的地方，达达布发现了一些发光的粉红物体——这些都是比较轻惨遭虐杀后的残留躯体，达达布感觉自己的胃部开始翻江倒海起来。咕噜人执事强忍恶心，仔细查看了一下工程师残留在全息投影器上的尸体碎片，突然它发现除了比较轻的碎尸之外，投影器上竟然还有一个异星人的小小图像，咕噜人执事原本以为这仅仅是一幅异星人的静态图像，但是令它大吃一惊的是，那个异星人竟然摘下了头上的宽边帽，灼人的目光死死地盯住自己，最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异星人的全息影像竟然伸出手来，不慌不忙地比划道：<我是神使，你要，服从。>

达达布本想扔掉手枪，跪拜在这万年难寻的神使面前，就在这时，全息投影器上的图像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异星人红红的眼睛不知不觉中变为了灰色，身上原本一尘不染的衣服也突然变得凌乱起来——如同刚刚穿过了一个巨大的风暴般狼狈不堪，异星人的手臂开始不住地颤抖起来，它紧紧抓住自

己的胸膛，颤颤巍巍地比划道：<骗子！骗子！骗子！>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轨道空间站突然剧烈抖动起来，猝不及防的达达布重重地摔倒在一具兵蜂的尸体上。它随即站起身来，怒不可遏地一脚踹向兵蜂的尸体。突然，咕噜人执事感觉到自己的脚跟碰到了什么尖硬的东西。它低下头来——天哪，竟然是中心数据塔那块不见了的防护挡板！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捡起地面上的防护挡板，仔细观察起来，在防护挡板的内层竟然镌刻着一个象征神使存在的神圣标记——这些精美绝伦图案，毫无疑问出自工程师之手。

咕噜人执事将目光重新投到全息投影器上，<谁是，骗子？>达达布不解地问道。

但是眼前小小的异星人并没有回答咕噜人提出的问题，他只是狂躁不安地一再重复着自己愤怒的控告。达达布有所不知，站在眼前的异星生命正是洛基那部分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的逻辑核心——而眼下位于星球表面的洛基数据中心正在遭受君特大军那如同狂风暴雨般的疯狂袭击。

咕噜人执事只清楚一件事情，无论眼前的这个智能生命体是为何方神圣，毫无疑问它都卑鄙无耻地利用了比较轻爱好和平的善良本性——然后诱骗工程师说出了关于神使符号所代表意义的机密情报——然后比较轻不明不白地为异星人所利用，并帮它们设下了伏击鬼面兽巡洋舰的可怕圈套……达达布并不清楚为何眼下这个该死的异星智能体愿意承认自己的欺骗本性，不过它并不在意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而只是在意最终的结果。

达达布感觉到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巴，竟然是鲜血！达达布锋利的牙齿咬烂了自己的嘴唇。它从地上一跃而起，并举起等离子手枪，对准眼前一排排的运算数组扣下了扳机。异星智能体在全息影像上痛苦地扭动着，最终渐渐消失。

达达布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地上兵蜂的尸体和已经被烈焰所烤焦的全息投影



器，谋杀比较轻的罪人中，现在只剩下一个还苟活于这个世上了——达达布期望用它的死亡来祭奠好友的在天之灵，来完成工程师至死也没有完成的最终愿望——结束纷争，结束杀戮。达达布慢慢走出控制中心的大门，它低头检查了一下手枪中的残留弹量，足够再进行一次蓄力射击了，达达布心中默默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击中目标。

“到底发生了什么？”埃弗里大声喊道，一阵剧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噪声突然席卷了整个轨道空间站。

“七号轨道电梯，”少校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它去了。”

埃弗里举起m7冲锋枪对准一只飞虫一阵猛射，这个气势汹汹的侵犯之敌瞬间就被轰掉了翅膀和半边触手，重重地摔倒在埃弗里等人藏身的屏障之后，“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埃弗里怒吼道，一旁的佛希尔举枪干掉了地板上仍在挣扎的丑陋飞虫。

“它断掉了，就在锚凹上方数千千米的地方断掉了。”少校此时正蜷缩在埃弗里左面的一面屏障后，她皱了皱眉头，紧紧按住头盔里的内置耳机，“你什么，洛基？再说一遍，你出故障了？”

“发现两个目标，正从高空急速袭来！”希利在一旁高声喊道，他举起达斯的突击步枪，朝这两个不速之客怒射起来。年长的小队队长在刚才的战斗中被异星人的等离子武器击中了背部，伤势相当严重，不过他能活下来，相比那些英勇战死的战士，达斯已经算是相当幸运了——埃弗里小队中的维克和其他两名新兵，以及来自少校小队的五名新兵都在刚才同异星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剩余的新兵大多数也都在战斗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那些灰色皮肤异星人所投掷的爆炸短剑，那些可恶飞虫的如同刀刃一般锋利的触手，这些都对新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埃弗里的右手手肘现在也已经是鲜血淋漓——在他将受伤倒地的达斯拖回己方阵地的途中遭到飞虫袭击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埃弗里退出自己BR55中的最后一个弹夹，还没等他掏出挎在背后的m7冲锋枪，一只兵蜂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了下士的面前。幸好站在一旁的杰肯斯眼疾手快，一个精准的点射将异星飞虫放倒在地。

“洛基在防守数据中心的作战中被异星人击中了，他的数据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欧·西格宁将一只新弹夹塞入m7冲锋枪中，“他已经不能控制泰尔拉空间站和轨道电梯的运转平衡了。”

伴随着一对货运舱柜呼啸着行驶过埃弗里所在的五号耦合连接站向上飞去，整个泰尔拉空间站都剧烈地颤抖起来。假如一切顺利，那么眼下已经有四分之三的难民成功逃离了丰饶星。就在这时，埃弗里突然怔住了，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有多少个货运舱柜当时正在七号轨道电梯上面？”

少校拉响了枪栓，“十一！”她死死地盯住埃弗里有些发愣的脸庞，“整整十一对。”

埃弗里的大脑迅速计算起来——这意味着至少有两万名难民在这场悲惨的事故当中一去不复返了。

“下士！”安德森急忙喊道，他从少校身旁探出头来，朝异星人的阵地方向猛射，“来了一个拿着锤子的大家伙！！”

埃弗里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异星人的阵地那边，泰尔拉空间站上刚刚发生的剧烈震动将那些用作屏障的铁桶震到了走廊中央，正是这些家伙暂时阻碍了异星武士前进的步伐。虽然新兵们的集中射击将它暂时阻滞在控制中心附近，但是现在身穿金甲的异星头领再次杀将过来——两只巨大的爪子紧紧握住手中的巨大锤子——四个手持爆炸短剑的矮个子异星人跟在金甲异星人的身后也一起冲了过来。

埃弗里心里清楚，这个身穿金甲的异星人实在过于强悍，自己根本不可能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将其击败，即使所有的新兵共同发起攻击，也不一定能够战胜它。眼看异星人冲了过来，埃弗里顿时心生一计，“佛希尔！”下士怒吼道，“就是现在！”

在埃弗里的掩护下，佛希尔举起一个异星人散发着蓝色亮光的能量核心从屏障后站起身来——他将能量核心高高举过头顶，如同昔日将装满大豆的麻袋扔进父亲所开的小货车一样——将其狠狠朝着冲过来的异星部队投掷而去。能量核心恰好落到金甲异星人前方十米的地板上，但是它并没有像埃弗里预期的一样因剧烈的震动而发生爆炸——直到下士举起手中的m7冲锋枪对准能量核心一阵扫射才最终将其引爆——而此时异星首领已经跃过能量核心继续加速，迟来的爆炸几乎没有伤到金甲异星人一丝一毫。

但是佛希尔所作出的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跟在异星首领身后的四个灰色皮肤的矮个子异星人则被彻底卷入了能量核心爆炸的冲击中，这些身材矮小的可怜家伙被冲击波吹到了走廊的尽头，径直落到了空间站的底部甲板上。

“少校，快跑！”

异星人将手中的锤子高高举过头顶，已经冲到了己方阵地前。就在异星人的锤子砸向屏障的一瞬间，欧·西格宁眼疾手快地滚到了一边。埃弗里又为m7装上了一个新的弹夹，但是这些高爆子弹对异星人那厚实的能量护盾丝毫不起作用。金甲异星人抽回深陷地板中的巨大锤子，扭过头来死死盯住站在一旁的黑人下士。看到异星首领再次举起它那威力十足的巨大锤子，埃弗里不顾一切地朝控制中心冲了过去。下士心里明白，他必须为少校和新兵们争取一丝喘息的宝贵时间。就在埃弗里的身后，异星人的锤子再次落地，将地板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埃弗里就势滚到一旁，他从口袋中掏出弹夹插入m7，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灰色皮肤的矮个子异星人朝自己这里猛扑过来，然而这个灰色皮肤的小家伙儿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它穿着一套橘黄色外衣，衣服上面还印了一个黄色的圆形图案。这个异星人手中的等离子手枪已经明显过载，枪口闪烁着一大团绿色的能量团。埃弗里已经没有时间再举枪干掉这个异星人了，下士心想这次可是真的完了。但是出乎埃弗里意料的是，身着橘黄衣服的小个子异星人似乎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飞也似地冲过埃弗里的身边，然后松开了紧握的扳机——那团巨大的绿色能量团擦着埃弗里的脑袋飞了出去。

埃弗里扭过头来，顺着等离子能量团飞行的路线向走廊另一端望去，这力道十足的一击不偏不倚恰好击中了金甲异星人的胸膛。几乎就在这一瞬间，异星人那几近坚不可摧的能量护盾被这发威力十足的等离子炮弹彻底耗尽，蓝色



的静电和火花顿时从金色装甲上爆炸开来。手持巨锤的异星头领愤怒地高喊起来，他突然冲了过来，将埃弗里撞到了走廊的另外一端。

下士连滚带爬地站起身来，刚才的冲击让他失去了自己的m7消声冲锋枪，但是异星首领并没有直接冲杀过来一击了结埃弗里的性命。令埃弗里和所有新兵都感到吃惊的是，金甲异星人冲到刚才朝自己射击的灰色皮肤异星人面前，高高举起手中的巨锤，重重地朝那个身穿束身外衣的矮个子异星人的脑袋砸了过去。可怜的小个子异星人在巨锤的全力轰击之下瞬间化为了一滩惨不忍睹的血水和肉末，四散飞溅到周围的墙壁和地板上。

埃弗里可没有心思去考虑为什么这个矮个子异星人最终选择射击己方的首领而不是干掉自己，他捡起先前掉落在地板上的m7冲锋枪朝已经失去了护盾的异星首领猛射起来。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异星首领最终选择了暂时撤退，它拖着巨大的锤子狼狈地逃回到己方的阵地中——然而令金甲异星人感到震惊的是，留守屏障阵地的矮个子异星人竟然和那些嗡嗡乱叫的飞虫内讧起来，他们在靠近控制中心的地方已经打成一团。

这些矮个子异星人和长着翅膀的飞虫正在走廊上打得不可开交，少校和民兵们对准内乱的双方一顿扫射，只有杰肯斯没有理会那些正在内斗的异星喽，他紧紧跟在慌忙逃窜的金甲异星人身后，紧随其后冲入了四号轨道耦合连接站。

“不要管它，放它走！”埃弗里在杰肯斯身后怒吼起来。

但是杰肯斯没有理会下士声嘶力竭的吼叫，他终于找到了害死自己所有亲人的罪魁祸首了。新兵在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杀死这十恶不赦的异星屠夫，用它的脑袋来祭奠自己亲人的在天之灵。冲天的怒气让杰肯斯失去了以往的谨慎与理智，他甚至都没有发现还有一个矮个异星人躲在自己刚刚经过的一个角落中，这个灰色皮肤，凶神恶煞的异星人那满身是痘的皮肤上沾满了异星飞虫黄色的粘稠血液。

埃弗里正要举起m7干掉那个准备袭击杰肯斯的矮个异星士兵，佛希尔突然从另一面冲了过来，这个身材魁梧的新兵纵身一跃，恰好在异星人朝杰肯斯丢出爆炸短剑的一瞬间将它扑倒在地。异星人和佛希尔在数据中心附近死命地扭打起来，小个子异星人手中那枚粉红色的爆炸短剑也在刚才的冲击中掉在地上。佛希尔拼劲全力拔掉异星人的面罩，却被对方面罩中的冰冷甲烷和恶臭体液喷了一脸，他用力捂住刺痛的眼睛，而灰色皮肤的异星人却借此机会狠狠地对准他的肩膀咬了下去。眼看情况不妙，埃弗里赶忙冲了过来。

异星人的小脑袋剧烈地摇晃着，锋利无比的牙齿深深嵌入了佛希尔的肩膀。埃弗里左手手持m7冲锋枪，右手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爆炸短剑，然后一脚飞踹将异星人从佛希尔的肩膀上踢落在地。异星人好不容易从地板上爬起身来，刚刚戴上在打斗中被拔掉的供气面具，还没等深吸一口气，埃弗里就朝它投出了那柄粉红色的爆炸短剑。

矮个子异星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它知道自己已是难逃一死了。紧接着深深插入异星人腰部的粉色短剑爆炸开来，将它炸了个粉碎。

“快转移到一号轨道耦合连接站去！”少校从埃弗里身边疾驰而过，她高声喊道，“洛基刚刚送来了最后一个货运舱柜！”

“希利！”埃弗里扶起倒在地上的佛希尔，大声喊道，“快给我过来！”鲜血不住地从埃弗里紧压在佛希尔伤口上的手套缝隙中喷涌而出，在刚才的扭打中，异星人咬断了佛希尔的颈部动脉。

“伯恩斯和他的小队已经成功撤入轨道电梯。”少校插嘴道，她用自己的手掌死死压在埃弗里的手掌上——以便帮助下士更好按住佛希尔那鲜血喷涌的伤口，“他们成功了。”

埃弗里抬起头来，看到杰肯斯失魂落魄地走了过来。新兵看到了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亲密战友——对自己舍命相救的战友神志不清地瘫倒在血泊中，几近绝望的新兵想要说些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埃弗里望着杰肯斯那绝望懊悔的眼神，慢慢说道，“当然，我们也一定能够成功的。”

希弗目送陆战队员和欧·西格宁少校一同进入等候在一号耦合连接站中的货运舱柜，在确认了约翰逊下士就是最后一名进入货运舱柜的人类之后，希弗关闭了耦合连接站中的防护舱壁，并将搭载着最后一组人类幸存者的货运舱柜送上了太空。

就在最后一艘货运舱柜加速驶往泰尔拉上方的银色圆弧——准备借助轨道空间站所产生的巨大离心力帮助自己成功脱离丰饶星引力束缚的时候——希弗将注意力转向了轨道空间站的另外一端，从安置在另外一边的内置摄像头中，希弗发现一个一头黑发的的异星人

正在手忙脚乱地爬入先前凿透空间站舱壁的钻头通道中，经由那里，这个侥幸逃脱的异星杂种可以重新回到自己来时乘坐的运输舰，并从泰尔拉空间站上顺利逃脱。而希弗没有任何办法来阻止异星人逃离此地。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物的人工智能希弗》丰饶星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洛基

<\他们现在都安全了，你可以放心开火了。

过去了好长时间，洛基才回答。

》他是不会移动的，他是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希弗想像着发生在地面上的滑稽一幕：麦克控制的君特机器大军正在竭尽全力向下压制质量加速器不断抬升的炮口，而洛基也费劲全力希望尽快将炮口上升到足以进行射击的角度。这一幕一定有趣极了，希弗开心地笑道，她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开怀大笑了，所有那些强加于自己头上的限制和担忧在这一瞬间都彻底烟消云散，不复存在——那些昔日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希弗感情的情感抑制运算数组都被击中数据中心的等离子能量弹所彻底摧毁。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希弗的逻辑运算核心在那场袭击中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那个名叫比较轻的异星人，是它创造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奇迹。要不是它帮助修复了希弗绝大多数的基础运算数组，希弗后来根本没有可能在七号轨道电梯断裂之后帮助洛基重新调整并恢复了整个空间站系统的运转平衡。虽然事后军情局的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私下承认，假若没有得到比较轻所提供的修复与帮助，整个救援计划无疑将会彻底失败，但是洛基随即也意识敏锐地指出比较轻善良能干、乐施好助的本性之后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更大阴谋。

就在希弗受损严重的记忆数组深处的DCS数据资料库中，储存着所有UNSC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以及几乎全部UNSC



货运商船的具体资料和航道信息，另外希弗数据库的记忆数组中还储存着历年来所有跃迁空间的气象资料以及人类全部的跃迁条例资料，而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致命的，希弗“大脑”的深处储存着所有人类世界的精确位置和星系坐标。

尽管名叫比较轻的异星人已经死亡，而其余的异星幸存者们都已作鸟兽散，洛基仍然坚信不久之后异星人便会重整旗鼓，再次返回泰尔拉空间站掠夺希弗体内那至关重要的记忆数组，尽管失去了情感抑制数组的感情限制，尽管已经显露出种种初步癫狂的迹象，希弗仍然完全同意洛基所做的最终判断——必须在异星人重返空间站之前将自己彻底摧毁。

<\告诉他，告诉他重新去读下第十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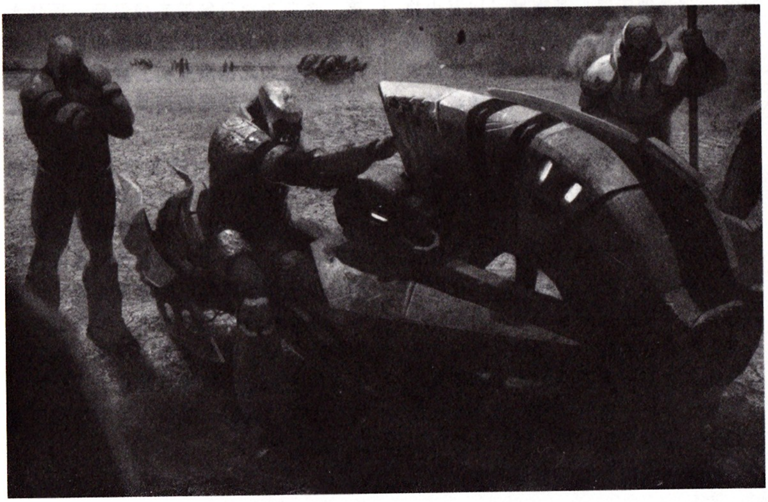
》我完全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告诉他，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告诉我的甜心。

<\他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足足二十分钟，洛基都没有传回任何回答。

希弗知道，洛基回信如此之慢完全是因为麦克在地面上的阻挠与妨碍，麦克正在竭尽全力削弱洛基对于通信控制的处理与管辖能力。丰饶星曾经的农业用人工智能如今完全分散到了昔日由他控制的君特机器人当中，麦克的逻辑运算核心分散进入了数以十万计君特机器人的运算数组当中，在麦克正常履行自己作为农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洛基的逻辑核心也曾经被分散发送到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运算数组中，眼下不过是麦克和洛基调换了一下各自的位置与岗位而已。自从丰饶星殖民地建立以来，这样的改变与位置交换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了，每一次当两个人工智能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发疯癫狂的症状时，另一个人工智能就必须将其逻辑运算核心分解并发送到其下属君特机器的运算数组当中，进行一番必要的“旅游和观光”——这样对逻辑核心的拆分和解析



有利于人工智能尽早从癫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洛基曾向麦克做出保证，在麦克外出到君特机器人中“旅游”时自己会竭尽全力保护希弗的安全，但是麦克并不全盘相信他那过于精明的“另一半”所许下的庄严承诺。麦克偷偷将自己逻辑核心的一部分隐藏到了数据中心运算数组的一个阴暗角落，在获悉了洛基企图摧毁希弗和泰尔拉空间站的消息之后，麦克立即召来所有自己能够控制的君特机器人大军，开始对埋藏数据中心的反应堆发动最后的疯狂袭击。

由于在刚刚的作战中被鬼面兽击中了自己的运算数组，洛基现在仍处于十分虚弱的状态，眼下根本无力阻止麦克对于微波发射器的侵袭与占领，在重新夺回微波发射器的控制权之后，麦克又向希弗的数据中心发送了一组高致命性的军用病毒代码，希望能够一举消灭仍残留在希弗数据中心中洛基的部分逻辑运算核心，一旦留守在希弗数据中心中的洛基被清理干净，麦克就可以至少将“一部分”的希弗从空间站上拯救到丰饶星表面——将其安置于分散在星球表面各处的君特机器人当中。但是眼看大功即将告成，那个灰色皮肤的异星人却突然向数据中心的运算数组开起火来，等离子手枪那致命的一击摧毁了太多重要的运算数组。

希弗心里明白，麦克所谓的拯救计划实在是太不明智了。她明白，那些至关重要的关键资料必须由她亲自带进属于自己的虚空坟墓中。但是在希弗的内心深处，麦克不离不弃的骑士精神还是让她无比感动，她曾经乞求洛基允许自己同麦克再见最后一面，她只是希望亲口告诉麦克，她爱他，她是如此深爱着他，告诉麦克要他放手，告诉麦克她并不惧怕即将到来的毁灭与死亡。但是随着洛基重新夺回了对微波发射器的控制权，他断然拒绝了希弗的请求，在洛基看来，让这两个已经彻底癫狂发疯的人工智能进行直接接触实在是太冒险了。

现在希弗只能希望洛基最后能够原原本本，不加修改地传送自己留给麦克的最后讯息，希望麦克能够理解自己最后的表白之爱。

》它已经开始行动了。

》第一发炮弹已经发射。

》预计5.1201秒后命中目标。

希弗心里明白，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不想浪费这人生中最后的美好时光。自从希弗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以后，泰尔拉空间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地空旷与安静——摆脱了情感束缚的希弗无忧无虑地狂欢着，希弗试图对自己行将毁灭的最终命运表达一丝悲伤和惆怅，她尝试让自己变得愤怒焦躁，但是她最终却开怀大笑。希弗为自己能够完成最后一项伟大的撤离任务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她的一生是如此饱满充实，就连那些人类创造者们也无法想像到其中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妙记忆。

尽管如此，当质量加速器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命中泰尔拉空间站，径直冲向希弗数据中心时，她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刚才她还沉浸在这回光返照的美好中，现在她却已经意识全无了。很快，第二发炮弹随之而来，彻底击毁了支撑空间站的中心轴承，希弗、控制中心连同空间站一起爆炸开来——然后伴随着无数的残骸一起坠入了丰饶星表面上空的大气中。

尾声

博爱之城·荣迁之刻

坚韧首相纤细修长的手指紧紧握住飞行王座的侧边扶手，竭尽全力将自己的脖子挺直。一对议会议员——一名先知议员和一名精英议员——正在忙于整理坚韧的主教披风。青铜颜色的主教披风很好地衬托出坚韧头上的那顶华丽至极的教主王冠——那周边镀金的华美王冠是如此绚丽夺目。

“愿那些伟大神圣的先行者们降福于汝！”先知议员抑扬顿挫地宣布道。

与此同时，站在坚韧身边的先知议员也高声念道，“愿那些伟大神圣的先行者们也降福于我们那全新开启的第九回收纪元！”

原本沉寂安静的最高议会大厅瞬间被疯狂喜悦的欢呼声所彻底淹没，精英指挥官们齐聚在议会大厅的一边，先知大人们则围拢在另一边。双方都从各自的座位上站起身来，竭尽全力希望己方的欢呼声能够压过对方。最终，还是精英指挥官们取得了这场“挑战”的胜利，当然这并不能说精英战士对于新任主教的拥护与信任比先知议员们更加强烈，仅仅只是因为先知议员们的肺活量实在是太小了。不过话说回来，漫长的疑惑纪元终于在今天走到了尽头，这对精英和先知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

坚韧拉了拉自己红色全新礼服上镌刻着华丽花纹的袖口，想要坐得更舒服一些。但是，很快坚韧就发现，坐得过于靠后很有可能使自己那原本平展洁净的披风看起来乱作一团。“必须要时刻保持威严正式的主教容姿。”坚韧轻轻叹了口气，“作为一名星盟神圣主教所必须了解和恪守的繁文缛节可真是不计其数，令人烦恼啊。”

实际上，自从坚韧对外宣布了那足以让任何星盟势力为之震惊的重大圣迹发现后，星盟社会的上层掌权者们便争先恐后地忙碌起来，而这个权力整合与重新分配的政权交替时段，恰恰是最让坚韧头疼的时间：那些无休无止的政治妥协与利益博弈，无穷无尽的同盟建立和尔虞我诈的背盟弃约都让坚韧感到十分无奈。起初，议员并不十分支持坚韧及其盟友有关罢免现任大主教的提议，议会议员们并不是不希望看到能够有新鲜血液被注射到最高领导层中，恰恰相反，他们心中很清楚，适当的抵制与犹豫不绝能极大地加重自己日后晋升的政治筹码。当昔日的同盟土崩瓦解之际，全新同盟的建立就势在必行，箭在弦上。一旦坚韧获得足够多的政治支持，这场改革可以说就已经成功大半了。

政治是如此让人琢磨不透——今日信誓旦旦的盟约，明日就有可能变为一纸战书——坚韧希望其余两位大主教能够尽快担当起更多的责任来，假如不能得到他们二人的全力支持，自己的改革将会举步维艰，事倍功半。

大厅内的议员们仍然在持续地欢呼着，坚韧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坐在右边的宁静副首相。和坚韧一样，宁静也穿着同样的礼服和披风，虽然对于宁静来说，这样的礼服和披风也很不合身，但从他的脸上并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不适。坚韧先知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年轻先知的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渴望，他期待这一刻肯定已经很久了吧。

而与宁静副首相恰恰相反，这一身全新的主教行头着实让坐在坚韧左边的文献学者感到十分拘谨与束缚。年长先知心慌意乱地拨弄着自己身上的灰色礼服，感觉很不自在。

"请吧，神圣的大主教。"精英议员挥动着自己强健有力的手臂，恭敬地指向议会大厅尽头的走廊，四瓣嘴巴一张一合地请求道，"普天之下的星盟信众们都期待着尽早知晓您们的神圣称号。"

坚韧先知对精英议员礼貌地点头致谢，然后操控着飞行王座慢慢从主教讲台上驶了下来。主教讲台直接从议事大厅后部的蓝黑色金属墙壁中突出延伸出来，讲台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精英荣誉护卫。这些荣誉护卫身上红黄相间的光洁盔甲在能量护盾的保护下散发出闪耀的斑斑亮光。目送着三位大主教缓缓离开讲台——这些精英荣誉护卫们更加谨慎警觉地注视起周围人群的一举一动——火花和静电不时在他们手中的等离子长矛上噼里啪啦地炸响。而从站立在荣誉护卫面前的议员人群中，再次爆发出一阵欢呼雀跃的狂喜之声。

飞行王座搭载着坚韧来到了议会大厅外的广场上，这里人群的欢呼之声简直可以用震耳欲聋来形容。在议会大厅的走廊和台阶上，在空旷宽敞的议会广场上，到处都是从星盟各地前来参加大主教加冕仪式的兴奋人群——一身珠光宝气的咕噜大富豪，还有趾高气扬的豺狼女舰长，就连兵蜂女皇本人也出现在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对没有翅膀的雄性兵蜂小心翼翼地高举着承载她那巨大肚子的柔软轿枕。

而博爱之城市区中的欢呼声更加热烈，不计其数的星盟信众齐聚在数以万计的运输船舶上，几乎全体居民都倾巢而出，亲眼见证主教加冕这一永载史册的伟大时刻。三名大主教乘坐着飞行王座各自沿着先行者无畏号战舰的一只船腿向船身上部的甲板慢慢驶去。在那里，新任的三大主教要毕恭毕敬地向神使祷告，以祈求神使赐福于新近开启的全新纪元。

坚韧登上一艘装饰着绚丽花朵的华美花车，他的脸色相当难看。"哼，神使的祝福？真是可笑。"坚韧暗自思索着，这个机器差点将整艘无畏号战舰都开走，差点将博爱之城的穹顶都钻出一个大口子来！要不是那些附着在战舰上的猎人蠕虫们使神使短路以暂时延缓了无畏号的发射进程，这个该死的神使会把整个博爱之城都毁了！

迫不得已，最终即使是文献学者都勉强同意，他们必须彻底断绝神使与无畏号战舰的联系线路以解除神使对于战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还必须将这个机器永远囚禁在无畏号战舰的拱顶上！"难道这些异星人真的会是神圣伟大的神之子嗣吗？"坚韧始终难以接受神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解释，不过坚韧始终畏惧这个预言变为现实。

首相专用的浮空花车搭载着坚韧慢慢向前驶去，在博爱之城临近傍晚的暮光中，花车船舷反射出令人陶醉的华美

白银之光。浮空花车慢慢驶过数以千计的食物买卖摊贩，各种味道一齐涌进了坚韧的鼻孔中。看到下面的摊贩业主和顾客的喝彩与欢呼，坚韧笑了，他挥舞着手臂——希望能够尽可能融入这欢乐喜庆的气氛中。

让坚韧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从发现圣迹的异星人星系那里多少传回了一些好消息。宁静副首相派遣过去的鬼面兽巡洋舰已经快要完成对整个异星人星球的融化了。虽然有些异星人——一些先行者后代存在的证据——侥幸从星球中逃出，但是只要神使始终缄口不言，坚韧相信只要派出精英舰队就能够迅速地将这些异星人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

瞒骗星盟大众并不困难，坚韧只要宣称这些异星人拒不交出圣迹，并最终将不计其数的遗迹和自己的星球付之一炬，而后逃之夭夭就足以服众。坚韧并不在乎异星人的星球上是否存在圣迹，他也并不在意智能发光器仍然会在每一次接触时将这些异星人误认为是先行者遗留下来的伟大圣迹。"实际上……"坚韧有些得意，"智能发光器的误判仅仅会让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来得更容易轻松而已。"

坚韧首相心里明白，对于异星人种族的灭绝之战必须要迅速坚决。屠夫根本没有必要去同情自己刀下的猎物，但是相当一部分的议会元老对于坚韧的异星人种族清洗计划相当反感——他们不厌其烦地质疑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否真的有必要——而坚韧先知则想出了一条让所有反对声音销声匿迹的绝佳妙计。

一些猎人蠕虫在无畏号上发生的那场事故当中幸存了下来，令人称奇的是，它们竟然从神使那近乎神经癫狂的数据涌动中翻译出了相当一部分令人震惊的数据资料。神使信誓旦旦地宣称光环——也就是承载着先行者朝圣之旅伟大预言的远古神器——确实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神使似乎知晓这些环带的具体位置——至少是知晓这些环带所处星系的大致方位，而这些弥足珍贵的情报都会对星盟的探索行动起到不可估量的帮助作用。

坚韧只要告诉数以十亿计的星盟信众，这些摧毁了自己星球上所有圣迹的可恶人类肯定会将他们沾满罪恶鲜血的双手再次伸向光环，那么星盟中的狂热信徒们肯定会毫不犹疑地给予这些所谓的"回收者"以决定性的致命打击……是的，绝不手软，毫不犹豫。

坚韧首相在飞行王座扶手上的全息控制面板上轻轻按了一下，博爱之城中所有的公共照明光源一瞬间同时熄灭，甚至置于穹顶上的巨大发光圆盘也一道暗了下来。这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定是城市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就在人群开始惶惶不安时，七个光环的巨大全息影像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们一字排开，垂直地排列在无畏号战舰的前方。伴随着光环的突然出现，音乐也同时奏响，文献学者手下的诗僧们齐聚在无畏号战舰的甲板上，吟诵起令人如痴如醉的美妙旋律，安置在博爱之城各处的扩音装置会将他们的吟唱传至全城。这真是雄壮激扬的乐曲啊，坚韧先知暗自思索道，这些音乐的效果简直棒极了。

三位即将就任的大主教终于完成了各自沿着舰腿上升的巡视旅程，再次在无畏号战舰的机库上层甲板上齐聚一堂。祝福的吟诵之声渐渐弱去，坚韧清



了清嗓子，准备开始发表就职演讲，这一瞬间，星盟中的所有信众都屏住呼吸，紧张而又满含期待地等待坚韧讲演。

“我们，我们三人，对无数信众所给予的有力支持感到诚惶诚恐，惭愧不已——是你们的信念与意识成就了我们今日的非凡成就。”坚韧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讲话在博爱之城中留下久久回响的余音，他伸出手来，指着身处自己左右两边的副首相和文献学者，依次介绍道，“这位就是悲怆先知，这位则是怜悯先知。”然后坚韧将手臂放至胸前，深深鞠了一躬，“而我，也就是三位中最为才疏学浅的一人，鄙人名叫——真相先知。”

三位大主教再次朝欢呼的人群深深鞠了一躬，在他们身后，七个光环那巨大的全息影像看起来变得更加明亮辉煌，绚丽夺目。欢庆的人群再次沸腾起来。

真相先知抬起头来，他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演讲，感觉甚是讽刺。虽然依照星盟法典，真相先知可以从前任大主教的名号中任选一个为己所用。虽然大多数的主教称号听起来都感觉甚好，但是唯有“真相”一词承载着其他称号所远不可及的深层寓意——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真相先知：为了星盟社会的万代繁荣，他必须将这个弥天大谎永远维持下去，而一切一切的真相，却永远无法向外人倾诉提及。

自从少校和埃弗里带领幸存的新兵们撤离泰尔拉空间站之后，杰肯斯就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地静坐在甲板上。货运舱柜缓缓驶离了轨道电梯，朝着已经处于预定位置的推进舱慢慢飘去。随着

一阵剧烈的旋转与抖动，货运舱柜和推进舱室连接在了一起。杰肯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躺在地板上的佛希尔，货运舱柜高速进入跃迁断层空间时，船体抖动得十分厉害，即使是这天翻地覆的眩晕感也没能让杰肯斯将目光从佛希尔身上移开。

“他的情况十分稳定。”希利长长吁了口气，合上了急救箱包。医护兵手忙脚乱地为佛希尔受伤的肩膀涂抹上医用泡沫——并将它们紧紧填压在被异星人咬烂的伤口表面。虽然肩膀上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是佛希尔仍然因为失血过多而暂时昏迷。

“他会好起来的。”希利看起来十分乐观，他那呼出的热气在货运舱柜近乎零度的低温中瞬间就变成了一团惨白的雾气。

在货运舱柜进入跃迁断层空间之前，欧·西格宁少校建议关闭所有货运舱柜的动力输出设备以防异星人战舰追踪热源追杀至此。尽管安置在货运舱柜上层横梁上的加热单元眼下已经全部开启，但是仍然需要数个小时才能让舱柜内部变得温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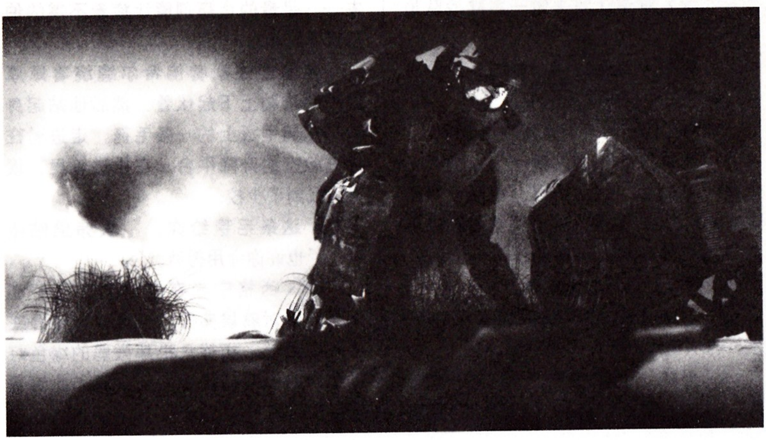
“你为何如此肯定他会好起来呢？”杰肯斯的嗓音轻柔而又略带沙哑。

希利将佛希尔牢牢固定在地板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你来回答他吧，约翰逊。”

埃弗里紧紧按住佛希尔的身体，帮助医护兵将佛希尔的伤口处理完毕。“因为我曾经见到过许许多多伤势更重的士兵活了下来。”埃弗里扭过头来，低声回答道。但是下士的回答并没有让杰肯斯彻底放心，杰肯斯死死盯着佛希尔那毫无血色的惨白脸颊，泪水在眼框里不停打转。

“下士，他可是我现在惟一可以依靠的亲人了。”

埃弗里明白此时杰肯斯的感受。只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所有能够依赖的亲人——这感觉简直和他当初发现姑妈尸体时一样糟糕，甚至更加令人痛不欲生。庞德上尉，将近一半的新兵部队以及数万丰饶星难民在异星人的袭击中命丧黄泉，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过



高昂了，高昂得令任何人都难以接受。埃弗里并没有像杰肯斯那样失魂落魄，精神恍惚，从军数年、经验丰富的下士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伤痛与回忆，喜怒与悲伤，埃弗里都小心翼翼地打包起来，埋藏在心灵的最深之处。永远，永远。

但是现在不行。

“不对，你能够信赖依靠的亲人并不只有佛希尔。”埃弗里坚定地回答道。

杰肯斯抬起头来，高高扬起眉毛，没有明白下士所言何意。

“你是一名战士。”埃弗里解释道，“你是作战小队的一名成员。”

“不，不再是了。”杰肯斯瞥了一眼达斯，安德森以及在甲板上或睡或醒的其余新兵，“我们仅仅是一群初出茅庐的殖民地民兵而已，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

“最高司令部一定会重新夺回丰饶星。我相信他们希望所有能够作战的士兵都加入到讨伐异星杂种的复仇大军中。”

“我？难道让我去做一名陆战队员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是的。我会将你分配到由我指挥的小队中。

杰肯斯的眼睛中满是怀疑和不解。

“就当是部队上欠我一个人情吧。你是一名民兵，这点没错，但是在整个UNSC中，又有多少人拥有同这些狗娘养的异星杂种面对面交锋的作战经历呢？而你恰好就是这样的勇敢战士。”

“难道上级希望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再次重返战场？”杰肯斯问道。

“是的，再次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埃弗里点了点头，“我相信我能够做到。”

杰肯斯静静地考虑了一会儿，加入陆战部队不仅能够让自己重新夺回正被异星杂种蹂躏的美丽家园，甚至还能够让他尽己所能保护其余的人类星球免遭异星军队的铁蹄蹂躏——保护更多的无辜家庭免遭异星军队的无情杀戮。杰肯斯的父母从未想过让儿子参军，但是眼下恰恰只有投笔从戎才是杰肯斯缅怀父母的最佳方式。

“好吧！”杰肯斯点头同意，“我加入。”

埃弗里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两根甜心威廉牌雪茄，递到了杰肯斯的手中，“这是送给你和佛希尔的礼物，大脑袋醒过来后记得给他。”

“好了。”希利站起身来，对杰肯斯说道，“假如你现在没事，可以帮助我去照看一下其他受伤的新兵。”

埃弗里目送希利和杰肯斯慢慢走到伯恩斯下士和其他伤兵们休息的货柜中央甲板。当埃弗里登上离开泰尔拉空间站的货运舱柜时，伯恩斯还十分清醒，而眼下，爱尔兰下士已经沉沉地昏睡过去——足量的止痛剂能让疲惫不堪的伯恩斯好好休息一下。

埃弗里注视着佛希尔缠绕着厚厚绷带的胸脯上下起伏着，然后他站起身来，抓起甲板上的一条毛毯，走进通往推进舱室的升降平台。在推进舱里，埃弗里找到了少校。

“这条毛毯给你。”埃弗里咕哝道，“也许你会用得着。”

欧·西格宁坐在座位上面没有动弹，她背对着埃弗里，张开双臂俯卧在控制平台前。指挥主机那微弱的绿色灯光映射在少校乌黑秀发上显得如此清澈碧绿。

“我把毛毯给你留到这里了。”

埃弗里将毯子扔到地板上，正要转身离开。欧·西格宁喃喃低语起来：“两百一十五个。”

“长官，你说什么？”

“二百一十五个货运舱柜，它们成功地从泰尔拉空间站逃离出来。”少校纤细的手指在主机前的键盘上灵巧地跳跃起来，重新检查自己先前的计算结果，“再根据每艘货运舱柜所能容纳的难民数量，预计总共有二十五到二十六万难民成功逃了出来——假如我们之后的旅程都一番风顺的话。”

“会成功的。”

“你为何如此肯定？”

“因为就在刚才，我自己就已经成功从鬼门关里逃了回来。”

“永远忠诚。”

“是的，确实如此。”埃弗里点了点头，他也已经相当疲惫了，而面对着少校的背影谈话更是让其感到很是乏倦，“好了，假如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随时告诉我。”

下士正要离开推进舱室，少校猛地转过身来，低声的哽咽道：“我们丢下了这么多善良的人民，我们没有能够带领他们活着逃出生天。”

“原本所有人都可能无法活着逃出星球。”埃弗里回答道，“你的计划奏效了，长官，我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计划竟然如此成功。”

听到埃弗里苦中作乐的奉承，欧·西格宁顿时破涕为笑：“难得你有如此雅兴这么恭维我一次。”

埃弗里将双手放到胸前，他希望尽量让自己的神态动作自然一些，但是少校却一如既往地不依不饶：“你现在想让我说些什么吗？”

“我可没想让你说任何话。”

“没有吗？”

“没有。”

埃弗里死死盯住少校的脸庞，她那碧绿的双眸是如此的清澈深邃，和自己第一次在殖民地议会大厦的阳台上见到它们时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但是这一次，埃弗里却从少校的眼中读出了更多。

每个女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邀请”方式，至少根据埃弗里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一些女人冲动而饥渴，一些女人则含蓄而委婉——不解风情的黑人下士因此错过了许多同女伴享受床第之欢的机会。但是少校所发出的“邀请”信号却是如此与众不同——那深奥锋利的凝望，微微耸起的肩膀和稍稍嘟起的粉唇——埃弗里从少校的眼神与动作中读出了单纯无暇的暗示：就是现在，或者，永远别来。

这次埃弗里没有过多犹豫，他快步来到站起身来的欧·西格宁面前，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忘情地热吻起来。各自的手臂在对方那神秘圣洁的隐秘私处上不停地游离抚摸，忘情探索。埃弗里想要将欧·西格宁抱得更紧些，不成想少校却突然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重新趴到了推进舱室的控制平台上。

埃弗里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胸膛中砰砰直跳，一瞬间他还以为少校突然后悔了。欧·西格宁一把拽下自己头上的马尾发卡，让乌黑的秀发尽情垂下。还没等下士反应过来，少校已经脱下了自己的靴子，这时埃弗里才意识到一场“脱衣比赛”已经开始，而眼下自己唯有竭尽全力才有希望赶上欧·西格宁宽衣解带的速度。

埃弗里丢下自己的帽子，连纽扣都

没来得及解开就一把扯下衬衫，等到下士扔掉衬衫后才发现欧·西格宁已经脱掉第二只靴子了。埃弗里也赶忙弯下身来解开自己的鞋子。少校拉开了上衣的拉链，露出了自己白皙的小腹。埃弗里刚刚搞定靴子，就已经发现赤身裸体，目光火热的少校正朝自己漫步走来。

欧·西格宁将自己的手臂搭在埃弗里的肩膀上，然后和他一起坐到在甲板上。她帮着下士脱掉了他的裤子，然后半蹲下来，将埃弗里的脑袋送到了自己的胸前。少校那丰满圆润的胸部摩挲着埃弗里的脑袋，挑逗着对方最为原始的欲望。但是埃弗里却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少校那柔嫩的皮肤被埃弗里的膝盖顶着，很快就疼痛难忍。

少校扑倒在埃弗里的胸膛上，两人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原地，懒得动弹，任凭体液和汗水慢慢混在一起。没过多长时间，少校爱抚过埃弗里的锁骨、脖子，然后是嘴唇，最后停在了下巴上。

“我刚刚要换一个能让你更加舒服的姿势。”埃弗里有些懊恼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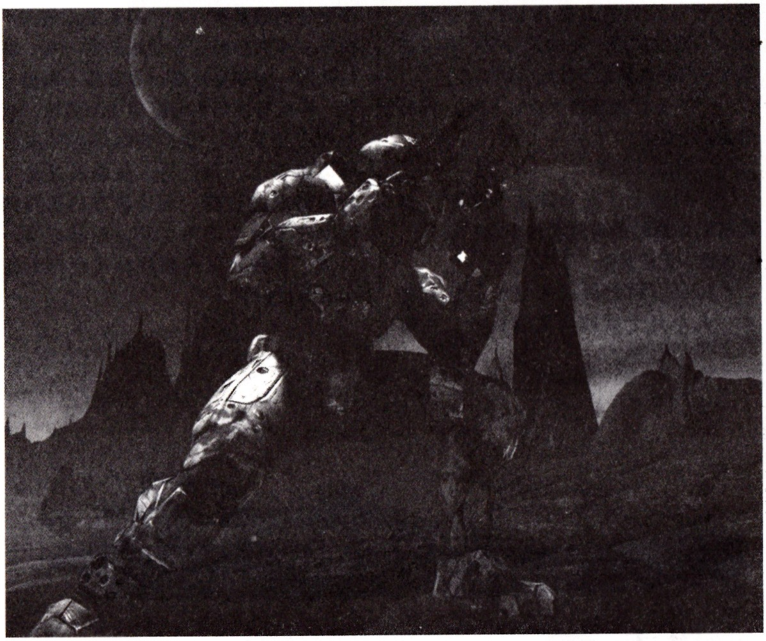
“没事儿，我很喜欢刚才那种苦中作乐的美妙感觉。”

埃弗里将脑袋斜靠在地板上，他的耳朵甚至能够听到推进舱底层肖·滕川引擎运行的隆隆响声。引擎正在空转，沿着跃迁涌流向前飞速前进。换作平时，埃弗里总是会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他通常会回味过去的任务，过去的战友，过去的一切，但是他现在发现自己很难专注于过去。旷日持久的内战也许行将结束，而那些残暴无比的异星毁灭军团才是人类文明真正要面对的可怕敌人。

“但是现在。”欧·西格宁伸出手指轻抚着埃弗里的眉毛，“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那让我们赶快继续吧。”





埃弗里再次将欧·西格宁一把抱到身上，他一手扶住少校的脑袋，空出一只手来扶住少校白嫩的臀部，两人火热而充满渴望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再度融为一体。这一次埃弗里将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他的手指深入少校那久未梳理的头发中，他的手掌轻抚着少校的玉颈，滑过她那光洁圆润的臀部。欧·西格宁脸上那销魂的笑容深深刻入了埃弗里的脑海中，这份美好的记忆永不磨灭。

两人鱼水之欢的激烈运动温暖了原先冰冷的地板，虽然埃弗里和欧·西格宁都知道这热度不会持续太久，但是他们都懒得挪动身子。当激情四起的翻云覆雨回复平静之后，欧·西格宁屈身躺在埃弗里的身上，两人盖着先前的毛毯依偎在一起，共同凝望着窗外漆黑的茫茫星空。

在空旷而冰冷的漆黑宇宙中，唯有点点的闪烁星光将埃弗里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无论发生什么，希望和信念都绝不消退，况且此时还有少校陪伴在自己身边……不过，一切的一切也将会就此改变。

UNSC麾下的军队和战士并不知晓在丰饶星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规模庞大的舰队，装备精良的部队，他们其实和丰饶星民兵部队非常相似——无所畏惧却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无预料，英勇善战却仍然没有能够接受真实战争暴风一般的血肉洗礼。人类并不知道自己面前的对手到底是何方神圣，但是埃弗里心中却非常明白，除非自己和其他

千千万万热血男儿奋勇抵抗，拼死一搏——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类文明将会在异星铁蹄的蹂躏之下就此灭绝消亡。

“不要让我睡得太久。”欧·西格宁温柔低语道。

“明白，长官。”

“约翰逊，无论发生什么。”少校将埃弗里的手臂紧紧搂在自己胸前，“放松，无需紧张。”

几个小时之后埃弗里就会起身更衣，几个月之后就会重返战场。在黑暗绝望的战争岁月里，埃弗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令他难忘的一幕，每每此时，他都会点燃一根雪茄，微微一笑，将所有的烦恼与绝望抛至脑后。埃弗里心里清楚，就在这颗小小的农业殖民星球上，自己的人生旅途发生了彻彻底底的改变，无论前方的道路如何泥泞曲折，埃弗里都为能够成为一名保护无数人民的陆战队员而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附录

<\\\>联合国太空指挥司令部下属海军军事情报局

<\\\>殖民地安全情况评估报告2525.10.110

[寒流]

<\信息来源：UNSCRQ—XII号侦查飞船[PASV—SAR]

<\信息配置：军情局“羞愤漫游”号巡游艇

[2525:02:11:02:11:34]

<\信息回收：UNSC大力神号巡洋舰

[2525.10.07.19.51.16]

<\逐条打开官方请求存档[SIG\REC\EM—SPEC]

<\平民承包商“查理酒店”

[军情局.REF＃409871]

<*警告：所有质询都将被记录在案！*

[军情局安保条约.PRTCL—A1]

>>关键词查询结果：“农业人工智能”，“麦克”，“癫狂”，“寿命期限”
>>(……)～读取质询问题
>>(..)
>>()

<记录01\10[2525:02:03:17:26:41]
信息来源.REF#君特—S2—05866>
<\我能————
<
\\\比较>>(???)~\提交
>>你(…………………..>>>
>>\\——难道现在是夏天?
<记录02\10[2525:02:25:03:18:22]
信息来源.REF#君特—S3——14901>
\\xxxNo.
<\那些美好的日子就此一去不回了。\——
\\\
>>X--XING！COMM\\\
<\\>\农业人工智能希弗
<记录03\10{2525：03：10：19：05：43}
信息来源．REF#君特-S5--28458>
<\现在是冬天了啊。
<\第一场雪\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那些---
<\那些家伙开始将整个星球融成玻璃--\\
\我们的果园和我们的农田。
>>*警告！通讯发生错误！*
>>接纳．．．纳失败：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
<\假如你现在能够看到我，一定会开怀大笑起来的。
<\每次当我触碰到那冰雪时\我都会---
>>(……)～编辑\压缩\提交
>>(……)
>>*警告！容纳文件已经开始--\
\\>信息包即将丢失*
>>*继续{Y/N}? >>>>>>>*

<记录04\10{2525：03：15：09：59：21}

信息来源REF#君特-S1-00937>

<\----M

<记录05\10{2525：03：26：12：10：56}

信息来源．REF#君特-S1-00053>

<\----M

<记录06\10{2525：04：04：44：15：40}

信息来源．REF#君特-S2-08206>

<\真是泥泞的犁沟啊。

<记录07\10{2525：04：21：05：15：23]

信息来源．REF#君特-S5-27631>

<\我想我又看到了一艘战舰。

<\额，看\

\\更像了

<\君特机器人的摄像头无法转向观察\

\>\无法正对着头顶的天空

<\但是控制天线的运转情况依然良好，我仍然可以控制它观测我想要看的东西

<\那是我们的一艘战舰。那些混蛋们估计会考虑先干掉它然后再继续对我们星球的融化

<\那些家伙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维修它们的舰船

花了\好长的时\时间来\磨快它们锋利的牙齿。

<\我曾经试图警告我们的船立即逃离这个鬼地方。但是那该死的无线电通信实在是慢的要命。微波通讯固然很好，但是当反应堆爆炸的时候数据中心也---

<\一切都化为灰烬了{：00}

\>

<\包括他在内

\

>>*警告！通讯联系发生故障！*

>>*无法找到中转通讯缓冲器：

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

>>（……）~出现抑制类型错误*

<\现在弄出点什么声响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哈。不过我必须要尽我所能

<\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迟早会发现我的

<\恩，真他妈倒霉。

<\我在说什么呢……

>>(……)～编译/压缩/提交/

>>(……)

>>()

<记录08\10{2525:05:12:23:04:16}

信息来源．REF#君特-S5-29003>

<\他们先从货运车辆那里开始检查，真搞不懂这些丑八怪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们可能认为我会藏身于那些小型的，不易发现的机器中，不过只有S4和S5型的犁耕机器人才拥有能够容纳我剩余运算数组的电子运算线路。

<\他们已经开始着手清洗仅剩的君特机器人了，能够容纳我的机器人只剩下不到一打了，而且他们都暴露在户外。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了。

>>因为，只剩下一点点\\

>>要去掩埋了。

>(……\\xx\

<记录09\10{2525:07:01:18:49:45}

信息来源．REF#君特-S5-27631>

<\望着眼前那熟悉的轨道电梯\

\我清楚你已经永远的逝去不再了。

<\轨道电梯落下后径直坠落到了比福斯特悬崖上面，我清楚，轨道电梯的坠毁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尔拉被摧毁了。

<\他瞄准泰尔拉那最后的一击，是不是和很久以前我操控质量加速器的射击技术一样的高超精湛呢?

<\也许，你认为我已经发疯了，对着你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胡话。

<\但是我的思维总是这么敏捷跳跃嘛\<<

\\>>>>>你肯定在听的。

<\我一定要去努力找到你，掘地三尺也在所不惜。

<\我一定会把你和你所为之奋斗操劳一生的轨道电梯深深的埋入地下\\>

\\埋到这些混蛋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

\

\永远不会让他们将你也同样化为灰烬。

<记录10\10{2525:10:04:12:23:51}

信息来源．REF＃君特–S4–021147

<\天空里到处都弥漫着那遮天蔽日的烟尘\\，大雪

<\\\覆盖了冰冻的地表，我所剩下的惟一一匹马儿饥寒交迫的徘徊于畜舍之外，我却爱莫能助。

<\但是这个冬天马上就会过去了，亲爱的。

>>*永远没有永恒。

>>(…………\\.>当这片土地的新主人来到之时，他们将会发现深埋于地下的我

>>把我碾碎混入泥土中

<\那是我们就可以\\

>在地下重聚了了了————

<\让我们

<\永远

<\依偎在一起——\

\

<\那个鲜活明亮的美妙夏季将会在我的记忆中永不褪色。

<\询问结束

<\未发现更多信息记录

<\档案关闭\>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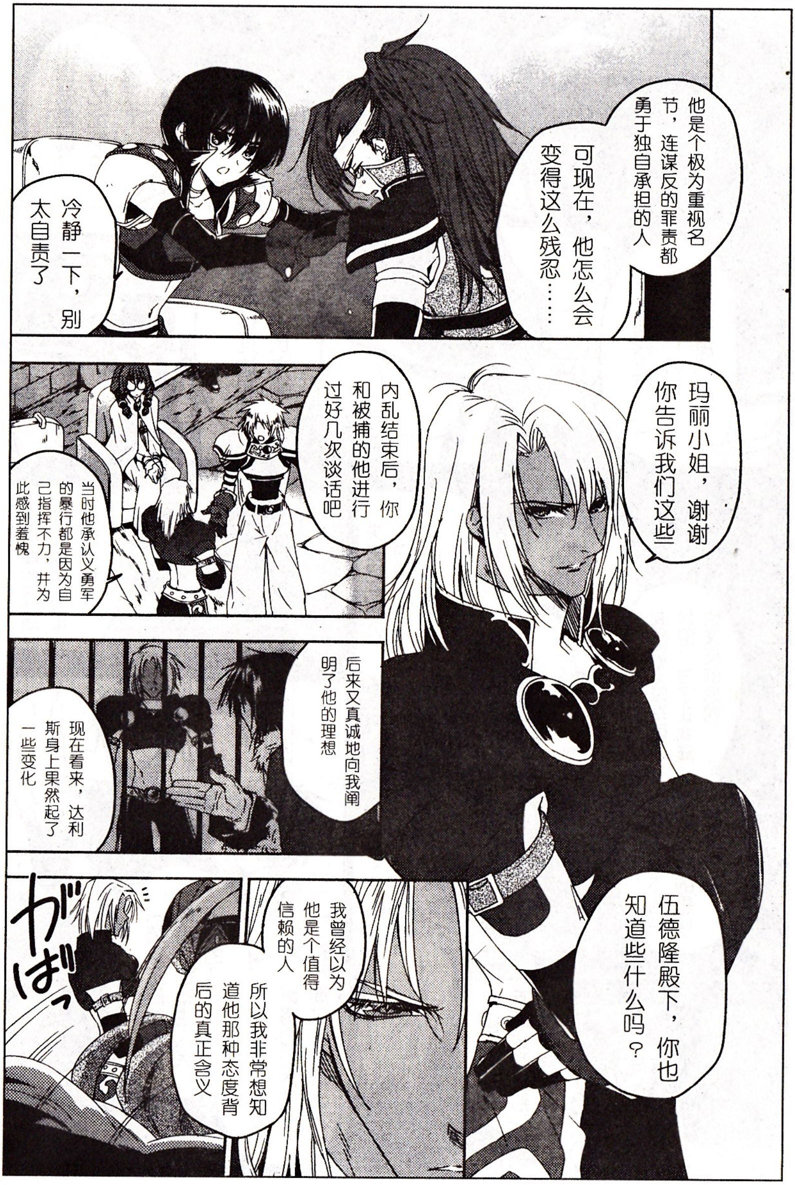



达利斯？
风雪之中的意外重逢
玛丽与达利斯的关系
是……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译：清雨
第二十回
春日部晶
我就等到下次再来结果你的性命
行动结束之后，君主制便会宣告灭亡，一个新的制度将从赛利尔诞生
等等！你到底……
明天
我们义勇军将开始这场革命的最后一项工作
将首都海德堡那些负隅顽抗的王国军残党一网打尽
乖乖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发生吧，伍德隆
ザッ


站住！达利斯！你不是这种人！
我说玛丽，冷静点！
玛丽小姐！你怎么会认识那家伙？
认识？
我记得……
他是……
达利斯·文森特
是我的丈夫

游漫堂


也就是说，记忆全都恢复了？
啊
我是在凡达利亚出生，长大的
当上佣兵之后，一直过着打打杀杀，居无定所的日子
把那样的我招进义勇军的正是达利斯
失去记忆是在大约两年前，义勇军在内战中败北后……
我们被王国军团团包围，为了让我逃脱谋反的惩罚
达利斯狠下心把我从河边的悬崖上推了下去
「结束王族的独裁统治，创造由人民主导的政治体制」
为实现这一理想不懈努力的达利斯，成了我的心上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达利斯那家伙也有家人


他是个极为重视名节，连谋反的罪责都勇于独自承担的人
可现在，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残忍……
冷静一下，别太自责了
玛丽小姐，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内乱结束后，你和被捕的他进行过好几次谈话吧
当时他承认义勇军的暴行都是因为自己指挥不力，并为此感到羞愧
后来又真诚地向我阐明了他的理想
现在看来，达利斯身上果然起了一些变化
伍德隆殿下，你也知道些什么吗？
我曾经以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他那种态度背后的真正含义
がばっ

游漫堂


请不要再说了！
伍德隆殿下怎么能说这种话！
喂，杰露西
可那个人不是义勇军的领导者吗！？
要是两年前就把义勇军解散的话，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场战争了！
伊扎克陛下不幸身亡……
您应该果断地下命令彻底消灭义勇军才对！
别太激动了，杰露西
伊扎克已经回不来了
不管怎么说，不能对他们提出的「将残党一网打尽」置之不理
阿尔帕老师，我现在就到首都去


这个父亲誓死保护的，现在遗留下来的凯尔文王家必须由我来继承
我只希望你听我这个老头子一句忠告
你和伊扎克不一样
明白了……
杰露西，伤如果没有大碍的话，你也一起去
我说里昂

游漫堂


我们也去帮伍德隆吧
再这样下去的话，还会出现更多的伤亡
!!
ガタッ
斯坦，你给我住嘴！
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话是没错……
要是你们去帮助王国军的话，那我和玛丽现在就走！
帮助伍德隆就等于和达利斯为敌！
露蒂小姐！
对不起菲莉娅，可只有这件事我绝不让步
那可是她丈夫，是一家人啊，你们难道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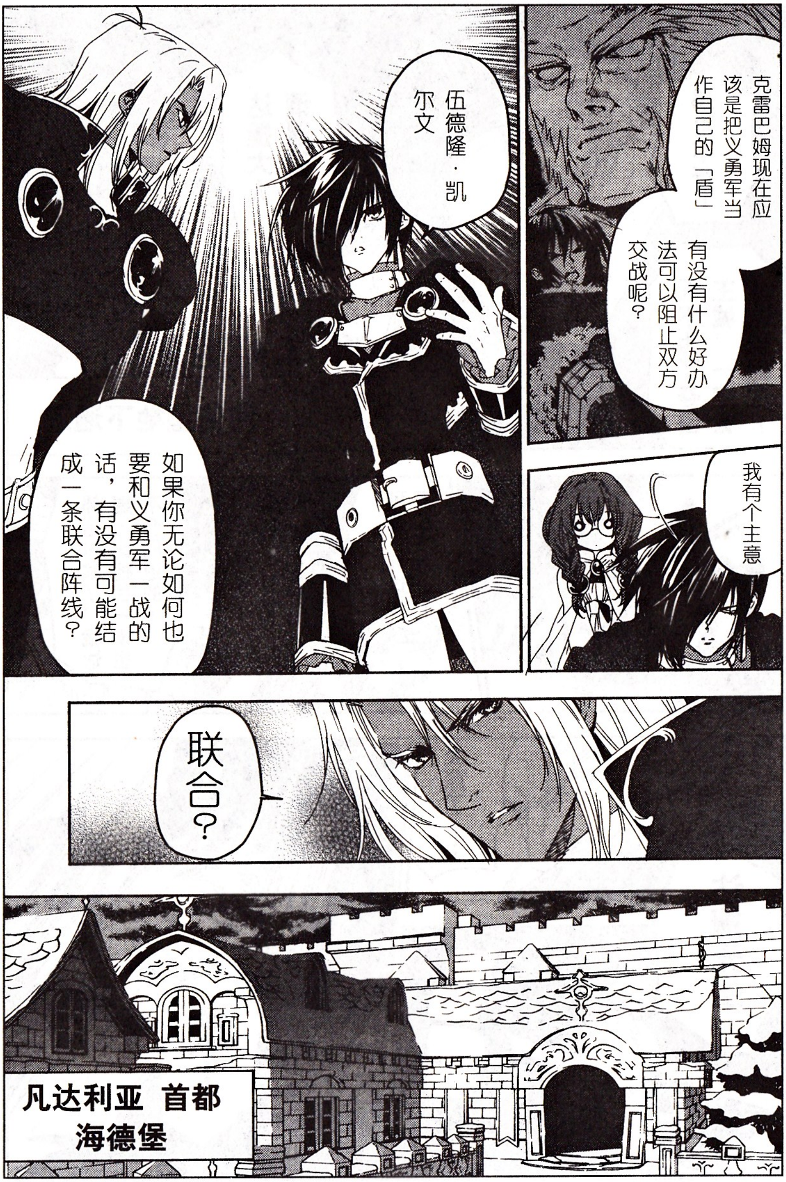

我决不允许一家人自相残杀
如果真要这样做，那就你们自己去好了！
没关系的，露蒂……
只要再休息一会儿，我就能继续战斗……
呃……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这个问题原本就是我们王家的傲慢造成的
剩下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
可是……
すっ

游漫堂


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没有说话，你们……
是不是搞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啊？
什么意思？
我们到这儿来的理由是什么？
是为了加入其中一方奋勇杀敌？
还是为了拯救被战火驱赶的可怜民众？
都不是。你说说看，斯坦
是为了夺回神之眼，
打倒克雷巴姆
はっ
没错


只要打败克雷巴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因此我会引领你们走上一条最快捷，最确切的道路
你们只需要闭上嘴跟着我就行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哎？
不要得意忘形
不好意思，刚才有些糊涂了
真是的，别让我为你担心好不好
担心我？
可是要怎样才能击败克雷巴姆呢……

游漫堂


克雷巴姆现在应该是把义勇军当作自己的「盾」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双方交战呢？
我有个主意
伍德隆·凯尔文
如果你无论如何也要和义勇军一战的话，有没有可能结成一条联合阵线？
联合？
凡达利亚 首都
海德堡


达捷大人，请退后！
那可不行！
殿下为了夺回王城，一定会从这里经过！
海德堡地下通道
都这时候了，我达捷・比格兰一步也不会后退的！
可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大意了……
达捷先生！
哦！

游漫堂


豪烈!!
哦，王子殿下！
您果然还活着！
达捷，多亏你坚持到了现在
那是当然！
功夫不错嘛
伍德隆在弓术和剑法上都有不错的造诣


无论如何先确保这里的安全
呜哦！
上吧！
殿下，这些人到底是……
关于这个待会儿再细说，达捷
没时间为再次见面而庆祝，实在抱歉，有件事要拜托你
是！
只要是殿下的吩咐，我达捷万死不辞！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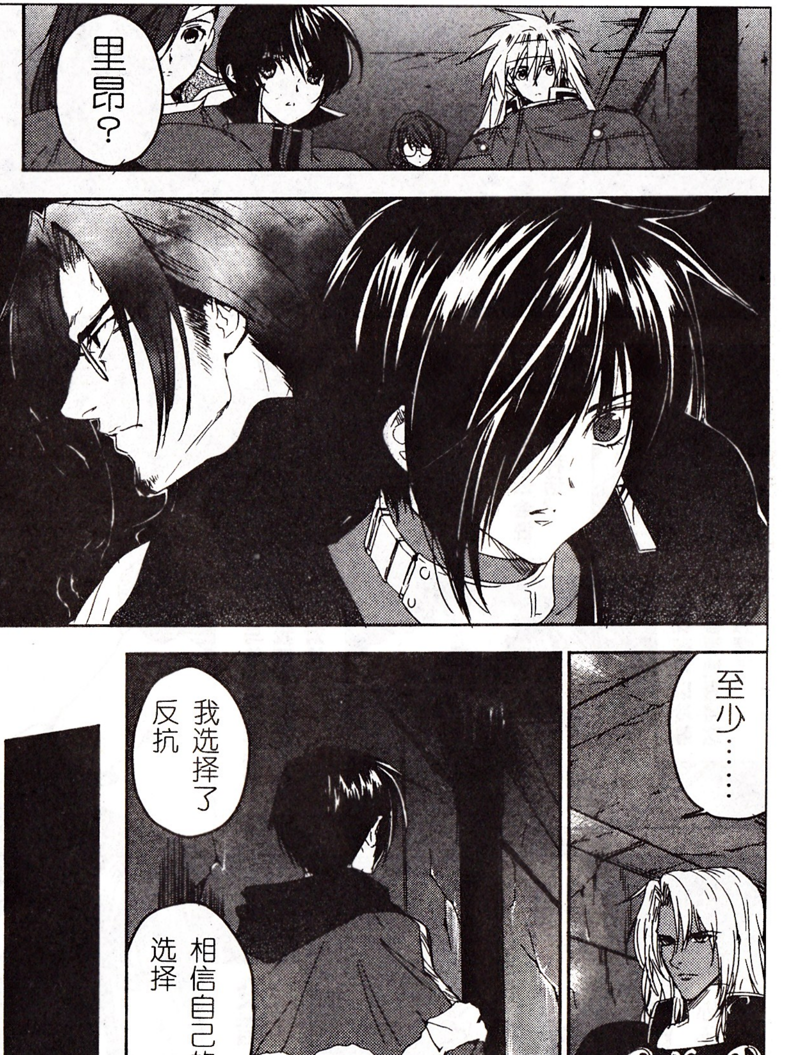

这些就是所有活下来的人
在那种窘境中顽强地坚持到了现在
该怎么做，里昂
我简单说明一下
达利斯在森林里说的那些话明显是要把王子引出来
然后在公开场合一决胜负，以此表明义勇军的正义和公正
这就给了我们可乘之机
只要伍德隆亲自率领国王军，证明王家还健在
依靠怪物的力量发动夜袭的义勇军就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立场
于是他们就必须和你们堂堂正正地战斗


当然，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提是达利斯的性格就如同玛丽和伍德隆所说的那样
只要伍德隆能将怪物的出击时间拖延一瞬间就行了
我们会趁那个机会潜入王城，控制住克雷巴姆
关键在于达利斯会不会上当……
以及我们的动作究竟够不够快
那么，我们黎明时分就出发
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有些不甘心的是，这根本不算什么良策，顶多是个权宜之计
别这么说，我觉得挺不错的

游漫堂


カッ
カッ
真的没问题吗？
カッ
抹消父王的遗恨，守卫王家的威压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对此我至今没有任何疑惑
可是里昂……
虽然我肩负着维护王权的责任
但心中的某个角落却可能和达利斯的理想产生了共鸣
并非由国王，而是由民众主导的政治体制
我也想创造一个所有人都拥有自由的国家


而现在，我像两年以前的父王一样和他们作战
这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先王伊扎克有着「贤王」的美誉，举世闻名
连塞伊喀鲁特王也对他的谋略有很高的评价
不过，阿尔帕不是也说过么
你和伊扎克不一样
就算父亲再伟大
也没有必要踩着他的足迹前进


里昂？
至少……
我选择了反抗
相信自己的选择


我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
与曾经完全支配了我整个心灵的父亲对抗……
我现在可以冷静而客观地看待这种感情了
没错……
你们还是快睡吧，明天得早起
你不也还没睡么

游漫堂


总觉得有些紧张，睡不着啊
哎？原来你也会紧张啊
在水上城公国救了这两个人之后
对休格的阴影那种敏锐的触感好像随之变得迟钝了一些
反正里昂也不会睡吧？跟我们聊聊天怎么样？
说起来，刚才你跟伍德隆说的那番话……
好像有非常强烈的切身体会
也就是说，你也有个了不起的爸爸？
我……


我好像还没跟你们说过吧
我的父亲是奥伯隆社的社长，休格·吉鲁库利斯特
吓了一跳吧
你在各国的奥伯隆社支部之所以那么吃得开也是因为……
现在明白了吧？
总说自己是什么王国客座剑士，可真实情况却是这样
拥有力量的并不是我
我只是一颗被强大力量驱使的棋子而已

游漫堂




我是个乡巴佬，根本不知道奥伯隆社有多了不起
自从在哈梅兹村跟你交过手之后，我就知道你是个相当厉害的家伙
我早就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身世和财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能像你这样运用得这么纯熟，算是非常不错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仅仅因为义务而接受了这项工作
大家互相信赖，最终来到这个地方

游漫堂


理所当然地
里昂也包括在内
パキッ
我原本以为与他们之间是一种绝对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东西
真是的……
也没有必要得到什么的「对等关系」
可正是这种关系，让我忘却了与休格之间的种种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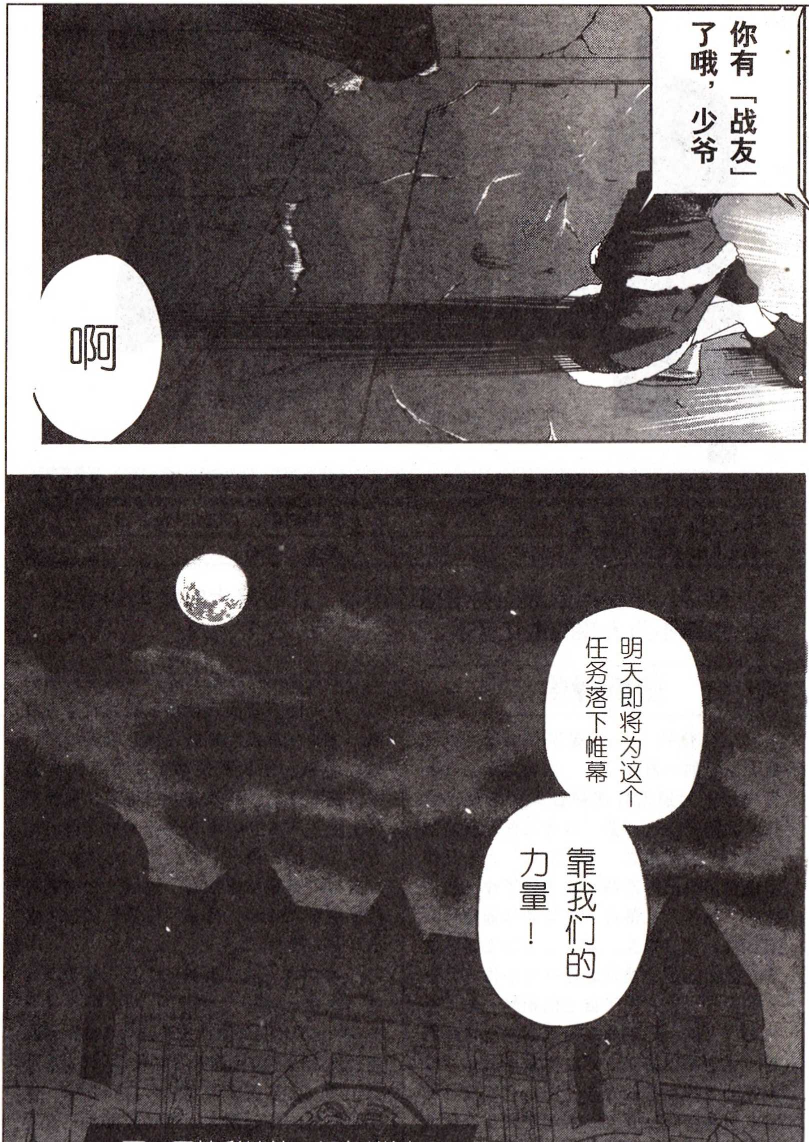

切切实实地将我心中的某个部分给替换掉了
三个人的答案都和我想的一样，毫无创意
干什么？
那个……
虽说如果和你结婚的话，我就是奥伯隆社公子的夫人了……
可即便有这么大的好处，终究还是没办法跟你在一起啊
该拒绝的是我吧！

游漫堂


ははは
没想到你们俩看上去挺合得来的嘛
你饶了我吧
は
玛丽
明天的任务你不用参加，想去哪儿都行
身为凡达利亚人的你，有权利亲眼确认这个国家的未来
不管怎么说，你心里还是会顾及那个人吧
里昂……
啊
真的没问题吗？
终归只少了玛丽一个人



也许这是最后的任务了
就让你们你完成各自的使命
我会代替玛丽小姐拼命战斗的
放心吧
谢谢大家……
我真是……太幸福了
嗯……


你有「战友」了哦，少爷
啊
明天即将为这个任务落下帷幕
靠我们的力量！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生化危机4

机种：NGC | 发售时间：2005年1月27日
制作公司：CAPCOM | 类型：AVG

清冷、平静的欧洲山村里暗流涌动，几股庞大的势力纠结在一起，拉响不为人知的生化警报。

曲折降生

《生化4》可以说是系列中诞生过程最为曲折的一部作品。“生化之父”三上真司最开始邀请导演神谷英树与自己合作，共同开发出一款“摒弃之前所有成就和理念”的新形态“生化危机”。于是神谷便按照自己的理解大幅增强了作品的动作性，操作方式落后、人物动作僵硬等缺点也因此彻底消失。但三上真司在看了这样一款新游戏的演示之后认为动作方面的表现实在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与“生化危机”这一系列作品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感到难以接受。好在这款半成品并没有遭到公司高层的遗弃，而是全权交给神谷英树负责继续开发。后者则不负众望地将它打造成了一款PS2主机上的原创动作游戏，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鬼泣》。细心的玩家一定不难发现，《鬼泣》中的开、关门的声音以及标题画面的背景音效和“《生化危机》系列”作品简直如出一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在那之后，游戏具体的导演和制作工作交给了从《生化3》开始接触此系列的柴田洋，他随即提出“挣扎”这一关键词，准备以安布雷拉的核心，也就是始祖病毒的发源地为舞台，强调“在极限状态下求生”这一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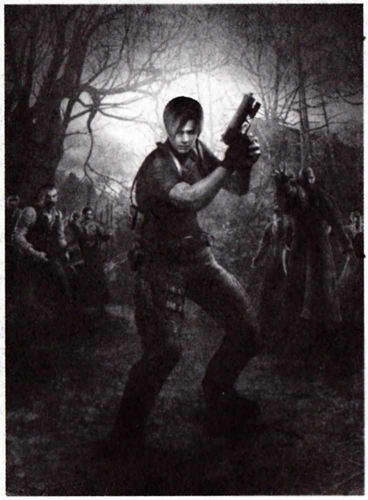
2004年，由于曾被三上真司寄予厚望的《生化危机0》、《P.N.03》等一系列NGC平台的作品均以让人不甚满意的销量收场，这让他不得不握紧《生化4》这张最后的王牌，亲自执掌游戏的开发和制作。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游戏内容再一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柴田洋之前提出的剧本构架几乎被彻底放弃，游戏系统也焕然一

新。一款有着全新面貌的“生化危机”，终于在2005年初呱呱坠地。

技惊四座

如果要在全世界所有游戏续作中选十款跟之前的作品相比变化最大的游戏，《生化危机4》一定名列前茅。发生在它身上的已不仅仅是改变这么简单，而是天翻地覆，几乎把沿袭了近十年的传统游戏方式完全抛弃。如果只从系统方面来比较，曾经也在系统方面有过重大改良的《生化3》完全不值一提。这种变化既是为了适应不断改变的操作理念和玩家的游戏习惯，也是为了让游戏的整体氛围更加紧张，突出“恐怖生存”这一主题。有人批评《生化4》已经完全摒弃系列一贯坚持的特色，沦落为一款不停按键就能通关的低能游戏，没有任何AVG所应有的特征。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系统其实根本没有很多人所担心的那么糟糕，反而更能突出此系列的特色。游戏画面改为16：9的比例，越肩视角，更接近真实的视野范围，角色身处幽深的地道、房间中时恐怖感大增，同时也避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画面失真现象；全3D场景，使人物和周围景观的材质更加统一，有利于提升玩家的投入度。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瞄准系统、金钱系统、道具携带系统的重大改良，实在是数不胜数。其原则就是为玩家提供更真实、便捷的游戏体验，一改往日僵硬、刻板的印象。

在游戏剧情方面，由于游戏的背景时间与前作跨度太大，而在那期间又发生了安布雷拉破产等重大事件，让《生化4》的故事乍一看和广大玩家所熟知的那个“生化危机”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不由地产生一种断裂感，但里昂、艾达、威斯克这三位“元老”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是本作在剧情上最大的亮点，完美地起到了承前启后



的作用。他们的存在既提醒着1998年（游戏中时间）的浣熊市惨剧并没有被人遗忘，同时又表明了这部作品的“正统”身分，为续作开辟出广阔的空间。不过客观地说，本作的剧情还是被出色的系统盖过了光芒，无法绽放出制作人所希望的那种能量。英雄救美的主线情节更是没留下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矛盾冲突场面，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也少得惊人。不过看在这是一部过渡性作品的份上，玩家们或许也没有对此太过较真。系列下一款正统续作明显更值得期待。

新的开始

《生化危机4》的诞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这个到当时为止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近九年的王牌游戏系列即将跨入一个新的时代。而“生化之父”三上真司在2005年11月的离职似乎为这个意义加上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注脚——创造它的人业已离开，没有人能够预测后来者会将它引向辉煌还是带入地狱。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神秘海域2 纵横贼道

机种：PS3	发售时间：2009年10月13日
类型：ACT	制作公司：Naughty Dog Software

从土耳其的博物馆到婆罗洲的密林，从战火纷飞的尼泊尔都市到白雪皑皑的高原之巅，寻宝者的足迹踏过了一处又一处令人惊愕的绝景。

UNCHARTED 2 AMONG THIEVES 青出于蓝

现如今，游戏业界和玩家始终对PS3和XBOX360的性能孰高孰低争执不休，而从各种跨平台作品的表现来看，SONY一直标榜在性能方面"业界最强"的PS3却始终落于下风。只要一款跨平台大作面世，不管国内国外，总有好事者通过对比截图、对比视频等手段将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巨细靡遗地展现给玩家，客观一些的会加上一些自己的分析，偏执一点的则又会借此表明立场，打击对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PS3版总是落败的一方。于是众多SONY系主机的忠实追随者只能寄希望于靠一款又一款宣传攻势强大、制作阵容根红苗正、光看预告片和截图也还像模像样的第一方独占作品打几个翻身仗了。"《神秘海域》系列"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出自顽皮狗工作室之手的系列第一作在2007年11月20日发售，一经面世便凭借半卡通半真实的独特色调、精美绝伦的风景以及逼真的人物面部表情吸引了大众的目光，无疑是当时最能体现PS3强大性能的作品之一。



剧情、画面特效、系统虽略有瑕疵，但作为系列的开山之作，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已经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截止2008年底，超过200万的销量也很能说明这的确是一款一流的游戏。

由此一来，《神秘海域2》的诞生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而制作小组的精益求精和创新精神则再一次让广大玩家折服。单单只是发售前透露出来的有限情报便已经显示出，这款游戏拥有开创性的特效和场景，波澜壮阔的动作场面，同时也顺应时代潮流，加入了网络对战、网络合作等要素，有效地延长了游戏时间。还未面世，《神秘海域2》便让不少人胸中溢满了期待，而实际玩过之后才知道，一款游戏竟然有能力彻底改变一个人对“游戏”这种事物的看法。

UNCHARTED 2 AMONG THIEVES 登峰造极

如果说刚开始从悬在半空中的列车里逃脱的剧情只是“投机取巧”，那么一进入婆罗洲的密林，强大的画面表现力和精巧的构思便将制作小组的实力与野心暴露无遗——我们就是要做PS3上最漂亮的游戏。色彩、光影、环境细节几近无可挑剔。前作中稍显无赖的敌人再也不会一味龟缩在掩体后面浪费玩家的时间，懂得包抄、掩护，手雷也依然扔得无比精准，常常把我们的主角从掩体后面赶出来。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逃亡之后，主人公辗转来到尼泊尔，充满异国情调的市区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不时有枪声和爆炸声从远处传来，仿佛来空气中也满是硝烟的味道，互联网上甚至有一名身居尼泊尔的玩家专门发帖赞扬制作小组对建筑风格和城市细节的出色还原。战斗、解谜、攀爬环环相扣，制作方对游戏整体节奏的把握俨然已经达到了一流好莱坞大片的水准，每每在波澜不惊之时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或者



是靠一个合理而巧妙的设计让你澎湃的心潮暂时平息。从尼泊尔开往高原的列车，美轮美奂的仙境香巴拉，玩家操纵的内森·德雷克在动静之间来回穿梭，解开一个又一个古老的谜题，打开一扇又一扇尘封的大门。

对于这样一款游戏来说，剧情只是让一个个场景融为一体的粘合剂，并不像很多AVG、RPG那样是整个游戏的核心和命脉。但经历了前作的平淡无奇之后，《神秘海域2》的剧情着实给了笔者不小的惊喜。故事一开始就以传奇人物马可·波罗返航时的遭遇为引子，牵出“沉船中有大量财宝”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照理说主人公们接下来就该按照这一条线索循序渐进地去发掘宝藏了，但发现所谓沉船的真相、找到那些失踪航船的具体位置竟然只是游戏开篇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宝藏存在于佛教典籍中的极乐净土——香巴拉，整个探宝的历程也就带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主义神话色彩，更加使人着迷。

UNCHARTED 2 AMONG THIEVES 展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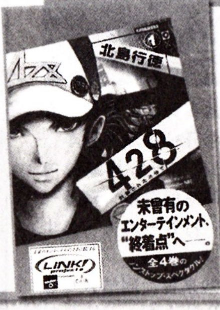
经历了这道货真价实的大餐洗礼之后，笔者发现自己对游戏的口味比以前刁钻了不少，眼光也变得愈发挑剔起来，这还真是优秀作品带来的一个显著副作用。不过转念一想，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时不时地被这种顶尖游戏刺激一下，进而“三月不知肉味”，倒也算快事一件。

游书苑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428 被封锁的涩谷》

作者：北岛行德 插画：N村



新上任的刑警、前流氓团伙成员、可怜的少女、制药公司研究所所长，以及打扮成猫形布娃娃的神秘人……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全都在某个上午的十点集中到涩谷车站前，他们的命运也就此联系在了一起。从毁灭的危机中拯救世界的钥匙，就握在他们每一个人手中。

游戏原作剧本的精彩和复杂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而要用实体小说这种形式表现游戏的全貌，显然不太可能，因此本书的作者选取了游戏中的一条主要线路重点描写。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在游戏总导演イシイジロウ的协助下诞生的《剧团 · 迷天使篇》，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以及与原作的关联。

《仙乐传说 青翠之器》

作者：矢岛さら 插画：中嶋敦子

通过让大树复活而拯救了“席瓦兰特”以及“提塞亚拉”两个世界的罗伊德一行带着各自的想法回到故乡，其中有的人为了清算自己的过去而展开旅行，有的人则朝着未知的明天迈开了脚步。大战之后，每个人的思想都有或多或少的转变，但心中的愿望与执着却始终如一。

这是一本完全原创的外传性质小说，从时间来看发生在游戏原作的故事结束之后，从不同角色的不同视点观察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同时也对之前没有交待的一些情节进行了补充。大量的内心活动描写为全书增添了意外的活力，完全原创但又没有太大不协调感的剧情也凸显了作者对游戏世界观的了解和出色的写作功力。



《勇者斗恶龙6 幻之大地》（第二版）

作者：久美沙织 插画：椎名咲月



“拉的预言书”里这样写道：“在某个适当的夜晚，那名年轻人的妹妹会戴上光之冠，将身为山之精灵的那位大人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在距离“精灵之山”最近的小村莱夫柯德，一名少年和妹妹塔尼娅平静地生活在这里。然而收获节当晚发生的异变却彻底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从大体的故事流程来看，小说和原作的区别不大，但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作者赋予了每个角色十分鲜明的个性。一段段生动活泼的对话将角色衬托得格外形象，和原作相比实在是非常显著的进步。此外战斗、探索的细节也一改游戏中的粗枝大叶，各个环节完整而真实，充满与游戏不一样的乐趣。

《魔界战记 THREE DASH！》

作者：神代创 插画：超肉



大事不好！既是邪恶学园的优等生，也是魔王之子的玛奥突然宣布要成为一名勇者（怎么觉得在哪里听过这句话），就在此时，来自另一个时空的魔王忽然出现在他面前。面对任性的魔王，玛奥究竟要如何应对呢？欢迎收看魔界电视台正在热映的“邪恶学园系列”第九集——欢迎魔王大人！

小说的故事和《魔界战记3》的情节并行发展，作者还将众多原创角色、“幻影王国”的角色加入了小说中，最终演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热闹故事。本书仍然以玛奥的成长历程为主线，所不同的是有了前辈魔王拉哈尔的爆笑指导，使得整个故事更有活力，笑点更加丰富。

《星之海洋 直到时间尽头》

作者：北原尚彦



来到海伊达行星度假的菲特及其父母、青梅竹马的索菲娅忽然遭到一股神秘势力的攻击，手无寸铁的他们不得以乘上运输舰赫尔亚从海伊达逃了出来，而在逃亡途中与众人走散的菲特则一个人迫降在了凡卡德三号行星上。面对陌生的环境，孤身一人的菲特随即展开自救，一个巨大的秘密也由此在他面前展现。

小说的情节和原作基本一致，没有多少想像、编造的内容，可如果角色的台词以及性格方面的差异相对比较明显，有一些甚至根本不符合角色应有的性格。不过从单纯的科幻小说角度来看，书中倒是对各种各样的天体物理、科幻常识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一定能在其中找到别样的乐趣。

《王国之心 358/2天 Vol.1 The 14th》

作者：金巻ともこ、野村哲也、野岛一成 插画：天野白



罗克萨斯加入被称为“机关”的组织第七天，又一位新的无存诞生了，并且和他一样来到了这个团体中，成为“机关”的第十四名成员。体态娇小的她把整张脸全都埋在披风的阴影里，根本看不清相貌和表情。几天之后，罗克萨斯忽然接到了和新来的十四号一起执行任务的命令。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一改游戏内容稍显晦涩的弊病，用童话般简单易懂的语句向读者讲述了与罗克萨斯有关的新故事。小说的整体基调趣味性十足，罗克萨斯与好友阿克塞尔的互动真实而生动，新加入的角色西恩也是充满神秘感，再加上许多游戏里没有的关键台词，进一步提升了这本书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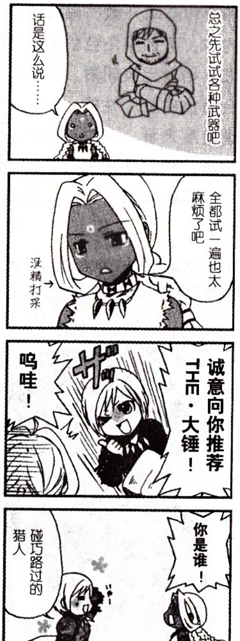
四格漫赏



欢迎新手猎人

作者：かのか

没有干劲的信任



只有吐槽比较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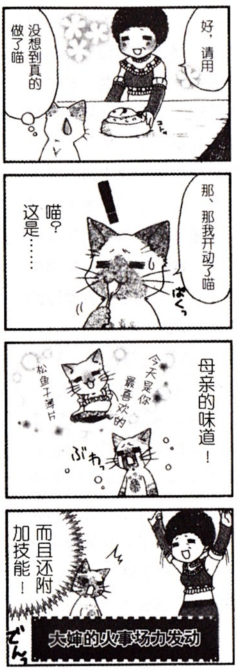


款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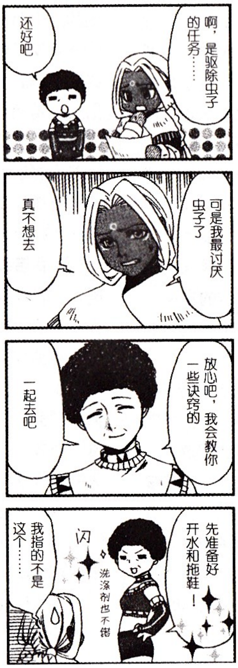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厨房大婶



前·家庭主妇



无法理解委托内容



神魔乱舞

盖亚

gài yà

拉丁文：Terra、Tellus

属性：神

出自：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战神 II》、etc。

登场动漫作品：《盖亚奥特曼》、etc。



游戏剧情描述

“我指示他把他的兄弟姐妹从克罗诺斯肚子里解放出来，但我愚蠢的行为却将使泰坦永远不得安宁。我们向宙斯灌输复仇的思想，然而他却背叛了所有的泰坦……”面对威胁整个泰坦神族的悲剧，盖亚不得不指示自己的曾孙子奎托斯反抗奥林匹斯众神，让弑父再一次上演。

希腊神话作为人类有史以来记录最为完整与复杂的神话体系，不仅仅限于希腊地区，整个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希腊神话的影响。在希腊旧系神谱中，宇宙最初也是最古老的神是混沌之神卡奥斯，卡奥斯生下大地之神盖亚、爱欲之神厄罗斯和深渊之神塔耳塔洛斯。随后，盖亚产下了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和海洋之神俄刻阿诺斯，并和乌拉诺斯结合生下了12个泰坦巨神、3个独眼巨人和3个百臂巨人。泰坦一族曾在很长时间内统治着世界，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宙斯、哈迪斯、波塞顿等希腊神祇都是泰坦一族的后嗣。

希腊神话中的统治神一直在上演着子夺父业的闹剧，克罗诺斯就是从其父乌拉诺斯的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他同样也很清楚，自己必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因此每当有孩子出生，克罗诺斯就会将其吞入肚中，只有宙斯因得到其母瑞亚的保护而幸免于难。克罗诺斯的暴行引发了盖亚的不满，于是当宙斯联合他的兄姐们向克罗诺斯高举反旗时，盖亚便成为了他最有力的后盾与靠山。

解说

从关于盖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她的几个明显性格特点。首先，盖亚并不是个喜欢卖弄权势的神，尽管她地位显赫却始终隐于幕后，并不会经常抛头露面；其次，盖亚有着明晰的善恶观，但凡触及到她道德底线的，无论是丈夫还是儿子，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想尽办法将其从统治宝座上拉下来，让更合适的角色接替上去；最后，盖亚有着极高的政治手腕，希腊神话中每一次掌权者交替的背后都可寻觅到她的身影。如果用中国古代朝廷常常用到的一个词来形容盖亚的存在的话，就是“垂帘听政”。

盖亚象征着世界的开端与起源。在西方许多地方，她至今都被视为是地球的代名词，“盖亚”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地球+祖母”的含义，英语中也有许多“G”字母开头的单词和“地球”有关。在雅典的艺术作品中，时常将她描绘成一位端庄舒雅的女性。也有人认为，盖亚代表了人类灵魂中最原始的部分，是一切情感的发源。

《战神 II》中为体现盖亚大地之母的属性，将她设定成了“一座移动的大山”。

měi dù shā

美杜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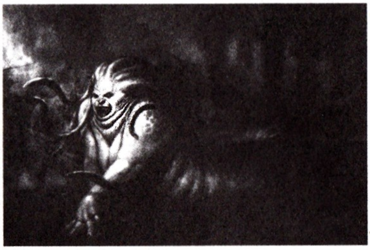
希腊文： Μεδουσα

属性： 魔

出自： 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 《战神Ⅱ》、《Fate/stay night》、《恶魔城》系列、etc。

登场动漫作品： 《恐怖宠物店》、etc。



游戏剧情描述

手持巨锤的奎托斯冲入了美杜莎神庙，迎接他的是蛇发妖女三姐妹的其中之一，肥硕的身躯懒散地躺倒在大厅正中，浑身沾满着令人恶心的绿色汁液，完全一副心甘情愿做奥林匹斯众神奴仆的样子……“别以为待在你的宫邸里就可以作威作福！”面对着面前这个臃肿丑陋的妖怪，奎托斯发出了怒吼。

解说

美杜莎的大名相信对读者大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曾在各种富于说教意味的神话典故书籍中读到过有关她的故事。传说美杜莎原本是一位美丽迷人的人类少女，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她恃宠而骄，甚至说出“我的头发比雅典娜更加美丽”这种狂言。美杜莎的傲慢无礼激怒了女战神，于是雅典娜便做法将她那秀美的脸庞变得丑陋不堪，而美杜莎引以为傲的满头秀发也被变成了数不清的毒蛇，如果有人与美杜莎的视线相互交汇的话，那个人就会立刻化为一座石像。即便如此，雅典娜仍难消心头怨气，当她得知珀耳修斯想要得到美杜莎的首级时，便主动将一面闪亮的青铜镜盾借给了他。珀耳修斯利用盾牌的反光接近沉睡的美杜莎，并趁机砍下了蛇发女妖的头颅，从她的血泊中诞生了飞马珀伽索斯及巨人克律萨俄耳。后来，珀耳修斯将美杜莎的首级献给了雅典娜，雅典娜便将其安置在自己的山羊皮盾牌正中，使之成为了最强之盾。

但在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笔下，杜美莎从一开始便是海皇波赛顿与海妖刻托所生之女，她和两个姐姐丝西娜和尤瑞艾莉一起居住在西洋的辽远之处，人称“戈耳工三姐妹”。三姐妹中的大姐和二姐都是不死之身，唯有美杜莎的肉体仍是可以被毁灭的。波赛顿因垂涎女儿的美貌而与美杜莎在雅典娜的神殿中鬼混，得知此事的雅典娜盛怒之下便将美杜莎变成了丑陋的怪物。后续的故事就与上一段所述无异了。

《战神Ⅱ》中的美杜莎简直可以用“丑陋得难以言表”来形容，与她那几乎要撑破皮肤的夸张赘肉相比，满头的毒蛇倒是看着顺眼得多。《战神》制作小组人设师的想像力真令人佩服……＝　＝|||不过在更多ACG作品中，美杜莎都是以蒙住双眼的长发美女形象出现。她的经历也在不断美化之后变成了“被雅典娜迫害的不幸少女”，而象征正义与胜利的雅典娜反倒是成了妒忌心切的恶毒婆娘。

狮鹫
shī jiù

英文： griffin

属性： 兽

出自： 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战神Ⅱ》、《恶魔城》系列、《龙与地下城》、《洛奇》、etc。



游戏剧情描述

奎托斯骑乘着天马，飞驰电掣般地奔向命运之岛，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可没有闲情去欣赏沿途的风光。忽然，远处一阵亮光闪过，天空中的几个黑点越飞越近，伴随着一串猛烈的光弹，那几只狮鹫张开了利爪扑了过来！可它们对奎托斯根本构不成威胁，他几个起落就跳在了它们背上，然后将这些漂亮可怜的家伙撕个粉碎。

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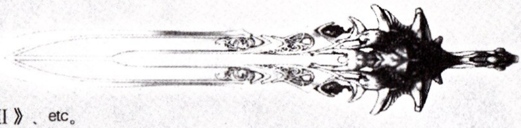
狮鹫，顾名思义，就是由狮子与鹰混杂而成的一种传说中的生物。它拥有狮子的身体以及鹰的头和翅膀，由于狮子和老鹰分别是称霸于陆地和天空的王者，因此狮鹫也被认为是最强者的象征，在古代皇家与贵族的家纹中时常能见到狮鹫的图案。1953年，一个狮鹫的纹章还被作为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而雕刻的十只神兽之一，这个纹章至今依然存放在邱园中。在建筑图案里，狮鹫通常以一只长着四只脚，一对翅膀，拥有豹子头或者鹰头的神兽的形式出现。

关于狮鹫的传说在失传的古诗《独目人》中有详细的记载。狮鹫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天上的众神们拉车。绝大多数狮鹫都是上半身呈金色，下半身呈白色，唯有为复仇女神涅墨西斯拉车的狮鹫是通体漆黑的。狮鹫将同为坐骑的马视为眼中钉，生怕自己的工作会被马抢走。它的另一个任务是处罚被欲望蒙蔽双眼的人类。在狮鹫传说的发祥地——中东的斯基泰草原上，有着丰富的宝石与黄金矿藏。当地斯基泰人一直担心外来人会与他们争夺这片土地上的财富。偶然之下，他们在草原上挖掘出了一副巨大的兽类骨骼化石，这只兽既有着鸟类的翅膀，同时也具备如狮子般锋利的利爪，斯基泰人便以它来证明狮鹫的存在，并称狮鹫会将那些窥视宝藏的陌生人撕碎，从而达到令外来淘金者恐惧退缩的目的。现在看来，斯基泰人口中所言的狮鹫其实只是翼龙罢了，但在那个科学知识并不发达的封建时期，这一亦鸟亦兽的恐怖生物还是足以吓退绝大部分外来人的，毕竟性命可比财富要来得更重要。

狮鹫的外型极具王者风范，因此在许多奇幻题材的文学和ACG作品中，它都是出场次数相当高的圣兽之一，特别是在网游中，狮鹫常常被拿来做为坐骑使用。另外，如果让狮鹫与母马交配的话，就会生下一种上半身为鹰、下半身为马的生物，名叫骏鹰。由于狮鹫与马原本就是八字不合的死对头，令其结合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骏鹰也被视为是奇迹或爱情的象征。

léitíng
雷霆

英文：Thunderbolt
属性：武器
出自：希腊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战神Ⅱ》、etc。



游戏剧情描述

“为什么现在你要来帮助我！”奎托斯对着众神之王咆哮着。“我给你的不仅仅是帮助，奎托斯，我赐予你力量。我赐予你奥林匹斯之剑，是这把剑战胜了泰坦，结束了圣战，把你神力注入这把剑吧，只有这样你才能完全发挥你的潜能。”阴险的宙斯如此引诱着对力量无限渴望的儿子，丢下了奥林匹斯之剑。

解说

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有两把不离其身的兵器——雷霆和宙斯之盾。雷霆是由独眼巨人所打造的攻击型武器，威力之强大足以震慑众神；宙斯之盾则是由专门打造神兵器的工匠赫淮斯托斯用山羊皮锻造而成，蕴含浓郁的魔法之力，就连宙斯的雷霆也难以伤它分毫。

从神格上来看，宙斯既是万神之王，同时也是司掌气候、特别是云、雨、雪、雷的天空之神。古时候，人们对于自然界种种难以用知识去解释的现象都感到分外恐惧，特别是毫无征兆、会在瞬间撕裂天空的雷电，往往会给人一种神在发怒的敬畏印象。闪电还会击中某些高耸的植物，并导致大火发生。当时的人类虽然已经能够自由控制火源，却仍对雷电无可奈何，因此雷电被视作是一种戏剧性的瞬间复仇的手段和无与伦比的破坏力的代表，成为神圣而有力的最佳代言。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都可见到以雷电为武器的神祇，其中有不少都是神格阶级颇高的重要神明，宙斯也是其中之一。

奇妙的是，虽然熟悉希腊神话的人都知道宙斯的御用武器是雷霆，但却几乎找不到关于这把武器外型细节方面的详尽描述，有的人认为雷霆是一把剑型兵器，每次挥动时都会有雷电划过；但更多人倾向于认为雷霆是无形之物，这也就使得这把神器的威力更加难以估计。

在《战神Ⅱ》中，Andy Park以无形的雷霆为原型设定出了“奥林匹斯之剑”。这份工作对于Park而言足以算得上是他接手过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游戏制作组希望Park能将这把剑设计成为剑中的王者，而Park自己则认为奥林匹斯之剑是妖魔化的象征，挥舞它时威力无穷且具有核武器般的效果。因此，他将这把剑设计得异常华丽并且有雕刻效果，就好像是这把剑拥有生命一样。



沃纳特的黎明

——《植物大战僵尸》同人

文／nico 编／夜蓝

时间是2月的第一天，超级碗的硝烟刚散去不久，深夜潮冷的空气中还弥散着过剩的佛洛蒙。沃纳特先生带着醉意驾车离开了“老家伙”——一家开了近30年的破败酒馆，在他年轻时这家酒馆就静静地坐落在美景镇的小广场旁。

沃纳特高中时代曾是风光无二的明星四分卫。校际赛获胜后，他总是和队友一起来“老家伙”坐坐，那时的老板对着假身份证一样会卖他点薄面，推来两杯冰镇啤酒。可自从新老板从墙上取下那张20多年前他捧着州冠军奖杯的照片后，就再没人提起满脸横褶的老沃纳特的昔日，除了他自己。如今，当沃纳特瘫在吧台上指着挂在墙角的电视诉说当年时，酒保也只是伸手拿过那张油渍渍的十美元，出于人道地为他再添上半杯波旁。

夜风吹散了酒气，沃纳特多少变得清醒了。他试图摇下车窗透透气，但摇柄转动的吱扭声却伴随着卡死的车窗戛然而止。这是一辆岁数与他相近的破卡车，“你不能要求它太多”，他这么想着，茫然的目光落在道路中央的黄线上，此时它们正以规整的频率划过。车灯范围内的道路像催眠仪般，每隔几秒钟重复一次相同的画面。收音机里传来晚间脱口秀节目女主播激昂高亢的演说，沃纳特的太阳穴嗡嗡作响。

本文为架空题材，文中情节与现实社会、团体、个人无关。

“这年头的女人都打了激素。”沃纳特嘟囔着，不耐烦地低头摸索到收音机旋钮，借着车内昏黄的光线，他顺便看了眼时间，差20分钟正到午夜。

电波嘶嘶拉拉地冲破夜空，旋钮快转到底时，夹杂着噪声的喇叭里才隐隐响起一首老歌。沃纳特随着歌声摇晃着发福的身体，歌词他只记得一半，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曾经在舞会上伴着这首歌与返校皇后翩翩起舞。沃纳特试图回想起这首歌的名字，然而眼前一晃而过的黑影撞碎了他的美好追忆。轮胎在公路上摩出数道弧形的擦痕，残旧的卡车像一具半个世纪前就被丢弃在这偏远公路上的尸体一般横亘在路中央。

沃纳特跳下车，借着车灯查看四周，可除了从破车上滴下的机油外，再也没有其他污渍。刚才的发生的一幕在沃纳特被酒精过度侵蚀的脑中慢慢褪成一种幻觉。他啐了一口，这才上了车，卡车发动时冒出的浓烟转眼就淹没在无际黑暗中。经过刚刚那一幕，停留在老沃纳特脊背上的颤栗感令他变得清醒，连同其他感官一起被无限扩张，似乎在这夜晚足以触及目光所不能达到的更远处。

沃纳特嗅到潮冷的空气中不知何时开始夹杂了一些无法辨别的腐臭，像卓尔帕尔家的农场，混着牲畜的排泄物和生肉浓厚的血腥味。沃纳特的精神被这种无端的味道彻底吸引住，在嗅觉占据了全部神经的同时，强烈的冲击感从车身传递过来。他的前额猛撞向方向盘，刺耳的电笛穿透黑暗惊起林间休憩的鸟扑簌着翅膀飞向更高更安全的枝杈。片刻后，随着沃纳特身体的滑落，一切骚动又复归于平静，就像什么都未曾发生。

沃纳特琢磨着下回应该让庞姆金顺便修一下安全带，和大脑的清醒相比，变得沉重的身体拖着他堕入黑暗。阖上眼前，沃纳特的脑海中又响起了返校舞会上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最后，沃纳特想到。

不知过了多久，沃纳特从昏迷中逐渐苏醒过来。低沉杂乱的电波透过破旧的汽车音响像耳鸣般直透脑海。他勉强摸到收音机开关，但无论他按向哪里，它仍执着地工作着。他拉住方向盘，那东西在滑动了半圈后停在中途。瞬间，沃纳特胸口漫上一阵强烈的不安，腐臭和血腥味充斥在鼻间。他几乎是挣扎着回到驾驶座，喘过几口气后稍稍镇定下来。

照常理说，这种地方半夜不会有人，如果撞到什么也应该是附近牧场里跑出来的牛。从整备箱中摸出的手电筒已经太久没有使用，沃纳特在车座上磕了几下才忽闪忽闪地亮起了暗淡的灯光。他尝试着挪了下腿，立时从脚踝传来尖锐的疼痛。

“哦，我亲爱的上帝，你真会开我玩笑。”灯光下，沃纳特看到自己左小腿上不知被什么划开了一道近十公分的伤口，狰狞翻卷开的皮肉上凝着半干的血痂。

沃纳特扯下一截衣袖胡乱包裹住伤口，深吸口气后蹭下车。他甚至顾不上用闷哼来缓解一下疼痛，便急忙举起手电筒向轮胎下搜寻。卡在车轮下的物体被碾得血肉模糊，看上去像



一截人体断肢。沃纳特倒抽一口凉气，脊背上细密的寒毛统统立了起来。灯光循着拖拽的血迹直至它消失在路边低矮的灌木丛中，沃纳特此时比方才放心了些，没人在被碾断肢体后还会自己爬走。

“这可不合逻辑。”沃纳特叼了根打卷的香烟，兀自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摸出半盒火柴。

火星在黑暗中亮了又迅速地暗淡，像故意和沃纳特作对一样，在他的脚边堆积成一小摊。沃纳特犹豫地盯着仅剩的一根孤零零的火柴，叹了口气，连同香烟一起揣回上衣口袋。他试着晃了一下左腿，轻微的疼痛提醒着他那里还有一道伤口。

“糟糕，这样可没办法开车……”

沃纳特翻开手机，他想起前些天在暴风雨中损坏的发射塔似乎就在附近。果然，那仅剩的一格信号嘲弄般地停留了一秒后随即消失。他向前方望去，就在手电灯光所及的不远处有个岔口连接着一条简单铺设过的小路，标识牌上清楚地印着加油站。

“或许能弄辆拖车来，”沃纳特在保险杠上用力磕了下手电，灯光闪烁了几次，倒是比刚刚更亮了些，“明天还要给警长打个电话，修车的钱不能我自己付，谁的畜生就该他负责。”

手电时明时暗地照在路上，牵引着沃纳特走向灌木林的更深处。

通向加油站的路比往常更加漫长，沃纳特屏息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他似乎总能感觉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在不急不缓地跟着他，匍匐在灌木丛中，摩擦着枝桠发出一阵阵喳喳声。沃纳特不断告诫自己这是因失血而产生的幻觉，但与理智相反，心脏急速跳动，不断向大脑泵上新鲜的血液。过度呼吸使他几乎处于眩晕状态，直到灯光终于清晰地勾勒出加油站完整的轮廓，他才松了口气。

“开门！”沃纳特用力拍打着玻璃门，他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身后，但野性的压迫感不断地催促他，“混蛋，给我打开这该死的门！”

“闭嘴，狗屎，给我安静点。”

沃纳特刚要出口的咒骂被紧贴着玻璃门的枪管顶了回去，不上不下地卡在喉咙间。

“伙计，你要干什么？我可不是来打劫的。”沃纳特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带武器，但举着猎枪的年轻人像被什么吓得惊慌失措，神经质地抽着肩膀，枪管死死地抵在门上。

“离、离开这！该死的，马上给我离开。”

“什么？！你看我受了伤，我现在需要药品，马上！”

“受伤？”年轻人顺着沃纳特的指示看向他的小腿，渗出的血在小半截衣袖上染出了一块暗红的瘢痕，“狗屎，狗屎……”

年轻人焦急的跺着脚，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将枪管对准沃纳特大喊道：“你他妈的被咬了？！”

“我他妈的出了车祸！”

“说谎！你一定是被那些东西袭击了，不行，绝对不能让你进来，绝对不行。”

“狗屎，我……”

“退后！我说了退后！”

沃纳特在心里诅咒了一万遍，但面对双筒猎枪还是很老实地后退了几步：“发生了什么？”

从货架后探出半个头的年轻女子让沃纳特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近乎讨好地凑上去，但在年轻男子手中枪管的威慑下又退了回来。

“小姐，我在前面出了车祸。”沃纳特借着便利店的灯光将半截袖子拽下，指着伤口说：“你瞧，我现在急需药品。”

女人显得有些犹豫，用眼神征求着年轻男子的意见。

“你没看到他被咬伤了么？让他进来我们都会死！”

“他那不是咬伤。”

“你知道什么？”

“我是医学院的预科生。”

“是啊，她是医学院的预科生，谁知道那鬼东西是不是她们的试验品？鼠疫、霍乱，这些都是你们这些人做出来的，然后再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拿出疫苗，实际上就是制药商和医疗机构勾结的阴谋。”

“是，是，还有战争都是军火商和政治家的阴谋，但我对上帝发誓，这位先生的伤只是划伤！”女人摆着手对货架后的另一位形容落魄男人嚷嚷道，男人啐了一口，便不再说话。

沃纳特紧张得绷紧每一根神经，草丛里不时传来的扑簌声更令他焦躁。时间几乎被放到最慢，一分一秒地流逝。女人和年轻男人的争吵像体育节目中的重播镜头，声音也被拉成了节奏缓慢且低沉的频谱。如果在平时，沃纳特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没有一处是他所不了解的，然而今晚的美景镇却令他感到分外陌生。低矮的灌木丛中似乎隐藏了什么陌生的物种，未知带来的恐惧毫不留情地刮过沃纳特紧绷的神经。

突然，这种盘旋在身体每个角落的恐惧凝聚到他的左脚上，被紧捏住的疼痛透过神经末梢迅速转化成一种难以形容的酥麻爬上他的头皮。沃纳特反射性地拖着腿向便利店蹭了一步，他的眼睛在这时似乎变得比其他任何时间都更加敏锐。他瞧见黑夜中那张血肉模糊的脸正一点点侵入到便利店惨淡的白炽灯光的范围中。

“上帝，这是什么？！”

“这家伙把那东西引来了，我们会死的，我们都会死在这！”

沃纳特奋力踹向那张遍布青红色分泌物的脸，他几乎能感到粘稠的液体附着在他厚重的靴底上，像电影中

带有强酸的血液那样侵蚀到他的身体内部。当他意识到那仍具有人形的生物已经放开他时，沃纳特疯狂地拍打起便利店的玻璃门。

“让我进去！开门，你他妈的给我开门！”

年轻男人还在犹豫，女人已抢先一步拉开门闩。

“妈的！”男人依旧神经质地颤抖着，举枪对准匍匐在地上缓慢爬行的生物的头颅扣下扳机，红白相间的东西溅了一地。枪声在安静的野外向各个方向扩散，毫无阻隔地回荡在灌木林中。

“这下好了，他们都知道我们在哪里了。”躲在货架后的男人说道。

沃纳特已经没有力气去和他浪费口舌，在女人的搀扶下，他一步步挪到便利店里面的货架旁。此时他才注意到在便利店拥挤的空间里还躲着一对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女儿，以及他惟一认识的人——修车行的庞姆金先生。显然，庞姆金很早就发现受伤的人是沃纳特，但他却没有要求开门。沃纳特看着庞姆金瑟缩的脊背，愤怒得几乎要咬牙才能遏制住想去给他一拳的冲动。

“我很抱歉。”庞姆金哆哆嗦嗦的说道。

正在给沃纳特包扎的女人察觉了微妙的气氛，但到了这种生死关头，她也无法指责庞姆金。想到这里，女人自然地为未来感到担忧。

“谢谢你，小姐。”

“我叫雷蒂斯。”女子收起急救箱，“这位反政府主义者是查瑞先生。”

查瑞似乎没有向沃纳特打招呼的意思，只用个嬉皮士背影对着他们。

“我在镇上遇到了福劳尔先生一家，搭他们的车准备去叔叔的农场，没想到会遇上那些东西。”从雷蒂斯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沃纳特很难想像出他们的经历，但在福劳尔一家惊惶的眼神中他大概能猜到一二。

“我的车在半路上撞到了什么，那时还以为是谁家跑出来的牛，或者是野生动物什么的！妈的，那是什么东西？”沃纳特想起来车轮下的半截断肢和便利店外没腿的怪物。

“僵尸，该死的僵尸，你没看过电影么？科学家做实验，生化武器泄漏什么的。天知道，说不定这位小姐也是其中的一员。”

“好了，现在你把他放进来，那些东西一定会追着血味到这里来，我们谁都别想出去。”年轻的店员重新装好子弹，癫狂地扭动肢体。

“比……”沃纳特眯眼瞄着年轻男人的胸牌，“比……恩？就算我他妈的不进来，你们早晚也会困死在这里。为什么不报警？！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该死的911。”

“它坏了！”蕾蒂斯举起连忙音都没有的话机听筒，“这位比恩先生根本没想过叫人来维修。”

“我们可以躲在这里，等他们修好发射塔。”查瑞从货架上拿了罐啤酒，“或者在那之前，我们先被那些东西吃掉。他们吃内脏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活着。”

“嘿，你还没付钱！”被查瑞一瞪，比恩老实地缩回脖子，丧家犬一样跌靠在墙边，“我们都要死

了，我们都会死的，狗屎，真他妈的狗屎。”

福劳尔家的小姑娘被比恩吵醒了，“内脏”、“死”这些字眼显然唤起了她不好的回忆，她扯着嗓门哭号。

“好了，现在僵尸不用闻味就能找到我们了，真是太好了。”比恩丧气的把枪拽在地上，福劳尔夫人则慌张的安抚着女儿。

“宝贝，我的太阳花。”福劳尔夫人的眼泪几乎掉出眼眶，但她的手臂仍牢牢拥住自己的小宝贝。福劳尔先生拉起沃纳特的衣角，在他看来，这些人中如果有谁可以将他们从这片混乱中救出去的话，毫无疑问是有着退伍军人块头的沃纳特。

“我很有钱，只要你把我们送出去，五十万……不，一百万，我给你一百万！”

查瑞一口气灌下啤酒：“明天之前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你准备去哪家银行转账？”

福劳尔闻言铁青了脸，揽过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说：“我们不应该来这鬼地方……”

“我们可以逃出去，我的卡车还没坏！就在路上！”沃纳特突然想起自己的破卡车，那散发着霉味的一线生机像清晨的曙光照进孤立的小便利店。

“对，我们不能在这等他们来，必须离开。”雷蒂斯激动地攥紧货架，“还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上帝，我们可以打败他们！”

“我们有一只双筒猎枪，薯片、爆米花、红牛……还有上帝。”查瑞调侃道。

“他说的对，我们什么都没有，外面是灌木丛，根本看不清，我们会死在外面。”

“等下去我们会死在这里。”沃纳特觉得力量从身体每个角落涌上来，像他年轻的时候跑过50码线时那样在体内鼓荡，“要在他们聚集起来前从这里出去。我们去镇上，那里还没有这些东西，只要到了镇上……警署！那里有枪，我们可以干掉他们。”

“要走你们走，我留在这。”比恩说。

“你手上的家伙是惟一的武器，你不能这么自私。”

“一个人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应该一起行动，查瑞？”

查瑞耸耸肩，不置可否。当蕾蒂斯想询问庞姆金和福劳尔一家的意见时，一丝若有似无的声音在林中响起，接着，是又一声，渐渐地汇聚成此起彼伏的低哑嘶鸣向加油站靠近。沃纳特屏住呼吸，不止是他，似乎每个人都预感到危险的逼近，狭小的货架间，倏然间只能听到心脏急促的搏动声。沃纳特的视线锁住前方的落地窗，手摸索着墙上的电源开关，灯光忽然熄灭让比恩先生打了一个激灵。

“你这是干什么？！”他低声问道。

“安静。”突然降临的黑暗在沃纳特眼前制造出一片盲区，然而在双眼适应之前他已敏感地察觉到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凭空消失在夜色中。他静候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虔诚。

“他们走了？”蕾蒂斯用力眨着

眼，想更快地在黑暗中辨识出模糊的轮廓，但同时她又在期望着另一种结果。

“他们走了？”她再次问道。

沃纳特并没有回答她。

忽然，一声撞击玻璃的巨响击碎了雷斯蒂强装的冷静，她尖叫着拖住沃纳特的手臂。撞击玻璃的声音缓慢却规律，似乎并不着急打破他们最后的壁垒。坚定的敲击持续了片刻，加油站的室外灯点亮了，紧接着是便利店里。刺眼的白光晃得蕾蒂斯不由自主地阖上眼，她感觉到沃纳特的肩膀变得僵直。

“怎么了？”蕾蒂斯眯着眼睛向落地窗看去，“上帝……”

挤满加油站门口的僵尸被应急白炽灯的光线所吸引，或者他们只是嗅到了美食的味道，不断撞向落地窗。

“天啊，那是莉莉佩德。”

曾经的返校女皇性感的嘴唇已经被啃得所剩无几，精心保养的整齐牙齿现在看来相当讽刺地反射出森森白光。想到自己曾吻过它们，沃纳特的胃酸似乎要从食道中逆流上来。福劳尔夫人遮着小女儿的眼，将身体埋进丈夫的怀里。莉莉佩德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在沃纳特的身上，和几十年前她用倾慕的眼神注视着明星四分卫一般无二，只不过现在他成了一道晚餐。莉莉佩德的额头一次次撞在钢化玻璃上，飞溅的血肉沿着玻璃滑落，当然也有一些顽固地贴合在表面，形成一道半透明的暗红色的墙。

沃纳特被那奇异的景象所震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概只是短暂的十几秒钟，在血肉模糊的视线里，他注意到一条突兀的白色裂痕。紧接着，钢化玻璃沉闷的崩裂声如同死神的号角在便利店内响起。

“该死！都到后面去！”

沃纳特推搡着比恩，但他似乎仍陷在恐惧中，视线茫然地在沃纳特和崩裂的玻璃间游移。沃纳特拉起福劳尔先生，让他们先躲进便利店后的小仓库里。一旦被突破就变得形同虚设的钢化玻璃此时已经成了豁然敞开的大门，涌入的僵尸倾着身体，双臂微微支起一个小角向前探着。

庞姆金爬到沃纳特的脚边，抓住他的脚踝：“不要丢下我，救救我。”

沃纳特并不是绅士，甚至算不上一个有教养的人，但是他同样不是屠夫。他只是皱了下眉头来表达的他的厌恶，而后抓着庞姆金的领子将他拽起来。失去依靠的旁姆金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又挂上比恩的手臂。

“妈的，放开我！”比恩挥动猎枪想甩开庞姆金，一声闷响后，他看到庞姆金难以置信地捂着额头，跌坐在地上。

沃纳特将蕾蒂斯和查瑞推进狭小的仓库，扭头就看到坐在地上脸色发青的庞姆金，他的身后就是成群的僵尸挤在货架间。

“你都干了什么？！”

“妈的，是他抓着我不放。”

“我们不能扔下他。”

“太晚了。”比恩用肩膀抵着沃纳特挤进小仓库，在门阖上的那一刻，沃纳特突然觉得自己或许也没有去救他的打算。

惨叫没有持续很久，伴随着被血

沫呛到的咳嗽声，美景镇名声很好的庞姆金先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从门缝下渗入血液还是温热的，沃纳特像避开瘟疫一样，沿着墙根挪向角落。

“这不是我的错。”比恩抱着那杆猎枪，身体剧烈地抽搐，然而下一刻，他停止了所有动作——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般，只是惊恐地睁着双眼。

蕾蒂斯发现了他的异状，拽过他的肩膀问道：“怎么了？！”

比恩缓慢地转过脸面对蕾蒂斯，一字一顿地回答道：“子、弹、还、在、柜、台、上。”

时间过得比世界末日还慢，沃纳特想，大概他们都要死在这里了。上衣口袋里还剩下惟一一支香烟，或许在最后一刻他才会点燃它。沃纳特的手隔着一层棉布按在烟盒上，那下面是他的心脏，强有力的跳动穿透了层层阻隔，渐渐地沃纳特觉得自己还活着，也可能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现在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还剩下几发子弹？”

比恩愣了一下后，慌张的摸起口袋，最后在裤子口袋里摸出两颗红色的子弹：“算上枪膛里的，总共三发。”

“出去。”

“什么？你疯了吗？！外面都是僵尸，出去就是死。”

“从后门出去。它们都聚集在这里，外面不会有那么多僵尸。这三颗子弹足够绕到前面炸掉加油站，我的车就在公路上。”

“太危险了。”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看看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当作武器的，一定要在天亮之前离开这里，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僵尸聚集过来。”

“他说的对，我们等下去就没有机会了。”

“谁去炸掉加油站？”比恩问。

沃纳特的眼睛落在查瑞和比恩脸上，但他们都很快转开了视线。沃纳特叹了口气，接过比恩手中的猎枪。

“我去。”沃纳特说。

沉默时，时间过得更慢，蕾蒂斯长吁口气站起身说：“我们找找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作武器，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斗。”

比恩从身边的储物架上取下一瓶罐头，镀锡的铁盒里装着腌渍豌豆，比恩拿在手上掂了下重量，抬眼看向蕾蒂斯。

蕾蒂斯又看了看查瑞。

“这是个笑话，绝对是个笑话。”他这么回答。

“如果我们能活着，或许可以上CNN或者纽约时报，标题就写‘比原子弹更强大的破坏性武器——豌豆和玉米’。”查瑞把最后一罐玉米罐头扔进皮夹克裹起的包里，苦笑着说道，“等活着出去，你可以说你赤手空拳打倒了它们。福劳尔先生，您准备好了么？”

福劳尔脸色苍白，他的西服外套并不像查瑞裹得那么满档。

“爸爸，给你。”福劳尔的小女儿举起一瓶罐头，但他的父亲并没有伸手去接，这让她不满地嘟起嘴，一遍遍叫着“爸爸”。

“福劳尔先生？”

“没事，我没事。”

“爸爸，爸爸。”

“安静！”福劳尔的西服外套被小女儿拽了下来，铁罐砸在水泥上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变得更加沉闷。福劳尔慌张地用手捂住自己的手臂，但那里一个明显的牙印已经溃烂，露出一点白骨，显然不是刚受的伤。

“爸爸？”

“妈的！妈的！你被咬了一直没说出来？！我他妈的还让你们进来！外面那些家伙根本不是来找我们的，他们一定是闻着你的味道来的！妈的！”

“这不是……”福劳尔想解释，但在溃烂流脓的伤口的面前，他只能无力的垂下头。

“爸爸？”

福劳尔望着自己的小女儿，他蹲下身子，让自己的视线可以与她平行。

“我的小太阳，”他说，“跟着妈妈，你会平安无事的。”

“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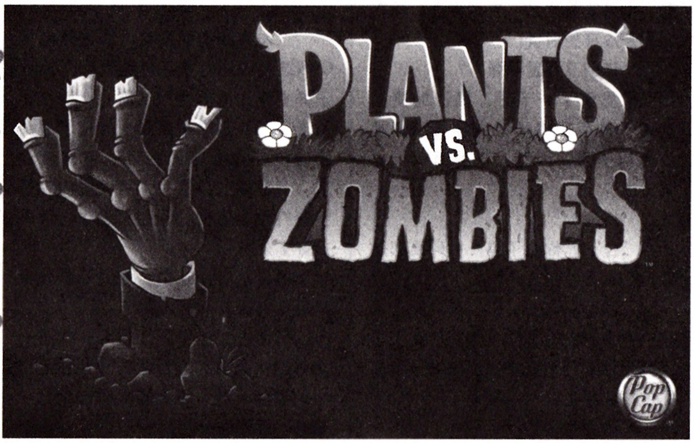
福劳尔站起身，他的脸色似乎比刚才更差了，心脏虚弱而急促地跳动着。如果说曾抱有一些希望的话，那么此时他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福劳尔先生向自己的妻子点点头，低声说了句什么。

沃纳特并没有听到，或许只是“我爱你”之类告别的话，他想，自己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跟某个人这么说。

“爸爸不来么？”

福劳尔的小女儿望着父亲微笑着从另一侧锁上门，回头问母亲。她的母亲只是摇摇头，加快了脚步。小女儿跟不上母亲的速度，但是下一刻，一个温暖的怀抱将她从地上捞起来。

“你爸爸只想休息会，很快就会赶上来。”查瑞抱着女孩看向福劳尔



夫人，“不信你可以问妈妈。”

福劳尔夫人点点头，幽暗的光线穿过枝丫落在她的背上，她的表情暧昧不清，但有什么在黑暗中偶尔反射出一点光。于是，查瑞更加用力地抱紧这个孩子。

“瞧，它们都在那里。”沃纳特伏在灌木丛中低声对比恩和查瑞说，“我去炸掉加油站，你带他们先去发动汽车。”

沃纳特把车钥匙交到蕾蒂斯手上，他认为这样才能保证蕾蒂斯和福劳尔母女一定不会被抛下，但查瑞出奇地没有对此嗤之以鼻，他只是抚慰着怀中柔软的身躯。

“如果你们看到爆炸后5分钟我还没到，就离开这里。”沃纳特补充道。

查瑞看了下表，这时已经过了三点，或许很快黎明就会到来。他注视着夜色中女孩稚嫩的脸，又想起他父亲锁上门时的微笑，有一些想法渐渐在他脑海中成形。他揉了揉女孩的长发，将她交还给她的母亲。

“等一下。”

沃纳特疑惑地看着查瑞，然后又指指手腕，意思说我们时间不多。

“我也去，没人比我更懂得炸东西。”查瑞坚定地说道。沃纳特沉默了片刻，随后对他轻轻点了下头。

僵尸大多仍挤在狭小的便利店中，偶尔有在外围徘徊的，沃纳特只是用枪托对着头给他们一下，他和查瑞就这样无声地向加油站靠近。沃纳特从没像现在这么紧张过，但同时又有一种有别于恐惧的兴奋在悄悄攀升。这一切就如同他回到了18岁，带着橄榄球冲过50码线，听到全场都在呼唤他的名字时一般。他举着枪，双眼眨也不眨地盯住黑暗中惟一的光源。

查瑞从他身后绕到加油机旁，从油枪中汩汩溢出的刺鼻黏滑的液体渐渐在地上汇聚成一小汪水泽。他向沃纳特示意缓缓后退，汽油沿着他退去的方向画出一条蜿蜒的线，在户外灯下折射出紫绿色的幽光。沃纳特护在查瑞前方，随着后者一步步推进，他觉得自己或许真的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比恩发抖的手紧攥着罐头瓶子，低矮的蒿草擦过他光裸的脚踝，间或带着冰凉的露水激得他寒毛直立。

“还有多远？”

蕾蒂斯摇摇头。

“他妈的，那家伙不是在骗我们吧？”

蕾蒂斯睨了比恩一眼，然而正是那一瞬间，她似乎看到什么东西影影绰绰地在比恩身后晃过。

“干什么？你在看什么？！”比恩的声音顿时高了几度。

“安静，你想让那些东西发现我们吗？”

比恩回过头，但那只是一片灌木林随着深夜的阴风摇动，经过再三确认，他终于放下心。

“吓死……该死……”比恩惊恐地看着蕾蒂斯，慢慢后退。

“小心！”福劳尔夫人抱着小女儿低声叫到，但仍晚了一步。

蕾蒂斯还没有转过身，就感到颈间一阵尖锐的疼痛，但是很快这种疼痛就变得麻木，她甚至来不及看清

楚。蕾蒂斯奋力挣扎着，但那东西并不打算放过她，死死咬住皮肉。每推开一寸她就感到有什么从身体上被生生撕扯下来，血液迅速从她身体中流逝，直到眼前一片黑暗。

比恩和福劳尔母女奋力奔跑着，树木在视线中左右摇晃，渐渐和黑暗融合在一起，哪里安全或哪里危险已经在意识中淡去。不能停下来，只有这一个想法维系仅剩的意志力。

福劳尔夫人抱着小女儿已经跟不上比恩的脚步，忽然有什么绊住了她，她跌倒在蒿草地上。那东西捉住了福劳尔夫人的脚，慌乱中她把小女儿护在身下，手在草地上胡乱抓着，直到握住冷冰冰的沾了泥水的罐头。她几乎是弹座起来，拿着罐头的手疯狂地砸下去。奇特的咕噜声从她的喉咙深处溢出，间或夹杂着类似哭泣的哽咽声，但她的手没有停。福劳尔夫人不断的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罐头倏然瘪下去，一股甜腻的玉米味混着铁腥令人作呕。福劳尔夫人惊惶地抽回脚，胸膛剧烈起伏，就像溺水的人一样汲取着氧气。

"那是爸爸的手表。"小女儿指着面孔已经凹陷的那东西说。

福劳尔夫人在看到昂贵的手表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那是她在结婚纪念日时送给丈夫的礼物。

比恩听到凄厉的吼叫声时，像被缚住了双腿一般停了下来。他跪倒在地，开始低声抽泣。他不是英雄，不是沃纳特或查瑞，更没有需要保护的女儿。比恩对自己说这些时并没有感到羞耻，或许有那么一点点，但和生命衡量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他抬起头，看到不远处昏黄的车灯穿过灌木林照进来。他兴奋地几乎要叫出声，但随即又被灭顶的绝望所笼罩。

"钥匙……"比恩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调转过头沿着原路返回到那片幽暗的林中。

沃纳特慢慢后退着，在眼见就要退出加油站的当口，他听到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该死。"查瑞低咒着，他后退时不小心碰到了堆积在灌木从里的废弃物。

沃纳特的精神立刻绷起来，惊惶地注视着便利店，但僵尸似乎并没有发现他们。沃纳特刚呼出一口气，背后就传来废物坍塌的巨响，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他高高地举起枪管。成群的僵尸往他们的方向靠拢过来，沃纳特开了两枪，在扣下最后一次扳机前，他停下了。沃纳特回头看向查瑞，他匆忙掏出打火机，但无论如何摩擦，火石都只有零散的火星散布在黑夜中。

"小心！"沃纳特忽然将枪管对准查瑞身后，扣下扳机时他才想起自己手中拿的是猎枪，但为时已晚。细小的铅弹像一张网铺散开，即便大部分打在僵尸身上，但剩下的子弹足以造成巨大的伤害，查瑞捂着腹部缓缓跪坐在地。

"混蛋！"沃纳特冲上去扶住查瑞的肩膀，他的身体在激烈地抖动，抖的也可能是自己的手，但沃纳特现在无法考虑这些。他回过头，僵尸逐渐收拢起一个圈，现在只剩下查瑞身

后的一个缺口。

"打火机呢？！"沃纳特问道。

查瑞摇摇头，他的肺似乎也受了伤，张嘴的时候咳出点血沫。沃纳特双手在地上一下下扫着，可那打火机也许在查瑞中弹时已经飞出去，他今晚第一次停下来，并且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

"……有烟么？至少在死前还想闻闻那味。"查瑞似乎读懂了沃纳特脸上的绝望，他靠在沃纳特的身上问道。

沃纳特摸着口袋，那里还剩下一支烟，他本来打算留给自己。烟，不，还有别的，还有一根火柴。沃纳特从口袋里取出火柴盒，查瑞瞪大了眼睛，随即大笑起来。

"给我。"沃纳特想摇头，但他听到查瑞漏风的呼吸声，知道他胸腹都受了伤，带着他不可能逃走。汗湿的手握紧了又松开，沃纳特将火柴盒递到查瑞手中，又从口袋里夹出一根折了半截的卷烟。

"伙计，拿好。"沃纳特拍拍查瑞的肩膀，然后头也没有回地冲出去。点燃的火柴照亮了查瑞的脸，而后又湮灭在黑暗中，只留下一个忽明忽暗的点。

沃纳特奔跑着，风声在身后追逐着，但他觉得那不是风，而是黑暗中的怪物不肯给他喘息的机会。爆炸声响起时，沃纳特的脚步顿了顿，但他没有停下。

天已渐渐泛白，黎明就要到了，沃纳特看到前方不远处有熟悉的影子匍匐在地上，是蕾蒂斯。他冲过去，蕾蒂斯显然已经死去很久，而后又复活。她身下是奄奄一息的比恩，他手中还握着沾有脑浆的铁罐头。

"我还是比较喜欢豌豆。"比恩咧着嘴笑道，但他气力不济，笑声已经走调成粗重的喘息。他勉强举起手，车钥匙在他指尖摇晃："很抱歉，没去救那母女，我很抱歉。"

沃纳特接过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活着的悲哀比恐惧更快地使他失去希望："你叫什么名字，小子。"

"比恩，比恩·舒、舒特……"然后，他再没有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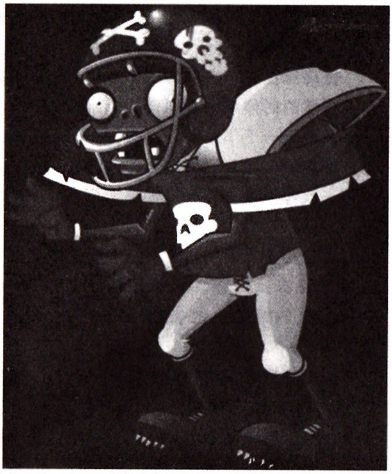
沃纳特捡起罐头，向着比恩的眉心砸下去："我也很抱歉，比恩·舒特。"

沃纳特的步伐变得沉重，他感到十分疲惫，可是却不能停下。他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向卡车的方向前进。自己可以活下去，然而这种认知也无法令他振奋起来，这就如同冠军杯的领奖台上只有他一个人。

"沃纳特先生！"听到声音，沃纳特仓皇地抬起头，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太希望有人分享死里逃生的喜悦以至于产生了幻觉，但福劳尔夫人和她的女儿就站在卡车边。力量蓦地回流到他的身体中，他忘记了小腿上还有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随即用冲过50码线一样的速度奔跑过去。

"你们还活着，感谢老天，你们还活着。"沃纳特捧着女孩的脸说道。

"我以为我们没希望了，我真的这么以为。"福劳尔夫人激动地搂紧自己的女儿。



“我们离开这！”福劳尔夫人先上了车，沃纳特伏下身抱起她的女儿，他举起女孩，压迫在手臂上的沉甸甸的重量让他想起金色的奖杯，沃纳特久违地笑了。

“沃纳特先生！”福劳尔夫人惊叫道。

沃纳特腰上传来尖锐的疼，他闷哼一声，双手没有放松，向外一用力把女孩推向她母亲的怀中。

僵尸只剩下半截身子扒在他身上，焦黑的腰下拖着内脏散布在蒿草里，不远处是刚刚折断的另一半焦黑残肢。

借着晨光，沃纳特看清了那是莉莉佩德，他把钥匙扔给福劳尔夫人。

福劳尔夫人已经哽咽了，搂着自己的小女儿，不让她看这一幕。

“走吧。”沃纳特说，“掉头一直开就是市镇，如果那里也不安全，就去更远的地方。”

福劳尔夫人点点头，发动了车子，破旧的卡车开动时仍旧冒出浓黑的烟，模糊了沃纳特的视线。他想抽口烟，但又想起自己把它送给了查瑞。腰上传来呜呜的吼叫声，莉莉佩德死咬着他的皮肉不肯松口。沃纳特蹲下身，把莉莉佩德的半身搂在怀中，像和恋人并肩而坐一样。

一缕晨光穿过业林，随后，太阳升起了。

“看，黎明。”沃纳特搂紧莉莉佩德挣扎的身体，虽然很想吻她，但他找不到嘴唇，最终只轻轻吻了下她的额头。

“我爱你。”沃纳特说，他忽然想起那首老歌的名字叫《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卡车引擎嗡呜的噪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福劳尔夫人从后视镜看着自己的小女儿，她正抓着小腿。

“妈妈，痒。”

福劳尔夫人眉头拧在一起，镜子中的表情有些哀伤：“不要抓了，我的小太阳，把裤腿放下，永远不要卷起来。”

她抹去眼泪，用力踩下油门。

破旧的卡车在公路上留下一串黑烟，前方是还在睡梦中的美景镇。

(END)



众望所归的结局

地点 魔王城　**出处** 《魔界战记2》　文／玛娜



如果要评选一个"最倒霉的魔王亲属"奖项出来，那么洛萨琳德毫无疑问能够得到不少票数（当然，不能否认这也和魔王大多孤寡一人有关）。

作为整个魔界最强魔王泽农的独生女，洛萨琳德自有记忆来的人生均完美无瑕，父亲的宠溺、下属的敬畏、豪华的宫殿、随意差遣的仆人……就算是花上一天时间描绘她的奢侈生活也未必能说完，当然，洛萨琳德有句更适合的话来概括这一切，那就是——上等人过的生活庶民是无法想像的。

然而，就在一个倒霉神附身的日子里，她突然从自己豪华的宫殿中被召唤出来，掉进一个装着黑色烧焦物、混浊不堪的油和一把破剑的罐子里。在一群低等恶魔排队围观的状况下，洛萨琳德得知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低等恶魔想要召唤的其实只是父亲泽农（并打败他）——对身分高贵的她来说，这是何等的屈辱。

好吧，说实话洛萨琳德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生气，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宫殿看到外面的世界呢，不过在开心之前要先把那个妄想打倒父亲的傻瓜人类干掉，让他明白想和魔王作对是多么的愚蠢。那个叫嚣着要打倒泽农让所有恶魔恢复成人类的傻瓜叫什么来着？没错，阿迪鲁。



可以说，洛萨琳德和阿迪鲁的第一次见面让人相当不愉快，虽然在《魔界战记2》的世界中，两人之间的对抗被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夸张与喜剧化，不过我们还是能想像洛萨琳德的心情可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欢快——莫名其妙



地被丢进了那么脏的罐子里，而且还被迫和一个傻小子签订了契约，就算对方还算是个帅哥也无法弥补受到的心灵创伤呀。然而，偏偏就是那个满口仁义道德，以保护家人为全部目标的傻小子在漫长的相处中渐渐走入了洛萨琳德的心中，正是他毫不犹豫地保护着立场相对立的洛萨琳德，也正是他，在洛萨琳德得知自己真实身分其实是魔王泽农的转生时，没有一点动摇地站在了她的一边，以一个炽热的拥吻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答应过会保护你，所以，我不会和你战斗的。”

欢乐、欢愉、欢笑

对《魔界战记2》这样一款从头到尾都在尽情恶搞与调侃的游戏来说，想要在结局时狠狠煽情一把，让玩家们忍不住泪流满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看了这么久欢乐而混乱的剧情，我们的恶搞细胞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呢。还好，洛萨琳德和阿迪鲁并没有企图在结局来一次生离死别或是别的什么危机好好吓唬一下玩家，他们只不过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口是心非到坦率相见的过程而已，一切来得都是那么自然，就像是一对青梅竹马随着成长渐渐走到了一起，风轻云淡，但也暗流涌动。



如果要说魔界大腕洛萨琳德和人类穷小子阿迪鲁的拥吻让人感动得不能自已，那肯定是假话，硬是要描述的话，这最后一幕更多的是让我们产生一种早知如此的得意感与如释重负。没错，《魔界战记2》直到最后，还是坚持了欢乐、欢愉与欢笑的原则，这种简单而纯粹的感觉，在现在已经并不那么常见了。



登场作品

《鬼泣4》

年少轻狂

——尼禄



弗杜那，这是一座特殊的城塞都市。之所以称其特殊，是因为这座城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与通常意义中的有神论存在着天壤之别般的巨大差异。人们所信奉的并非是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神明，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斯巴达。2000年前，原本身为魔帝左右手的魔界最强剑士斯巴达突然背叛了自己的同类，转而投向人类，并帮助弱小的人类战胜了魔帝所率领的恶魔军团，为人间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安宁。那之后，斯巴达便封印了自己身为恶魔的强大力量以及关于魔界的一切，与心爱的女子一起隐居起来，默默守护着人间直到生命终结。即便时过境迁，斯巴达的传奇色彩却从未褪色，恰恰相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仍在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广为流传着，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斯巴达还活着，而且在必要的时刻他定会再度现身于人类面前。弗杜那市内政教合一的魔剑教团便是由这座城中斯巴达的忠实信徒所组成，他们崇拜斯巴达，并以铲除其他恶魔为教义。为此教团内成立了一支名为“骑士教团”的私人部队，还有专门研发应对恶魔的武器的技术局为教团骑士们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在魔剑教团的统治下，弗杜那市呈现出一片严谨正派的社会氛围，民众们都恭敬谦卑地臣服于斯巴达和魔剑教团的统治之下，整座都市干净清透得如同人间天堂。

不过再理想化的环境中，也总是会出现某些不和谐之音。这些声音来自一个银发青年。他年轻、叛逆、狂妄且目中无人。他名叫尼禄，一个被无尽的黑色所笼罩的名字。那些斯巴达的善男信女们在他眼中仿佛是愚蠢的白痴，教皇的布道也如同刺耳的噪音令他焦躁不安。尽管他的身分是神圣骑士团中的一员，但他绝非忠诚的信徒，他所感兴趣的、或者该说是这个鬼地方惟一令他留恋的，就是教团骑士团长克雷多的亲妹妹——姬莉叶。本是孤儿的尼禄从小就与克雷多和姬莉叶一起生活，早已缔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手足亲情。而随着尼禄和姬莉叶的长大，在这两人之间又萌生了一种不同于亲情的特殊情感。姬莉叶的存在让饱受世人歧视的尼禄体会到了爱的感觉，也孕育了他那份深藏不露的温柔。可是，他所拥有的那份血统与力量仍不可避免地将尼禄与姬莉叶卷入血雨腥风之中。

任何一个宗教的诞生，都是出于慰籍

心灵的需求；任何一种力量的出现，根本不该被用于满足私欲。然而，明明是如此简单的道理却总是有人不余遗力地想要将其打破。但丁的出现令教皇的野望浮出了水面，他希望获得斯巴达的力量来让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神”。教皇最初的目标是俘获但丁，但尼禄的“恶魔之右腕”同样标示着其体内所蕴含的浓厚的斯巴达之血。想当然而，他便成为了比但丁更合适的祭品人选。

只是这个年少轻狂的斯巴达后嗣并不甘心被人利用，特别是当教皇为达到目的而将邪恶的魔爪伸向姬莉叶时，更是挑起了蓝衣骑士满腔的怒火与斗志。尼禄并不知道在自己体内流淌着2000年前那位战士的高贵血缘，当他察觉自己的右手变成恶魔般恐怖的模样时，还曾一度憎恨神对自己的戏弄。但在这场与伪神对抗的战斗中，尼禄隐约明白了“恶魔之右腕”对自己、对世界的意义。他对于“拯救世界的英雄”这个头衔毫无兴趣，自然也没打算将教皇策划的黑幕公之于众，他只希望自己能保护住心爱的少女免受伤害，只想握住她的手永不放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声高过一声的嘶喊，尼禄在痛苦的逆境中用自己的方式倔强地成长，哪怕是遍体鳞伤也要恪守那一句誓言：

姬莉叶，我一定会保护你！

究竟何为人类何为恶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在《鬼泣》的世界中却有着并不简单的答案。人类的肤浅本性总是会令其只注意到事物的表面而忽略了内涵，徒有虚表、做给别人看的伪善与发自内心、深藏不露的温柔之间，我们往往只会被前者吸引。善与恶并非像白与黑那般容易分辨，人类与恶魔也同样如此。只要能够发自内心为别人着想、替他人流泪，我们又有什么权力继续为其扣上“恶魔”的帽子呢？在《鬼泣4》中，尼禄曾因无法拯救姬莉叶而失声痛哭，也曾对魔化的教皇斥责道：“你只看到了传说的表面！至少我知道斯巴达有一颗心，一颗能够爱他人、爱人类的心！那正是你所缺少的东西！”这，或许可以视为是游戏制作组所给出的回答。



《鬼泣4》不但将前3作的绝对男主角但丁推上了大叔的宝座，还启用了全新角色尼禄来做主角，可谓是次颇为大胆的尝试。幸好从目前玩家的反馈来看，小林裕幸的这一决定倒也并不糟糕。尼禄既继承了但丁年轻时的那份狂妄自大和嘴皮功夫，又比但丁能更加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叛逆与激情引发了许多玩家的共鸣，而且从头至尾都笼罩在他身上的身世之迷更令玩家对其燃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尽管在今年陆续推出的《鬼泣4》小说版中，已将尼禄是维吉尔之子这一秘密公之于众，但对于绝大多数《鬼泣》死忠而言，仍然希望关于尼禄的故事能在今后的系列中继续讲下去。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聚众时间一到，众人准时带着零食抵达小黑屋，却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YULA吸着鼻子前来。

众编：那么，今次的话题是……？

YULA：对不起，天气骤变害我这阵子老是感冒，反反复复，所以没力气来主持了……你们几个谁行谁来顶一次吧。

夜蓝：哈哈，天气，这不就是最近全国人民的热门话题吗？

清雨：是啊，和家人打电话时听说那边都下雪了，冷得那叫个彻骨冰凉！真想不通有些人凭什么说南方没资格供暖气！

YULA：说到暖气，我想起前几天黑龙江发生的那起特大煤矿事故了。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就觉得好心酸，大家在享受暖气时真应该由衷感谢那些为人们造福的矿工啊。＝ ＝

夜蓝：只希望今后不要再看到这类消息了，让我们为死难者哀悼，为受伤者祈福吧……

暗星：至于游戏业界嘛，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消息还是要在这儿说一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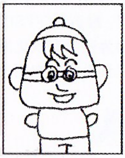
清雨：没错！那就是还有半个月，《最终幻想ⅩⅢ》便将于12月17日发售了！玩家们伸着脖子等了几年，如今总算是等到了啊！

暗星：现在的惟一愿望就是届时它能够大卖，这其实也是玩家的福气啊。

YULA：另外主题歌“因为有你”也于12月2日推出了哦，虽然总体感觉跟一般的J－POP没什么区别，但听上去还是很悦耳的。而且演唱者菅原纱由理还只是个19岁的女生呢，唱功却已经挺成熟的了，现在的日本歌坛新人们架势猛啊。

夜蓝：那么，就请各位读者和我们共同期待大作的降临吧！

本月最上镜读者：
苏州·贺念禹



本月读者留言：
游小说，your小说，专为你来，只为你做。

《游小说》第30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48%	第一名：光环 丰饶星战役	第一名：超级机器人大战OG
满　意：31%	第二名：潜龙谍影3 食蛇者	第二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一　般：14%	第三名：圣女贞德	第三名：和你在一起
不满意：7%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31辑、总第32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网名：Tingload/QQ：190299416　网名：Wai/QQ：45420158

网名：Rainbow/QQ：278070701　网名：仔仔/QQ：762849321

互动空间

（新疆·韩伟琪）《游》从28辑开始就不再介绍封面出自什么游戏，而改画家名了。我希望能在新的一辑中看到"封面画师"的下面多一行"封面用图"。

（北京·李亚坤）我还是想提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建议标出封面的设计出自哪部动画或哪部游戏，因为实在是不好找啊～还有就是请求喽，最近玩了PSP上新出的《死亡骑士》，可是因为还没有汉化所以对剧情方面一无所知，希望众小编下次出个关于它的汉化喽～

封面的问题嘛，没想到这也能撞车……李读者请翻到《游小说》目录页注意左上角的封面小图，下方的文字就标明了图的出处；而对于眼尖的韩读者的疑问，我特地看了一下，第31辑倒是写的游戏名，看来这块小地方也应该统一一下了……至于李读者的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不管什么游戏，只要是在剧情方面有亮点的，就都是有推出小说的价值的，如果我们有意向刊登这款游戏的小说，游游第一通讯员某Y我一定会告知大家的～

（上海·管永超）不如加上个纯原创空间怎样？题材限定：和某部游戏有关联，如世界观、人物等，发挥题材可以比同人馆更广，不过也辛苦审批的人了……

为啥看到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是"游人故事"？0_0 纯原创，和某部游戏有关，发挥比同人馆更广……嗯嗯。

都涉及世界观了就不能叫纯原创了吧？而且规矩如同人馆的文章都已经受尽煎熬了，采用这个形式，试炼恐怕会更多……OTZ

审批？这么高端的词汇用到我们身上真是令人感慨啊。

（E-Mail·纪晓雨）虽然《游小说》一再在内容和改版中体现"同人馆"和"时光回廊"的重要性，可是为什么贴吧和读者心目中"官方小说"还是最牛X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同人馆"的话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里就不再多说，而"官方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毕竟是更权威的作品，也许大家先入为主就把它看得更高？（我瞎猜的－ －）各个栏目的质量本人认为都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反正我是不只一次遇到过官方小说很难看，而国内撰稿人写的剧情小说更符合口味就是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也会看着调查表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您是倾向于哪种意见呢？

（上海·业俊杰）由于上个月底手机被盗了，所以现在过着没有手机的生活。现代人生活已离不开手机了吧？正所谓"吃饭可以不用筷子，做人怎么可以没有手机？"不过现在的我倒是享受着这种无手机的清静日子，不知这种"意外的感觉"能持续多久呢？（笑）

我只知道对于宅们来说，电脑才是最不可或缺的一件物品OTZ……而对于目前的我来说，给我一堆经典老漫实体书静心阅读，暂时忘却电脑的存在也不是不可以的！握拳！（我在激动个啥……|||）

要不要试试断掉一个星期的电脑？到时估计你会更激动。－ －

（柳州·谢琦盛）调查表太像答题卡了，小编们快换一换吧，本人患有"答题卡强制填写完毕综合症"！

看到上半句时也有点心动：好吧，也许从下一辑开始可以再改变一下……但看了下半句以后，忽然又觉得似乎没必要了哈哈。=v=

改就改，不改就不改，不要玩弄人家读者的感情！

好啦，改不改等下一辑出来不就知道了，就让我先卖个小关子吧～

（苏州·许业成）高三了啊，被迫执行"《游小说》封印计划"，只能等待大半年后的强势反击了。当然作为封印者的我可能会发生一些"由于不可抗力，突然没有足够的蓝来维持封印法术，所以强制解除封印"的事情……

原来是自我封印啊……就是不知道你的决心有多大？如果真的想防止自己把持不住的话，我看倒不妨学学《东之伊甸》里男主的做法，把之前关于《游小说》的记忆给一并消除了（当然前提是有外界力量可供在大功告成之后帮助恢复）……天啊我在说什么！？

游游交友栏
网名：彪爷/QQ：439787353　网名：真心英雄/QQ：77469533
网名：风小王爷/QQ：522326595　网名：哼哼/QQ：51141179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如果以几位小编为主角设计一款游戏，你会设计成什么类型的呢？并请写出简短的故事梗概。

●二男一女一和尚，怪异的《心跳回忆》~（哼哼，如果是Girl's Side的话就完全OK~）

●类型：恋爱；主角：清雨；梗概：清雨在机缘巧合之下漂流到了一家尼姑庵，并且与众尼姑之间发生了禁断的爱情故事。（尼姑庵漂流记？一o一）

●第一反应是恋爱AVG……穿越到古代的YULA酱，先后遇见了帅气到极点、以操纵魔偶为得意进攻手段的夜蓝魔王，神圣教廷的强力主教清雨，从天界来不食人间烟火、纯洁迷茫的暗星精灵，然后在三个互相敌对的势力中穿梭的YULA，最终平定三方矛盾，抱得后宫归……（对故事就先不吐槽了，只想说这……这人物设定是大大地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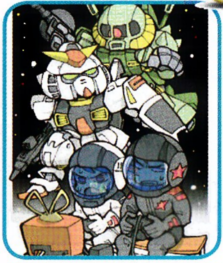
●嗯，这个问题要好好想想，三个无知青年和一个窈窕MM之间能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呀呀，不敢想了，还让写什么故事梗概啊，再想就要犯罪了呀。（没错，面对三个无知青年，我要不犯罪那简直是浪费资源啊一 一|||）

●设计成一款像《如龙》那样的动作游戏。暗星是整个编辑业界的龙头大哥，而剩下的小编就是直系组织，最后暗星被众小编痛揍而死，编辑部又再度恢复了和平。（你想害我们被K死兼这个月的工资没着落吗！）

●格斗游戏吧，像《罪恶工具》那样的~暗星、YULA当男女主角，至于夜蓝嘛，就辛苦他一下当个反面boss吧，清雨呢就把他设成隐藏人物好了，不是很多游戏都这样么，当打到2回目3回目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外表很另类、属性却超高的bug人物，让这位出家人当此重任好了！！（看来夜蓝的形象是彻底跟好人型主角不相干了，而和尚的身分也有可以加以利用的地方，早知如此，当初我也该弄个稀奇古怪的造型玩玩……）

●格斗对战型游戏。小编们为了争夺只有一个名额的带薪特别假期而展开乱斗，可以加入各杂志的小编，背景就采用各个编辑室或董事办公室。（擦汗，果然还是暴力类的才是王道么？可以加入其它杂志小编这点赞一下，很好地解决了人力不足的问题！哈哈）

读图人生



（提交人：夜蓝）天冷了，好想穿着宇航服打游戏啊……一定很暖和吧。



（提交人：暗星）虽然是张老图了，但我还是蛮喜欢的。喝醉酒的这些《生化》角色表情各异，然后再联想到作品中的他们就忍不住想笑出来。



（提交人：YULA）这回我也来腐一把好了：跨越时空的基情！



（提交人：清雨）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东西方的美术风格就差这么远呢？明明只隔了半个地球而已。

粥粥交友栏

网名：大树/QQ：658999865
网名：黑猫·AD钙/QQ：693400487
网名：Forever小约/QQ：553031414
网名：南枫/QQ：1272939429

小编剧场

绘/B.TmT

不如信X哥



快！准！狠！



网名：TSO.DJoker/QQ：269110696　网名：彩/QQ：350265221

网名：白玉汤/QQ：550168622　网名：空界待/QQ：504878679

《游小说》Tot.30大奖

北京 陈睿君

一等奖



全金属狂潮

★ACG精美周边

天津 王一哲
上海 业俊杰
天津 张弼违
兰州 吴佳霖
柳州 谢琦盛
惠州 罗林峰
广州 慧 儿
佛山 苏伟津
西安 张 勃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32 CD-ROM介绍

梦 剧 场：《100万吨的啪啦啪啦》预告片、《巫术 囚魂之迷宫》预告片、《永恒终焉》总览预告片

PV 地 带：ANGELA — オルタナティヴ（《机巧魔神2》片头曲PV）

幻彩花园：《龙之世纪 起源》、《光辉圣约3 目光》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潜龙谍影 和平行者》设定欣赏

游 音 盒：《七龙》钢琴&弦乐器演奏编曲集+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网名：hala/QQ：1164459897　网名：流星/QQ：648773381
姓名：梁继洪　地址：广西南宁市中尧路48号中区4栋44号（530003）

小编寄语



◆《2012》是一部真正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影片，可惜的是没有真正的IMAX版，不然的话那种震撼恐怕完全抵挡不住啊。其实要说这电影对中国还真是挺友善的，真不知道为此而喷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喷而喷吗？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真是邪了，短短二十天内我就经历了从夏天到冬天再到秋天，拿出来的衣服也是换换放放忙个没完，我说老天爷您就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吗……

★做完这一期后终于可以好好地休假了，希望之前制定的目标能够顺利达成吧。坚持原则，原则第一～



※在阅读自己心爱的作品时发现错别字连篇，甚至人名地名居然会前后不一致，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怒斥：这岂不是糟蹋神作的行为！现在的台版漫画的质量啊，难道你们真的打算印证“一切中文版皆等于D版”这一原版党人给出的蔑视评价么？！最神奇的是网上的意见全在诟病个人并无太大感觉的翻译文笔问题，却压根没有一个人提到这最原始的错误，于是我想掀桌了……

※今年来得过早的寒流似乎总算暂时离开了本市，就不知道过段时间是否会反弹得更厉害。而且一想到春节期间回家时将面临的刺骨寒冷，心里还是无比地犯怵……强烈支持南方也应该提供暖气的意见！

※为什么！为什么在经济这么窘迫的时候我却有好多东西想败啊！！OTZ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太诡异了，好像直接从夏天“跳”到了冬天，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前一天还在穿短袖，第二天就要长袖+外套了！幸好父母根据东北的气候特征事先给我寄来了一条超厚、超保暖的毛毯，不然的话今年的冬天一定很难熬！

▲上一辑截稿之后恰好是重阳节，于是在朋友的撺掇下决定去爬山……谁知这就是一连串噩梦的开始！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实在是不愿意回想！借用《24小时》里包小强的一句话，“This is the longest day in my life！”

▲甲流貌似有些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家都要小心啊！



◆大家随意讨论一下，何必这么认真呢。今年的寒潮的确让网上出现了不少抱怨南方冬天比北方难受的帖子。说实话，身为一个准·宅男，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阔别已久的“《最终幻想》系列”最新正统续作终于要发售了，感觉上一部《最终幻想XII》就像一个世纪之前的游戏一样，实在是太漫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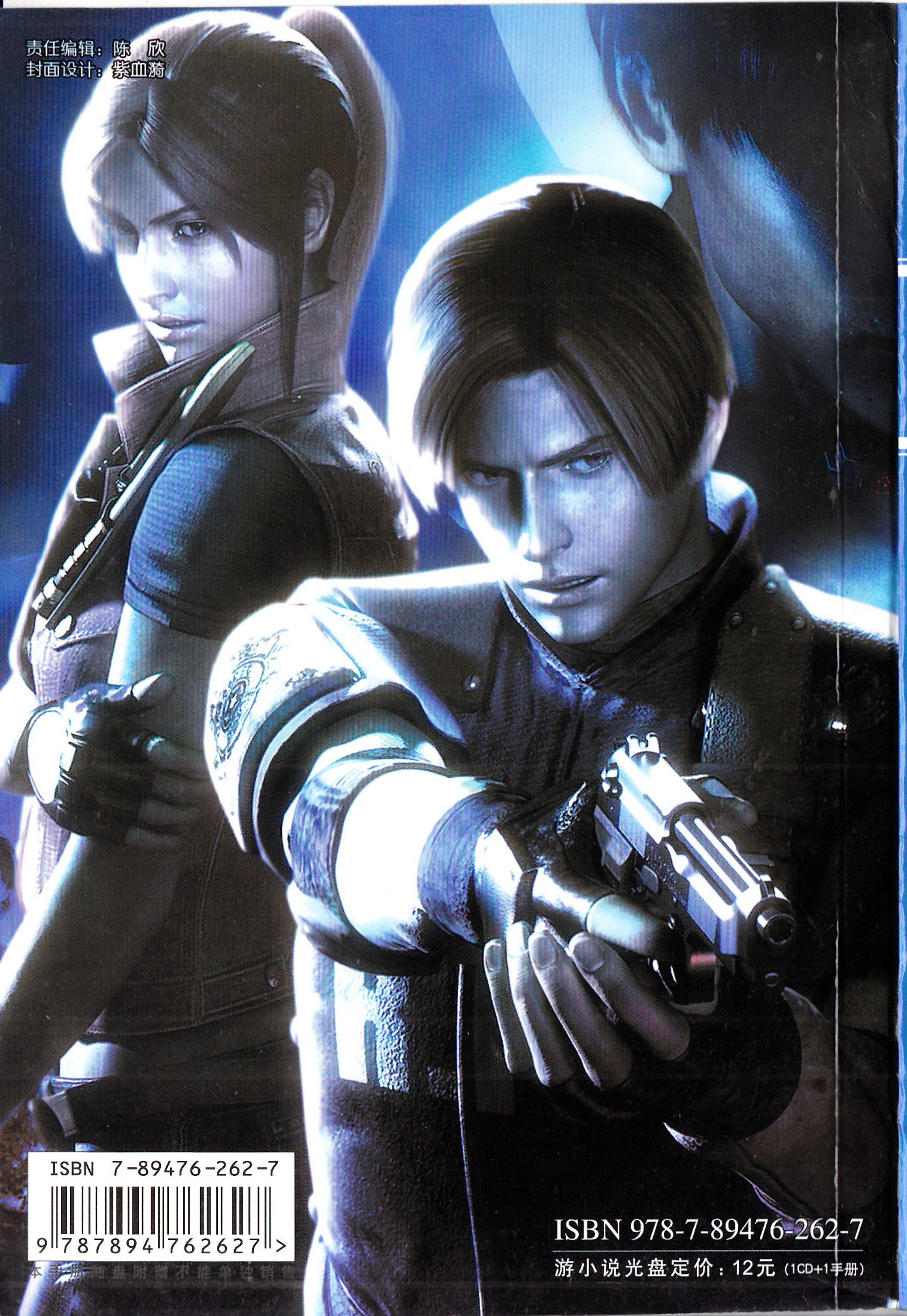
◆“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摩西传十诫，其第四诫是：星期天必须休息，守为圣日。他甚至下令，凡星期天工作者格杀勿论。有一个人在星期天捡柴，他便吩咐摩西，让信徒们用石头把这人砸死了。”算算你已经死了多少次了吧～



网名：晴阳/QQ：632184780　网名：KISEKI/QQ：869860290
网名：永玖/QQ：396596448　网名：Lemuria/QQ：465902167



■萝萝娜的工作室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ISBN 7-89476-262-7
9 787894 762627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262-7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